中國抗日戰爭紀實丛书

长河落日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武汉会战纪实

陈道阔 著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ZHONGGUOKANGRIZHANZHENG

JISHICONGSHU

长　河　落　日

——武汉会战纪实

陈道阔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河落日：武汉会战纪实 / 陈道阔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

（中国抗日战争纪实）

ISBN7-5033-0652-1

Ⅰ. 长… Ⅱ. 陈… Ⅲ.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②武汉会战-史料 Ⅳ. ①I25②K265.21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5年7月第1版 199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375

字数：273千字 印数：1—16,000

定价：16.20元（膜）

总　　序

张　震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50年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把人们的记忆又带回到那个烽火连天、威武悲壮的年代。我们这些经历过这场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老战士，更是抚今思昔，心潮难平，壮心不已。

半个世纪以前结束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伟大正义战争。如果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我党推动和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算起，实际上中国的抗日战争持续了14年之久。当时，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

政策与寄赖国际联盟调停，而我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2年4月正式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动员全国军民保卫自己的国家。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在共产党与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坚持了八年全民族抗战。在如此漫长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战胜了难以想像的困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抗日战争改写了近代中国抵抗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历史记录，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洗雪了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年间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要转折点。

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光荣一页，而且是揭开反法西斯战争序幕的光荣一页。在日、德、意法西斯势力崛起，世界和平受到空前严重威胁的形势下，中国人民最先举起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对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无疑起到了鼓舞作用和先导作用。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长期吸引和抗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兵力。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要国家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主战场，在战略上掩护并支持了苏、美、英等盟国，配合了欧洲战场及太平洋战场的作战。中国人民为战胜和消灭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的尊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此，中

国人民付出了人类战争史上空前巨大的牺牲，有三千五百多万军民负伤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当今的中国与世界，同 50 年前相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在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国人民不仅早已站起来了，而且正朝着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使中国跻身世界先进的现代化国家之列的宏伟目标前进。但是，无论时代怎么变化，国家怎么发展，历史永远是教科书，历史的经验总是为后来的人们提供启示和告诫。正因为这样，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邓小平同志反复教导我们，不要忘记历史，要用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树立振兴中华、发展中国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历史责任感。这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图大业不可缺少的精神动力。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日战争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抗日救亡”、“不作亡国奴”的共同心声，曾经把千千万万的民众动员和组织起来，结成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励着全体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不屈不挠、气吞山河的伟大斗争。抗日战争胜利的实践证明，中华民族具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自存自立、奋发进取、兴盛发达的永恒的历史主旋律。

在现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统一的。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基础上，经过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中国的繁荣富强，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发展中国。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也是我们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的象征。离开了社会主义，也就离开了今天中国的最大实际，也就谈不上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就失去了灵魂。爱国主义从来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从来都要体现整个民族和人民群众的意志、利益、愿望和追求。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要求，搞好爱国奉献教育，就是要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热爱祖国，有理想、有道德、讲文明、守纪律，以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己任，殚精竭虑，牺牲奉献。这都是爱国主义在今天的具体体现。

我们国家现在的发展，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同过去的胜利包括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回顾过去的奋斗和胜利，总结历史的基本经验，牢记我们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可以指导和鼓舞我们更加坚定、崇高的理想，更加奋发图强地走向光辉的未来。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的人民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力量。从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就及时提出了动员全国民众，实行全面抗战的正确路线。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东北、华南等地的人民抗日武装，深入敌人后方，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敌后抗日军民坚持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大规模“扫荡”、“清乡”，战胜了敌人的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主体，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抗日战争积累的丰富的人民战争经验，是人民军队反对侵略战争的宝贵财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作战条件的变化，人民战争的具体样式当然也会发生变化,不可也不能固定于一个模式。但是，人民战争的思想和战略永远不会过时。因为只有这样的战争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才会具有广泛的进步性和人民性。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华南游击队等等人民武装力量，之所以成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力军，赢得了人民战争的辉煌胜利，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始终不渝地坚持了党的

绝对领导。这段历史再一次证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们建军的一条根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在党的领导下，我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充分发展并卓见成效的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与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基本经验和优良传统，对于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人民军队，对于维护和平、夺取未来可能发生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我国人民先是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人民的社会解放，从而开创了新中国建设的历史新纪元。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国人民又用了将近五十年时间，不仅成功地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经过艰辛曲折的探索，终于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从现在到下个世纪中叶，我国人民将再用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伟大腾飞。回顾过去，我们应该感到光荣；展望未来，我们更应该充满必胜的信心。全国各族人民和全军指战员要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和革命传统，万众一心，艰苦奋斗，为

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而努力奋斗。

目　　录

总　序　　张　震

前言　历史：谁在这里哭泣?　1

第一章　千秋功罪　51

1　蒋介石：黄河花园口堤上的游客
2　向平汉线冲击的“神国勇士”
3　黄河：唯一不可战胜的抗日英雄
4　赵口不开口：黄河在冷笑
5　花园口开口了：黄河在咆哮
6　黄河的警谕：亡中国者必自亡

第二章　长江逆流　53

7　神圣的傀儡戏
8　痉挛的长江
9　马当：认真虚设的要塞

第三章　人间舞台　78

10　明星

11　灾星
12　狂城

第四章　初试锋芒　98

13　狼来了
14　虎来了
15　空战奇观
16　九江，只堪一击
17　黄梅，指日而下

第五章　鏖兵庐山　136

18　鄂东乡村的黄昏
19　南风里的尸臭
20　星子之星
21　迟到的大本营总攻击令

第六章　血肉长城　164

22　岷山之役：亲兵亲将
23　黄、广战场：英雄乐章
24　鄂东界岭：捆龙之吼
25　大别山北麓：高高的富金山
26　庐山牯岭："军神"？

第七章　九天风云　199

27　冈村整顿军纪：小池无大浪

28　广济、武穴失守：“老帅”夜不眠
29　王明、周恩来回延安：陕北信天游

第八章　战将丰采　219
30　沉默的丛山口
31　潢川十日谈
32　黄埔生相

第九章　斗智斗勇　241
33　南线无战事
34　罗网
35　麒麟峰上的三个共产党员

第十章　战场之色　267
36　田家镇：黄叶
37　幕阜山：绿树
38　小界岭：赤水

第十一章　巾帼春秋　290
39　春之樱
40　秋之菊

第十二章　最后决战　306
41　隘口开放的夜来香
42　万家岭地区的日全食

43　武昌江边的告别仪式
44　刘鞔鼓刘村残阳似血
45　信阳城下胡宗南枉担虚名

第十三章　武汉陷落　341

46　崩溃
47　血的句号
48　最后的葬礼
49　子夜孤星
50　武汉的新主人

后记　历史：不必在这里哭泣！　373

前　言　历史：谁在这里哭泣？

一道道闪电撕破浓云滚滚的长空，令人毛骨悚然的雷霆中，倾天而来的滂沱大雨笼罩了时为安徽省府的安庆市。

市东郊拓涧乡长江边的一栋草屋里，18 岁的李先林（音）一家正准备吃午饭，刚下了三只小崽的老母狗突然叫起来，用力地抓打着门板，显得异常恐怖。李先林打开门，剧烈的风雨顿时破门而入。啊？！“日……”他没叫出声来，两腿一软，差点摔倒。

日本佬！一艘艘铁壳船黑压压地靠在江坡，白茫茫的雨雾中，队伍下饺子般地直往下泼……

快跑！老父颤抖地低叫了一声，拉着李家的命根子李先林向江边的芦荡冲去。当这爷俩将小船划进苇丛深处时候，发现后面有水响——那条老母狗，衔着一只小狗，泅着水紧紧地追赶着……

讲到这里，李先林竟老泪纵横起来。你哭什么呢？想起了你的横死的老娘和 16 岁的如花似玉的小妹妹吗？！

史学家们认为：是 1938 年 6 月 12 日，日军攻占安庆的那

个雷雨暴烈、天昏地暗的中午，拉开了历时四个多月的武汉会战的序幕。

笔者和李老汉交谈的时候，几个二十郎当岁的年轻人挤过来看热闹。他们觉得李老汉用粗糙的巴掌抹鼻涕眼泪的样子很滑稽，轻狂地笑了起来：“嗬，动感情啦——”

“……”李老汉骂了一句很粗野的话，站起来，走了。一条老母狗鄙夷地看了小伙子们一眼，跟着老人怏怏而去。

这也是“代沟”吧。五六十年了，半个多世纪，太遥远太遥远。

笔者顺着当年日军从安庆登陆的路线，逶迤西行，寻找当年的故事。潜山、太湖、宿松、黄梅、武穴、九江、沙河、星子、德安、武宁、阳新、武汉……有如漫步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海滩，俯拾皆是的珍贝和远天深处的涛响，令人怅然若失。

不就才五六十年吗？有如李老汉和小伙子们——祖孙之间，竟然有一道绝缘的时代裂谷！

铁石街，鄂东山区的小集镇。早市的繁荣，浓抹着商品社会的脂粉。《武穴文史》第一期载文，这里曾是中日两军殊死争夺之地。可是，笔者一连询问了三四位看来有一把年纪的商贩，都是茫然的神色。

“是的，是的！”74 岁的周启德老汉挤到笔者的身边，扬着枯槁的手，“那是哪百年前的事了！死的人啦，一摞一摞的……”

周启德说，打完仗后，从大风寨到龙顶寨，从四望山到丛山口，方圆百十里，每个山包包上都铺满了死人骨头。四望山和丛山口当时将白骨头收拢了，堆得像两座白花花的小山包，砌起了两座大石塔。后来，大跃进人民公社，说人骨头是磷肥，就将那些死人骨头当了肥田粉。两座石塔拆了，盖了公社的粮库。

源潭镇边有一座小石桥，一块宽厚结实的碑忝充桥面，碑

文说:“阵亡步兵少校江烈士讳汉杰之墓……抗战军兴，奋袂相从，智勇冠侪辈。大小……战，振臂一呼，当者披靡“……壮烈殉国……合葬同役殉国之烈士欧拨卿、莫理、陈绍垣三排长……”风雨浸渍，履迹杂沓，辨读艰涩。

日军第106师团被困万家岭之际，第I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命令第27师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趋瑞武路，摧毁中国军队的后方防线，演“围魏救赵”故事。

麒麟峰，一座并不起眼的山梁，中日军队在此孤注一掷，激战十天十夜。中国军队整团整团地阵亡在这座山上，以血肉之躯筑起日军无法逾越的倚天奇峰。直到今天，每有山火，麒麟峰仍莫名其妙地爆炸起硝烟横飞的巨响——当年的哑炮和哑弹。

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一群迟暮黄昏但保养极好的日本老人专程来到了麒麟峰下。望着那草木葱茏的山梁，老眼溢着浑浊泪水，闪动着失望的神情。

是的，这些当年血战于此的日本老兵，没想到数十年萦绕于怀的那不着巅际的高峰，竟然是这么一座平庸的小山丘!

笔者在麒麟峰下的白水街彳亍，寻找当年的遗迹。与在铁石街一样，如果不是赶巧碰到曾愈盛（音）老人，笔者将一无所获。

麒麟峰近在咫尺，却恍如隔世。此地人听惯了麒麟峰在山火中的爆炸，充耳不闻，只有曾愈盛在巨响中百思不解:“几十年了,阴魂还在打仗吗？！他们哪能相饶啊!”那时节，他才9岁，躲在山崖下的一道石缝里，以为是白水街地区最保险的所在，却偏偏成了你死我活的阵地。整整七天七夜，爆炸，搏杀，惨叫，尸臭……他过后大病一场，再也不敢涉足那片血淋淋的阴魂不散的土地。

曾愈盛已衰朽不堪。笔者采访过的老人，李先林、周起德、李柱洪、范端正、张细学、杨发堂、罗金远……都风烛残年，行将就木。笔者想，当这一代老人作古之后，那一段历史是否会湮没无闻了呢?

有朋友告诉笔者，日本工业大都市名古屋附近的山顶上，耸立着一座高大伟岸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为大日本捐躯的民族英雄”，是被国际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东条、松井、土肥原等 7 名战争罪犯。鲜花香火，四时不绝。至于“靖国神社”在那个民族精神中的地位，令全世界也为之侧目；从首相到阁僚，宁愿丢掉乌纱宝座，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顶礼膜拜……

不能不使人黯然伤神：笔者走过的许多地方，对于抗日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战役——武汉会战——史载，与日军伤亡比例是一比一——20 余万民族烈士的悲壮故事，除了唇腐齿落者的口碑，方圆千里战区，渺渺无痕。

李先林，你哭什么?

然而，真正值得一哭的，不是你，我的老大爷!

于是，我想把这本书写出来，并不是仅仅为了纪念我们的胜利……

第一章　千秋功罪

1　蒋介石：黄河花园口堤上的游客

雨后乍晴霞满西天的时候，郑州东北郊，黄河南岸的花园口，零散地伫立着几个缙绅模样的游人，似乎百无聊赖地等待着姗姗来迟的渡船。其中一个身穿蛋青色绸袍、神态飘逸的中年汉子，手搭凉棚，一会儿看看黄河北岸，一会儿看看黄河南堤。

他是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河面空阔无涯，一望无际，没有船只。只有一排排浑浊的浪头无休无止地向东奔泻，一阵阵寂寞的涛声犹如历史的钟漏，述说着它的繁华岁月，也泥沙般地淘尽千古风流。

这里曾经是许天官的花园。史籍可考的是，那个许天官是灵宝人，明弘治九年进士，嘉靖六年入朝任光禄卿，直升到吏部尚书，因受严嵩排挤，郁不得志，归隐故里，赋闲黄河边的

许堂村，并修一大花园，北靠黄河，南濒涸水。涸水源于荥阳，于此流入黄河。许天官年老贪财，想借黄河扩大涸水，以涸水渡口发财。不料这一年春汛猛烈，黄河奔腾南侵，竟将许天官的花园席卷而去，涸水渡口成了黄河渡口。日久天长，凡过河的人都说“到花园口去!”花园口便流传下来，而许天官则鲜为人知了。

蒋介石在堤上信步徜徉。黄河堤是开封通往洛阳的汴洛公路，堤面宽达 30 公尺，在当时恐怕可算一级公路了。堤南坡是交通壕，每 50 米有一座钢筋水泥地堡。第 39 军新 8 师的士兵并不知道这位青布长衫的中年汉子就是蒋介石，看到自己的中将总司令商震和中将军长刘和鼎不离左右地陪着他，毕恭毕敬的样子，士兵们便把腰杆挺得笔直，持枪注目而礼。

蒋介石心事重重地站住了，抬起沉重的头颅，向南方望去。平野茫茫，烟村如织，南风吹拂，麦波俯仰。“逐鹿中原”，“问鼎中原”，历来兴废胜也中原，败也中原。在这块恢弘博大的土地上，使得多少英雄豪杰叱咤风云悲欢啼笑，弄出许多的战争故事，让后人抚膺太息，恣意月旦。想想自己的历史，10 年前北伐中原，蒋、冯联袂，会师徐州，定中原而定天下大势；两年后的大战中原，击破冯、阎，定中原而定统帅地位。奇怪的是，时间都是在这麦浪荡漾的小满时节。这一回……蒋介石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哗啦”一声，一条鲤鱼跳出水面，似一个调皮的孩子故意制造紧张气氛。他的眉头颤动了一下，转过身子，面对着黄河，掀开疲惫的眼睑，鹰鸷凶隼的目光在黄河的上空巡逡，似在检阅他的千军万马。他回手从侍卫王世和手里拿过望远镜，向对岸凝视。

这是 1938 年的 5 月中旬。5 天前，蒋介石刚吃过午饭，侍

从室给他送来一份敌情报告，说有一支番号不明的日军从鲁西浚县直扑濮阳，来势凶猛，似有南渡黄河切断陇海的企图；另有约一个师团的日军分别在青岛、上海登陆，正向徐州方向运动。

绿树掩映的武昌珞伽山寓所。巨幅挂图前，青绸长衫的蒋介石眉结跳动，腮帮紧绷，一副愁肠百结的神态。

挂图上，以江淮重镇徐州为中心，运河一线和淮河一线，密集地标示着敌我双方态势。红箭蓝矢，弯弓大弧，虬蜷龙蟠，风云际会。

面对地图，蒋介石心中隐隐升起不祥之感。敌人想干什么呢？试图切断陇海，南北合击，将我 60 万主力作球心包围，全部消灭在这里吗？！好大的胃口！蒋介石不觉怦然心动。

早在国民政府撤出南京迁都重庆,中央首脑驻节武汉之初，蒋介石和阁僚们就开始制定以保卫武汉为宗旨的战略方针，军委会于 1937 年 12 月 13 日拟定的《第三期作战计划》，已勾画出武汉保卫战的决心图。马当、田家镇、黄鄂三大要塞日以继夜的紧张施工，武汉四围东起葛店、西迄新沟、南抵贺胜桥、北达道士店的上千个钢筋水泥工事……已经森严壁垒；马当已于 12 月 19 日就以沉船封江，上下游彻底断航。中国共产党派驻武汉的领导机关以他们最富感召力的口号更是使武汉三镇热血沸腾。统帅部于台儿庄决胜之后，也就是半个月之前，提出了具体的《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

徐州会战，日本当时宣传为“本世纪大会战”，只不过因为在狭小的地域双方集中了百万主力而已，本质上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遭遇战。日军大本营于台儿庄会战结束之际，便开始拟定进攻武汉的作战计划。攻陷南京，日军不走长江水道而取陆路，且势如破竹，日军以为范例，于是重兵北移，决定会

师徐州，沿陇海西取平汉而南下，则武汉便指日可待了。

对日军的作战意图，蒋介石是清楚的；对苏北、淮北的地理概貌，蒋介石更是了如指掌。徐州国民党军一旦陷入敌军占机械化优势的重围之中，其后果不堪设想！尽管他于 4 月 21 日就签发了军令部指示第五战区务必尽快撤出徐州战场的命令，但前线始终与敌人处于胶着状态。这天（5 月 11 日），他面对新的敌情通报，又一次重申了撤退命令，怀着对徐州地区 60 万主力的深切忧虑，于 5 月 12 日下午 4 时带着林蔚、刘斐两员股肱战将，乘飞机御驾郑州，亲自干预了。徐州部队有失，保卫武汉便只能是一纸空谈啊！

住进陇海铁路局 24 号宿舍，不用听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参谋长、他的黄埔一期学生晏勋甫的汇报，往作战室的挂图前一站，蒋介石突然有一种晕眩感，似站在了深不见底的悬崖之端。李德邻啊李德邻！你不仅不执行军令部的命令，竟将刚补进的第 46 军也摆到了第一线！增援的日军，青岛登陆的有一个旅团，上海登陆的有一个师团……这里，从浚县南下的日军排除国民党军阻击，每天前进三四十公里，来势汹汹……

晚餐本来简单，由于蒋介石的阴郁神情而更加草率起来。蒋介石完全没有食欲，他的胸口乃至喉咙，似乎被徐州的军情填满了。“浚县……”“濮阳……”他的脑海里时时凸现出这两个礁石般的黑乎乎的地名。他剪彩般地每个菜动了一下，喝了两口按晏勋甫的意思做的肉末豆腐汤，便起身踱到为他准备的小套间里，一屁股坐在红木太师椅上，朝端着一杯白开水走过来的侍卫长王世和说：“蔚文他们吃过饭后，请他们来一下。”

看到林蔚和刘斐走进来，他并不赐坐，望着他俩沉重地说：

“我再三考虑，我自己还是应该往徐州去一趟。”

“那怎么能行？”刘斐连连摇头，“委员长亲自去实在太冒险

了!”

蒋介石叹了口气，摇了下头，说:“徐州的情况太紧急，乃我党国命运存亡之秋！李德邻如果不执行命令，后方联络线被切断，以后就更不好办了!”

林蔚咳嗽了一下，轻言慢语地说:“委员长的分析和裁决都是对的，但您无论如何不能去徐州，这同样是干系党国命运的大事，委员长如有不测，其损失远甚于徐州战场千百万倍!”

“蔚文说的极是。”刘斐说，“委员长来郑州，已是中原前线了，徐州现已三面受敌，委员长绝对不能去！要去，由我们去徐州传达委员长的意旨吧!”

林蔚紧接着说:“委员长，只要我们去就行了。”

蒋介石低着头，沉吟良久，抬起头来缓缓地说:“你们两人一道去也好。”他伸出右手，食指在两个属下面前一点一点，“你们去同德邻说，这个是，敌人的大包围，不赶快想办法的话，几十万大军会丢掉的。你们还要同各级将领讲明白，要他们坚决贯彻统帅部的命令!”

林、刘走后，转眼四天过去了。这四天来，蒋介石真可以说是宵衣旰食，日理万机。前线战局瞬息万变。就在刘斐、林蔚前去徐州的第二天，鲁西南下的这股日军一举攻下了菏泽，国民党军李必蕃师长英勇战死。敌气焰万丈，风卷残云一般，排除国民党军沿途抵抗,于下午占领陇海铁路线上的黄口车站。陇海线遂被切断。鲁西这股日军一部拿下黄口后，沿陇海线南北两侧，向西扩展；另一部连克仪封、罗王寨等重镇，虎视开封……崩洪烈岸，锐不可当。

急骤的电话铃声把蒋介石从遐思中惊醒。他拿起话筒，听出是林蔚的声音。

“蔚文，说吧。”

林蔚以他的严谨语气讲着。蒋介石“嗯嗯”着，“嗯”一声点一下头，越往后，脸色越来越阴沉，拿话筒的手臂也哆嗦起来。

林蔚说，以徐州为中心，鲁西、鲁南、苏北、淮北突然出现了日军十多个师团的番号以及四个旅团的番号，包括已侵入陇海线的这股日军，不下于30余万部队。徐州几十万国民党主力已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第五战区已作出在敌合围之前，向皖西转进的准备，请蒋介石最后裁夺。

放下话筒，蒋介石来到挂图前。

转进，严格地说是突围呀。但是，在这广阔的黄淮大平原上撤退，敌人是装甲机械化部队，别说突围不易，便是被敌人围追堵截，分割包抄，各个歼灭，也是易如反掌的事……还有什么力量能改变这被动局面呢？难道真的只有走这步棋了吗？……他向前挪了一步，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举起消瘦得青筋裸露的右手，沉重地按在地图上。

地图上标着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

黄河，地图上的黄河，流溢着美丽的曲线，如一个裸卧的少女酣睡在春梦之中。

蒋介石的面颊痛苦地痉挛了一下，摇了摇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于是，蒋介石一行来到了黄河边。

对岸已经出现白炽的火光。

“危险！”商震说，“请委员长下堤！”

蒋介石站得更精神了，放下望远镜，拧着眉说：“启予，对面的日军到底是哪个部队？”

“还不清楚。”一阵机枪声过后，商震如实秉道，“这是一股虎狼之师，装备优良，据逃难的老乡讲，他们从黄口过河之后，

在飞机的掩护下，由几百辆铁甲车、卡车、炮车开路，摆成六华里宽的正面，踏着成熟的麦田，浩浩荡荡地从菏泽南下，气焰十分嚣张。”

“嗯。”蒋介石的喉咙里响了一下，将望远镜交给王世和，对商震用商量的语气说，“启予，你的便衣队能不能过河侦察一下，弄清楚这股敌人的番号和战力？”

“坚决完成任务！”商震一个立正，语气坚定地说。

当商震的便衣队划着小船在夜色中靠近北岸的时候，蒋介石已经知道这股日军的番号了。第 71 军军长宋希濂在电话里向他报告，这股日军是第 14 师团，师团长中将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蒋介石重复了一句，“土肥原！”他在心里愤愤地骂了起来，“原来是你这个小丑啊！”

2　向平汉线冲击的“神国勇士”

三义集日军指挥部里，土肥原贤二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正在口授电报：“……中国人听到我土肥原的名字就像谈虎变色……”

在日军侵华史上，土肥原贤二大概是最重要的角色之一了。这个身材矮小，结实肥胖，脑袋奇大，蒜头鼻子，总是留着小平头的中年军人，给中华民族以及日本民族带来的灾难真是罄竹难书。他与曾经横行鲁南战场的第 5 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第 10 师团长矶谷廉介和不久就任第 11 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被称为“四大中国通”。中华民族的一切败类与他都有不解之缘。当他于卢沟桥事变后跻身军界，便成了一个直接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那时，他以他的 30 余辆坦克和 20 架飞机作掩护，仅

指派一个大队的日军，以占领宝莲寺为发端，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宋哲元带着万福麟、高树勋等，丢盔弃甲，望风而逃，被他直逼过黄河，不敢回首相顾。

这回，他指挥第 14 师团顺着平汉线南下，血洗长垣城，屠杀 1700 余平民，从 70 岁的老妪到 12 岁的幼女，200 多妇女被轮奸后一一处死，长垣城成了无人城。接着攻下浚县，屠杀 4500 余人，受辱妇女 540 多。浚县无家不戴孝。

土肥原师团的任务并不是包围徐州的中国军队。台儿庄会战之前，土肥原等根本不相信中国军队有作战能力。自从第 5 和第 10 师团受挫之后，日军认定国民党军主力已集中于徐州附近，便调整部署，从平、津、晋、绥、苏、皖以及本土，调集 30 余万军队试图将在徐州附近的正在撤退的数十万国民党军主力一网打尽，然后由西向南，沿平汉线直捣武汉，使长江沿线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钢铁要塞成为一堆废物。

土肥原的目的是阻挡从郑州方向赴援徐州的中国军队。当他渡过黄河，从菏泽方向南下时，商震的第 32 军第 139 师按商的密示全师避战，这就更加助长了这个冈山人的骄横之气。

他急于与淮河一线北上的第 107 师团等部会师中原。

但是，他遇到了麻烦。

蒋介石为徐州部队安全计，在郑州死死地盯住了他，一个一个电话打到前线来，连第 25 师第 73 旅旅长覃异元，也一天两三次接到蒋介石的电话指示。

土肥原师团被阻于兰封一带。

蒋介石命令攻击土肥原的部队统归前敌总司令薛岳指挥，以数倍于敌人的兵力，发起进攻。邱清泉的两个战车连在敌人阵地上纵横驰骋，击毁敌坦克 4 辆。敌阵地开始动摇。

三义集日军指挥部里，土肥原竟然天天和他的参谋长佐野

忠义大佐不是调弄歌妓，纵情酒色，便是品茗论道，附千利休之风雅。中国军队的攻势是在土肥原的预料和期待之中的。此次日本只留两个师团在本土，而把 34 个步兵师团倾在了中国战场，就是想在这一决战中从根本解决中国问题。为准备进攻武汉，日军大本营又从 4 月 4 日开始组建了第 15、17、21、22、27、104、106、110、116 等 9 个师团，陆续开进中国战场，而第 27、106 等 5 个师团被指定向华中战场集结。

土肥原命令第 28 旅团长酒井隆少将率领一个加强步兵联队，在飞机的掩护下向兰封发起反攻，他的目的不在于占领兰封，只在力图瓦解中国军队的进攻精神。

酒井隆率队出发了。他总是剃个光头，矮壮结实，虽已过天命之年，但看起来要年轻许多。继冈村等人之后，他可能算得个二流的“支那通”了，在侵华战争中青云直上，曾爬到中将司令官的宝座，成为最早在中国被判处死刑的战犯。

攻击当然得手。

兰封不保，开封、郑州屏障尽失。

蒋介石有些急了。他想如果土肥原长驱西进，全局必将更加被动。他急令胡宗南第 17 军团向罗王寨发起进攻，豫北的朱怀冰军向柳园口运动，拟切断土肥原的后方补给线，拖住他的后腿。

这时，被土肥原纠缠住的中国军队达近 10 个军计 20 万人。

土肥原和佐野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啊！

土肥原来到挂图前，左手叉开五个粗短的指头，在地图上抚摩。以三义集为中心，黄河以南三面都是中国军队的番号。他像欣赏黄金首饰般地摩挲着中国军队的标志。这些标志的东北方向，鲁西金乡一带，一个椭圆形的红圈里，红铅笔画着：16D。

那是日军第 16 师团。

土肥原贤二的手指停在第 16 师团标志的时候，驻军鲁西金乡的第 16 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穿着宽松的和服，正操管握笔，全神贯注地楷书《阿房宫赋》。事实上，中岛对中国的兴趣和研究以及知识，绝不低于板垣、矶谷和土肥原及冈村。就说书法吧，他没有用钢笔写字的习惯。书法是中国文化的精粹所在，于毫毛之中见刀笔功夫。领悟了书法的玄机，亦即参透了中国文化的全部真谛。而作为一个真正的日本武士，不仅仅是山鹿素行以及大石良雄的精神传人，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和在俳句诗歌上的造诣，是绝对不可少的基本素质。如此颠沛流离的倥偬岁月，他依然每天或草或篆或楷或隶地涂抹几笔，从不间断。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他每写一行，左手便捏着下巴吟哦一遍，似一个捋须自得的迂夫子。

"亡中国者，中国也，非日本也……"他摇晃着似镀了金的光秃秃的脑袋，不觉念出了声，为自己发现的这句真言咧开嘴笑了起来。

中岛今朝吾曾经留学法国，精通法语，外表似乎是一个颇具文人气质的儒将。然而，他的部队在战场上的凶残暴戾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和已回东京述职的松井石根以及此时布防于淮河一线的第 6 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同是南京大屠杀的三大指挥官。5 月 13 日他奉命率第 16 师团沿津浦路北进，于金乡五楼村一带击败国民党军第三集团军孙桐萱部，在这里把日本军人的兽性推向了极至。金乡 300 多民工和 400 多妇女惨遭杀害。金乡女子中学的女学生全部遭到轮奸，无一幸免。30 多具女学生的尸体，一丝不挂地横陈于学校的二楼，小的 14 岁，大的 16 岁，这就是著名的金乡惨案。接着杀向张瓦房。平民的

尸体堵塞了奎星河，填满了迎子坑。一家院子里有一口水井，妇女为逃避轮奸纷纷投井自尽，其井竟被塞满。芦墓张村，一阵机枪，倒下 126 人，妇女被轮奸后全遭割杀。4 天之后，还有 20 具女尸无法辨认，只得合葬立碑，哀哭蔽野。中岛今朝吾和他的第 16 师团以残暴野蛮横行苏鲁皖，小儿闻之不敢夜啼……

对于这些无法回避的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事实，如果不是已经病态，任何一个真正的日本人——也会为之哭泣的吧。就在金乡惨案发生的时候，南通后方的一个出生于山梨县大月市的随军记者——25 岁的小俣行男，虽然冒着枪林弹雨报道着“皇军”“圣战”的种种“英雄壮举”，但以他内心深处还未泯没的良知，严肃地记录了日军奸掳烧杀的野蛮行径，虽被已经疯狂的东京指斥为大逆不道，可他那悲天悯人的满怀忧伤的文字，无疑闪烁着日本民族另一面的光泽。

此刻，中岛今朝吾挂了话筒，两手潇洒地拍了拍，回到桌前，摊开行军地图，食指如一条竖立的蛇，在地图上轻捷地游走。

“归德!”中岛咧着嘴嘟哝了一声，食指狠狠地一戳，似乎这块土地就塌陷下去了。

归德（商丘）守军为黄杰国民党军第 8 军。

黄杰这一年 37 岁，生得长眉大眼，鼻直口方，看起来是一个很有点倜傥风流的青年将军。他本来被蒋介石任命为武昌中央训练团中将大队长，正带着一个参谋和秘书乘火车经汉口去武昌上任，行至郑州，被平汉铁路局局长何竟武请下车来，转达蒋介石的命令：要他停止去汉，立即率领第 8 军开往归德，投入徐州战区掩护撤退。

何竟武怕他不高兴，在铁路局大张盛筵，铺陈水陆，毕尽

地主之力。黄杰开怀畅饮，谈笑风生，没有秋毫的怨情。他不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他没有林蔚的涵养。他着实高兴着呢。黄埔一期里最出将才。别处的不说，现在荟萃于中原战场的战将就有黄埔一期生的大批精华：胡宗南、关麟征、俞济时、李仙洲、桂永清、宋希濂、李文、李延年、晏勋甫等。按照从前惯例，黄埔一期里提拔的第一名是胡宗南，第二名便是黄杰。胡宗南是蒋介石和陈诚的小同乡，又因性格拙讷而讨人喜欢，没人能和他攀比。黄杰则是因为长城抗战中荣获青天白日勋章而备受领袖青睐。胡宗南当军团长已快一年，黄杰暗想也该轮到自己当军团长了。这次率部开往豫东，打过这一仗，不论胜负，只要全师而返，升军团长是有绝对把握的。酒足饭饱之后，他打着饱嗝，用浓重的湖南腔对机灵乖巧的随行参谋郑殿起踌躇满志地说:“你洛阳分校的同学中还有出色的吧？给我多介绍几个来，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啊!”

黄杰这一回失算了，那个一脸横肉的中岛今朝吾，放下狼毫小楷，穿上中将军服，骑着一匹黑缎子般油光闪闪的蒙古大马，高擎着指挥刀，率领他的第16师团，在飞机和坦克、装甲汽车的轰鸣声中，挟裹在骑兵队伍里，直向归德滚滚而来。

中岛盯住归德，是看上了被土肥原纠缠住的那一块肥肉。他认为拿下了归德，便可直捣平汉铁路，与华中日军会师于信阳，武汉三镇便尽收眼底了。

当他的先头部队向归德的外围夏邑、贾寨发起攻击的时候，他接通了混成第3旅团的电话，坐到椅子上跷起二郎腿，大大咧咧地说:“田村君，情况如何？”

旅团长田村元一少将说，该部在马牧集西南的韩集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被击毁7辆坦克，部队有些伤亡，但斗志旺盛，现在又开始冲击了。

“好!”中岛放下电话，站起来踱了几步，对参谋人员笑吟吟地说，“通知各部，”他掀开袖管，看着手表，神色骤然冷下来,咬着牙吼叫道:“于 10 时向归德各敌阵地火力准备 20 分钟，全线发起总攻!”

冲在最前头的是联队长山田喜藏大佐。这个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又在陆军大学深造过的佐贺县人，光着脊梁，疯狂地挥舞着战刀。他因此而荣获金鵄三级勋章。

黄杰显然是招架不住了。而且，新配属的第 187 师全是广东新兵，士兵毫无训练，轻重机枪是在该师由广东北调经过汉口时才装备的，直到归德前线才打开箱子，配发到连，士兵连如何使用都不会。不过，第 40 师和第 102 师是第 8 军的骨干力量，还是很有战斗力的。

中岛以40多架飞机对黄杰第8军的后方阵地和归德城进行狂轰滥炸，前方阵地则用气球指挥其野炮直接射击。

归德城和第 8 军的阵地埋葬在了硝烟烈火之中。当炮火制造的烟雾凝结成黑沉沉的乌云冉冉升起，地平线露出一线光亮的时候，一片片太阳旗摇摇晃晃，召唤出震撼天地的杀声。山田喜藏——这个令中国将领闻之切齿的佐贺人，光脊梁在滚滚涌来的队伍里闪烁浮动，似席卷而来的浓云驭着一颗凶险的灾星。

佐贺，九州那块弹丸之地，背靠着福冈和长崎，输出和输入武力的征战口岸，一片片远帆挂满了从武德太子到丰臣秀吉加兵东方、吞并邻国的勃勃野心，也被西方列强的炮火烙下了耻辱的金印。贝原盖轩的道学尊严和高野长英的流浪足迹，兵败关原的“外样大名”的藩士余孽和大伴持家以及山上忆良的“南海文学”，更有那西乡隆盛的翻手云雨，使这里成为亦文亦武亦善亦恶丑美相竞神魔一宗、集中了日本民族武士文化的精

华和糟粕最为典型的天涯海角。由这里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员——第6、106师团、波田支队，其素质之低劣，在即将展开的武汉会战中，令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大失所望——这是后话了。

砀山城没有了一堵直立的墙；朱集车站被山田攻下三次，第40师恢复三次。从上午10时争夺到下午6时，第40师伤亡副团长以下官兵700余人，铁道上的尸体密集得像枕木一般。

柳河车站第8军指挥部里，黄杰沙哑着嗓子对着话筒喊叫。郑州方面的电话线断了，和薛岳的电话也断了。终于和在亳州的汤恩伯联系上了，两人用密码交谈，折腾了两个小时，将汤恩伯的话翻译出来，核心只有一句：

"我没有部队支援。"

黄杰觉得自己像断了线的风筝，眼看就要摔了下来。他趴到地图上看看，东、北、南三面已被敌人封锁，如果不率部西撤，向开封地区靠拢，势必全军覆灭。黄杰当机立断，命令各部向开封"转进"。他和第187师师长彭林生话没说完，电话线就断了。

撤退还算顺利，因为很快就和孙桐萱的部队会合了。黄杰的心情不错，一边行军，一边和参谋长周学海畅谈这次归德防御战的心得体会；宿营后，便在一个小本子上画画写写，把路上的思考整理一遍，小心地记下来。黄埔一期里唯独他黄某能紧步胡宗南的后尘，并不仅仅是那枚喋血长城换来的青天白日勋章。长城之役有功者多矣，何以机遇偏钟情于他黄杰？他人长得英俊潇洒，心眼儿更是玲珑剔透。他很懂得实际作战与总结经验的关系。精通了此中妙术，也就窥破了龙虎风云。长城之役他的战绩并不出色，但他发表的《陆军第二师长城战役》这篇文章，却精彩绝妙，流播军界，黄杰也因此声名鹊起；"八·

一三”淞沪抗战，黄杰第 8 军战绩平平。但他写的那篇《陆军第八军淞沪抗战纪实》，使第 8 军威名大振，连确实战功斐然而且是陈诚嫡系的第 18 军，也黯然失色，倒作了第 8 军的陪衬。

部队行到杨固宿营后，黄杰正要往小本本上记点什么，驻防在这一带的第 64 军军长李汉魂来看望他。互相寒暄了几句，性格直爽的李汉魂关切地说：“黄先生，你这回可得小心啊！”

黄杰微微一笑，并不在意。他想，撤退是军令部命令的。至于不听命令而自行撤退的甚于我黄某者大有人在哩。况且自己构思的《第八军归德之防御作战》已有框架：几大成绩，几条经验，几点体会……相当漂亮的锦绣文章啊！

黄杰那曾想到，因为他弃守归德，使薛岳的勃勃雄图顿成泡影。

这会儿，薛岳正与刚回到武昌的蒋介石通话。他解开了风纪扣，使他的长脖子显得更长了，爆出一条条蚯蚓般的青筋，对着话筒咆哮如雷地乱吼：“桂永清无耻！黄杰更无耻！委员长，你一定要严惩这两个败类！……”

那头没有声音。

薛岳看了看话筒，似乎是抓着一件拿错了的冒牌货，恼怒地砸在机子上。

3　黄河：唯一不可战胜的抗日英雄

在蒋介石的战将中，薛岳是个颇为特殊的人物。大革命时期他倾向共产党，在“四·一二”事变前夕，他曾建议“把蒋介石作为反革命抓起来”，但未被当时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的共产党人所接受，他因此受到过蒋的冷遇。但是，他一旦为蒋所用，

又成了蒋的忠实鹰犬，围剿红军他凶狠手毒，被捧为“常胜将军”，绰号“老虎仔”，当然，他率国民党军主力尾追红军，转战滇黔，直掠川陕，大军所至，各地方山头尽被铲削而扩展了中央集权的西南天下。在这全面抗战之际，蒋介石特别欣赏和器重他的这员虎将。这也是蒋介石能包容那些乱世英雄的决然独特之处吧。

当时，薛岳受命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负责指挥胡宗南、宋希濂、桂永清、黄杰、商震、刘和鼎等 10 个军计 20 万部队夹击鲁西南下的土肥原师团，掩护徐州主力西撤。他已将孤军深入的土肥原从东、西、南三面合围于归德、兰封和睢杞之间。

在酒井隆拿下兰封的时候，蒋介石还没有离开郑州。那会儿，蒋介石盯着地图，对这则电讯大感意外。过度的疲劳使他的两眼充血了。他抓起电话，控制着内心的愤怒与焦虑，要在开封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立即回郑州长官部坐镇。兰封离开封不足 40 公里，相距密尔，实在太危险。而且，他应该回武汉了。尽管他忧心如焚地关注着徐州几十万部队的安危，但卫戍武汉的陈诚一天几个电话，请他早些回武汉审议保卫武汉作战的大计。他深知如果徐州官兵不能全师突围，在豫东与土肥原作战的 20 万部队势必溃散。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上的近 80 万精锐主力一旦土崩瓦解，其后果可想而知：不仅仅是保卫武汉只能演“空城计”，国民政府恐怕真的考虑移居异国他乡了……和日军作战，中国凭借的仅仅是兵员优势。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日军的军费开支一年就是 50 亿日元，乃中国一年财政收入的 5 倍。日军仅投入中原战场的飞机就有 500 余架，坦克、装甲汽车 5000 余辆，大炮 3000 多门……在这样的敌人面前，只能像台儿庄战役一样，用千千万万血肉之躯，筑起保卫武汉的防御阵地啊！

对兰封失守的消息薛岳似乎并不置怀，他在电话里向蒋介石报告时嗓门还是那样粗大。他的指挥部设在杞县，声音倒是非常清晰。他简要地叙述了兰封失守的经过，接着大骂弃守兰封的第 27 军军长桂永清无耻。他迫切地请求蒋介石暂住郑州，声称只要委员长严惩桂永清，严令黄杰第 8 军固守归德(商丘)，挡住沿陇海路西进的日军，他誓在 3 日之内拿下兰封，以显然绝对优势之兵力，全歼日军第 14 师团，活捉土肥原这个元凶绝非妄语。

蒋介石是相信伯陵的，当即电令军法处缉拿桂永清，按军法论处。

但桂永清是个聪明绝顶的人。那天他在酒井隆凶猛反扑，兰封眼看不保的关键时刻，匆匆写了个纸条，派得力部属送交第 88 师师长龙慕韩，命令他务必坚守兰封。他自个儿则率其基本部队第 46 师，且战且退，一直退过罗王车站。龙慕韩的那点部队岂是酒井隆加强步兵联队的对手，只一个回合便退将下来，又无法向任何上级请示，便自行决定放弃兰封，向西南转进，试图与徐州撤退的部队汇合。然而，蒋介石的命令已到，桂永清和龙慕韩被撤职查办，第 88 师师长由第 71 军军长宋希濂兼任。桂永清因那张巴掌大的纸条苟全了性命，且步步发迹，直至晋衔一级上将，官拜参谋总长。而忠厚老实、不知怎么糊糊涂涂地爬起来的少将师长龙慕韩，20 多天之后（6 月 18 日），糊糊涂涂地被军法处以临阵脱逃罪，枪毙于武昌郊野。

黄杰放弃归德，薛岳雷霆震怒，蒋介石心里更加难受啊。

就在 5 月 30 日傍晚，晏勋甫还在电话里转来薛岳的报告，说宋希濂率部激战三昼夜，一举收复了兰封；猖獗不可一世的土肥原师团已被压迫在三义集、罗王寨一线固守，负隅顽抗。其后方补给线已被我彻底截断了，现在仅仅依赖空投维系。邱清

泉率装甲车对敌来回冲击，虽被击毁数辆，但也压住了敌人的气焰。战事非常激烈。目前，我仍处于绝对优势，再过三五天，纵不能全歼土肥原，也可以将其重创，力挫其孤军深入的锐气。

蒋介石听了不觉精神为之一振，多少天来，昨晚才睡了个好觉。可是一觉醒来，中原战局已急转直下，迥异天壤。黄杰放弃归德令他愤怒无比，可薛岳的犯颜指控，使他这个黄埔校长隐隐有牵连之嫌的难堪，而日军的攻击态势又使他悚然心寒。

情报部门的消息不断传来——

谍报：日军第 5、第 10，第 114 师团以及第 3、第 5、第 13 旅团正沿陇海铁路两侧急速西进……

谍报：日军“北支那方面军”已发布命令，曰：1. 敌军的主力有从平汉线以西开始后撤模样。2. 方面军应首先向中牟和尉氏之敌进行追击。3. 第二军司令官应指挥部队向上述地区追击，切断京汉线，相机围歼之。……

等薛岳骂够了黄杰，出够了气，蒋介石才冷下神来，与薛岳重新通话。他用坚决得有些生硬的语气，命令薛岳率部火速西移。

“什么什么？”薛岳在电话里大喊大叫，令蒋介石的耳根子发麻，“委座，顶多再过三五天，土肥原这个小子就完蛋了！”

“不行啦伯陵！情况严重啊……”

“委座，这样半途而废，坐失良机，千古遗憾！你的这个命令我实在是想不通！”

“伯陵，”蒋介石呻吟般地叫了一声，沉重地说，“情况严重，不是一般地严重啊……”他给薛岳叙述了一遍敌情，薛岳才戛

然不语了。

因为日机不分日夜地轰炸，蒋介石在武昌珞珈山的寓所会客室竟被炸塌了一角，为安全起见，他白天住在了离寓所不远的曲尺形防空洞里。炽白的汽灯下，他望着石壁上的地图，心事重重的紧锁眉头。与他同一天乘另一列火车回到武昌的林蔚和刘斐，向他汇报说第五战区大部已撤过浍河，但日军也逼近了浍河，几乎是衔尾跟进；我军依然没有摆脱险境。如果第一战区不能确保平汉铁路，第五战区进退失据，前景不堪想像！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眼下第一战区自身难保！日军这个命令，其志不小啊！现在胡宗南部还被阻隔在豫东战场，战不能战退不能退，随时都有不测……

难道，只有这一步棋了吗？……

蒋介石深深地叹了气，望着地图上的两条平行着的曲线兀自站立了许久。

……黄河。

第二天，6 月 1 日上午，军事委员会部院以上长官齐集珞珈山中央会堂小会议室。作战厅长刘斐指着挂图概述了敌我态势之后，宣布作战部署。号称“半个军事家”的刘斐以他沉郁凝重的嗓音毫无表情地说:“……为了我部安全转进,阻敌西犯，确保武汉会战的顺利展开，依据党政军各方领导多次建议，决定于郑州以西实施黄河决口，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负责实施……”

会上，朝野各党派军事代表无任何异议。

最早想到以水代兵，利用黄河来与日军作战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

那还是 4 月 13 日的下午,蒋介石正在批阅徐州战场发来的

文电，林蔚将一封信函呈到他的案头。

蒋介石一看是组织部的用笺，以为是日常工作，并没在意。等把文件处理完了，才拿起这封信函，正文只有一张宣纸，红线竖格，毛笔字写得极为老辣。后面附了一张草图，却是军令部的用笺，图上画着一条铁路横跨在一条河流上。

“什么东西？”蒋介石嘟囔了一句，先看正文。

委员长钧鉴：

台儿庄大捷，举国欢腾，抗战前途或可从此转入佳境。惟黄河南岸千里，颇不易守，大汛时且恐敌以决堤致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县死守，则随时皆可以水反攻致敌。盖沁河口附近，黄河北岸地势低下，如在下游南岸任何地点决堤，只需将沁河口附近北堤决开，全部黄水即可北趋漳卫，则我之大厄可解，……肃呈敬请察夺并叩　崇安。

职陈果夫谨呈

4 月 13 日

蒋介石的手指有些痉挛起来。他颤抖着铺开地图，原来是侍从室画的郑州、武陟简图，几行注解一看就知道是林蔚的手笔：平汉路以西，多山无法盗决，故易我守。汜水虽有决口，决堤不为大患。

蒋介石拿起狼毫小楷，稳了稳神，在呈签上奠基石一般地工工整整地写道：“电程长官核办，随时可以决口反攻。附图。”

他将毛笔往桌子上一丢，站起来走到挂图前，手指点在漳河口处，向东北方向移动，直移上平汉铁路，停在新乡……他突然觉得手臂异常沉重。

密集的地名，村、寨、集、店、城、镇、街、圩，广厦田畴，商埠市井，转眼间将是一片汪洋。生命财产，诟骂指责，功过是非，千口难辩。

教训已经有了，难道再重蹈覆辙吗？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一个叫他难堪得无地自容的场面。

一年前，“西安事变”中的主犯张学良，被军事法庭押上了审判台，核心罪行是“九·一八”事变时不放一枪，逃进关里，致使东北三省顷刻沦陷。谁知张学良在法庭上回答审判长李烈钧的审问时，从怀里摸出一个四方小皮包，从里面掏出一张破纸，朗朗宣读起来：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蒋中正！”

这就是著名的“铣电”。据说蒋介石发了这份电报后，曾指示手下的得力特工将这封电报偷回来，但始终未能如愿。

于是举国沸然。连最忠实的澳大利亚朋友军事顾问端纳也撂挑子了，忿而向蒋辞行。

端纳不懂得中国哲学、中国政治以及中国国情，完全可以谅解。不能谅解的只是自己的疏忽！

……蒋介石垂下疲惫的手臂和头颅的那一刹那，脑子里大概云天雾里地轰响过这一串思维的雷电，也许是当机立断，什么都没有想，只是出于成熟的政治家的本能。只见他转身回到写字台前，提起那支狼毫小楷，在端砚里舔了舔，笔尖指向“随时可以决口反攻”和“附图”这一行字，狠狠地却又是小心地直抹下去。

历史，蒙上了一层乌黑的云烟。

当时，徐州战场我处于反攻态势，直到4月19日，蒋介石才将陈果夫的信函批给军令部，命第二侍从室电报程潜。云：

开封程司令长官颂云兄勋鉴：绝密。据陈果夫委员呈称，黄河南岸千余里，颇不易守，大汛时恐敌以决堤制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县死守，则沁河口北岸地势低下，随时皆可以反攻制敌……等语。查所陈颇有见地，预制机先，实应注意，特电转达，即希核办为盼。中。

林蔚在核稿时，将“陈果夫委员”涂去，改为“据研究河南地形者”。这就是林蔚的高明练达之处了。他为后来的风云文章埋下了巧妙的伏笔。

随着徐州战场形势的急骤变化，面对泰山压卵而来的日军攻势，愈来愈多的国民党要员把他们悲怆的目光，投向那条默默无语的滔滔大河。

敬呈者窃　钧座领率全国抗战，凡为国民者，无不爱戴关切，今谨有一策上陈，于抗战前途大有关系。方今敌人南北夹击，若由河南铜瓦厢决黄河……然后据河之南守，并以大军肃清长江以北之敌，则对保卫武汉之战役，大有进步也。是否有当伏望钧座施行。

此呈委员长钧鉴　　　　　　罗仁卿谨呈

蒋介石 5 月 25 日从郑州回武昌，比蒋介石只早 5 个小时到达武昌的林蔚，听说蒋介石回来了，呈上蒋介石案头的第一批文件，便是几份建议挖开黄河大堤的电报。往下是军令部高参何成璞、军委会办公室要员姚宗等决开黄河的具体意见。何建议在刘庄、朱口掘堤，姚力主趁现在桃汛水涨，掘兰封考城一

带，使敌机械化陷泛滥之中。

蒋介石一一看完，对照地图比较琢磨一阵，一个字的批语都不写，原封不动地交给林蔚保存。

直到 6 月 1 日，蒋介石主持召开的部院以上长官参加的最高军事会议上，刘斐宣布了于郑州以西决堤的决定之后，蒋介石还不断收到何遂、刘仲元、黄新吾、王若卿等党政要员建议掘堤的文电。林蔚严密封存。而具体负责挖堤的部队，从士兵乃至军长，都说决口是冯（冯玉祥）副委员长的建议，可河南的地方长官，都说是白（白崇禧）副总长的决策。

这是不是林蔚的手段呢？不可知。

4　赵口不开口：黄河在冷笑

挖开黄河花园口，“功劳”首推商启予。

严格地说，程潜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只不过是一个上传下达的中转站而已。程潜把最高军事委员会关于挖开黄河大堤的命令转达给前敌总司令薛岳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行政长官朱庸、陈慰儒等，留下工兵上校参谋王果夫驻郑督办，连夜和晏勋甫率领长官部的幕僚们开拔洛阳。

薛岳的总司令部因归德的失守也由杞县撤到了郑州。他的心情非常不好，愤愤地说：“将士无能，只有拿黄河抗战了！”

他把挖堤的任务交给第 20 集团军具体实施。

第 20 集团军下辖第 32，第 39、第 53 军，总司令商震。

商震，号启予，有时也用“起予”，同时兼任第 32 军军长、河南省政府主席、河防总司令。

薛岳来电话的时候，他刚吃过晚饭，正对着铺在桌上的地

图剔牙齿。少将参谋长魏汝霖用手捂着语筒，喊：“薛总请总座接电话。”

他将牙签丢在地图上，三脚并成两步，轻捷得像一个小伙子，接过话筒，满脸堆着美丽的笑容：“总座，有何指谕？”

这位与蒋介石同年出生的中年将军，大约是国民党军里最具中国特色的人物了。他中等身材，五官清秀，神采面容因不同的场景而准确地衍变不同的颜色，常常是笑眯眯地。辛亥革命时他年轻气盛，确也不乏一腔赤胆，困于生计时与战友买来一个烧饼，各食其半，互相推让，不忍下咽。时称海内豪杰，“陕西之于右任，烟台之商启予”。他早年追随孙中山，转而投靠袁世凯，再而依附阎锡山，再后来，他成了蒋介石的股肱之臣。他为了与蒋套近乎，一改生于保定的河北籍贯，派其心腹浙人章不凡专程赴绍兴寻根，恢复其浙江绍兴祖籍。他以他的善解天意备受蒋介石的器重，文官三任国民政府省主席，武职荣膺战区司令长官、驻外军事代表团四星上将团长。本世纪 70 年代初叶，他又成了毛泽东的座上宾，在高呼万岁的狂欢之中，登上了国庆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他受用了上帝在人间摆设的每一道筵席，90 高龄病逝于日本东京后，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牺牲祭祀，光耀泉壤。真乃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启予者商也！”

商震可以轻漫程潜以至李宗仁，但不敢开罪于薛岳。他很清楚这位粤系军人在蒋心目中的地位。尽管他比薛岳年长十来岁，资阅深许多，但在薛岳面前，他像个小辈晚生般地恭谨。

一串“是是是”之后，他放下话筒，抓起另一部机子的摇柄，脖子顿时坚强，五官顷刻肃整，嗓门也猛然威严：“接 39 军！”

第 39 军军长刘和鼎这才顿悟蒋介石视察黄河的用意，自然不敢怠慢。适长官部工兵专家王果夫已到，于是连夜召开会议，

筹划部署，决定如下：一、于中牟县境内赵口处实施决口……二、军参谋长黄铎五少将、长官部上校参谋王果夫具体负责……三、动员农民搬迁……

商震在电话里听了刘和鼎的汇报，还是不大放心，第二天一早就带领参谋长魏汝霖等，驱车直抵赵口。

一下车，商震不觉猛地发怵，双臂抱在胸前。“怎么这么大的风呢？”他在心里暗自嘀咕，“天怒人怨吗？！”

风从东面吹来，扬起弥天黄沙，五步之外便一片模糊。商震在小轿车边硬挺着身子，背着风头，保持将军的风度，就感到脚板底下的沙土如被激流在冲刷涤荡。他听不清第 39 军参谋长黄铎五的报告词，就见黄的嘴唇在动。才这么一会儿，双脚就陷下去被埋住了。

灰蒙蒙的尘雾里，五六百人发出的锹镐声，脚步声，泼水声，扁担吱哑声……在呼啸的风暴中闪烁沉浮，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王果夫到底有经验。他看到士兵们挑在篼子里的沙土没走几步就被风吹空了，坑道边沿的沙土也被吹卷进坑道里，怎么也挖不完。便提议以水泼沙，将沙土固定下来。

商震稳住身子，被风暴推着朝前走去，直来到队伍跟前，他被士兵们一色的赤臂短裤所组成的劳动场面感动了，扬起手来，振臂一呼：

“同志们，猛劲干！现在宣布，给完成任务出色的施工部队奖赏 1000 元!”

工地上静了一会，随即爆发一阵吼叫：

“嗬——1000 元！……”

商震还想往下讲，讲焦土抗战的必要，讲挖堤决口的伟大战略与保卫武汉的关系，讲……但是，风沙吹得他张不得口，直哽喉咙。他有一种有劲使不出的遗憾，草草收场。

商震并不吝啬，可这支部队运气不好，无缘享受。老天爷和他们作对。他们好容易在堤南挖出一条口来，并且挖开了黄河大堤，等吃过晚饭后天黑时再挖堤北，沟通河水——因为日军就在对岸，白天挖怕日军发现——谁知仅隔一个小时，南岸刚挖的口道被狂风卷来的沙土掩埋得只剩一线沟壑。等到把堤北挖通，引进河水，也只涓涓细流。

商震将决口后的水情上报薛岳及程潜，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消息。这个责任第一个承担者当然是刘和鼎。程潜、薛岳、商震的电报电话一个接一个，晓以军情，诉以大义，命令他继续施工，限期完成。蒋介石从武昌也亲自打来了电话，没有对刘和鼎这位并非嫡系却视为心腹的北伐战将往日的客套寒暄，语气极为严厉地嘱咐道:“刘军长啊！这次决口有关国家民族命运，没有小的牺牲，哪有大的成就啊？在这紧要关头，我们要切戒妇人之仁！我们必须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地去干，克竟全功……”

刘和鼎知道事关大局，通完电话，特请商震派参谋长魏汝霖少将坐镇本军，总结经验教训。魏汝霖实地检查了一遍以后，写出结论上报商震:

> 一、黄河主堤……因为险段，堤内为多年堆集砖石，累年重修，用款甚巨，沿河居民称之为“金堤”。所以，口虽决开，但堤身坚固，难成大流。二、决口之宽度太小，在堤面不及十米，待掘至水面，不过宽一米，一经水冲刷，即自然塌陷阻塞。三、爆破对于土壤，效力甚微，因土壤爆去上空，仍落于原地，非将大部土壤移于远方不为功……

找出了原因,刘和鼎命令一个团继续加工扩展赵口的决口,另组织部队在赵口下游 30 米处，再挖一口，部队轮番作业，以期一鼓作气，两口河水冲出，崩溃中间这 30 米堤段。

商震怕兵力不够，命令驻防邙山的新 8 师移住郑州东北郊黄河边花园口附近的京水镇，并在司令部召见了新 8 师师长蒋在珍和他的随行参谋熊先煜，指示他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协助赵口挖堤。

西边的天空浮着一块被风沙磨洗成白色的日头，赵口第二个新形成的口门河道里，几百名士兵散乱地坐着，茫然的神情和满身的灰土，使他们像刚出土的秦汉兵马俑。

刘和鼎带着他的幕僚们朝第二个缺口走来，以一种参加剪彩仪式的喜悦，指手画脚，顶着鸣叫的风沙，大声谈笑。

这群有如观光揽胜的将校军人之中，夹杂着两个老百姓，一个西装革履，一个穿一身灰布中山装。那位穿中山装的显得有些猥琐寒伧。但从他一种旁观者的落落寡合的冷漠情态中，可以看出此人的质朴与梗介，稳重与深沉。

他叫苏冠军，河南修防处一段总段长。他以这一段黄河大堤为人生的阶梯和舞台，登上了事业的巅峰，表演着中国知识分子千篇一律的角色。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便是他把这场悲剧推向了他的妻子儿女也不能容忍的地步。

他对这一段黄河太熟悉了，他与黄河的渊源太深了。黄铎五指挥部队开工之后，他受命前来作技术指导。看到部队在这里挖堤，蚁拥蜂动，嚣突叫嚣，他的胸中不觉一阵隐隐作痛。他觉得他与黄河似乎是血肉连体一般，纠葛着千万根神经。然而,旋即又升起一股莫名其妙的快意,似一个袖手打盹的老汉,体会小偷万分紧张地掏自己的空荷包。他知道，这地方是挖不出水来的。但他还是忍不住地走向前去，对具体负责施工的刘团

长用权威的口气说：

“这里挖不出水来的！不要在这里挖！”

引水渠已挖出两三尺深，堤外的水声奔吼如雷，怎么会没有水呢？刘团长根本瞧不起这个穷儒模样的老百姓，理都不理，就觉得不大吉利，冲部队驱鬼似的发起吼：“弟兄们，加把劲干！商总司令要来看望大家啦！”

“嗬——”部队也一起呐喊。

苏冠军自觉没趣，冷冷一笑，红了脸默然离开，再也不置一词。

……又失败了。

望着干燥的口门，徐徐退去的流水，悄悄凸现的白沙，刘和鼎与他的幕僚们，以及站在河滩上的官兵们，伸长着脖子，静无声息，怅惘与绝望的神态，像亡命在孤岛上的残兵败将，眼看自己的舰船在一寸寸沉没。刘和鼎木然许久，长叹了一口气。这位从小由书香闺秀的母亲辅导读书、极有涵养的晚清提督之后，竟粗野地大骂一声：“操……”

黄河，你他娘的太神秘了。

刚才，汹涌澎湃的黄水拍击着河岸。已经挖开了河堤的士兵们向最后的几寸泥土几块石头进攻了。河面比缺口的底部高出两三米。一旦挖开，其洪水猛兽将以 30 米宽的正面狂奔而出。

可是，就在这一瞬间，东北风忽然换成了东南风。风向，使黄河主流顷刻北移。这便是黄河特有的水文景观。

东南风悠悠吹来，越吹越大，与奔涌而来的水头浪花相牴牾。渐渐地，水浪像顶不住风暴的羊群，哗哗地退了回去，绕道而行。“三十年的河东，三十年的河西。”黄河告诉了人们这句蕴藏着深刻哲理的名言。如果说大自然是人类启蒙的教科书，黄河则是最恢弘渊博的鸿篇巨著，人们从这里得到的知识和智

慧，只不过是它的几滴泡沫罢了。

曾经冲涮着南岸的河水骤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口门前的沙滩突兀出现，照片显影般地凸了出来。长腿的水虫在沙滩上匆忙地奔走，一群无名的小鸟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石子般地撒落在沙滩上，叽叽喳喳，似乎宣泄着一种重归故里的兴奋。

赵口的施工指挥部里，炽白的汽灯下，坐着从工地回来的那一群将校，人们屏声静气，似在被威严的上司斥责。不错，刘和鼎抱着话筒，正被商震不紧不慢地数落着。商震在讲什么，大家听不清，因汽灯的声音太大，也用不着听清，从刘军长惶恐的神色，已看出这次掘堤失败已被层峰所不能容忍，商震当然不会凭老资格训斥刘和鼎。刘和鼎唯唯诺诺着，似铸成了大错。

那头没有声音了。刘和鼎放下话筒，喘了口气，向他的座位走过来。将校们同时站立。静穆之中，他双手扶着桌沿，以一种警告的口气头一点一点地说："诸位，开封已被敌人攻破……"

"叭啦"一声，不知谁的板凳倒了。

开封守军为商震嫡系第 32 军第 141 师，师长唐永良。唐永良，龙眉虎眼五大三粗的青年将军，从 1925 年以贴身参谋跟随商震南征北战，深受商的器重，才过而立之年，便当此重任。这次薛岳围攻土肥原功亏一篑饮恨西移，把掘黄河阻敌的任务交给商震的时候，商震不敢有半点的侥幸。徐州会战时，他的第 139 师受李宗仁节制，他暗示师长黄光华注意保存实力，惹怒李、白，严令重惩。黄光华吓得号啕大哭。商震出面上下左右斡旋，几拨拉就糊弄过去了。对薛岳是不行的。商震令唐永良务必固守开封，哪怕战至一兵一卒，没有他的命令，决不准后退一步。

开封战斗最激烈的是东门、北门和车站。6 月 5 日从早晨 8

时激战到晚上 9 时，唐永良指挥他的第 141 师依靠坚固高耸的城墙，顽强地挫败了日军一次一次排山倒海的冲击。国民党军官兵尸体覆盖在城垛上，从墙上淌下来的鲜血如紫色的流苏。141 师眼看不支，商震命令第 142 师在师长傅立平的率领下投入战斗,并严令路过中牟撤退的第 12 军第 20 师返回开封支援。

土肥原调集三个炮兵联队，向开封城内和北门狂轰滥炸。北门夷为焦土。敌人以坦克开路，冲进了开封城……

大家面面相觑，毫无良策。

“看来，只有倾主力加宽第一个缺口。”刘和鼎摇摇头惨淡地一笑，无可奈何地说，“同志们，不是一般地严重啊！”

一夜过后，水流依然故我。一个团的兵力折腾了整整一晚上，决口且宽且深了许多，但流水总是那么温和恬静，作农田浇灌倒差强人意，挡十万刀兵，则只能欺负蚂蚁。工兵专家王果夫将实情电报程潜，程再报蒋介石，说“如继续涨水，必然大有希望……”

“希望”，多是政治家的用语，所以总是遥远得渺茫而近似骗局。

然而，那个穿青布中山装的人终于沉不住气了。苏冠军，有如内奸一般地出卖了黄河……

5　花园口开口了：黄河在咆哮

高耸的门墙有如城垛箭楼一般，气派得远离尘嚣而近似天上宫阙。光洁而宽宏的门额上，笆斗大的两行字格外精神：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一朵簸箕大的蓝色党徽，像二郎神的第三只眼鸟瞰着凡尘。

两个军衣整洁秀眉秀眼的士兵像一对金童玉女，静静地守卫着天堂之门。

武昌广里堤省府蒋介石寓所。

“蔚文，给我打电报，打电报给商启予，今天如果不能泛滥的话，我几十万部队要丢掉的！丢掉的！他是怎么搞的？你给商启予说，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的！”

蒋介石瞪着眼怒气冲冲地坐在沙发上，两手直拍沙发扶手。

他掐指算着，从 6 月 1 日下令决堤，今天已经是 6 月 8 日了。他每天早中晚三次询问决口的进展，每一次都没有好消息。直到今天上午，程潜的电文仍是一堆废话：

> 武昌　委员长蒋：利密。迭据商震、李铁军报告赵口与花园口之决口，经亲往视察，认为似均不易成功。因根本黄河水量不足，难以构成泛滥等语。除仍令继续设法挖掘，结果如何另报外，谨先电闻。
>
> 职程潜

命令是命令。可以命令商启予“一定要成功”，却不能命令黄河发大水。蒋介石双臂从沙发里支撑起从没感到这么沉重的身体，似乎每一个关节都脱臼了，衣服里，皮囊下，只是一堆破碎的零件。

他走到办公桌前，慢慢地坐到高背靠椅上，瞅着桌子上的一份文件发愣。这是军令部起草的一份撤离武汉的命令，拟政府机关迁往重庆办公，军事机关迁往湖南办公，朝野大呼保卫武汉，但没有部队能保卫武汉了，盟国，朋友，一个也靠不住，连黄河也如此孱弱，还有什么希望啊！

唉！蒋介石发自肺腑地叹了一口气，提起了毫管，在砚盘

里长时间地润笔，一下又一下，像一个提笔忘字的认真的考生。

商震比蒋介石还急。他的第141师和第142师已经退到了白沙一线，离郑州只有30多公里了。平汉铁路局来电话向他报告，新郑已发现日军便衣先遣队。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以往特别讲究军容风纪，便是夏天也不解皮带的，这会儿慌慌张张地脱下军呢将官服，让卫士找来一件破旧的士兵服套上。尽管他的口才是有名的，此刻却什么都讲不出来了，就对着话筒嚷嚷：

“魏参谋长，你告诉蒋师长，命令部队，本夜12时放水，奖法币2000元！明日午前6时放水，则1000元！……”

他说完丢下话筒，钻进早在门外小雨里等着的小轿车，直开巩县。

雨雾蒙蒙，郊野空寂，而花园口工地却热闹得很，有一种节日的欢乐气氛。新8师政治部的战地服务队开到了工地，正在给休息的部队表演文艺节目。这些20来岁的姑娘们一律穿着白色短袖衬衣，有背袋的蓝色工人裤，短短的头发，英姿勃勃，朝气袭人。她们表演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还有话剧《放下你的鞭子》。一个水灵灵的姑娘唱《松花江上》，声情并茂，战士们听得直想哭。部队分五班施工，每班两个小时一换。休息的部队就轮着看战地服务队的姑娘们演节目。

附近村庄的老百姓听说她们在花园口慰问当兵的，不敢去看，只在村口远远地指指画画，猜测议论。小孩子们却来了。京水镇来的最多，孩子头儿乔志文认定这些姑娘们都是官太太。

魏汝霖来到工地，向蒋在珍述说了商震的奖励条件，蒋在珍让副师长兼参谋长朱振民少将去向部队传达。朱振民文化不高，却是个很风趣幽默的军人，他往高坡上一站，咋呼起来：

“同志们！通告大家一个消息，商总司令宣布，今晚 12 时前挖开，赏 2000 元！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有!”士兵们乱起哄。

“可是，商总说，如果明天 6 时前放水，赏 1000 元，好不好哇？”

“好啊!”士兵们又起哄。

“好个屁!”朱振民笑着骂道，“你们刚才还说有信心拿 2000 元，那一声‘有’是放屁呀？放屁还有臭味，说话不算数连屁都不如！老子们一定要拿 2000 元！对不对？”

“对——”

这晚上，花园口工地亮如白昼。4 台卡车的 8 根灯柱里，锹飞镐举，溅土如蝗。挖土者俯仰如蠖，挑土者穿梭如流，人人的赤膊上汗渍晶亮，似点珠镀银一般……

花园口决堤只是时间的早晚了。

夜色中的黄河边，一抹笔直的人影背衬着水光，恍惚中有如一尊古老传说中的孤独的雕塑。——苏冠军，盯着一层层卷过来的波涛，欣赏着浪头撞击在堤基上的轰鸣。突然，他抬起手指，抹了下亮晶晶的眼角。

1927 年秋天，他从国立山西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之后，便投入了黄河的怀抱。转眼十多个春秋岁月，他全部交给了黄河。谈不上志向和抱负，他以他务实勤勉的家传秉性兢兢业业地工作，并以他对黄河水情和河堤险段的丰富实际经验，以及由此而制定的卓有成效的抢险方略，深被层峰赏识，频频拔擢，从副工程师、工程科长、分局长，一级级地晋升为总段长，成为河南省河防要员。他本可以住在开封或是郑州的衙门寓所发号施令，但他总是住在黄河边的同来寨。他总要听到黄河的水声才能入眠，每天都要走一遍河堤。他不赌不嫖，不嗜烟酒，唯

一的兴趣便是研究黄河河防。

挖堤的命令使他难受但并不勉强。抗日的风暴弯曲了一切柔弱的草木。他像驯兽师似的关注着自己的凶猛而温良的庞然大物，以一种文人的清高，等着军人们三顾茅庐，问计于他。谁知军人们太小看黄河了。如此轻贱这位中华民族的图腾，岂不受到嘲弄！他如果不是听说开封失守，如果不是看到衮衮诸公愁肠百结的怪可怜相，他是不愿置喙的。

前天——也就是开封失守的第二天，苏冠军挤在巡视赵口工地的将校们中间，径直来到新 8 师中将师长蒋在珍的跟前。有一次在军部聚餐时，他与蒋师长同桌，互相略有应酬。

“蒋将军，”苏冠军直盯着蒋在珍，认真地说，“我有一个建议。”

“嗯？”

“要决口成泛滥之势，阻挡日军，只有在你的防区。”

“嗨！”蒋在珍恍然大悟地叫起来，“老苏哇老苏，我们是哪个没有想到你哟！”

魏汝霖和王果夫乃至蒋在珍等高层要员，对于如何决口，对苏冠军等辈是存有戒心的。如一封呈蒋介石的决口建议的电文，最后这样写道：

> ……豫省名人及河务人员，财产多在开封，故讳言决黑岗口，请钧座毅然决然主持开决黑岗口，以利军事为重。……

花园口，因为苏冠军的介入，也就在劫难逃了。

……东方破晓。多美的早晨啊！红红的太阳从紫色的雾霭里小心翼翼地分娩出来，鲜艳得如一瓣凝露初绽的海棠。万里

长空被连日的风沙打磨得光洁锃亮。只有一抹抹淡淡的白云，似残留的几缕细细的轻纱。

静悄悄地，有如旷无人烟的原始森林。

花园口决堤工地，1000 多士兵和数十员将校杂乱无章地站在口门的两侧，屏着气，一动不动，沉寂得使人感到窒息，似乎这是一片古老的碑林，一条神道两边的石雕几世几劫就摆布在这里，是哪位几千年前的先知为黄河降生一个巨大的灾难而供奉的翁仲祭祀。

几个战士手握铁锹，威风凛凛地站在口门。黄河在那边咆哮怒吼，露出一排排白色的浪头，疯狂地扑打撞击着大堤残留的一道土坝，如一群暴戾的猛兽。

年轻的上尉参谋熊先煜捧着照像机，从取景框里看黄河，看大堤，看那正在挖开的口门，等着摄下那惊天动地的画面。

中将师长蒋在珍高举着右手，平抬左臂，紧咬嘴唇，两眼盯着手腕上的金表。

咔、咔、咔……整个工地震响着这根钞针威严的声音；一双钢铁的脚步，踏着希望，踏着胜利，也踏着灾难和死亡，一步一阵雷电，滚滚而来。

商震今早打电话来传达蒋委员长的口谕：赵口失败原因待查，花园口决口务必成功！商震历数敌情种种，蒋在珍听了不觉惊慌起来。

昨天郑州响了一整天的爆炸声，他知道是工兵在破坏郑州车站。今早西南方向传来低沉的轰响，他想也是工兵在爆破火车头吧。商震警告他，敌骑兵联队已侵入新郑，爆炸了平汉线上的铁路桥；敌第 16 师团 6 月 4 日就集结于尉氏地区休整，现已向许昌、长葛逼近。第 20 集团军已处于北是黄河，东、南已被敌人隔断的境地……蒋在珍接完电话回到工地的时候，听到

东边传来剧烈的爆炸并升起一团团烟云。他以为是赵口的施工部队正在爆破哩，谁想到一群国民党军官兵向这边滚豆般地涌来。

日军的大炮已经打到了赵口以西……

“迨所有部队由前线转进至郑州以南时，似已无继续作战的勇气……”晏勋甫后来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假使敌人继续向西进犯，我已无可使用的有力部队进行阻击了。”

“准备!”蒋在珍的右手猛地掐下来，大吼一声，“开始!”

那几个战士挥镐抡铲，迅速挖开了口门。就这一眨眼工夫，中原大地剧痛般的猛烈地痉挛颤抖，黄河堤“哗”地撕开，如被剖腹似的，白花花的浪头犹如肠肚滚泻出来。黄得呈铁锈色的河水如鲜血奔涌而出，竖立两三米高的水墙，滚滚而去。

士兵和将校们还是那样静静地站着，惊异的目光追逐着水头，看着它如一群饿狼，直扑向右边的京水镇，扑向左边的小李庄。隐隐地听到一片喊叫，鸡鸣犬吠，儿啼娘呼，声音显得非常弱小，似从蚁洞里传出来的。有一个喊叫听来歇斯底里：“黄河决口啦——”

一朵绿云般的小李庄，眼睁睁看着白墙黑瓦流淹水葬，不知去向，只露出一丛丛小坟包似的树梢，让人猜想那里面栖息着什么样的精灵或魂魄。

花园口的水流果如苏冠军所料，原来的回流一下子变成了主流，直冲口门。口门两边崩塌如酥，愈冲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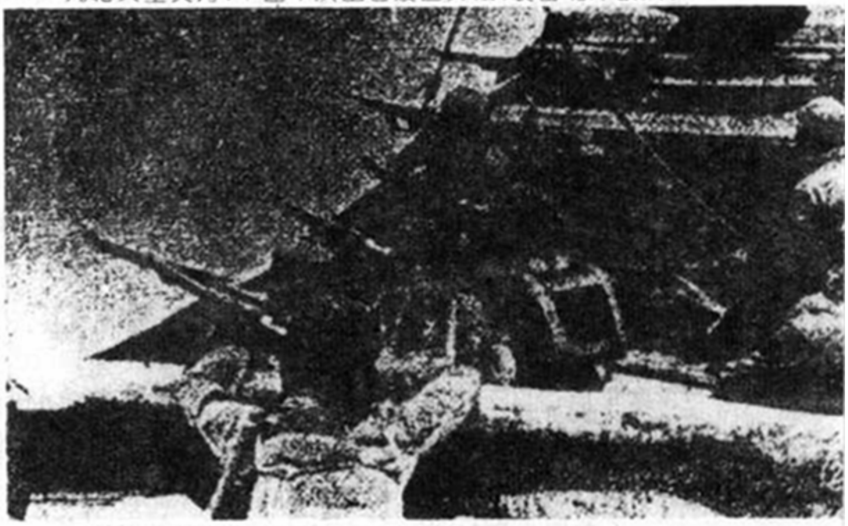
1938 年 6 月 9 日上午 8 时，黄河自明清以来第 9 次南决大堤，夺淮入海；第 7 次改变河道，故道断流。

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黄河决口比起这一次，都显得微不足道了。洪峰以一二十乃至三四十公里宽的正面席卷而下，沿贾鲁河直扑涡河而去，23 个村庄顿时一扫而光，无影无踪；95 个村



黄河决堤初期，河水不足一尺，中国军队涉水作战，阻敌来犯。

凭藉天堑黄河，中国军队由各渡口开出，袭击北岸敌人。



黄河决堤后，中原百姓在水中逃难。



镇没入水底。淮河顷刻暴涨，蚌埠为之陆沉。洪泽湖如煮沸的豆浆，四围漫溢，一日数尺，临淮、成河等滩头大镇一寸寸地沉入湖底，海市属楼般地云散烟消。不堪负荷的洪泽湖将洪水泻入高邮湖，经邵伯湖运河会合长江。

东方地理上，黄河与长江，这两条青梅竹马的巨龙，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于巴颜喀拉山分道扬镳。一个北走大漠，一个南下莽林；他俩历尽千山万水，终于在扬州京杭大运河聚首幽媾，以人类自己提供的血泪波涛，狂欢创世纪的蜜月……

豫、皖、苏三省 44 县市受灾面积 13000 平方公里，受灾人口 1250 余万，390 多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90 万人死于非命，财产损失无法计算。

这天午后，突然北风大作，黄河主流被吹飘过来，花园口决口处的东堤分崩离析，骨牌般地向东倒塌坍陷，口门吼声雷鸣，浊浪拍天。同来寨村北的黄河大堤上，孑立着一个穿青布中山装的人，脚边放着一口棕色皮箱。他站得笔直，脸色阴郁，似站在挚友的遗体跟前，沉溺于往日的情谊之中。他是苏冠军。10 多年后，当天下太平之际，人们回首往日苦难的时候，苏冠军——这个当之无愧的黄河之子，竟成了花园口决堤唯一的千古罪人，被打入天牢，贫病而死——这是后话了。

一个用扁担扛着一捆行李的小伙子来到他的身边，把皮箱挂在扁担的另一头，显得那一捆行李很轻。

“总段长，你的皮箱老沉，”小伙子笑道，“难怪你怕丢哩!”

苏冠军淡淡地一笑，说:“你以为是金银财宝吧。其实它比金银财宝还要贵重得多!”

“那是什么呀？”

“黄河。”

他俩晃晃悠悠地向郑州方向走去。

此刻，他俩的头顶，万里苍穹，电键敲出的一组组密码，似一排排曳光弹，射向南方。

特急武昌　委员长蒋、何总参谋长：劲密。

顷据郑州商总部电话报称：黄河决口工作，经于齐夜在花园口以西施行，至今晨 **9** 时工竣，掘口宽约 **4** 公尺。截至佳 **20** 时，掘口处被水冲开，已达 **40** 尺，水深余丈，浪高 **3** 尺，京水镇一带已成泽国，预料明晨水势可达陇海线……

6　黄河的警谕：亡中国者必自亡

武昌珞珈山蒋介石寓所的小会客室里，成“凹”字形摆设的沙发上，散坐着十多个西装革履风标雅致的中外记者。他们中有的拨弄着怀里的相机，有的翻看着手里的笔记本或摆弄着手里的钢笔，有的浏览着墙上的字画，其中一幅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墨：“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门口人影一晃，蒋介石在作战厅长刘斐中将和国际新闻处处长曾虚白一文一武的陪同下，出现在会客厅的门口。顿时，镁光灯的闪烁像放爆竹一样。蒋介石戎装整肃，精神焕发，挺胸收颐，满脸堆笑，如一个盖世雄杰登台亮相，颇有些目无千古的胜利豪情。

自从台儿庄大捷有过这般表情之后，近一个月来他在公共场合没有这样的笑容了。没有了笑的原因，尽是令他沮丧、忧愤的坏消息。

痛苦的时代结束了，被花园口的洪水所淹没，从此一去不

返！蒋介石接到黄河花园口掘堤成功的捷报，就接到了徐州大突围的捷报，就接到了豫东战场胡宗南部安然无恙的捷报，也就接到了日军从平汉南下攻掠武汉企图破产的捷报……他立即宣布，给开掘花园口立下汗马功劳的新 8 师师长蒋在珍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国际新闻处处长曾虚白把记者们一个个介绍给蒋介石：美联社、合众社、塔斯社、哈瓦斯社、路透社、海通社、中央社……

蒋介石和他们一一握手，把欢乐舒畅和热情洋溢的笑容当作一束束鲜花，分送给每个人。

介绍完了，蒋介石招呼大家坐下，笑眯眯地请记者们提问。他这副轻松愉快的表情很令记者们怪异。他们对抗日战场的形势虽然说不上了如指掌，但也略知一二。豫东日军已威逼平汉铁路，徐淮日军正沿淮河两岸西进，日海军舰艇 100 多艘，已向安徽省府安庆发起攻击，武汉岌岌可危。这两天迁出武汉的军政机关车船轰鸣，已弄得三镇市民人心惶惶，大有世界末日来临的征兆。前线的严峻局势使他们对抗战前途不乏忧虑，因为这些外国记者，除了塔斯社记者罗果夫以外，都是中国血统派来中国工作的。但他们并不知道，蒋介石此时已成竹在胸，等待着那滔稻的洪水书写武汉会战的第一部胜利开篇。

第一个站起来说话的是合众国际社记者王公达。

“委员长先生，很荣幸地能见到您。我想提的问题是：经过 11 个月的全面抗战后，蒋先生您对前途有何估价？”

蒋介石不动声色地瞟了德国海通社记者陈云阁一眼，喝了一口凉白开水。按以往的惯例，第一个站起来说话的应是陈云阁。那时，中德关系稳定极了。蒋介石和希特勒签有《中德贸易四年协定》，德国仅 1936 年和 1937 年两年，就向中国输出军

火 1.09 亿马克。但是，今年 4 月，德国元帅戈林宣布禁止军火运华，最近又决定召回驻华大使和全部军事顾问。陈云阁犹如被遗弃的人质，挤到这些记者里，他自己都感到有些身如异类的巨大隔膜。当然，他不会感到尴尬。他毕竟是老记者了。

“谢谢王公达先生。”蒋介石侃侃谈道，“过去 11 个月的抗战成果，最大的成就就是增加了我们全民族的抗战决心，也增加了我们对于抗战胜利的信心！”他一边说一边挥起了拳头，“一则我国人民空前团结，二则我们的军事力量成倍增加。战事初起时，敌人判断我们只能支持三个月，事实呢？一个三个月过去了，两个三个月过去了，三个三个月过去了！敌人侵略一天不止，我们的抗战一日不休！对此，我对抗战前途充满信心！”

“委员长先生，我提一个问题，”苏联塔斯社记者罗果夫站起来了，他以略带东北口音的流利汉语问道，“据说中原战场并不乐观，徐州沦陷，开封失守，日军基本占领了平汉铁路以东整个地区，请问蒋先生对此作何解释？”

罗果夫的口气有点质问的味道，蒋介石却一点也没生气。他完全理解这个心直口快的俄罗斯青年。况且，对日作战以来，苏联的支援太大了。蒋介石把对苏联的友谊看得很重，听说王明从莫斯科回到了延安，立即电告毛泽东，请王明速来武汉辅佐抗战大计。于是，一时间王明成了武汉的风云人物。

“罗果夫同志说得对，”蒋介石笑吟吟地呷了一口凉开水，不紧不慢地说，“这是我们抗战的规律，军事当局应该根据军事上的最高策略，来制定作战计划，动止进退，以减少我军无谓之消耗，以有效地打击敌人为基准。所以，作战上不必以一城一池的得失进退为重，而要自动地选择有利的战区作战，此乃一般军事之常识矣！坚持这个策略，就是胜利！这便是我对这一段中原形势的看法。”

“委员长先生，”陈云阁猛地站起来，说，“贵军不以一城一池的得失为重的最高策略，固然英明，但一味的坚持这个最高策略,失去了一切城池,流亡到印度或是尼泊尔,也是胜利吗？”

“哈哈哈……”记者们哄堂大笑。

“各位先生，”蒋介石猛地阴沉了脸，说，“我是说这个，今后选择作战地域的时候，要利于我不利于敌。豫东淮北，利于敌人的机械化，不利于我军，是以放弃。今后战事的发展，即将转入山地与湖沼地作战，天时地利，于我有利，即敌之害也！……”他看记者们刷刷地往本子上记着，加重语气往下说，“正因为如此，我们对战事的前途是非常之乐观的，有无限的自信心的！我伟大之民族，决无被日本灭亡或屈服之理。我占天时地利，我有利，敌不利!”他把右手一挥，似对着千军万马呐喊，“天时地利，只是对我有利，对敌人就很不利了，很不利了!”

天时是夏天，地利是黄河。记者们反复地记录着这些“利”与“不利”，绕口令一般，并不知道这里蛰伏着那一条已经实施的“最高策略”。蒋介石在 6 月 3 日的日记里写道：

“此次我军撤退愈速，敌进将更迟缓。”

这些逻辑似乎有些令人费解。可见这哑语里他对黄河寄予了多大的希望啊！

是的，黄河到底是黄河。

早在转进之初,徐州战场数十万国民党军将士和 30 万围追堵截的日本大和武士，在广袤无际的淮北平原纠葛缠绕，卷起南北宽 30 公里，东西长五六十公里的战争烟云，向西南方向沉重的缓缓移动。所过之处，是一片如飓风袭击后的惨景：碾平的庄稼，坍塌的房屋，零落的尸骸，垂死的惨叫……每一个经历过徐州突围劫后余生的中国军人，对此无不扼腕浩叹，痛彻

骨髓。

抗日战场上这支最雄厚的武装力量的兵员优势，在飞机坦克大炮面前，显得多么的微不足道。最悲壮的故事只有自杀。从萧县方向突围的李兆瑛师被日军包围，打到最后，只剩下李兆瑛师长和几个幕僚退到一个墙角。敌人的坦克隆隆驰来。李兆瑛拔出手枪，叫道:“誓死不当俘虏!”部属们都拔出了手枪，一个个枪口顶住了太阳穴。所幸敌人没有发现他们，从他们身边开过去了。

第 22 军在突围中与友军失去了联系，日军以 8 架飞机，7 辆坦克，90 辆装甲汽车，配合步骑兵在第 22 军阵地上穿梭往返，来回碾轧扫射。嘎嘎的履带声和汽车的轰鸣声，如猛兽在咀嚼尸骨，亢奋地喘息欢叫。一团团拥挤的中国军人，在绝望的惨叫中血肉飞溅，幸存的如鱼群来回奔跑，在坦克和装甲汽车的追逐下，如被虎豹冲击的羊群，除了柔弱的四肢向天空挣扎，便是粗野的咒骂和惊天的悲号。官兵的尸体如犁翻的土豆，摆满了整个平野。面对这悲彻千古惨绝人寰的场面，军长谭道源悲愤万状，拔出手枪，指向了自己的头颅。参谋长李家白眼尖手快，扑上去一把夺下。日军以为这支国民党军一个不剩了，便扬长而去，才让两个仅有的活人——谭道源和李家白从尸堆中爬出来，换上农民的青布破衫，各拄着一根棍子，像一对患难乞丐，向淮阴方向蹒跚而去。

黄河发出了债怒的吼叫。

中岛今朝吾第 16 师团主力步兵第 30 旅团，旅团长筱修次郎少将是个特别好大喜功的角色。他这次率部出金乡，攻归德，掠睢杞，一路斩杀，独领先驱处处得手。第 16 师团大部尚逶迤于颍水以东，他的第 38 联队近藤元大佐已抵达新郑，炸毁平汉线上的铁路桥；第 33 联队山田大佐已向许昌扫荡了……

筱修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指挥部所在地孙庄，半夜里被从天而降的洪水所包围。参佐站在刚刚盖住脚背的水里向他立正报告说黄河决口的时候，双脚一并，水花飞溅。而他傻坐在行军床上，似乎还迷糊在噩梦之中。他清醒过来，手忙脚乱地套上马靴，向中岛报告，电话线不知怎么断了。“命令东撤……”口令从来凶猛的筱修，这会儿喉咙里像憋了一口浓痰，嘟哝不清。

进攻容易，撤退却难。薛岳命令第 1 军和郑州守备师向孤军深入新郑的日骑兵支队发起冲击。日军指挥官笠井敏松中佐得知黄河大堤决口，自己已与大部队隔断，立即率部东窜，丢下 4 门榴弹炮和 400 余匹蒙古战马以及 10 多名伤残士兵。扑进黄泛区，向通许一带寻找安全的陆地。

山田的运气更加不好。他正在给近藤元发报，扬言漯河指日可待，正说着就听天摇地动的沉雷滚滚一般，有如万马千军席卷而来。在他的惊诧之际，洪水排天而降。这个自负骄横的日本武士，发现自己被洪水断后，身陷绝境，有些举止失措起来。他按筱修的命令掉头东撤，却被孙桐萱所部 3 个师以 10 倍之兵力三面合击。每战必胜的山田联队，这会儿在滔滔洪水面前。所恃的机械化优势失去了效力，部队渐无斗志，激战一夜，横渡过一二里的泛区，艰难地向通许附近转移。山田仍是赤着胳膊光脊梁，但已是丢盔弃甲的狼狈相。所幸他保全了性命。当然，像山田这样的战争疯子，必然在战争中得到报应。11 个月后他因军功卓著荣受天皇厚恩，于归国途中遭到中国军队伏击，一命呜呼于湖北大洪山下。

开封南街日军第 14 师团指挥部里，土肥原贤二正在打电话。参谋长佑野忠义和特务部长王道元神情沮丧地站在一边。

土肥原右手握着话筒，左手搔着小平头，语气分外伤感，说:

“中岛君，我要走了，非常的对不起啊，请多保重!”

这个结局是土肥原没有想到的。现在，开封以西全被黄水覆盖，本师团步兵第四大队、野战炮兵第二大队、重炮兵第一大队，全部撤进了中牟县城，在县城四周筑起堤坝，堵塞城门，犹如困守在孤岛，虽然不畏惧国民党军的攻击，有如“大阪冬阵”般的坚固，但迁延日久，给养困难，必生变异。土肥原觉得中原战场已是一团烂泥，雄才大略和精兵十万都没有了用武之地。

那天，土肥原将指挥部由三义集移至兰封，指挥部队向开封发起了攻击。特务部长王道元向他报告，说中国军队决定在赵口挖决黄河大堤，以期阻挡皇军的进攻。但土肥原对王道元的情报充耳不闻，他相信开封一攻即下，郑州就在眼底。而且，半个月前横渡黄河，尚不费吹灰之力；中国军队想靠黄河决堤冲出一条水沟来阻挡日军，真是黔驴技穷了。他调集了3个炮兵联队，交给在开封城下指挥作战的佐野指挥。经过一番出乎意外、绝不轻松的较量，开封攻下了，中牟攻下了，白沙攻下了……骑兵联队已杀进新郑，切断平汉铁路、拿下郑州直捣武汉，功莫大焉……

可是……

土肥原几乎战胜了他到中国后遇到的一切对手，对黄河却毫无办法。怀着壮志未酬的遗憾，回大本营复命，步已升任陆相的板垣征四郎的后尘，就任参谋本部部附之职。阴郁的天气像他的心情一样不好。空阔的开封机场上，他沉着脸跟送行人员握了握手，向停在不远处的飞机走去，头也不回。

十年之后，土肥原走上了监狱绞刑架。如果说他依然作为“民族英雄”而被捧为“靖国之神”的话，只能说明那个民族还没有吃够他——军人干政的苦头。

使土肥原的继任井关隆昌中将扫兴的是，他上任伊始要对付的不是中国军队，而是黄河水灾。与他同时上任的第 2 军参谋长町尻量基少将，据说与他有点葭莩之亲，倾全力支持他井关隆昌摆脱黄河的困境。他从各师团抽出工兵，组织一个工兵中队和一个架桥材料中队，配属给第 14 师团。怕这些兵力还不够，又向第 1 军求援。第 1 军立即将独立工兵第 2 联队主力以及渡河材料一个中队，调到开封，由井关隆昌指挥。

这时，井关指挥包括本部在内的两个工兵联队和三个工兵中队，经过整整 3 天 3 夜的折腾，才将孤立困守中牟的人马辎重共三个团队，辛辛苦苦地转移到开封附近。而被洪水冲走的一些不成建制的散兵游勇，直到 6 月 23 日才陆续通过各种途径回到开封集合。他们大部分丢掉了武器，穿着难民的衣服。出生奈良酷爱文学、对乃祖菅原真道极为崇拜的士兵川岛一郎在日记里老老实实地说："我们的形状极其狼狈。"

第 14 师团陷于中牟的部队还没全部脱离险境，第 16 师团又告急了。筱修第 30 旅团的两个步兵联队受到国民党军的打击，又被洪水一冲，有点残兵败将的味道了，陷在尉氏至通许之间的黄泛区，四顾茫茫。

在黄河还没决口之前，中岛虽然也得到了中国军队正在赶挖河堤的情报，他也和土肥原一样，根本没当回事，以为凭自己的工兵联队就能解决问题。第 14 师团在上游，泛区窄小一些，而到中岛的尉氏、郡陵、扶沟一带，洪水的宽正面小则二三十公里，大则六七十公里。中岛的一两万部队几乎全陷在了黄泛区。

第 14 师团自己还有部队陷在泛区，工兵联队忙乎得气还喘不转，又被命令抽调两个中队去协助第 16 师团。第二军参谋长町尻少将专门协调营救中岛，从各师团抽调工兵组建两个架桥

材料中队，折叠船 40 艘，加上独立工兵第 11 联队主力，不分昼夜地帮助中岛撤离。到 17 日，还有大部人员被困在泛区的一些高地。三四天没有吃饭了，饥饿、蚊虫、疾病，使这些曾经嚣狂桀骜的“战神”完全成了一副穷鬼模样。

第 1 军司令官梅津美次郎于 6 月 17 日命令临时航空兵团，全力以赴援助第 16 师团的补给。一时间，黄泛区上空运输机、轰炸机来来往往，震撼了苍穹。一朵朵白色的降落伞，挂着大米、面粉、罐头、医药用品……或者是生存的希望吧，点缀了天空。遗憾的是，这些降落伞大部分落进了水里。从 6 月 17 日至 6 月 24 日，航空兵团共投下 61.5 吨的各种食品和卫生用品，为第 16 师团度过了难关。

中岛今朝吾并不感到有多大安慰。他的部队脱离泛区后，一直撤到了柘城、鹿邑。黄泛区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这种浑如泥浆的洪水，简直可以堵塞住人的耳鼻，机械化部队想通过黄泛区是绝对不可能的。从 6 月 10 日以后他不分日夜地坐在橡皮艇上巡视奔波，指挥抢救。从泛区的一个个高地接回来的士兵，有如拣回来的破烂。这样一片南北 400 多公里、东西 30 到 80 公里的洪泛区横在中原腹地，成为天然屏障，实乃用兵之大忌。他突然觉得有些累了，对战争前途也黯然悲观起来。

他铺开纸，提起狼毫小楷，给大本营写自己的一些想法，实际上是对战争前景的一份意见。下笔之后，就无法收拾，一写就是 13 页。开头是这样的：“……中国转引黄河之水，形成一种新的自然国境，把华北华东分让给日本。此际我国宜即收兵，转向建设皇道之国家奋勇迈进……”

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他不觉生出一些故国乡关天涯旅人的幽思苦绪来。

一个月后，中岛也离开了第 16 师团，以在中国战场的军功，

不久荣升驻蒙古第 4 军司令官，接替他的是藤江惠辅中将。

黄泛区的出现，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重新调整攻占武汉的作战部署。

第二章　长江逆流

7　神圣的傀儡戏

现在该本次战役的总导演——裕仁——昭和——第 124 任天皇登场了。

他端坐在高出三阶的上首，双目微微低垂，纹丝不动，有如一座萧寺莲台的偶像。不错，当他于 1926 年 12 月 25 日行过登基大典之后，他成了天遣尘世的神。他的画像供奉在每一个臣民的家里。

1938 年 6 月 15 日，皇宫东厅紧挨着天皇书房的会议室里，大本营御前会议正在紧张进行。左右两列文武大臣，笔挺地坐在两排铺了红格锦缎的会议桌前，双手扶着膝盖，也如木偶泥雕一般。他们偶尔投向天皇的目光，也是一种瞻仰的敬聆佛语天音的虔诚情态，神圣得像在表演一般。厅堂里静极了，窗外新叶嫩黄的樱树林里有两只小鸟在大声喧哗，像一对不解风情

的稚男幼女在游戏人间。

这是裕仁天皇第一次主持御前会议。

自从大久保力通和西乡隆盛发动的宫廷政变“王政复古”之后，天皇才结束了长达七八个世纪的绿帽时代。明治天皇睦仁主持的第一次御前会议，燃起了甲午海战的炮火。但在这片崇尚军人——武士的土地上，德川幕府的悠久文化使这里成了繁殖军国主义的最佳产床。睦仁的领土野心无疑给没落的武士找到了新的出路——以军人回归幕府的天赐良机。大正和昭和的御前已没有了会议。大概是近卫公爵与裕仁私交太深吧，或许是中国战场遇到了想像不到的麻烦，并不是牛皮烘烘的军界所狂言的那么简单……才不得不把他裕仁天皇请到台前。

地点、内容、气氛……有如照抄 46 年前乃祖的文章。唯一不同的是，睦仁主持的御前会议只有睦仁提问，臣僚才敢开口；而此刻的会议只见臣僚们唇枪舌剑，裕仁倒闭口是金。

然而，真正的差别在于，睦仁的甲午海战消灭了清王朝的北洋水师，而裕仁的武汉会战却使日本帝国从此陷在了战争的泥潭……

黄河花园口的决堤，完全打乱了日军进攻武汉的作战计划。而前线个别将领，如中岛今朝吾等辈从洪水中爬出来后，似乎心有余悸，大有鸣金收兵之意；便是大本营内部，首相近卫文麿一手扶植的智囊班子昭和研究会，对攻占武汉的前途也似乎并不乐观；盛夏行将来临，陆军中一些深谙长江地理气象的人，建议是否待秋凉后再图武汉……

闲院宫参谋总长、军事保护院总裁本庄繁、首相近卫文麿、陆相板垣征四郎、海相米内光政、文相荒木贞夫、外相宇垣一成、藏相池田成彬……一个一个发言，正襟危坐目不斜视，有如在严师的面前背诵课文。天皇不动声色地听着，间或点一下

头。

这是一个戴金边近视眼镜的年轻人。他其实已近不惑之年，只不过因为闭锁深宫而不知风刀霜剑、皇室血统特有的陶瓷般的晰白玉润的面容依然闪烁着青春的光泽。他那瘦削的身材，似乎弱不禁风的样子；而一身整洁的戎装，让任何一个局外人也感觉到那是做戏的道具。他那么一本正经地颔首模样，并不是表示赞同，仅仅是说："朕知道了。"对权臣们斯文可餐却干系皇国命运的决策分歧，他永远只是最有修养的看客。

会议程序是首先由首相近卫文麿宣读一份陆军省拟定的《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指导方针》的七页文件。这份文件的核心内容是加强华中派遣军的战斗力量，重新部署攻取汉口的作战计划。然后群臣开始发言。

靠天皇左首的是内阁首辅近卫文麿，右首是军事保护院总裁本庄繁大将。他俩的一切都是对立的——前者年轻潇洒，一派学者的翩翩风度；后者臃肿老态，满身武人的赳赳杀机。

"陛下，"本庄繁站起来。他一头短短的杂毛，嗓门却刚气十足，胸音震得一大排勋章呐喊助威般地蠢蠢而动。这个年过花甲的老军人，总是气喘喘地追逐着时代潮流，唯恐掉队，竟然屈尊和土肥原、板垣等小伙子拜把子结成异姓兄弟。在以征战为节日的军旅之中，他获得了全部八个等级的旭日勋章和最高规格的端云勋章，荣授男爵，高列华族。他得到了一个军人的一切，包括以军刀了却残生。"攻战汉口的决心是不能动摇的！因为只有拿下汉口，取得长江下游及湖广地区，中国的经济发达区域便全部归入了我统治圈内，蒋介石才只能是个蜗居穷山野地的地方政府，从政治舞台彻底消失！"他面对着总理大臣近卫，挂着两坨肉赘般泪囊的老眼余光，却咄咄地逼视着天皇。

"陛下，"近卫站起来，直直地看着本庄大将，似乎本庄才

是天皇。但他那高傲冷漠的贵族神态，好像面对着一堆废墟在独自旁白，“攻占汉口臣也认为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攻下汉口，才能摧毁国共合作抗日的势力。但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的作战对象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民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夺取城市就能解决问题，但还处于封建生产力的中国却不行，因为它还没有形成城市经济中心。所以，对我们这场从英美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解放支那人民的圣战，应慎之又慎……”

近卫曾经是具有强烈民主思想的美浓部达吉教授的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教授的理论也悄悄地倾倒过。大约因为由后母抚养成人和十五六岁的那一场肺结核吧，使他在青年时代的文章中充满了对失败者的同情。他看起来总是带着因痨病而脸色苍白的虚弱，实际上痔疮也折磨着他。其实，在他的纤弱与文雅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宇宙黑洞般的未知世界。他对最亲近的朋友坦白，他没崇拜过任何人，包括在明治死后夫妇双双切腹相殉的乃木大将和东乡元帅。他唯一称道过的一位前人，是曾任英国保守党领袖、被世人公认懦弱无刚、绝对当不了首相而偏偏当了首相且意志坚决手段了得的鲍尔弗勋爵。

他的高贵血统和他“叫化子也是宾客”的平民思想的公众形象，使他成为“国民所期待、有新鲜吸引力”（今井武夫语）的候补首相。经过一番扭扭捏捏之后，这位时称“青年宰相”的大和式鲍尔弗——在准备全面侵华战争的紧锣密鼓中，粉墨登场。

近卫果然不负众望，以他的“声明”、“三原则”、“兴亚院”、“共荣圈”等等不断翻新的花样文章，给侵华战争呼风唤雨，推波助澜，成为日本军阀最得力的帮凶之一。

一年的战争过去了。虽然捷报频传，却并不是当初想像的那样简单。从 4 月起，又新编的 10 个步兵师团正开往中国。4 月中旬通过了《全国总动员法》，5 月 19 日的内阁改组，荒木、板垣、宇垣等 6 位将军入阁，为攻陷武汉，早日结束这场战争从组织到思想做好了一切准备。可是，一条黄河挡住了去路。

近卫和他的阁僚们突然发现：前陆相杉山元大将宣布“三个月内亡中国”，看来实在言过其实。这块废墟般的东方大国果然是大。看看版图，30 多个师团以行军速度占领的面积，有如一张大饼上只咬下了小小的一块。日本军人挑起的这场所谓的“圣战”，也正在成为令他们自己也无法驭控的妖物。

面对难以一口吞下的军事占领，近卫试图兼之以政治诱导。从土肥原及外相那里传来的消息，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等都派有高层使者通过各种渠道暗送秋波，大调其情。对近卫来说，“不战而胜才是真正大政治家的艺术”。就在昨天，以近卫的书记长官风见章为骨干的昭和研究会，给近卫起草了一份《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近卫此刻对中国战场的态度完全是那本 20 页呈批件上的观点：“所以，陛下，臣以为攻占汉口并不能立即解决中国问题。在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之前，臣觉得与其攻占汉口，不如退而采取防守之势，对其内地的经济、军事要地进行飞机轰炸，兼之以建立发展新的我控之政权，这才是较为明智的策略。请陛下明察。”

天皇依然高僧入定一般，打瞌睡似的点了下头，当然不是表示认可。

“陛下，”一个显得苍老却胸音浑重的声音在厅堂里轰响，有如回光返照的老人在留下最后的遗言，“臣以为首相的意见不无道理……”满头白发、已是古稀之年以稳健著称的外相、陆军大将宇垣一成站起来，慢条斯理地说。

“陛下,”有如一声大喝，天皇的身子不觉为之一颤。右首最末一将领敞着洪音大嗓，振振陈词:“臣认为在解决支那问题上绝不能防守只能进攻！今年是决定性的一年。本庄君的意见完全正确！为了百年之和平，我们必须立即拿下汉口，扩大压制圈，迫蒋投降!”

这位慷慨激昂声色夺人的将领虎眼狮鼻，一脸横肉，粗短的脖子使那颗肥硕得惊人的大脑袋像是直接摆放在相扑运动员一般宽大的躯干上。

板垣征四郎，权倾朝野的陆军省大臣、“满洲国”事务局总裁，他以对华作战的暴发户形象青云直上，领衔军界。毋庸置疑，他的发言便是国策的基调。

板垣说完，坐在他对面的文相荒木贞夫点了点头，似乎诚心地在接受板垣的训斥。

“陛下,”荒木站起来垂着头，开口说话。这是一个留着一嘴浓密的著名的八字胡的陆军大将。荒木贞夫，前陆军大臣，以系统地鼓吹“皇道”成为下级军官们的精神酋长。他像在告密似的压着嗓子，轻言慢语地娓娓陈述,“臣完全赞成板垣君的意见。不过，鉴于已近夏季，长江汉口的高温酷暑，恐怕于作战不利。所以，臣以为待秋凉后再攻占汉口并不为迟。”

“不可!”挨近卫而坐的一位老将军唰地站起来，咆哮公堂一般地大声说,“陛下，黄河泛滥之后，攻占汉口的路线已非取长江水道不可。夏季江宽水大，正有利于我舰船行动。若到秋后枯水季节，对我作战将极为不利！所以，如果既定攻占汉口，窃以为绝不可畏暑气而贻误战机!”

海相米内光政海军大将，一脸僵硬的皱纹犹如饱经沧桑的老农,“向左看齐”似的侧着头，低着浓眉向着裕仁，似乎犯了弥天大罪，诚惶诚恐地等待着圣上的严判。

或许，这是东方政治文化最典型的戏剧情节。口与心、表与里、外与内、言与行……以其海阔天空般的巨大误差，翻卷着勾斗权术的龙虎风云。在理论上你当家做主的时候，实际上你肯定被剥夺了一切；当他以臣僚公仆自诩的时候，他肯定是你的真命主子……米内光政，这位北陆地区岩手县人，在日本三四十年代政治暗杀迭起、朝臣走马灯转的非常时期，竟然七度入阁，官至辅揆，以海军无人期及的元勋形象，成为总是重权在握的不倒翁。

有趣的是，岩手那块高峰丛莽的活火山地，最出狂热的将才。便是此刻有幸忝列裕仁天皇第一次御前会议的高级将领，就有日后走上绞刑架的板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可能是穷兵黩武吧，也可能因为戊辰之战，兵败北走的德川幕府以及奥羽越列藩同盟，将武士文化史的最后一把孽种，撒播在了这块贫瘠的土地。

“关于天气炎热，”米内光政继续往下说，“乃敌我共同面临之困难，应根本不予考虑！况我陆海将士已箭在弦上，决无观望徘徊坐耗时日之理！”

早在花园口决堤之前，日军第 6，9，13、14、16、101、107 等师团横扫淮北、席卷豫东，试图沿平汉南下直取武昌的时候，5 月 29 日，大本营便下达了华中派遣军与中国方面舰队密切协同，从芜湖出发，沿长江两岸向西攻占马当，以九江为进攻汉口的前进基地的作战命令，并派有末精三中佐直抵南京部署。眼下安徽首府安庆已于 6 月 12 日易如反掌地拿下，大本营的海军将领们力主在长江汛期乘胜前进……

近卫皱起眉头，嘴角悄悄地向下咧了一下，似乎忍受了一次痉挛的剧痛。是讨厌的痔疮让他难堪了吧？

厅堂里静静地。包括天皇在内的一个个低垂的头颅，像在

为一位伟人的逝世而长时间地默哀。

会议程式化的出现这个场景的时候，就说明各位角色已完成了自己的核心唱段，该裕仁天皇亮牌打分——“圣上裁夺”了。

裕仁轻轻地咳嗽了一下，依然垂着头，一副负荆请罪的模样。

首相、陆相、海相对解决支那问题的大政方略是一致的，但在是否或何时攻占汉口的战斗决心却代表了三种倾向，相距甚远。采取哪一种方案呢？裕仁似乎颇难决断，因他这句表态性口语将是神圣的“敕命”而决定一场战争的前途……

静得令人窒息。裕仁开口了，像在以沉痛的心情报告一件非常不幸的事：

“散会吧。”

这是裕仁天皇召开的第一次御前会议张开金口，说下的唯一的“敕谕”。

当晚，大本营作出了攻占武汉的战略部署，拟将第 2 军由华北方面军转隶于华中派遣军；决定新组建第 11 军，请东久迩宫稔彦亲王殿下和驻军北满的第 2 师团长冈村宁次中将分别担任第 2 和第 11 军司令官；第三天，即 6 月 18 日，向华中派遣军、华北方面军、中国方面舰队下达了预备命令……这一切都以御前会议的决定文件被送到内阁官房呈报天皇，由宫内省加盖御玺后以圣旨传谕天下。

近卫的痛苦仅仅是痔疮吗？雄心勃勃的近卫致身家宰之后，有意亲自过问军事，参与决策。可宣誓就职的当天，他兴致勃勃地前往参谋本部主持军事会议时，竟被将军们拒绝之门外。近卫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当 1937 年 11 月制定《大本营令》时，特请将大本营改设于皇宫之中，并建立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五相及其他阁员、枢密院议长等皆可出席。但与今天一样，因政

府和军方意见常常相左，从 1938 年 1 月起便自行中断。

近卫日后搞了个“大政翼赞会”，让所有的朝野党派和群众组织都成了政府法定的拉拉队，近卫本人便是拉拉队队长（总裁）。一个靠枪杆子支撑的强权统治，所谓的民主党派无疑是为虎作伥的跳梁小丑。

近卫文麿，嘴长皱什么眉头呢？！

8　痉挛的长江

圆圆的月亮从东方的地平线冉冉升起，泛着朝阳一样的红润。战争的烟霭已经消退的大上海，断墙残垣中依然闪烁着万家灯火，强颜欢笑地伪装着虚假的繁华。黄浦江传来悠长的笛声，不再有往日的温馨情调，有如野狼的长嗥回响在空山幽谷。

虹口日租界一栋两层红楼的茶室里，檀香烛影，清雅绝尘。低回婉转的十三弦筝独奏着古曲《六段》，以浓郁的日本风情装饰着异国的良宵。

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和幕僚们军容严整，禅定般地凭几而坐，每个人的面前只有一个黑白相间古色古香的茶碗，有着志野的风雅，又似织部的素净。

茶会。丰臣秀吉和他的“茶头”千利休将中原城乡普通的饮食习惯繁衍成了一种道德文化，恐怕连陆羽先生也浩叹不已。

鸟羽、伏见和会津之战，虽然藩镇褫废，但家格非凡的藩士畑贤能却以长子畑英太郎荣升大将、次子畑俊六官拜元帅而名彪史册。

武家大宗师山鹿素行的桑梓，荫庇着日本最典型的书剑幕僚。

时年 59 岁的畑俊六，两条扫帚眉势不两立般地分道扬镳，使天庭显得格外空寂荒凉。下垂的泪囊和稀疏可数的头发以及大得出奇的耳朵，使人想起“庸福人”的古老箴言。

炭火红红，茶炉趋趋。点茶的是一个穿和服的俊俏女子，身法娴熟且气度高雅地翩翩周旋。

“有末君，”畑俊六欠了下身子，说，“那就拜托你了！”

“谢谢司令官的信任，”坐在对面的一位年轻的中佐恭谨地说，“我和公平君将努力完成任务！”

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课有末精三中佐6月10日送来大本营进攻武汉的命令之后，畑俊六和由航空部长调任的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及长谷川清中将立即调整部署，指挥已在合肥待命的第六师团和集结于镇江的台湾旅团，在海军第 11 战队的配合下，水陆并进，滚滚西征。鉴于去年进攻南京时竟将美军炮舰“帕内伊”号击沉、俘获英炮舰“瓢虫”号引起的外交困窘，畑俊六在部队出发之际，特通告第三国：日军进攻武汉之作战已于6 月 11 日开始，芜湖至湖口已为战区，望各国舰船立即撤出。

如期占领安庆，畑俊六为首战告捷大感欣慰，特电请大本营奖励台湾旅团及旅团长波田重一少将。对大本营御前会议的决策，畑俊六认为九江指日可下，并已令在安庆休整有日的台湾旅团拔营起兵。但是，以上海为基地的政治诱降似乎大有可为。兵不血刃，不战而胜当然最好了。畑俊六试图以逸待劳，等秋后 9 月展开全面攻势，拿下武汉实在是探囊取物。

畑俊六决定派作战主任参谋公平中佐陪同有末中佐前往大本营，详细汇报自己的想法。此刻品茗坐道，仅仅是为有末和公平这两位今天的中佐、7 年后已是两位中将的年轻人送行。

在军刀戎机中追求，和静清寂”的“侘”境，不知青年时代曾长驻欧洲的畑俊六出自哪派家元。

连日霪雨霏霏，难得这么一个晴朗的月圆之夜。落地窗如一方明净的屏幕，镶着一轮玉盘似的满月。

“沧海靡旌云，爰逮映斜曛，占知今夜月，辉素必可欣!”畑俊六望着月色低吟起据说是那位父死而身残的天智天皇的诗句，封建老朽似的捧起茶杯，“请。”

“请。”两排麻木不仁一身杀气的武士，使这道场有了一种歃血结盟的庄严和凛冽。

“司令官高瞻远瞩，我想大本营会认真考虑的，”有末精三似在作检讨的样子，“但攻占九江之前的战斗胜利，恐怕在大本营的切盼之中……”

“哼哼哼，”畑俊六冷冷一笑，脸上的平庸与儒雅之气顿时荡然，面具似的换了一副稳操胜券老奸巨猾的权臣模样，“波田君和我们的神国勇士是所向无敌战无不胜的……”

白浪黑水，烟霭沉沉。浩浩无涯的江面，铺了一层密密麻麻的舰船。水上飞机起溅盘旋，笛鸣号灯传响明灭，压江吞河，轰轰隆隆地溯流直上。

波田（台湾）旅团乘坐运输船和征集的民船，在海军第 11 战队的掩护下，海陆一二万精锐之师，扑向国民党军经营数月、耗资无算、由德国军事顾问设计的拱卫武汉的前沿阵地——江防要塞马当。

没有太阳。阴沉沉的天空浓云密布，给战争中的时日涂上了凝重的冷色，使白天和黑夜的界线也模糊起来，更不要说早中晚的时差了。

静无声息的上游，隐隐绰绰地沉浮着一个个黑得发亮的球状物，有如天帝遗落在人间的史前文化。

漂雷，宋达等几个年轻人鼓捣的压胜法一般的铁家伙，佛

珠似的撒满长江，担负着国境家门的重任。

十几艘扫雷艇排成一线，每两艘之间连着指头粗的钢缆，在江面划出一条条简单的水线。

轰！轰！轰！……一声声惊破天地的巨响，一条条水柱直冲云霄。

长江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最庞大的热兵器舰队，在一颗颗牯牛大的水雷爆炸声里，阅兵似的隆隆西移。

和扫雷艇仅百米之遥的梨花舰甲板上，登陆指挥官冈本卫平大尉叉腿而立，双手扶拄着军刀，正接受《读卖新闻》记者若月雄三郎和同盟通讯社记者下津久男的采访。

“冈本君，贵部负前驱重任，攻陷安庆已大功在前，对此次作战，请问有何感想？”下津问道。

“替天伐逆，为了东洋和平之圣战，乃我神国将士之应尽职责，本部坚决完成战斗任务!”

“冈本……”若月正待发问，猛然觉得对方神情大不正常，急忙扭头看……

……舰首正向一团黑乎乎的家伙冲去……

一颗水缸大的漂雷，在风浪中摇摇晃晃，像拳王阿里抱着双臂立在那里抖着腿杆，笑眯眯地等待着自不量力的蠢货。

“危……”冈本的嗓子发出颤音，舰首已侧身急转，但巨大的回涌勾引得水雷狂奔而下，直向舰腰猛撞过来……

“轰——”爆炸声响彻江面，数百艘大大小小的舰船艇，如簸箕里的豆子，全部为之一震。

被齐腰炸成两截的梨花舰在一刹那间沉入江底，形成一个方圆百十米的巨大漩涡，似乎地球的东方板块在这里戳了一个大洞。惶恐的笛声一片尖叫，逃避这死亡洞口。沉船处激起一团冲天的水柱，似核爆炸后升起的一朵液态的沉重的蘑菇云。

浪涛平静之后，那里出现了一片巨大的空白。三艘救护艇急驰过去，在那里茫然地搜寻。没有生者，也没有死者；没有血迹，也没有遗物，连一缕渣滓也没有……一艘军舰和 60 多名官兵，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20 年代便作为日军第 1 派出舰队旗舰横行于中国江河的“安宅”号上，第 11 战队中将司令官近藤英次郎和波田重一少将站在指挥台上，放下望远镜，向梨花舰沉没的水域垂首默哀。

向殉难者致敬的汽笛响起来，俯仰长鸣，水兵的哀乐。

“冈本君，靖国神社见吧!”近藤英次郎喃喃地说。

“司令官，”波田看看指挥台上的航标图，说，“前面就是东流了吧？”

“对，”近藤沉着脸，望着江岸说，“不过，还有 5 海里。”

海军里的“中国通”，可能近藤是首屈一指的。他 20 多岁从海军兵学校毕业之后，便开始饕餮中国江海之水的滋味。他最感兴趣的是长江。他认为浑浊得已成为一条废水的黄河象征着中国的历史——一个老迈瘫堕的娼妓，一个试图征服黄河的水兵只会让自己陷在那烂泥滩里自找狼狈。而长江则是生气勃勃的，谁占有长江，谁就占有中国的昨天、今天以及未来。凡是长江通航的水道，都出现过这个五短身材、黑瘦干巴、形象猥琐不扬的日本水兵。说他对长江了如指掌，一点也不夸张。

防空警报骤响；一发红色信号弹划破长空。

部队 6 月 22 日从安庆出发，除当天和第二天因终日雨雾阴沉而没有遭到中国空军的袭击，往后的航程基本是在国民党军的飞机和岸炮的轰炸中行进。

今天的飞机来得晚一些。

旗语、笛鸣、号角、人吼……一望无涯的舰船轰响着战前的急鼓，铁器的钢音刺人耳膜。

西南方向的天边，隐隐出现一排省略号般的黑点，沉雷一般的轰响由远而近，转眼间，宇宙爆炸似的覆盖了长江上空……

近藤和波田仰望着天空正在散开队形的机群。波田歪斜了嘴，眼神里充满了无可奈何的焦虑；近藤却翘着唇尖，吹了下口哨，有些不可一世顾盼自雄的神色。

19 艘炮舰上的火器对准了天空，运输船上的步兵也不甘寂寞，每一条舰船都喷射着密集的火舌，似乎一团团爆炸物破碎前的闪光。

高翔云空呼啸雷电的机群开始俯冲，播种着烈火，倾泻着死亡。

一艘运兵船中弹起火……

“轰!”一艘水雷艇被炸成碎片，飞向空中；坐在相邻的运输船上的军曹井上三郎觉得背部被击了一掌，扭过头一看，是一只血淋淋的手……

波田已离开指挥台。依然立在那里的近藤没有了刚才的盛气凌人，这会儿拧眉龇牙，像一个倔强的不肖之子在挨老父的棍棒。

与前不同，往常一般是四五架飞机，今天却是 9 架。

一个参谋走过来，神情严峻地说:“司令官，波田旅团长请你到休息室去。”

近藤摆了下手，歇斯底里地吼道:“命令部队，全速前进!”

薛岳在豫东前线的电话里冲蒋介石乱嚷嚷，似很不在乎上下尊卑，可一旦出现在蒋介石的面前，又恭谨得有些腼腆羞涩似的。笔挺的上将军服，屏气静息，长长地伸着脖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对面那张显得很和蔼可亲的长兄一样的脸。

汉口杨森花园蒋介石临时寓所的会客厅里，穿着青衫便装

的蒋介石坐在沙发上，很响地喝了一口白开水，看着一本正经的薛岳，满脸的欣赏与得意之情。

6 月 14 日成立第 9 战区时，薛岳被任命为第 1 兵团总司令代司令长官。他乘从郑州前往南昌上任途经武汉之机，专门来向蒋介石辞行。

“伯陵啦，”蒋介石推心置腹地说，“南昌方向这回可能有大的主力决战，才把你放到那里，有什么困难你尽管提出来。”

对黄河花园口决堤后日军进攻武汉的路线，统帅部猜划已久。李宗仁认为，鉴于日军重兵集结于徐州一带，其有可能沿大别山北麓西取信阳，再南下武汉，此乃捷径；陈诚则判断敌人可能沿长江突击，取得九江后由南向西，经南昌切断粤汉铁路，合围武汉。蒋介石倾向于陈诚的分析，便把自己以为最得力的战将放在那关键处所。

安庆轻易失守，令蒋介石深为忧虑。现在马当要塞已暴露在敌人面前，他虽已严令杨森主力“死守上、下石牌于潜山待援，虽牺牲最后一人不得撤退，以掩护马当封锁线”，但到底能顶多久，蒋介石也没有把握。他希望薛岳立即前往江西，有所作为。

“委员长，”薛岳的口音粤味挺足，但清晰好懂。他似乎余愤未消地说：“我担心的只是怕重蹈豫东之战的覆辙！”

“嗯，”蒋介石点点头。

蒋介石就在举行记者招待会的那一天，按薛岳的请求命令军委会执法总监严究豫东之战所有失职官佐。在蒋介石的亲自过问下，撤掉了桂永清第 27 军军长职务，第 8 军军长黄杰被收监，处决擅自放弃兰封的原第 187 师各级军官……当然，桂永清和黄杰到底天分不浅，很快分任珞珈山军官训练团长和中央军校教育处长。只坑了龙慕韩和第 187 师的小萝卜头们。龙在

行刑前还审问了一下，第1$7师的40余连排军官，集中在许昌车站，师长彭林生抬手一挥，枪声爆豆般的响成一片，就这样横七竖八地“判决”在铁路边上。

“委员长，我有一个请求，”薛岳直统统地说，“为了指挥方便，请将能服从我命令的部队调到我的战区。”

“嗯，”蒋介石重重地点点头，“我已经考虑过了。”

粤系部队王敬久第25、李汉魂第64、叶肇第66军已布防九江庐山一带，为薛岳第1兵团序列；北伐中有铁军之称的粤军骨干第4军正由皖南北调鄂东麻城，蒋介石当即拍板，指示侍从室电令第4军“克日南渡长江”，归薛岳统帅。

“伯陵，你看如何？”蒋介石口授完电报，看机要秘书出去了，讨好似的望着薛岳笑笑。

“多谢委员长的信任和支持，”薛岳起立，正待告辞，侍从室主任林蔚匆匆进来，向薛岳颔首致意了一下，将一份电报呈给蒋介石，神情像是递过的一纸讣告。

蒋介石只扫了一眼，布满青筋的拿纸的手便颤抖起来。

薛岳心知有异，不敢再留，恭谨地说：“委员长，请多多保重，我告辞了。”

“不，伯陵，”蒋介石放下电报，沉着脸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扶着沙发的手还在剧烈地痉挛。他抬眼打量一下怵怵地站着的薛岳，自觉失态了，站起来说：“好吧，伯陵，江西方面大战在即，我等着你的好音。蔚文，你帮我送一下伯陵……”

林蔚陪着薛岳走出杨森花园，都不说话，表情沉重得像在走向刑场。直到薛岳坐进了雪佛莱轿车，林蔚才哑着嗓子低声说：“伯陵兄，日军今晨已在东流登陆成功，马当朝不保夕……”

9　马当：认真虚设的要塞

晨光曦微。马当要塞核心阵地长山指挥所里，江防要塞司令部陆战支队二大队少校队副杜隆基，按惯例拿起电话，和防守江边香山下香口镇的一大队互通情报。电话不通。“操！”他嘟哝了一句，摇第53师313团。还是不通。“操！”杜隆基科班出身，却满嘴行伍的黄腔：“胖子，你去查一下线路。”看那小战士出去了，他走到高倍望远镜前，观察东流方向的敌情。这些天来，马当要塞封锁线外常有敌人小船艇活动，他们用机关炮在江面胡扫一气，引爆水雷。水雷倒是被击中了十来个，但他们消耗的子弹恐怕可以装几箩筐了。

“操！”雾太大，什么也看不见。他压下镜头，往近处搜索……“操……”他的全身都战栗起来……

香口江面封锁区外，黑压压的一片舰船。而香口街上，黄澄澄的日军正在整队。“总队长！”他扭头紧着喉咙喊。

总队长鲍长义上校扒到望远镜前，只见朝阳光里，薄雾之中，一日军指挥官在给队列稀拉的日军手舞足蹈地讲着什么。

“准备战斗！”鲍长义大喝一声，似面对着千军万马。

就在这时，我长山炮兵阵地闪出一朵朵火光，第一个齐射铺天盖地的出现在敌舰上空，林立的水柱之间，一艘敌舰像墨斗鱼似的隐埋在沉重的黑烟里。

香山那边呼啸着飞来炮弹，在长山阵地我炮群工事附近炸响。

“鲍总，怎么搞的！313团他妈的吃干饭的！”炮兵营长刘方矩在电话里大发雷霆，“香山被敌人占领了吗？”

“你，问我，我，问谁？”本来就脾气暴烈的鲍长义火气更大，且一发火就有点口吃，“你，他娘的只管，给我打！狠狠地打！”

“耶屎！”精通英、日外语的青年营长刘方矩总是洋腔洋调的。

敌人确已占领马当地区的制高点香山，对国民党军阵地一览无余。

香口和长山之间本来是一片围江的水稻田，因作战需要，江堤被毁，田畴成了荻芦摇曳的湖荡。日军陆战队抬着轻重机枪，扑进水齐腰际的湖荡，向长山发起进攻。我长山阵地轻重机枪一齐吼叫，太轻敌的日军风吹稻草人似的摇晃着倒下，一片尸体匐浮在水面，血色中的湖荡犹如杂草沤出锈水的沼泽地，紫霭晨晖里闪烁着死亡之光。

“娘的，狗崽子们是咋上来的嘛……一大队，313，都死球光了吗……”鲍长义自语着，焦急地摇电话。

和要塞司令部的总机接通了。

“我是长山指挥所鲍总队长，请司令接电话！”鲍长义急炸炸地嚷，“快！”

“对不起，”总机很客气地说，“王司令去马当参加会议去了。”

“娘的！”鲍长义将话筒狠狠砸在机子上，“快，发电报，告诉谢司令！”

江防要塞守备司令谢刚哲，大本营设在武汉。

马当镇外一块青松叠翠的山丘上，拉着一匹巨大的红布横幅会标，白纸上一行楷书大字龙飞凤舞：“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典礼”。

浓荫里密密地席地而坐了数百军人和老百姓。军人都是军官，老百姓衣冠整洁，不似寒门白首，全是缙绅模样。

会标下一张方桌后面，坐着一位胸前的勋标像两排彩色麻将的中年将军。他大幅度的挥舞着右手，口沫飞溅："……同学们，我们这所军政大学是在抗日的烽火中诞生的，时间虽短，条件也差，但是……"

马（当）湖（口）要塞指挥部指挥官、第16军中将军长、自封的"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李韫珩，正在作总结报告。

半个月前，李韫珩陡发奇想，命令将马当、彭泽地区的乡、保长及第 16 军副职军官和排长集中起来，办一个为期两周的"抗大"。

学生们学了些什么课程并不紧要，反正，李韫珩现在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了毕恭毕敬的门墙尊严："校长，学生……"

为了把"抗大"的场面拉得更大些，昨天上午发出通知，各部队的主官都要来参加今天的毕业典礼。从昨天下午开始，各部连以上主官如赶庙会一般，三三两两地结伴前往马当镇。

就在今晨四时，近藤和波田指挥部队靠近香口，以小艇悄悄地在第53师313团3连的阵地前登上江岸。

三连的连长到马当捧场去了，排长在上"抗大"，连里只有一个值班排长和一个连枪都不会放的司务长，和来势凶猛的日军刚一交手，便溃不成军。

"近藤君，九江见!"波田从"安宅"号下到小艇上，随即上岸，率部沿江边攻击西进……

"同学们，我们的马当要塞是敌人不可逾越的钢铁长城……"

李韫珩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早在京沪沦陷之时，军委会便于1937年冬成立了长江阻塞

委员会，专门负责马当要塞工程的设计和施工。蒋介石指定自己的挚友、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亲自主持这项工作。

那会儿，苏鲁豫皖边区战云密布，肆无忌惮的日机将轰炸半径延伸到了武汉，每天都有日机经过马当上空。为了免遭日机的打击，施工只得在夜晚进行。一到红日西沉，暮色四合之际，江上便灯火齐明，船行如织，方圆十余里，一片辉煌。

想来可怜。所谓的阻塞工程，就是在长江中构筑一道连接两岸的水下河坝。

石头是基本材料。这项精卫填海似的工程，使彭泽县境内大小集镇街道上的石板撬挖一空，从此绝迹。

18 艘舰船满载石头和锚链，被凿穿底舱，次第沉沦。

南岸长山、黄山等阵地炮兵掩体，以钢筋水泥脱模而成。30 余门大炮是从已作封江殉葬的“大同”、“自强”等十几艘炮舰上拆下来的，虽有些下嫁的屈辱，但确乃威镇要津的用武之地。

军令部的宋达等小伙子们设计的水雷，900 余颗漂雷漂零于马当一带水域，犹如龙虎山遇洪而开放出的魔头，逍遥江湖，无法无天。

至于李韫珩的第 16 军，乃李氏颐指气使的陕西旧部……

李韫珩的嗓子有些哑了。奶奶的讲话稿太他娘的长。不过，都是极重要的指示，不长一点就是讲不清楚啊……

直到太阳当顶，李韫珩“校长”才在热烈的掌声中宣布大会圆满结束。末了，像下达总攻命令似的，将右手猛地一挥，石破天惊地大吼一声：“会餐！”

香口方向隐隐传来不绝于耳的炮声。这种声音天天都有的，习以为常，或是岸炮封江，或是水雷爆炸。唯有随东南信风飘来的火药味，使战争中的宴席更多了些醉卧沙场、几人能归的感叹……

马当要塞香口已失、长山苦战的军情，马当地区高层指挥机关毫无所知，远在武汉的蒋介石倒被谢刚哲送来的报告吃了一惊。他目送薛岳离开之后，拿起了话筒，要正在鄂东田家镇要塞视察的白崇禧立即拟定巩固马当要塞的万全之策。正听田家镇要塞指挥官、第 2 军军长李延年汇报的白崇禧听完电话，也不觉一愣，抹了下眼镜，转身趴到地图上寻找可力挽狂澜的扛鼎之师。

长山阵地已经打退了敌人三次大规模的集团冲锋。双方炮战的曲射炮弹在长山顶上群梭般地交织。恼怒的近藤命令第 12 航空队轰炸长山。一好大喜功的日军飞行员驾机贴着树梢扫射投弹，把头伸出驾驶窗打着手势骄态地笑骂:“支那兵的，秽多秽多……”好不得意之际，突然撞在穿梭般的炮弹上，“轰”!人、机凌空炸成碎片，撒下带血的陨石雨。中国士兵狂欢猛叫，完全忘了虎狼在前。

中国空军也受命出动,连续三批轰炸香口江面的近藤舰队。

终于，欢庆“抗大”毕业的筵席散了，各级主官和“同学们”斜眯着朦胧醉眼踏上归程。

“嗯？”马当指挥部里，李韫珩剔着牙齿，接据说是长山阵地总队长打来的电话，“有什么事呀？”

“总座,”鲍长义急咋咋地嚷道,“我们这里从清晨就和敌人激战……”

“什么？”李锰有有些微醺，想小寐一会，厌烦地说，“你穷咋呼个啥？我的部队就没和敌人激战？”他想是谎报军情，意在邀功。

“你这是什么意思？”鲍长义是海军炮兵，直接序列是江防守备司令、原海军副司令谢刚哲麾下，本来就不大瞧得起土老

二，一急之下，也就野得没个分寸了，“老实告诉你，香山、香口早被敌人占领了!”

“你胡说!”李韫珩也失了将军风度，咆哮起来，“香山香口是我的部队，你太不沉着了！你看见敌人没有？”

“你，你……”鲍长义气火攻心，竟结巴得哽出了眼泪，“我们人都死了一半，你，你还……你说香口是你的部队，你听，现在香山上的炮在打我炮阵地，是你的炮不？你，你有炮没有？”

真是可怜。堂堂一军之旅，竟然没有一门小炮。

李韫珩冷下神来一听，果然不大对头。

短暂的窒息之中，电话机的铃声猛地骤响，摄人心魄。第53 师师长周启铎在那头低着嗓门像在告阴状:“总座，奶奶的313 团……”

“奶奶的!”李韫珩一堆肥肉似的瘫在太师椅上，扶着宽大的脑门沉思良久，拿起电话，有气无力地说:“要 167 师薛师长……”

第 167 师驻防彭泽，离香口的最近距离尚有 50 多里。

李韫珩和白崇禧的电话同时打到了第 167 师师部，少将师长薛蔚英听完他两人的命令，撅着嘴傻站了许久。

李韫珩嘱咐他从太白湖东侧山间小路隐蔽地驰援香口，白崇禧指令他取江边大道直趋长山。权衡利弊，颇难决断。小路安全但行程较远，大道密迩却危险太大……“白……”黄埔一期生薛师长不屑地一笑，传出命令:“出发!”

为万无一失计，他选择了小路。

战场纵横，官场赌博，本来就是专门弄险的勾当。他薛某自恃黄埔嫡系，按常规藐视老杂牌白副参谋总长，终以贻误战机罪由蒋介石亲自签批，于一个月后正法于武昌城下。

鲍长义一脸灰黑，吼叫了一天的嗓子哑了，充血的双眼像两粒通红的煤核，扒着被炸掉了一角的观察口，似刚受了酷刑的政治犯正气凛然地出现在虽老破不堪却清晰度不错的电视屏幕。

炮膛红了，人也累了，机群像归巢的飞鸟不知去向。这一瞬间宁静的斜阳残照里，硝烟笼罩的长山有如远绝尘寰的白云深处，飘忽着闲情的袅袅晚炊。

李韫珩说派出了第 167 师，鲍长义有了希望，怕远水难解近渴，向顶头上司要塞司令王锡涛求援。王锡涛倒是个慷慨好义的大好人，但他控制的只有一个步兵营，可怜巴巴地自顾不暇，哪还大方得起来呢？于是在电话里尽咳嗽。驻节武汉的海军老首长谢刚哲司令虽然感情不同，但总是鞭长难及。好在他身居要津，不断地请求空军支援，时时将长山战况上报统帅机关，连蒋介石、陈诚也向鲍长义发来了嘉勉电，给了长山阵地官兵许多的鼓舞。

这一晚长山像一堆失火的爆竹，轰鸣了整整一夜。间或的怒骂声、吼叫声、垂死挣扎声……响箭般地击穿沉重的夜幕，撼天凌霄。那个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三天后采访攻打长山的“勇士”时，新潟人泷泽七郎大尉表情异常激动。他的右手吊着纱带，挥舞着左手神采飞扬地说：“……部队从香口地方登陆后，咱们直扑湖口，当天就发生激战，在香口西侧渡湖时，展开了一场最激烈的战斗。晚上 8 时，我们趁夜深人静，组织敢死队，冲进了白天怎么也没有冲过去的湖道，直扑对岸的敌人阵地。敌人在岸上每隔几十米就建个大碉堡，还用迫击炮、野炮、重炮从两边山丘上交叉轰击。我们拼着命冲过封锁线，我右手腕被子弹打穿了，鲜血染红了军刀，但我还是挥着军刀在黑暗中与敌人肉搏格斗。真叫人心痛啊！士兵们一个个相继倒下，后续

部队被敌人的大部队抄了后路，正在殊死酣战。我们伏在地上等待天亮。天亮后又开始拼杀，直打到天黑。这场混战持续了30多个小时，敌我双方的尸体堆成了小山。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而我们只是杀进了敌人阵地。我一看，听到后边有人摔倒，一名士兵在与敌人对刺时倒在我身旁死了，还有几个部下刺杀敌人时自己也倒下了,活着的没有一个身上不挨一二发子弹的，你说说，这是不是一场激战！……”

攻陷南京时，因爆破中华门立下大功的工兵队长仙台人佐藤谦吉少尉夸张地瞪着三角眼，直盯着小俣行男，语气里充满了惊叹号:“呀呀……真是不得了!这次肉搏使我看到了比爆破城门更为壮烈的场面！敌人厉害呀！哎呀呀……”

26日傍晚，已硬顶了两天两夜的长山阵地，被日军截成了数段，两天两夜未曾合眼的鲍长义，憔悴的面容一下子苍老了，像个风烛残年的乞丐。最西端控制江面的7中队因敌人施放毒气而全部殉国！封镇太白湖公路的两个重机枪掩体已被摧毁;刘方矩报告炮弹已全部打光……

“娘的!”鲍长义一把扯下水泥墙上的地图,冲杜隆基吼道:“撤!”

太白湖东侧的崎岖小路上，第167师的官兵们像集体春游似的闲逛着。师长薛尉英骑着一匹光泽油亮的雪青马，把弄着马鞭，吹着潇洒的口哨。他一点也不急。

“报告师座,”一参谋飞骑而来,气喘吁吁却口齿伶俐地连声说,“黄山香山黄栗藏山矶等阵地均已失守,前方已发现大股日军!”

“知道了。”薛蔚英不紧不慢地说，“传我的命令，就地构工事，准备战斗。”

他的参谋长策动坐骑，来到他的身边，小声说:“师座，马

当要塞丢了，上峰不会责怪我们驰援不力吧？”

“笑话！”薛蔚英打了个响亮的飞指，翻身下马。

黄埔一期生如胡宗南、李延年、关麟征等，已经是军团长了，薛蔚英自以为才华超群，却总是爬得艰难。一腐儒说他姓名中“草头”太重，劝他归隐丛莽以苟全性命。他一笑置之。他相信他最能领会高层意图，特别是校长的内心世界。

“坚决抗战……当然要抗战……”薛蔚英自以为窥破了九重玄机，一想起“抗战”二字心里就觉得好笑着啦。

第三章　人间舞台

10　明　　星

静静地，就像小学生的作文形容的那样：听得见针落在地上的声音。

一个人的脚步踏出雷鸣的轰响；使这万籁俱寂的空间一似史前的亘古荒原。

汉口两仪街上海大戏院里，舞台上一个中年军人迈着矫健轻捷的步子，向讲台走去。

1938 年 7 月 6 日下午 3 时，国民参政会首届会议在这里隆重召开，此刻的程序是蒋介石致开幕词。

800 余座席的大戏院，济济一堂的人头纹丝不动，有如巨大的合影场面，在摄影师的关照之后等待镁光灯的闪烁。

蒋介石站在了月牙形的讲台中间，将讲话稿放到台子上，抬起头来，戏剧性的亮相一般，将东方领袖标准相的微笑献给的

确等候已久的镁光灯。

“啪!”有人鼓掌，“叭叭……”有人附和。

“哗——”800 余双巴掌一起挥动，激烈得似一项体育运动的拍手比赛。

蒋介石摘下洁白的手套，也拍起手来。他微笑着，在追灯下显得分外黑亮的双眼扫视着全场，似一位艰难竞选终于成功的总统，在和他的忠实亲信分享胜利的狂欢。

是的，在蒋介石的一生中，此时此刻无疑是他绝无仅有的最值得纪念的节日。真正使他陶醉的是，台下为他鼓掌的不仅仅是他的选民，更多的却是与他不可戴天的生死政敌。

对政治家来说，最优美动听的莫过于敌人的赞歌了。

冯玉祥，焕章“如胞兄”……蒋介石笑眯眯地向第一排的一位浓眉大眼虎背熊腰的赳赳大汉点点头，似一位明星在向自己的老票友暗送秋波。

冯玉祥的巴掌拍得特别的响，让人觉得是在鼓倒掌似的。

伯南兄，你的朱砂掌终于为我而拍响了！蒋介石的目光移向冯玉祥右侧的陈济棠，向这位前不久还在翁半玄、詹天眼两位阴阳术士的蛊惑下图谋天下神器的“南天王”点了下头。

陈济棠拍着手，虽然是有一下没一下地拍着，可这是一双据说“其软如棉”、有遮天之云气的朱砂大掌啊!

陈济棠的后排,一位蓄分头的小个子年轻人猛烈地拍着手，似乎急切希望引起台上人的注意。

蒋介石注意到了。

王明——陈绍禹，共产党驻武汉代表团第一负责人，还有他身边的周恩来、秦邦宪（博古)、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邓颖超，都在鼓掌，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在这掌声的合唱里可听不出半点杂音。

万恶的日本军国主义，给这个东方民族的灾难绝不仅仅是血腥的屠杀啊……

蒋介石张开双臂，似在指挥乐队一般，示意已延续太久的掌声停下来。他运足底气，开始讲话：

“各位先生，今天国民参政会举行开幕典礼，中正躬逢其盛，很觉荣幸。当此寇军深入，强敌压境之时，诸君集合一堂，在此开会，这在民国历史上实有最重大的意义！趁今天开幕之机，兄弟有几点意思要贡献给各位……”

虽然是宁波口语，但抑扬顿挫，吐词清晰，在麦克风的润色之下，大厅里回荡着决战宣言一样的长篇道白。

鉴于朝野一再抨击国民党片面抗战的政策，蒋介石听取各方意见，在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组织国民参政会，“集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

自清王朝覆灭之后，日军的屠刀终于斩断了中国内战连年的乱麻，使青天白日的徽章缀在了每一个军人的头顶，也成全了蒋介石此日此时九五之尊的最高辉煌。

“……我们的国民参政会集中了全国各阶级各团体最有道德、最有学问经验的贤才，表示我国一致抗战的决心和行动，这实在是给敌人一个致命的打击！我们全民族的力量集中起来殊死斗争，必然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台下爆发出似乎等待已久的掌声。

蒋介石放下讲稿——陈布雷的生花妙笔，拍着手朝台下看。

你？你们……？蒋介石的两束锋利的目光射过去，在第一排两个人的脸上像敏感的触角不经意地扫了一下，那训练有素的笑容便涂上了嘲讽的颜色。

一个清瘦白净，夸张地高举着双手拍击，似正中下怀情不

能忍的样子；一个肥胖臃肿，富态的官相使鼓掌也是程式化的官样文章一般，表白自己举双手赞成的政治热情。汪精卫和孔祥熙，一本正经地拍着巴掌，似乎对蒋介石刚才的抗战誓言由衷地拥护。

就在昨天，7 月 5 日，汪精卫的特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秘密到了东京，当即在离皇宫不远的陆军省官邸和陆相板垣征四郎讨价还价后，接着会见内阁首相近卫文麿，要求近卫放弃“不与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保证“日本政府愿意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的中心”。汪精卫以为高的行动瞒天过海，其实蒋介石洞若观火；而孔祥熙的香港基地这几天也忙得不可开交，孔令侃秉承乃父的旨意，和父执日人萱野长知等频频接触，寻找“化干戈为玉帛”的最佳方案……

也就在蒋的誓言赢得掌声雷动的此时此刻，一架美制霍克75 式歼击机正穿云破雾，向东方飞去。

这是中国空军仅有的一架最快的飞机，飞行员汤卜生，空军学校三期毕业，公认的技术尖子。

汤卜生的任务是将蒋介石的一封绝密信空投给代表天皇来南京慰劳日军的裕仁长弟秩父宫亲王。

在这封信上，蒋介石委婉地提出，只要日本停止关内的活动，可以考虑承认日本对东三省的主权。

汤卜生技术虽好，城府却差，把个直飞南京的天字号机密炫耀于袍泽，竟弄得一时间飞短流长，空军政治部不得不编一个飞行员南京谒陵的惊险而动人故事来掩人耳目——这是后话了。

驰援马当的薛蔚英不可能知道他的校长会写这封信，但他与校长的心是灵犀相通的。

不是不爱国，不是不想打日本，是……一言难尽啊。

是的，日军的进攻已咄咄逼人。华中派遣军公平中佐已于昨天——7 月 5 日返回上海，带回了大本营陆军部下达的 133 号命令。日军前线部队好大喜功，得寸进尺，已进至彭泽、潜山一线，后方紧锣密鼓，还在调兵遣将。面对黑云压城之势，在举起抗战拳头的同时，可不能弄倒了屁股下的交椅！

就说他吧，这个风度飘逸、两条浓眉像京戏武小生直插鬓角的年轻将军，也在很认真地鼓掌，果真是被我的讲话所折服吗？

周恩来，共产党，心腹之大患啊！

冯玉祥、陈济棠、阎锡山……什么的桂系、粤系、西北系，川军，湘军，东北军，好收拾得很。一个个草包司令，只要给他金钱美女、高官厚禄，便如嗾犬彘。湘桂鏖兵，中原大战，失败者都是自己的战将倒戈所致。不好对付的是共产党。即使是那个被关了整整 6 个春秋于 6 月 3 日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书呆子陈独秀，本来是个已被共产党视如敝屣的政治破烂，蒋派自己的亲信、中统局长朱家骅安慰他，好心好意地给他 10 万元经费和 5 个国民参政员的名额，让他成立一个新共党，可他硬是不干，老着脸皮要去服务于他的那个组织。

陕甘宁，八百里秦川，“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抗日和“剿共”孰重孰轻，蒋介石明白得很。抗日的旗帜不能丢，“剿共”的决心不能变。为了消灭共产党这个附骨之蛆，蒋介石不惜借诸日本人的屠刀，抗战中的故事虽多有解，但他日后把冈村宁次留在身边当顾问，是史籍可考的吧。“团结抗战”，仅仅是政治家们的书面语言。

此人是真的不懂政治还是别有所图，史家至今争论不休。王明，这个留着小分头，穿一件青布长衫，像一个乡村教师的矮不楞墩的土包子，为舞台上的信誓旦旦猛劲地拍着巴掌。

6 年前，由于他左倾冒险主义的教条主义路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遭受了重大损失。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背叛，使得这位党的核心领导人一日数惊，乞食尼庵，最后带着老婆和两名随从乘日船仓皇出走苏联。1937 年 11 月 29 日他从莫斯科取道新疆回到延安，面对普天欢迎的故国河山，他感慨万千。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王明，面对新的世界，又犯了糊涂。

是人生观念的自然法则：年轻时特别左的人进入中年后就会特别右的缘故吗？那个曾经满嘴阶级斗争的革命青年，时隔 6 年，竟外科手术似的切掉了当年的全部信仰。

当然，他肯定受了斯大林的影响。他当初回国之际，斯大林接见他的时候，就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共产党的主要的任务是打日本，过去和蒋介石的恩怨就不要谈了。共产党的新四军只有 10300，八路军也只有 30000，军事力量还远远不是日本人的对手，抗日战争还得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

王明这回又一次犯了重大的路线错误，以致毛泽东 8 年后在“七大”回忆起 1937 年那个冬天的政治局会议，以为是遵义会议后的“一次波折”，他不无庆幸地说：“12 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样呢？”

不敢想像。

舞台上的人们，都是做戏的。能否使观众发狂，就看你的艺术功力到底如何。

毛泽东也是钦定的参政员。他没有到会，发来了言简意赅且文词古雅的贺电，说：

> “……泽东备员一席，因齿病及琐务羁身，未能亲聆诸公宏议。就管见所及，凡有利于抗战建国诸大端，

已托其他同志，并案详陈，效其绵薄。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

毛泽东不可能到会。他太了解蒋介石了。

一个鼓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军事独裁政权，所谓的“参政会”不过是一个招徕社会名流的政治沙龙，与近卫文麿日后鼓捣的“翼赞会”不会有多大差异。

在国民党里，也有一个人把蒋介石的抗战誓言信得很足，声嘶力竭地高喊着抗战口号。

“领袖如果不抗日，我和同学们一起打倒他！”

陈诚，在接见西安的学生代表时，这样说。

当蒋介石的讲话结束，长时间的掌声后，主待会议的参政会议长汪精卫询问各位还有什么高见时，陈诚腾地站起来，一口浙江话大声而又谦和地说：“各位参政员先生，小弟今晚为先生们准备了一台文娱晚会，抗战戏剧《保卫祖国》，请先生们一定赏光！”

11　灾　　星

冈村宁次一身整洁的戎装，俯首垂立，恭谨庄穆的神情似在向一位伟人的遗体告别。

这是皇宫的御所。即将赴任的冈村宁次按照为臣的礼仪，前来拜谒天皇。御座上的天皇背衬着金屏风，俨然高高在上似的，

给冈村赐座后，白陶瓷般光滑的脸上固定着久经雕塑的神圣之态，静听着不敢落座依然笔挺而立的冈村的娓娓忠言。

第 2 师团长冈村宁次中将能被任命为第 11 军司令官，担负起攻占武汉的重任，除了他和大本营陆军权臣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同是日本士官学校 16 期少年挚友的历史渊源之外，他本人的特殊经历和气质，使他无可匹敌地成为日军侵华战争中指挥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战役的关键人物。

冈村时年 54 岁，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不像板垣一脸横肉的凶神恶煞，也不像土肥原头大颈短的庸眉俗眼，他那白净的面皮和清秀的眉目透出儒将的飘逸风度。这是许多日军将领使人费解之处。因为山鹿素行的武士条律吧，他们似乎从来就不是人们想像中的武夫粗人。平将门的叛乱本质上是幕府政治的滥觞。不管是源赖朝、足利尊氏、织田信长以及德川家康，还是近代的桂太郎、伊藤博文、山下有朋以及原敬等等，真正的日本武士基本是些通博今古玩弄权术的超级政客。即便是杀气赳赳的板垣，他的文章和讲话充斥了诸如“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等相当时髦的政治标签。

冈村从 1910 年入陆军大学时，便立志于研究中国。1915 年 2 月参加日德瓜分中国的战争，踏上山东半岛，开始了他在这片贫瘠而又富饶、文明而又蛮荒、古老而又幼稚的土地上的冒险勾当。

“……陛下深知臣之不敏，不弃愚钝，委此大任，臣誓万死不辞，以报殊遇之恩……”冈村早有腹稿，垂着头琅琅道来，气氛凝重得倒像在宣读一篇文采飞扬的悼词。

天皇无动于衷地坐着，偶尔点一下头。

日本近代史给人类社会学家开了许多玩笑，仅仅是一个“明治维新”，便使这个贫穷落后的岛国只用 50 年的时间就完成

了西方列强200年才走完的工业近代化过程，令一切志在富国强兵自命不凡的民族英雄在此大受鼓舞也可能暗自汗颜。

至于这个高倨尘世供人瞻仰的昭和天皇，同样令人类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臣僚们一面把他捧在九霄之上，一面又玩弄于股掌之中；宪法给了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实际却只让他充当橡皮图章；所有的征战命令都是敕谕圣旨，而他因不满军界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发了句牢骚，堪称导师的超级元老西园寺公望就批评他像一个“独裁的暴君”……像他第一次主持的御前会议一样,他的一切政治活动仅仅是使权臣们的决策合法化而已。他的祖父睦仁或许是个睿智多谋意志坚强的中兴之主，但当他的父亲大正天皇试图有所作为的时候，便立即从政治舞台销声匿迹，且给那具不甚听话的摆设涂上可憎的污秽（“低能”）。

一个“下克上”的人文心态。

但是,如果把裕仁当成一个窝囊的傀儡肯定是天大的误会。法西斯的势力只有在造神运动的疯狂中达到巅峰，对全军统帅天皇裕仁的绝对忠诚，肯定是将士们效命疆场的基本动力。当他身着军服，骑着雪白的战马在富士山下训练场检阅远征部队的时候，便将传统武士的道德镀上了为国献身的金粉。10年之后，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战犯走上绞刑架的时候，一起高喊:“天皇陛下万岁!”不能不是最有力的注脚。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诞生神的时候，也就必然有了魔鬼。“替天伐逆”的武士们在被占领国的种种暴行，仅仅是他们自身的罪恶吗？美浓部达吉教授以学者的天真，按日本宪法阐述天皇应该是实施宪法的一个工具的时候，竟被法西斯势力扣上“冒渎圣上”的罪名，削职为民。

话题扯得太远了，因为本书并不想清算这场侵略战争的终极责任。

在冈村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一般，吐尽了满腔的旦旦信誓之后，裕仁开始呢呢哝哝地说着什么，可能是鼓励、抚慰或是感激的话吧，冈村像在接受训斥似的点着头，其实他什么也没听清。不是裕仁口齿不利，这是一种特殊的“天皇现象”。不管是御前会议还是其他国事场合，他总是发出这种外星人一样让人听不懂的语言。也正因为他的一切“圣谕”含糊不清琢磨不透，所以显得高深难测而总是一贯正确。

下一个仪式，冈村宁次拜谒皇后陛下。

皇后良子穿着华丽的和服，发髻古雅，粉黛云鬓，春山秋水，风姿绰约，俨然神仙中人。她赐给冈村一条亲手缝制的围巾，使人联想是给得力的鹰犬系上坚固的环套。冈村拜受后倒退着辞别这一对非凡的夫妇,接着拜领侍卫长封好的皇上赐金。在参拜皇宫内殿的时候，又拜受御赐神酒。最后来到参谋本部，受领总长闲院宫殿下的派遣命令和第11军的战斗序列。

离开皇宫，黑色轿车驰出平川门护城河，冈村不觉长长地吁了口气，感慨万千地向随行的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说:“不虚此行啊!”

“看来皇上皇后对司令官非常倚重，赏赐如此丰厚。”

“是呀,”冈村一笑，嘴便有些歪斜，显得很幽默的样子，“但我觉得最愉快的还是皇上对本军的信任。”

派遣命令第二条明确规定：此次作战的“主攻部队为第11军”。

同属华中派遣军的第2军，也有攻占武汉的任务，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亲王中将，乃当今天子的小舅子，大大的皇亲国戚，倒做了第11军的配角。

护城河外的帝国剧院正好散场，刚看完电影的人们一个个全是痛哭过的红肿的眼泡，匆匆地蜂拥而出，分流进一条条鹅

卵石小街。街口的巨幅电影宣传画上，一个顶天立地的武士拄着战刀。冈村不看剧名就知道:《忠臣藏》，大石良雄和那一群视死如归的大和之魂的动人故事。

文相荒木贞夫大将确也厉害，一扫文化娱乐的奢靡之风，命令“不论是日本电影还是外国电影，凡是表现接吻、色情的拥抱、淫荡的跳舞和酒宴的镜头，一律剪掉!”是的，我们的崇高事业需要大石良雄的牺牲精神，绝不能容忍西方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

隅田川静静地流淌，穿梭的机船和嘈杂的马达使这严重污染的小河堕落成了令人掩鼻的臭水沟。繁华的银座行人匆匆，衣着简朴，土黄色的军装领导着时装潮流。许多年轻人的额上扎了印着红太阳的白布条，将自己的政治热情高悬头顶。墙上、电线杆上到处都是支援前线的红绿标语，每个铺面都挂着红红的小灯笼，不再是吉庆的祈祷，而是祝福“支那圣战”的火热激情。

一队小学生迈着正规军的步伐迎面走来。他们人人手里举着一面小纸旗，在一位俏丽的女老师的带领下起劲地喊着口号。这些孩子可能是去参拜了靖国神社的吧。冈村想，十年之后他们又是一代神国英雄。

女老师做指挥唱歌的手势，孩子们敞着嗓门吼起来。冈村摇下玻璃，向女教师和孩子们打手势，歌声顿时海潮般地扑涌而至。《君之代》——一支由英国人配乐的古歌:

我皇御统传千代，
一直传到八千代，
直到鹅石变岩石，
直到岩石长鲜苔!……

冈村宁次的黑色轿车穿过大街小巷，在九段的偕行社新馆门口停下。当贴身副官铃木中尉给他拉开车门的时候，几个老头迎上来。他们举着彩色布料、上写“帝国在乡军人会”的旗帜。

“司令官!”他们似恭候已久，一起向冈村致意。

“你们好!”冈村也向他们大折其腰，“实在对不起!”

这群人是冈村在日俄战争时期任小队长时的老部下。他们复员后组织了个“冈村会”，一旦冈村有什么重要任务，便来为他打气撑腰。冈村常以此为受士兵爱戴的经典炫耀于袍泽。

都知道军情如火。几位老人对冈村说了些祝愿的话，便匆匆离去。冈村走进自己下榻的房间，将皇后陛下赐予的围巾细细地端详了一遍，小心地放好；和铃木副官清理一遍文件，包括正在九江前线指挥作战的波田重一因攻占安庆有功而荣升中将的皇上敕命，作明日启程的准备。

他是 6 月 21 日半夜接到板垣陆相的急电、23 日接到皇上敕命，从中国东北日夜兼程一个多礼拜，急急忙忙赶回东京来的。他的私邸在四谷，离家已三个多月了，但他没有回去，连家人也没有通知，与按敕命新编第 11 军指挥人员一起住了这幢外观朴素而内部豪华的宾馆最上层。

这次新的进攻武汉的作战部署和第 11 军的组成，要求高度保密。为此，参谋本部作战课长在电话里委婉地告诉他，明天出发时，秩父宫、闲院宫、梨木宫等各殿下派遣武官到东京车站送行以及御遣武官送行的活动全部取消。尽管如此，这天下午直至晚上，还是不断有消息灵通的新朋故旧走进他的顶层大套间。

战争状态下的东京之夜显得分外平静，除了远近的工厂灯

火炽白通明，住宅区一片漆黑。偶尔从高音喇叭播出的《共和国战歌》高亢突响，似空袭警报令人毛骨一惊。

已是深夜 11 点了，不会再有人来打搅了吧，冈村展开线装竖格记事本，开砚命笔，录下这一天的活动和自己的思考。他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便是日后置身九江战场前线，也未曾断绝。好像许多日本军人都有这个嗜好。日本的“私小说”，似乎就是有文学修养的平常日记，而紫式部夫人的《源氏物语》，大约是日本式日记的世界名著了。

第二天，7 月 6 日，当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讲话引爆掌声雷动的时候，由东京直开本州门户下关的火车上，一节专列里端坐着冈村宁次和第 11 军司令部的几员主官：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沼田多稼藏少将、后方课课长井上官一中佐等。他们阴沉着脸，都不说话，似一群被拉向刑场视死如归的亡命囚犯。

列车在依山傍海的铁路线上风驰电掣。中国山脉起伏连绵，松青竹翠；濑户内海白浪翻卷，浩浩无涯。冈村凭窗放眼，不觉生出许多感慨。就是这里，800 年前，源赖朝铁骑雄兵，横扫坛浦，开创了镰仓幕府的辉煌岁月。内战的古迹已磨洗难辨，大日本帝国的战场已在天涯万里之遥……

吉本贞一小声地告诉他，前面就到站了。

冈村推了下近视眼镜，迎着拂面而来的海风，扶栏远眺，凝眉冷眼之间，一脸沉重的战争狂云。御赐的神酒使他神志嚣张，求战若渴；皇后的围巾使他如缚在喉，焦迫难耐。

“大洋丸”划破碧海长天，一颗灾星就要降临在中国的大地上了……

12 狂　　城

每年的公历 7 月 7 日，对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来说，都是个非凡的日子。是祝贺生日的庆典吗？不，这一天是和平的死亡；是痛苦的忌日哀悼吗？不，这一天是战争的圣诞。如果说纪念日是感情宣泄的时间孔道，这一天可称之为愤怒之节。

1937 年的这一天，卢沟桥战火燎燃。日本政府陆相杉山元大将向首相近卫文麿保证："三个月内粉碎中国人，他们就会来求和！"

转眼一年过去，日军的屠刀咔嚓砍下了中国的半壁河山，但中国政府似乎还没有公开求和的迹象，只把两国人民侵略战争和反侵略战争的仇恨心态推向了极端。日本东京和中国武汉两个政治中心，成为两大民族情绪决战的火山之口，在这个阳光灼人的初夏同时迸发。

东京。年轻军人们的精神酋长文相荒木贞夫大将的讲话与陆相板垣征四郎中将的讲话雄踞所有报刊的显著位置，电台和布满高层建筑的扩音喇叭连网，两团沉雷似的在东京上空轮番滚动。

"不管当前经受着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我们军队一定要达到最终目的——建立世界统治权——"荒木老将令人生畏的八字胡狮鬃一样地颤动，其声音也像兽中之王的狂啸。

板垣的长腔大调模仿牧师的布道和天皇的敕谕，告诫他的信徒和滚滚红尘："我们这一年，是决定性的一年，是为了百年的永久和平！我们的战士在 2000 基罗（公里）的前线，在辽远的敌后英勇作战，我们的人民要坚决地支持他们，取得这一永

远的胜利！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军队是战无不胜的！……”

“支援前线，解放支那！”“天皇万岁！”……不管是水泥大街还是鹅卵石小巷，全都塞满了口号和小太阳旗。银座和新桥丸内水泄不通，皇宫坂下门外的宽大广场人头攒动，每个人似乎都被战争的狂热错乱了神经。太平洋北部的这一片占世界陆地四百分之一，火山竟占十分之一的小岛之国，平均每天就有四次地震。如海洋中的一艘小舢板，被法西斯政治风暴颠簸得拥成一团。

现代化的宣传手段确实了得。活跃在中国战场的《朝日》、《日日》、《读卖》、《同盟》等报社1000多新闻记者每日通过航空发回的新闻纪录片，成为各电影院最看座的节目。东宝公司的《上海》、《南京》以日军攻陷中国华东两大城市的“神军壮举”，令所有的看客如痴如狂，涕泪奔洪；至于“国策电影”《非常的夜晚》，更是场场满座；铃木重吉、野村浩将、木村庄十二等导演的《东方和平之路》、《国民的宣誓》、《牧场故事》等据说是“全方位”地在表现这场“圣战”的“艺术之真实”，无疑尽是假大空的阿谀谄媚之作，却备受层峰青睐。重新进入锁国心态的江户臣民们倒也被那活生生的形象说教诱使得癫狂如醉。

在文部和内务省的法西斯剪刀之下，所谓的艺术不过是政客们最无廉耻的暗娼。现代的高科技使艺术更具感染力，也使那没有操守的放荡女人更加妖艳。

这一天出尽风头的是“大日本联合妇人会”、“国防妇人会”、“爱国妇人会”这些以军人亲属为骨干的群众组织。为庆祝一年来的“伟大胜利”，为支援前方的将士，游行、募捐、演讲……到处都激动着精力旺盛的女人。每个街口都有妇女双手撑着一二米长直径三四十公分的布口袋，口袋上印着欢呼的人

像和预祝胜利的口号。在摇晃着小太阳旗的同伴们声嘶力竭地喊叫中，过往的人们将纸币、首饰、耐存放食品、还有姑娘们缝制的千人针和情书、照片……扔垃圾似的往里丢。这些慰问袋将装上飞机，送往前线。骄阳下的女子们一个个发乱衣湿，汗流满面，挥着小旗冲着大街猛唱：跨过大海/尸浮海面/跨过高山/尸横遍野/为天皇捐躯/视死如归！

军歌《跨过大海》，最时髦的流行曲。

最受东方封建伦理道德摧残奴化的日本女性，终于发现她们也成了“征夷大将军”，要做“支那人”的主子了。

在佐藤能妇子等将军之妻和皇室妇女的领衔下，把难以想像的数以 1000 万计的日本妇女变成了准军事化的后方勤务战士，是这个面积只有四川省的三分之二、人口不比四川省多、被我们讥为“小日本”的军事强国最大的深层潜力。当然，自己造出的菩萨总得自己来膜拜，她们也就不可避免地必须扮演信徒而作茧自缚地陷进苦难深渊。

我们所熟悉的日本电影《望乡》，虽然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笔者 70 年代在武汉一家服装厂采访时，曾听说，这个工厂初建时的女工，全是日本投降时国民政府挂牌招亲嫁给武汉码头工人的日本军妓。后来证实，她们基本是 1938 年在各种宣传媒介的“鼓舞”下，在发疯的政治狂热中领了“预备金”，穿了军装高高兴兴自告奋勇前来中国“慰劳艰苦作战的英雄勇士”的。她们做梦也没想到，所谓的代表“神国”的慰劳，竟是让来干“那种事”。

事实上，她们许多人知道到中国去做什么。武士——军人崇拜的麦加圣地，本来除了虔诚匍匐的信徒，游客就凤毛麟角。何况，在一个狂热的时代，上帝出现的时候，凡人便都有了犯罪感并失去了人格的尊严。

面对东京的战争狂热，中国大地上恐怕只有武汉这座著名的江城可以与之抗衡。

昨晚，在陈诚的邀请下，参政员们为《保卫祖国》的故事热泪盈眶的时候，12 万支冲天燃烧的火把烧红了武汉三镇的天空。蜿蜒在中山路愤怒的火龙，走在最前面的是郭沫若、田汉等文化巨子。

这是一座在中国近代史上不露声色却总出奇迹的特殊城市。洪秀全北图中原，只有先踞武昌，登坛拜将，才可望雄兵东征，建都南京；孙中山义气天下，屡踣屡起，武昌一声炮响，宣告首义成功；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得武昌而民国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也只有在武汉，才可能开出那朵虽然短暂却在近代史上芬芳永存的昙花。没有皇城的等级森严，没有商市的利欲熏心，没有滨海的开放浪野，也没有内地的抱残封塞……但东西江汇于此，南北路结是衢。吴歌蜀舞，赵俗粤风，全在这里留下了历史的胎记和文化的爪泥。——一块最富民族性的土地。如一颗行星，在迎着太阳光芒的那一面，她的美艳是无与伦比的。

应该说，是共产党的主张和艰苦细致的工作，点燃了武汉三镇的滚滚激情。汉口日租界中街 89 号大石洋行八路军办事处，“一门二中将，三楼四参谋”。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是武汉会战的政治工作指挥中心。

关于“八路军办事处”的故事，别书另有专著。我们且浮光掠影地看看 7 月 7 日这一天武汉三镇的街景吧。

如果说《上海》、《南京》等新闻片导向了东京的芸芸舆情，武汉也一样，中央电影制片厂陈晨、郑用之等拍摄的纪录片《抗战特集》之六，成为这一天抗战激情大爆发的雷管。

黄河水灾实录。武汉三镇7家电影院和18个电影放映场，这些天停止了预告的节目，连续滚动式地播映这场空前的浩劫，场场座满。感情丰富特易激动的武汉人，使电影场满是痛哭之声。中央大戏院里，一位老太太哭昏过去，竟再也没有醒过来。

当初黄河花园口决堤成功之际，新8师中将师长蒋在珍给蒋介石发来这样一封电报："急武昌委员长蒋：密。佳日上午8时敌机3架炸开花园口河堤，职师正在抢堵中。谨闻。职蒋在珍佳参战印。"

军令部战讯发布组一位叫汤济民的上校，按上峰意图开始连续炮制日机炸开黄河大堤的新闻。在风传真相时，蒋介石委派陈诚举行新闻发布会，进行"辟谣"，并组织武汉各新闻机构前往郑州实地采访，参观新8师排演的军民堵口场面。虚虚实实尽管是兵家韬略，但作为武汉市民，确实被黄埔四期生、中央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等实地拍回来的画面颠倒魂魄了。

滔滔的洪水，淹没的村庄，逃难的民众，倒毙的饿殍，哭嚎的弃子，枯槁的手臂和行乞的破碗……控诉日本人犯下的滔天罪行，任何语言在此都是多余的了。

郭沫若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说，此日武汉民众的抗战热情"掀翻了武汉三镇"。汉口车站拥挤着参军上前线的热血青年，一车500人，一车又一车。5座固定献金台，3座流动献金台，一时间募得法币超过100万。那时的法币1比1兑换银元，因质轻好携带，币值比银元还要坚挺。参加献金的人数达100万人次以上。

江汉关前，国民政府参政员邓颖超和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六位参政员来了，他们捐献了自己7月份参政员的全部薪金，邓颖超的是250元。邓刚走，来了两位中将，一个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一个是第18

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周恩来的薪金比他的妻子少 10 元，240 元，也全部交给了献金台上的工作人员。

毛泽东从延安打电报到武汉，捐献他参政员的全月薪金。

陈诚在众目睽睽之下走上武昌司门口献金台的时候，脸绷得紧紧地，迈着军人的步伐，像登坛拜受御赐重任。献金台上的少女们崇敬地看着他，纯洁得有如天使。

此刻，这位身材精小但眉目清逸的年轻上将，以“主战派”的好名声，得意升发，荣膺 8 大重职。名士鸿儒，冠盖云集，纷纷投其麾下。连张治中、白崇禧等，也和他套起近乎；而周恩来也因与他的抗战决心相投契，过从甚密。

日本天皇以冈村宁次和他的第 11 军为进攻武汉的主力，蒋介石则以陈诚和他统率的武汉卫戍司令部、第 9 战区为中坚。

陈诚目不斜视，将 1 万元的兑条小心地放进箱子里，转过身来，高高地举起双手，向龙游蛇走般的长长的献金队伍致敬。回报他的是歇斯底里的口号。

陈诚笑眯眯地走下献金台。

有许多人是哭着离开献金台的。主演《热血忠魂》的影星黎莉莉是武汉家喻户晓的人物。她走上世界大戏院的献金台，将刚与罗静予结婚的纪念戒指从手指上摘下来，投进箱子里，捂着脸哭着跑开。

献金的多是孩子们。他们成群结队，在教师的带领下，有的拿着纸币，有的捧着镍币，像交考卷似的列着队走向献金台。这一天绵延不绝的献金队伍，包罗了武汉三镇的各色人物，商贩市民、富户小康自不必说，有卖蚕豆、卖报纸、卖纸烟的打着赤脚的小孩，有卖“无极丹”、卖老鼠药的浪艺，拉黄包车的苦力，联保里的妓女……报章载文感叹：商女也知亡国恨！

江汉关一个叫赵义的老汉，是个乞丐，初夏天气，没有衬

衣，还穿一件垃圾一般的老棉袄。他献了一角大洋。有记者发现了，采访他。他说了八个字："抗日救国，匹夫有责！"

这一天汉口的中山公园、武昌的公共体育场、汉阳的社会总部操场，50万人游行示威，走在最前面的是英姿飒爽的青年妇女，她们戴着袖章，蓝底白字写着："总服务队"……

如果说东京的每一片砖瓦都盖上了攻占武汉的御玺，武汉的每一粒沙子也闪烁着迎接挑战的锋芒。

第四章　初试锋芒

13　狼来了

冈村宁次一行五人走下飞机，恭候已久的第 106 师团参谋长秋山义隆少将和几个幕僚匆匆迎上去，向这位新上任的军司令官敬礼报告之后，像陪着元首检阅仪仗队似的朝不远处的帐篷走去。

这是彭泽县城以东约两公里的简易机场。西边隐隐传来低沉的爆炸声，遥远得恍如隔世，又密迩得近似脚底。

第 106 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和台湾旅团长波田重一中将没来迎接，那边的作战正激烈吗？冈村心里这样想，抬眼浏览远近风物，他不觉歪了下嘴角，若有所思地皱了下眉头。他想起了一个傲骨嶙嶙搔首自爱的古文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隐士。很奇怪，中国的一切文化现象都在日本放出了独特的光彩，唯有隐士这一流派无人问津。是地

域太狭小无处可隐吗？还是日本人太追求个人价值？道镜和尚一个化外人，竟觊觎天皇的至尊！高山、大海、地震、台风……太多的灾难忍不住内心的寂寞、太狭窄的土地筑不下隐士的茅庐、太拥挤的尘世容不了逍遥独处的人生吧。所以，在世外人看来，日本人总是像史前的群居部落，向心力极强而根本没有个性可言。

冈村一行是 12 日抵达上海的，13 日前往南京向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报到，14 日听取先遣到达南京的作战主任参谋宫崎大佐、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杭州特务机关长荻原中佐等汇报后，15 日正式以第 11 军中将司令官身份受理戎机。今天——17 日一大早，他带着军副参谋长沼田少将以及宫崎大佐、井上中佐等高级幕僚，乘飞机直抵前线巡视战场了。

帐篷里收拾得很整洁。铺在地上的雨布是刚打开的，散发着一股悠悠的橡胶气味。他正为前线指挥官不来报告而纳闷，发现负责接待的师团参谋长秋山少将与沼田少将、宫崎大佐长时间地嘀咕着什么。

“嗯？”被冷落的冈村朝这边从喉管里弄出不满的响声。

秋山小跑过来，说：“报告司令官，是、是这样的……”大约他太紧张，拉拉杂杂地总说不清楚，还是宫崎参谋实在忍不住了，代他条理清晰地一口气说完。

原来，当初马当失守的消息使蒋介石非常生气，他连夜叫去陈诚，把这个他最倚重的战将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你说马当可坚守一个月的，现在连一个星期都顶不住，我们怎么向国人交代？！”

陈诚回到卓刀泉办公处，已是黎明时分。沉重的压力更使他精神亢奋。他当即草檄，电令綦严：

香山马当为皖赣门户，其得失影响于今后作战之胜败甚巨。着罗总司令卓英，督率第16军、第49军及第 11 师等部，务速恢复香山马当阵地而确保之。并规定攻克香山及马当要塞区者各赏洋5万元。如作战不力畏缩不前者，即以军法从事。凡我官兵务必奋勇争一先，以歼灭当面之敌。仰即督励所属一体恪遵，是为至要！

第16军军长李韫珩这才紧张起来，和第49军军长王铁汉一起率部向马当守敌波田支队发起攻击。钢筋水泥一级战备工事，落到日本人的手里，中国军队想再要回来，无异于与虎谋皮。军委会传令严惩马当守备失职人员，李韫珩被撤职查办，薛蔚英被判死罪，连苦守长山的各级军官都一一关了班房，后以蒋、陈的战时嘉勉电为证据脱免。

波田支队以马当要塞为依托，和5月15日才编成、7月初匆忙投入华东战场的第106师团互为犄角，沿长江南岸直取彭泽、湖口。彭泽刚刚占领，驻防湖口的李汉魂第64军在陈诚的严令下，向彭泽发起了反攻。

宫崎说，一支强大的敌军从昨天开始进攻彭泽，来势不小，今晨战斗仍很激烈。师团准备派昨夜刚登陆的第145联队袭击敌侧后，将敌围歼。眼下正在部署进攻。彭泽城西敌我胶着，司令官不宜于前往。松浦师团长和波田支队长在彭泽指挥，是否请司令官在此稍等，以便将各队长召集到这里来。

冈村略一沉吟，说："啊，还是我到二位兵团长那里去吧！"

冈村就是这里的天皇，金口玉言。秋山少将这回极干脆地冲勤务人员大喝一声："出发！"

汽车轰响，战马嘶鸣。在白崇禧曾经划定薛蔚英直援马当

的江边驿道上，冈村骑着一匹火焰般的蒙古白额马，前面是开道的汽车，四围是贴身将佐和警卫，雷鸣疾雨，向西滚滚而去。

经过一个野炮阵地，炮身旁散乱的空炮壳似还冒着蓝烟，战斗刚刚结束吧。一支日军步兵队伍举着军旗成纵队向前行进。他们可能发现这群车马森严的人物一定非同一般，甩手甩脚地认真表演起来。冈村的目光在这些似乎还很天真的士兵身上重重地扫过，好像在寻找他失散已久的亲人。

熟悉而又陌生，相像而又有别……

他从东京出发的时候，来偕行社新馆看望他的人常谈起日军攻占南京后的大屠杀暴行，愤慨的，遗叹的，忧虑的，怀疑的，以为正常的……各种心情都有。他有些奇怪，怎么东京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杀？竟还街谈巷议？板垣陆相的命令《限制自支那返日军人言论》是对的："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

他对南京大屠杀事件心存疑窦。到南京上任后，发现国际舆论的谴责全都是事实。于是，他提出了个"讨蒋爱民"的口号，作为训示标语到处张贴，能起多大作用，恐怕只有天知地知了。

冈村自任小队长参加桦太日俄作战和任大尉率部攻打德国在中国青岛的领地，自以为军纪严明。眼前的官兵，军容依稀如旧，情景诸多相同，毕竟时过境迁，风纪真的堕落了吗？

彭泽县城内一座宽敞的宅院里，第 106 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和 7 月 4 日勅命荣升中将的台湾旅团（波田支队）长波田重一及各联队长听说冈村司令官驾到，如临大敌一般，片刻的窒息中竟有一人的战刀失手倒在地上。

冈村是一个特擅长表演的人，在什么场合扮演什么角色，可以说炉火纯青。他大大咧咧嘻嘻哈哈地和这些很是拘谨的部下

拍肩拉手，欢笑一团，像是一伙称兄道弟的绿林响马。

午餐的酒宴办得很丰盛，当地老乡虽然逃亡一空，留下的都是些穷苦人，但五谷六畜是带不走的，所以，大鱼大肉有的是。冈村已是满腹中国的珍馐美馔，但此刻有幸入席的大多数肠胃只装过日本料理。觥筹交错之中，刚登陆的本山武雄和内海畅生两位少佐已玉山欲倒。贫瘠窄小的土地，使单调的日本饮食只得向精致发展。如此一二十大碗的排山倒海之势，真叫人目瞪口呆。

炮声隆隆传来，感觉到大地的颤抖。

冈村传令:“请御赐神酒!”

“天皇万岁!”有如刚刚打家劫舍满载而归的山大王聚义厅，吼叫声淹没了炮火的轰鸣……

冈村来到江北潜山第6师团指挥所时,又是另一副面孔了。

第6师团是参加过日俄战争的老牌部队之一，也是去年攻占南京突破中华门的主力部队，当然也是震惊世界的南京大暴行的主要凶手。这支部队没有触犯军风纪的恐怕凤毛麟角。

冈村沉着脸，在新上任不久的稻叶四郎师团长和牛岛满旅团长的陪同下视察营区。前师团长谷寿夫因世界舆论的谴责，被迫回国叙职。这位稻叶君，和这支部队一起是南九州谷寿夫的同乡，貌似忠厚心地桀骜，能约束自己的部队既完成作战任务又不蹈南京之覆辙吗？稻叶四郎说请冈村司令官给部队训话，冈村也确想大讲一下自己发明的“讨蒋爱民”方针。

黄昏时分，各团队长和师团司令部职员被集中在营区的一块平地。因为连日阴雨，官兵们满身是泥，一动不动地站着，像一列列土偶泥雕。冈村的目光从他们脸上旋风一徉的扫过，准备讲的话到了嘴边，突然觉得不合时宜。

这是一群来自特殊地区的部队。南九州，朱印船的始发港，

落魄商人沦为海盗的天堂；岛津氏、西乡隆盛的桑梓，一片最富冒险精神的土地；最下流的无赖恶棍可能是战场上最能完成敕命的视死如归的士兵……

冈村知道他此刻最需要的是什么，于是念头一转，满怀激情地历数起第 6 师团的"英雄"业绩来，从上海说到南京，从徐州说到合肥，仅闪过了江东门的大屠杀"壮举"。末了，他提高嗓子，拖腔拉调地加重语气，似面对着千军万马的长篇报告："皇国的勇士们！我们这次攻占武汉之重大任务，兵力不足，因此，我希望，我们第 6 师团，单独攻取江北，直接夺取武汉！……"

"哗——"每一个满身都是泥的人同时拍起巴掌。

工兵联队的野村中尉后来在以军功受奖时说："军司令官阁下在潜山指示，说攻占武汉由我们第 6 师团完成，我们听后士气大为振奋！"

其时，攻占武汉的部署，冈村自有打算，他知道这样的话最受部队欢迎，也最能刺激部队的战斗意志。

这晚上，他住在了潜山，顺口问起部队的军风纪情况，稻叶老实地告诉他，还是不断发生强奸等违纪现象。冈村叹了一口气，不经意地自语道："八格牙鲁。"

他想起了"慰安妇"的事。僧多粥少，且随军艰难……但在进入武汉之前，必须请大本营当战略任务来解决。

第二天，7 月 19 日，冈村回到南京，向第 11 军序列的 3 个师团和 1 个旅团下达了作战命令：

一、在湖口之台湾旅团、第 106 师团与海军协同从 7 月 23 日开始，由姑塘攻占九江，以后作向以西之瑞昌、以南德安之作战准备。

二、第 6 师团由潜山西进，攻流太湖、宿松、黄梅，以策应海军沿江一部队及江南陆上部队进攻九江。

三、第 101 师团进至湖口附近，并接替第 106 师团之准备……

从大别山北麓进攻武汉的东久迩稔彦亲王第 2 军还正在紧锣密鼓的调遣之中，冈村第 11 军已急不可耐地要抢上舞台了。

14 虎 来 了

他俩如果乘汽车还行进半个小时，便会在江北的石钟山下不期而遇了。

那一天冈村的飞机从南京起飞时，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的车队在鄂东山区的细雨轻尘中风驰电掣。路口不时出现威风凛凛的调整哨，把红绿三角旗甩得哗哗作响。同时有笔挺站着的军官，不管是年轻的校尉，还是一脸老皱的将军，都像受阅似的向这位少年得志的上将行着标准的军礼。这里是李宗仁第 5 战区第 2 集团军李品仙的防区。

对铺满行路的礼仪，陈诚只在车里举手略为致意，车队并不减速，呼啸而过。

就在昨天，陈诚来到东湖疗养院看望因牙病暂离前线的李宗仁，适值第 5 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也正好在场，对陈诚不无醋意地说：“辞修兄，我们的戏唱完了，现在要看你登台表演了！”

他说的“戏”是指徐州会战。武汉会战蒋介石太倚重陈诚了，功高震主，权重招妒啊。

车队在一个江边小镇停了。陈诚走出车来，在十多员将校的烘云托月之下，向江北大堤走去。

十字小街的集镇。绘制长江的军用地图，不管多大的比例，也要缀上她的芳名：田家镇。

商行栉比，酒旗连目，水陆腆腆，翠袖盈盈，大军风云于此，奢侈的军费粉饰了市场的繁华，人们消受着大战在即的片晌贪欢。

令陈诚颇为惊异的是，清洁卫生的街道环境似乎天外飞来。没有污水，不见痰迹，完全不像自己所熟悉的农村集镇。前田家镇要塞司令蒋必是个有洁癖的人，他的宪兵执勤队一不抓嫖，二不禁赌，就守着一样，谁要往街上拨了污水，或是随地吐了痰，只要被宪兵逮住了，处罚也很简单：当场吃喝下去。一吴姓小少爷骄狂犯禁，竟让特别死板的宪兵们按着头狗式舔痰，折腾得大病一场。时隔五六十年了，81 岁的田荣洪老人向笔者讲起那段往事，还心有余悸："那个蒋司令，可是惹不得呀！人家吴少爷万贯家财，答应罚多少钱都认，可那老蒋就是不依……"

陈诚登上江堤，抬眼一看，不觉猛地一怔。刚才在堤下看见的一座山，好像在江北的，原来它在江南啊！

半壁山，你就是著名的半壁山！

犹如半截石壁，直直地耸立在对岸，把长江挤塞得近在咫尺。狭窄的江水白浪翻卷，拧成一片片几十米方圆的漩涡，滚滚东去。

他长时间的一动不动。围着他的幕僚们——第 11 军团长兼田北要塞指挥官李延年、军团参谋长赵家骧、师长郑作民、施中诚以及自己的亲随参谋长施北衡、副师长柳际明、参谋处长刘云瀚等，大气不出地陪着，像一组历史故事的军人群雕。

他抬起左手，接过刘云瀚早准备着的望远镜。对岸石壁上“铁锁沉江”四个擘窠大字，赫然触目。

80 年前，太平军燕王秦日纲在此重兵列阵，准备迎击正在洞庭湖日夜训练的曾国藩水师。秦日纲在江面横贯四道铁索，七道篾缆，将浩浩长江拦腰裁断，形成封江之势。曾国藩湘军至此，于炮火横飞之中，战船盈江，以巨炉锤錾。熔索断链。一时间，炭焰红天，金声江满，响彻霄汉。只有这无语东流的千古大江，才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恢弘的战争奇观。曾国藩的湘军将领彭玉麟大破秦日纲后，在此勒石铭勋，半壁山因此而风雅长江路。

千寻铁锁沉江底，万里波涛浮战云。两岸当年太平军的炮台经过重新施工,热兵器时代的炮兵阵地布满大江两岸的山头。江北的李延年第 2 军和江南的霍揆彰第 54 军组成的田家镇要塞，在第 9 战区、武汉卫戍区的序列下，将成为日军不可逾越的天堑畏途。

马当要塞失守后，近藤的海军扫除马当附近水域 590 余颗水雷，于 6 月 28 日启开长江水道，一步步近逼九江。田家镇要塞如果重演马当故事，武汉外围的长江防线就无险可守了。

田家镇要塞司令部设在江边的吴王庙里。

三重大殿，金碧辉煌。前有大戏台，后有僧斋院。天井放生池据说可通江海，正殿吴王偶像气宇轩扬。本地人讲，蒲松龄《聊斋》里的乌鸦美女小青，就是这庙里吴王的奴婢。最早的庙很小。有一年四川人放排经过这里，木排总在半壁山下游移，风高浪险，辗转不行。四川人来到吴王庙里，许下大愿，说如果排行顺畅，愿再造金身。第二天，果然空明晴好，波澜不惊，四川人正待发排，突然间，虎口粗的排缆咔嚓绷断，留下一乘小排，不多不少 360 根木头。四川人请田家镇三老以此为

资，建造了现在的吴王庙。

当然，这所大庙已无复存在。1957 年大跃进时，被拆去盖了公社的粮仓，只留下几块柱石，一堆瓦砾，让没有出息的落魄文人在此临风吊古击节浩叹……

在第 57 师师长兼田家镇要塞司令施中诚的引导下，陈诚等来到大庙东厢房作战室。军参谋长赵家骧少将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简练地介绍了各部防务后，陈诚不动声色地说："武汉保卫战的方针，诸位已经清楚。因武汉附近的湖沼地带不适于我大兵团机动和防御，我军只有在外围利用山川地理之优势与敌决战。田家镇要塞乃我武汉门户，我想各位是明白利害的。马当固守不力，领袖万分生气，"他突然提高嗓门，猛地喝问，"薛蔚英能辞其咎吗？！"

大家都知道，那位已按军法收监的黄埔一期生，据说与这位时下蟒玉缠身权倾朝野的战区司令长官交情不薄哩。

第 9 师师长郑作民用余光看看施中诚，发现这位面善老辣、城府颇深的保定九期中将师长，两腿在微微抖动。

陈诚的婆婆嘴是有名的，"一点一点再一点，其次其次再其次"，不厌其烦。此刻却出人意料地仅丢下这一声雷霆般的喝问，和谁赌气似的拂袖而去。

当天下午，陈诚从小池口过江来到九江，在第 2 兵团总司令张发奎上将的陪同下，视察九江战区的防务。

九江市笼罩着浓郁的战争气氛。柏油马路被挖得体无完肤，每个路口都设置着铁丝网、沙袋等作战工事。许多居民房屋的屋顶和墙上刷着鲜艳的星条旗、米字旗等旗徽。西天圣主在九江的仆人——教会组织，大发中国人的国难财，说涂上外国国徽，日机就不会丢炸弹。每买一个版权 50 至 100 元法币。街上除了头戴宽边钢盔身背斗笠的粤籍官兵，渺无人迹。唯有租界

内教堂偶尔传来的钟声，惊飞一群群灰色的鸽子，在寂寥的长空久久盘旋。

这晚上，陈诚歇宿在星子县庐山东麓的莲花洞。巡视了整整一天的他，没有半点劳顿颜色，已是凌晨两点了，也毫无睡意，在太师椅上跏趺而坐，对着香案上的地图禅定般的低眉凝思。有文说他在武汉会战中“每天的睡眠时间没有超过两小时的，三天三夜不合眼也是极平常事”，虽有过誉之嫌，但笔者采访过的原第 18 军军长杨伯涛坚持说他的这位老上司“过人之精力确实罕见”。

明天将在这里召开作战会议，应该说是战前誓师啊！可是……第 9 战区 60 余师 60 余万部队，仅九江沙河这一块三四百平方公里的地面就集中了 30 个师 30 余万主力，以天时地利人和之绝对优势，此战应大有文章。但领袖是怎么想的呢?

香案上两端红烛闪闪辉映，照着满纸陈兵布阵的杀机。他这坐相背靠着观世音的莲台，那手持净瓶的女菩萨悄悄地站在暗处，似满心欢喜地欣赏着自己的得意门生。

“唉……”他无声地叹了一口气，胃痉挛似的咧了下嘴，痛苦地垂下鬓发总是光洁修整的头颅。

第二天，第 9 战区师以上主官齐集莲花洞，由参谋处少将处长刘云瀚区分各部作战任务后，陈诚说:“想听听兄弟们的高见”。

第一个站起来的是第 31 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本职以为这个作战部署纯属被动防御，将被敌人各个击破，逐次削弱!一线有退却之心，二线岂有决死之志? ”汤恩伯体魄威壮，声如洪钟，“所以，本职以为必须从整体上以决战态势来运筹策划为时未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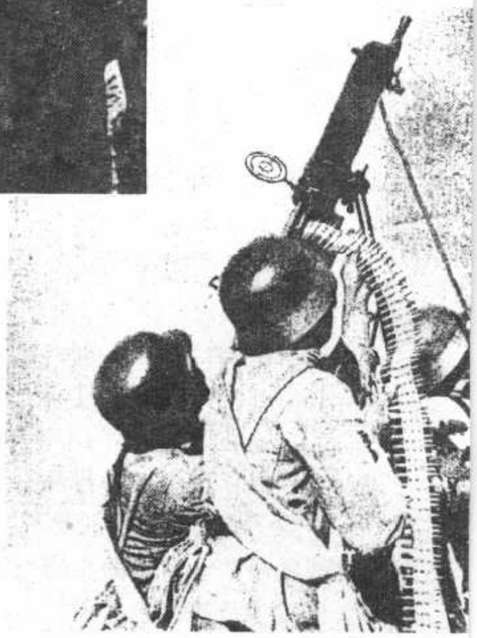
“小弟完全见（赞）成汤总意见!”又是一个虎背熊腰的彪



⇧ 武汉会战期间，我空军与日机在武汉上空展开激战。这是4月19日武汉市民仰头观看空战的情形。

⇨ 中国军队用高射机枪向日机射击。

⇩ 被中国军队击落的日机残骸。





形大汉。霍揆彰，田南要塞指挥官、第54军军长，一口湖南话夹着些让人听不清的字眼，也就显得更加声色夺人，“一线防朽（守），二线防朽（守），三线还是防朽（守）！借（这）个将（仗）太不痛快了！”

陈诚鉴于上海会战中在狭窄的地域与武器装备优良的日军盲目硬拼的教训，此次作战意在利用地理优势节节抵抗，步步设防。他深知九江是守不住的，敌取九江后必沿赣北铁路南下，于是在九江至德安间设立三道防线。但从庐山战区地形来看，以九江为顶点，以修河为底线，正好是一个等腰三角形，愈往南，底线愈长，防守力量将愈是不敷，所以一二线的抵抗应有寸土必争的拼死决战之气概。可是，领袖的战略思想是……

就在陈诚6月14日就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的晚上，蒋介石在武昌广里堤省府行营召见陈诚，指头在自己的股肱战将面前一点一点，语重心长地说：“辞修啊，这个仗绝对不能像淞沪抗战的打法。日军的企图是消灭我国军主力，尽早结束战局。我们的方针是力求战而不决。我们应只以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六十进行保卫武汉的消耗作战，保留百分之四十的兵力作今后持久战的基础。能守到8月13日，或支持到8月底，时间越长越好。”

不可拼得太猛，更不可退得太快，这个仗就特别难打也就特别需要战争艺术。

汤恩伯文武大手笔，与日军作战以来，扬威南口，鏖兵郯城，喋血豫东，历次大战都是力挽狂澜的鼎杠之作，却因种种缘由——总指挥的派系之分吧——而不得经传，蒋门鹰犬中最无良知而最有野心的他，试图此战有所作为也乃人之恒情。霍揆彰赳赳战将，貌似鲁钝而胸有锦屏，内战中风头出尽，上海抗战中也大为领袖垂青。热血忠诚之士，自然以殊死搏杀为快意……陈诚的目光在战将们的脸上一一扫过，都是敢死队员赴

汤蹈火死不旋踵的耿耿情色。

“张总司令，”陈诚很客气地低声问身边的张发奎，“你呢？”

张发奎要站起来，被陈诚拽住了。

“兄弟完全与克勤、嵩山两将军心情一样，”张发奎的口音粤味很浓，但吐词铿锵，“力主在此与日军痛痛快快决一雌雄！”

陈诚淡淡一笑，叩案叹道：“君等痛快，整个大局就不痛快了！”他清了下嗓子，开始不紧不慢地阐述他的“三线布阵、交替防守、轮流歼敌、步步为营、层层抵抗”的战略方针。

陈诚的“婆婆嘴”又开始了，对此次作战中的方方面面仔仔细细地叮嘱起来，整整唠叨了三四个小时。将领们正襟危坐，全神贯注地听，特别是像霍揆彰、俞济时、黄维、彭善、吉章简、罗奇、张言传、李芳郴等体系中人。

洞外不时传来飞机的轰鸣和爆炸声。日飞机这几天发疯地轰炸九江一带国民党军阵地，而国民党军空军自马当失陷后，也加强了对日军长江舰队的攻击，50余批轻型轰炸机计220余架次，炸沉炸毁近藤英次郎舰船10多只。近藤一再请求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及长谷川清中将和航空兵团司令官德川好敏中将尽快摧毁中国空军的汉口基地。隔三差五的武汉上空空战，也就成了二战期间中国战场的特殊景观。

15　空战奇观

蒋介石1937年12月5日离开南京辗转来汉办公，日军飞机紧步后尘，于1938年元月4日便到了武汉上空。也从这一天起，武汉三镇市民告别了往日深居中南腹地的安全感，切身体会到自己的家园已不再是大后方而成了战争前沿。

隔了一天，日机第二次光顾武汉。前天日机还小心翼翼行色匆匆的样子，十多架驱逐机和轰炸机只在武汉上空转悠了几圈，撂下炸弹扭头就走。这次动了真格的。70 多架日机布满天空，编着队超低空飞行，不可一世地盘旋一周之后，开始投弹扫射。这些横行中国领空的大和武士，飞机低得紧贴着屋顶，机身上的红巴巴徽记鲜艳耀目，又像妖物的独眼使人恐怖。

飞机声机枪声爆炸声填满了武汉三镇的空间。江无帆影，路绝人迹，上下翻飞的日机像一群亢奋的苍蝇围着一具巨兽的尸体狂欢起舞。武昌粮道街文学中学学生刘裕绥和一位同学躲在一幢三层楼的窗后，小兽般的颤抖觳觫。那同学胆子大些，把下巴搁在窗台看稀奇。一架日机正好紧沿着三层楼房的屋檐飞翔，发现了这颗天真的少年头，笑眯眯地扣动了扳机……这一天 100 多人遭此无妄之灾，连蒋介石的珞珈山寓所，也挨了日机的炸弹。

由宋美龄一手扶植起来的中国空军，在蒋介石的严令和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的策划下，由空军副总指挥毛邦初具体负责，紧张地部署保卫武汉的空中决战。

毛邦初天马行空，亲到襄樊、衡阳、长沙各机场，将战斗机一律调到了武汉周围。那时，中国自己造不出飞机，全靠美国和苏联的大力援助。特别是苏联，从 1937 年底陆续将 200 多架战斗机通过兰州机场交给了中国。E15 型为双翼，虽然显得老态，但装有四挺机枪，火力猛，且转弯半径小；E16 为单翼，两挺机枪，升高性能比日机还强许多。而由库里申科和拉赫曼诺夫率领的空军志愿队，更是一群骁勇无敌的黄须老虎。这些反法西斯国际主义战士大部分捐躯在中国战场，包括库氏和拉氏。仅武汉的一处墓地，就埋着 15 位俄罗斯热血青年。

从九江、黄石到武汉，沿线的监空电台 24 小时值班。当合

肥、湖口等日军基地飞机起飞时，一有图谋武汉的迹象，武汉三镇的空袭警报便哇哇大叫起来。武昌的南湖、汉口的王家墩等机场的飞机也紧急发动，次第射向蓝天。

第一次大空战发生在2月18日。从这天早晨6时起，皖赣前线就不断传来敌情通报。“敌机转趋衡阳……”、“敌机经鄂东北飞往重庆……”、“又发现敌机30余架……”汉口江汉关码头日清公司三楼上的航空委员会军令厅作战室，毛邦初和他的幕僚们为前线的电报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特别注重军容的毛邦初解了风纪扣，肥大的蒜头鼻子沁着亮晶晶的汗珠。“来了!”这位蒋介石的奉化小老乡倒是一口官话，接过军令厅副厅长张有谷的电报，只瞟了一眼，一拳砸在桌案上，大吼一声，“命令第三、第四大队，准备战斗!”

近40架日机沿着长江优哉游哉地溯江而上，10多架轰炸机在中空翱翔，20多架战斗机升在高空，和前几次一样，像是赴宴的骄客，大摇大摆地目空一切。他们哪曾想到，武汉的天空电光石火，已设下十面埋伏。

驾驶第“十五号”轰炸机的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航空兵科的早川山治中尉。他天天都要写日记的，一天没有打仗一天的日记就没有激情。但他又总怕不测，因为很美丽的当教师的未婚妻已收拾好了香川的新房，等着他回去拜堂哩。他每次出战，都带着千人缝、御赐金钱、护身符咒等吉祥物，希望冥冥中的神灵保护。他歪过头看长江，发现今天的长江不一样，江水像流动的白银闪着炽烈的光。因为天气太好吧，晴空一碧，万里无云。

下午二时许，汉口浮现在眼底了。出发前大队长佐世保大佐瞪着绿豆小眼命令:“我们的任务不是销毁弹药，是以武威逼蒋投降！所以，诸君的攻击对象是支那‘秽多’！是以死亡摧毁

其精神防线！拜托了！”

早川从飞机上看到，人烟最稠密的要算汉口法租界和特三区。但上面不让炸，实在可惜。今天他悄悄打定主意，要在法租界“误”放几弹，看支那“秽多”像受惊的蚂蚁似的东奔西窜，他觉得怪有意思的。

“索卡，”他不觉自语一声。前面高空出现机群，是从重庆返回的高原君他们吗？不好……他隐隐感到，来者大大的不善。

中国空军第 3，第 4 大队分别从孝感、汉口机场起飞，26 架苏式 E15 型战斗机和 27 架美式霍克三型战斗机已在空中磨刀霍霍。

近百架飞机，在武汉上空奔雷走电，绞杀一团。机枪吐着火舌，伤者拖着浓烟，你追我赶，上下翻腾。日机上的红太阳与我机上的白日徽在长空飞旋流泻，划出一条条红色白色的闪电。填满宇宙的轰响震聋了人们的耳朵，武汉的市民们全像失听的哑巴打着手势交流惊恐的神色。

中国飞行员吴鼎臣是昨天才从樊城机场随队飞抵汉口的。起飞前，毛邦初对飞行员们万分期待地说：“同志们啦，敌人的飞机几乎天天来武汉轰炸，武汉是我们的抗战中心，为了鼓舞武汉人民的抗日斗志，委员长迫切希望能打掉日军的嚣张气焰！”

虽然是仓促上阵，但战士们杀敌情切；而日军则大出意料，骄狂惯了又不愿轻易认输，这个仗便打得难分难解了。

吴鼎臣的飞机高度处于劣势。一架敌机——早川山治居高临下，直向他俯冲而来。吴鼎臣已多次空战，不慌不忙开始转弯，作逃跑模样，其实是投饵放钩，设置圈套。早川果然上当，跟在后面想咬住吴鼎臣尾巴。吴鼎臣看敌人已经上钩，来一个最小半径的急转弯，一下子就咬住了早川的尾巴。吴的飞机是

苏式双翼，转弯最是特长。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吴鼎臣扣动了扳机，四挺机枪一齐喷出怒火，早川还在为面前的敌机似蛇一样盘转莫名其妙，就觉得自己的飞机疯了一般，不受驾驭地直向晒甲山撞去。“沙约那拉——”当了俘虏的同伴就听早川牛吼似的叫了一声，不知是向谁喊“再见”。

这一战，吴鼎臣和刘宗武、赵茂生等战友共击落 13 颗“红太阳”，畑俊六进攻武汉的空中先锋第一次吃了个不大不小的亏。

武汉空战的序幕至此拉开，愈演愈烈。4 月 29 日的空战，武汉上了年纪的老人讲起来像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武昌粮道街敬老院段奇章老人当年目睹过这场蔚为壮观的空战奇观。那时她 22 岁，武昌小学的教员，婀娜娟好，很是崇拜英雄，硬是不守闺训，嫁了个当兵的。

“我是眼睁睁地看见陈怀民向敌人飞机撞过去的……”

早在 4 月 20 日，国民党军孝感空军机场一架飞机试飞，突然发现下面有一架敌机通过，当即俯冲下去，将敌机击落。在检查敌机残骸时，一个日记本中记有准备 4 月 29 日“天长节”（裕仁生日）为天皇祝寿而轰炸武汉的重要情报。日清公司三楼又忙得不亦乐乎起来。

29 日一大早，航空委员会上将主任钱大钧坐镇日清公司军令厅，电话与各机场直接联网，他要亲自指挥这场武汉空中保卫战。

作战部署是早就拟定了的，现在只等日机自投罗网。但日机会来多少呢？汉口、武昌、孝感、衡阳、南昌……武汉四围所有的中国空军都严整以待，就等钱大钧的一声令下。

钱大钧坐在为他特设的办公室里，远离尘嚣的寂静之中，操管捉笔，神形悠然地勾画出一行行娟雅而老苍的钟鼎篆文。

“……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

钱大钧据说是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但他一无何应钦的城府，二无顾祝同的军功，三无陈诚的根基，四无张治中的灵气……他能深受蒋的信任,可能仅仅是讷而近仁的品格吧。他不善言词，但讨人喜欢，连白崇禧、阎锡山、陈布雷等各色人物都视他为挚友。两年前“两广事变”，也正是他出面斡旋，才没有弄出大乱。当然，他的勤勉和严谨在出任侍从室主任期间，表演得淋漓尽致，成为他军政舞台上最精彩的核心唱段。他不嗜烟酒酷爱书法的风雅情怀，确乃当时中国将领中不大多见的翩翩儒气。少失怙恃，兄嫂教读和老姊恩育的特殊人生，在他的内心深处早就种下了十方丛林吗?

其实，在那个特殊时代的政治舞台，他自然有他混迹官场的特殊手段。他喜欢赌博，挥金如土，俞飞鹏、林蔚、刘峙等蒋的亲信是他的忠实赌友——送礼和受贿的最绝妙的途径呐——懂了这一窍门，对金钱就不能不留心起来。据说他就在此任期间，捞了一大笔款子，日后被人告到宋美龄那里，蒋介石一怒之下，砸了他的这只金饭碗。

电话铃响。钱大钧放下小楷，拿起话筒。空军副总指挥毛邦初报告，敌机 60 多架已过黄冈上空……

“命令,”钱大钧冷冷地说,“执行第一方案!”他放下话筒，在武汉三镇一片空袭警报的尖叫中，心无纤尘地提起毛笔。

“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

也就在这时，武汉四围各机场一架架银燕直射云天，转场躲窝的轰炸机虽然有些惊慌、但战斗机群顾盼自雄，有如未逢对手的拳王威风凛凛地低空在武汉三镇绕场一周。

被日机炸怕了的武汉人民，自从“2·18”空战之后，亲眼目睹了中国空军的英雄形象，抗战热潮顿时高涨。为了鼓舞士气，中国空军每次临战之际，都这么先在武汉上空阅兵似的隆隆飞过。吴鼎臣对此举大不以为然:“那简直是形式主义!‘4·29’大空战，要是直接升空作战，我们根本不会吃亏!”这一仗他运气不好，被敌机射燃油箱，幸亏跳伞快，从死神眼皮下降落在武昌南湖。

如果吴老听听段老太的，或者看看老舍的文章，便不会大骂形式主义了。段老太说:“一听日本鬼子飞机来了，我们的飞机来了，我们就都往高楼顶上跑，看空军打仗!那时节，只要一打空仗，武汉所有的高楼顶上都挤满了人，乱喊乱叫，为我们空军助威哩!……”被武汉的抗战热情所感染从此不再“孤芳自赏”的民主主义著名作家老舍，这会儿站在汉口总商会的楼上，像天真的孩子一样为空中的拼杀鼓掌欢跳。他在《八方风雨》中写道:“4月29日……的大空战，我们都在高处看望。看到敌机被我机打伤，曳着黑烟逃窜，走着走着，一团红光，落了下去；有多么兴奋、痛快呀!……”

畑俊六和德川好敏太小瞧中国空军了，他们已知“天长节”行动失密，依然按部就班。当然，他们派出了最出色的空中武士和自以为数量也是绝对优势的机群。

日机第一批36架战斗机进入武汉上空，不由分说，向正在低空接受人间欢呼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发起了攻击。吴鼎臣因高度劣势受三架敌机围攻，机身中弹起火……中国空军正危急之时，第三大队赶到，日机立刻乱了阵脚，仓皇应战。这时，东方天际一批一批的日机飞鸟还巢似的涌向武汉上空，“一、二、三、……”楼顶上的人们大气不出，一个个手指伸向天空，念念有词地数，焦迫之情盈于眉间。日军第二航空大队倾巢而出，

69架之多，在佐世保的亲自率领下，大有将中国空军一口吃掉之势。

“哇——”有人带着哭腔的欢叫，“来啦——”

南天远方，麻麻点点似一窝黄蜂，驭着沉雷滚滚而来。

苏联志愿空军战斗机大队，按钱大钧的部署，在老将拉赫曼诺夫的率领下，急驰武汉上空；一朵朵菊花似的白太阳天女散花般的分开——要给日机致命一击。

一时间，一二百架飞机在武汉的天空搏绕绞杀，马达声、枪炮声、呼啸声、爆炸声……使“2·18”空战显得冷清多了。识别敌我飞机就看飞机上的徽标。段奇章看到满天的红色的白色的太阳在飞旋……

“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须陀洹名为入流……”日清公司楼上，钱大钧似乎置身梵境，笔法清丽地写着，对疯狂拍打房屋般的震撼充耳不闻。

这一战出乎畑俊六和德川好敏预料。一架架日机拖着浓烟陨星般地划过长空，栽向天际。“一架！又一架！……”白衣绿裙的少女段奇章和老师们站在青山下的一栋平顶楼上数被打下的日机。“坏了！”她喊，“我们的飞机受伤了！”是的，四大队飞行员陈怀民在击落一架敌机时，受另一日机攻击，来不及躲闪，被敌机击中，一颗玉白的太阳正在往下坠。

“拉伞！”段姑娘着急地嚷。可是，那架飞机却突然仰首升空，再往下俯冲，瞅着刚才向自己开火的敌机直直地撞去——段奇章看到的是一红一白两颗太阳飞速地迎面相扑……“轰！”两架飞机凌空爆炸。

“哇——”段奇章捂着脸，蹲下身子，号啕大哭起来。

空战整整进行了30分钟。天空没有了轰响，地上一片欢呼的时候，张有谷轻捷地走进钱大钧的办公室，抑制着兴奋，双

手呈上战报：“主任，战斗胜利结束，共击落敌机 23 架……”

“嗯，”钱大钧放下笔，站起来喃喃地说，“报告委员长去……”他一阵晕眩，跌坐在椅子上。

戎马倥偬之中，钱大钧总想把《金刚经》篆写出来，但未能完成，据说到台湾赋闲后，才了却夙愿，已是 82 岁的耄耋之年了。

5 月中旬，钱大钧异想天开，筹划空军飞临日本本土上空，投放“宣传弹”。17 日，他把任务交给 14 中队徐焕升等 8 位技术和精神都过得硬的飞行员。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亲切接见了 8 位勇士。18 日，徐焕升等从沦陷区隐秘的丽水机场加油后起飞，直航日本东京、大阪、长崎等地上空，投下呼吁和平反对侵略的“纸弹”，从精神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者。

畑俊六和德川好敏不能服输，也不可能服输。长崎、广岛两大军工基地日夜灯火通明，流水生产线上的飞机一架接一架投入中国战场。5 月 31 日、6 月 15 日、7 月 16 日、18 日……19 日下午，就在冈村宁次煮酒彭泽、陈诚戎机九江之时，武汉的天空正经历着又一次近代化的殊死决战，三镇的楼顶，依然人头蚁动，为高入云空也迫在眉睫的搏杀悲欢啼笑，如癫如狂……

16　九江，只堪一击

陈诚眼中的庐山战区“等腰三角形”的顶端九江，负责防守的是第 29 军团。军团长兼第 64 军军长李汉魂将这个“顶端”的顶点——九江江防，交给了新编入序列的预 9 师。师长

张言传少将，军界多以为是陈诚心腹。黄埔二期生，第 11 师旧部，从北伐战争、中原混战到江西“剿匪”，他确乃紧跟陈诚得飞黄之快。更要害的是，这张言传可能似乎有恃无恐，很有点目无千古、忤上抗命的骄狂不羁。瞧，人家军团长李汉魂将作战任务区分后，夸奖预 9 师哩，他竟嗵地站起来，黑着脸法庭辩论似的振振陈词:“军团长言过其实了! 我预 9 师官兵素质优良我不否认，但其协同作战之精神尚待考验! ……”

这是九江南郊十里铺一座祠堂里,第 29 军团团长以上主官 30 余人齐集于此，由军团长李汉魂部署九江保卫战。李汉魂将九江东侧鄱阳湖西岸的防御交给自己的嫡系第 155 师，九江市江滨正面防御由张言传预 9 师承担。

继马当之后，九江的战略地位自然非同一般了。矮小精瘦、一脸风霜老皱农民憨厚像的李汉魂，其实心窍玲珑得很，深谙其中利害。他将张言传摆在“等腰三角形”的顶部，可见其用心之良苦。他使出这一绝招后，满带感情地说:“兄弟为什么把本次作战最艰巨最重要也最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预 9 师呢? 兄弟认为，该师虽是抗战开始后的新编部队，但官兵素质优良，军官多是军校分来的优秀学员，士兵也多是荣誉军人，是战斗力最佳的一个师! 兄弟相信……”他还要给预 9 师戴更漂亮的高帽子，并非傻瓜的张言传实在忍不住了，跳将起来……

“所以，我师初次临战，就不应当此重任!”张言传放完大炮，怒气冲冲地坐下去。

“对嘛,”如此将校济济的大场面，李汉魂的风霜老脸皮波澜不惊，依然笑眯眯地，“给你们这个任务，就是最好的考验机会嘛!”

“你这样做是保存自己实力，牺牲非体系部队!”张言传又站起来，挥着右手食指，似在教训对方。

“不能这样认为嘛，”李汉魂一点也不生气，“兄弟的实力就是预 9 师嘛……”

遇到内功如此之深厚的老将，张言传也只好自认晦气。不过，张言传性情暴戾，不好驾驭，可一旦定下方策，便严行不苟了。回到市区花园饭店，他对酒桌上的参谋长林震养、团长胡方行、陈玉田、毛岱钧说：“臭老广虽然是个花招，但确实我师表现战力的千载良机，这一仗打好了，一好百好，打砸了，薛蔚英就是前车！”

近藤海战队、波田支队以及第 106 师团，按冈村 19 日命令，22 日清晨便从湖口起锚，扫雷艇开道。炮舰护航，在飞机掩护下，运输船满载南九州的海盗后裔，排江西进，向九江发起了攻击。

飞机在市区低空投弹扫射，那些花钱买来的外国徽记，被炸得飞起满天的彩色碎片；江上的舰炮直轰江边工事，有如定向爆破一般，古建筑锁江楼宝塔在炮火中巨人般地訇然倒下；扫雷小艇工蚁似的满江惊走，引爆的水雷冲起擎天玉柱般的啸声……

九江东郊鄱阳湖西岸姑塘一带山石嵯峨，易守难攻，李汉魂让第 155 师布防于此，其中自有深意。谁知这一带布雷稀少，为 5 月 15 日才编成、刚投入中国战场而急于皇榜题名的松浦师团所垂青。松浦第 106 师团为江北稻叶第 6 师团的预备役官兵组成，大都是些家有妻室的老兵油子，以来饕餮人生盛宴的心态投入中国战场，也急于登陆后发泄人欲的狂欢。一艘艘运输船扔下橡皮筏子，满脸胡碴子的高龄日军形同海盗，下饺子般地往下跳，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以一个联队的兵力，黑压压地汹涌而来。

第 155 师为粤军基干之一，广东穷苦青年“广崽崽”，三个

月前的豫东之战，围攻土肥原时曾一举拿下日军据点罗王寨，军政部长何应钦说：“历次作战未有力攻陷敌人据点者，有之，自此155师始!”李汉魂因此而荣获华胄勋章。这会儿，松浦选错了地形和对手，“广崽崽”们居高临下，顶着敌机和敌舰的火力勇猛射击，子弹瓢泼大雨一般地播种着死亡，南九州的饥狼饿虎们有的如受惊的鸭子，扑打着水浪落荒而回。抢上岸来的在滩头拼了一阵刺刀之后，立住脚跟，以铁丝网扎下阵脚步步为营。

九江江防预9师官兵静伏滨江坚固的钢筋水泥工事里，瞅着敌扫雷艇一个一个地引爆水雷，像在杀害自己的亲人一样焦迫万分又爱莫能助。好在我战防炮偶露峥嵘，将一艘敌舰炸得黑烟滚滚，鼠窜而去；一只扫雷艇被炸得撕成残片，抛向空中后天女散花似的坠下殷红的雹雨。江边的每一个掩体里都发出欢呼的吼叫。

入夜，敌扫雷艇在飞机投掷的照明弹照明下，继续扫雷，一寸寸向江边压缩。

而九江东南姑塘阵地，第155师“广崽崽”蜷在泥泞的战壕梦绕南国春闺的时候，波田旅团高桥大队在夜暗中划着小艇，向湖岸靠近。这是一个暴雨风狂的黑夜，水陆幽暗，天地一色。唯有白浪的涛声给这战前之夜鸣奏着舒展起伏而悲壮的序曲。

“哇——”一声死前的嚎叫，击破了宁静的黑夜。枪声、吼声、爆炸声、刺刀撞击声、粗野的咒骂声、垂死的哀叫声……一时间轰响起来。在一颗颗手榴弹爆炸的烈火有如镭射灯的照耀中，闪烁着一组组刺刀拼杀的剪影，背衬着无穷的黑幕，那形影便高大得直贴在万里云空。

第155师阵地敌我胶着血战之时，松浦师团佐藤大队向鄱阳湖纵深发展，于姑塘以南国民党军预11师阵地顺利登陆，此

处离星（子）九（江）公路只有5公里。预11师也是一支刚成立的部队。只因哨兵打了一个盹，九江防线便宣告破裂。而受命赶来支援的顾家齐第128师，懵懵懂懂地竟钻进了波田和松浦的包围，一触即溃，散兵如涌，不是李觉率第19师拼死撕开口子，顾家齐的漏子可就捅大了。此后不几天，陈诚上报蒋介石裁定，撤销了第128师番号，顾家齐撤职查办——这是后话。

晨曦初露，离姑塘战场直线只有二三里之遥的湖口石钟山上，古寺禅院的二楼外廊站着几个日军指挥官，举着望远镜朝一湖之隔的九江眺望。实际上，湖西岸的两军搏杀，石钟山上肉眼可见。投弹的高扬起一只只手臂，好长时间后爆炸声才姗姗来迟。雨后的晨风悠悠飘来，濡染着浓郁的血腥与硫磺的气息。厮杀声依稀可听，似近在耳际的昆虫之鸣。

站在中间的一个脑门宽大的中年汉子放下望远镜，眯起眼歪嘴一笑，冲身边一个穿军便装的矮胖老头说：“龟田君，今晚我陪你游烟水亭，那是三国周郎大战赤壁前的水兵训练基地。”

冈村宁次，19日于南京发布攻占九江的命令后，第二天就把指挥所移到了彭泽。22日索性一步到位，竟将指挥所推进到湖口，在石钟山古寺一僧房挂上了作战地图。石钟山下就是最前沿步兵哨位。在冈村眼里，中国军队是不堪一击的，“我一个旅团足以击败国民党中央军三个正规师，杂牌部队五个师。”他在日记里这样断言。他将指挥部安在敌我肉眼所见之内，令从本土前来看望他的故执惊异不已。但是，他为老友许下的诺言因张言传预9师的坚决反对而成了空头支票。

23日曙光初露之际，日军中国方面舰队第11战队司令官近藤英次郎中将急不可耐地命令已靠近九江江岸的第2炮舰队加藤荣吉中佐指挥10多艘舰船强行登陆。加藤并不着急，在30余架飞机轰炸九江市区时，集中全部炮火，对预9师江滨工事

进行毁灭性的破坏，然后舰船一起施放烟幕。江面一时间黑雾弥漫，不辨咫尺。只听哗哗水响，20 多只橡皮登陆艇满载大阪武士，在浓烟中向浪井江岸悄悄近逼。实际上，波光的反照，使这些橡皮艇在紧贴江面的哨兵眼里洞若观火。

预 9 师的官兵倒挺沉得住气,一支支洞黑的枪口指着江面。

浓烟沉沉地覆盖着江面，划着小艇的日军像神话中驾着乌云的妖孽，鬼鬼祟祟地翻卷而来。朦胧中的江岸静无声息，似一座天外孤岛的边沿。日军加大划桨的力度，水花飞溅，隐隐传来如牛的喘息。300 米、250、200、150……“打——”团长胡方行一声咆哮，西起龙开河，东至柴桑路，整个江边喷出一条炽白的长虹。七八艘橡皮小艇顿时次第下沉，激起一簇簇不知是朝霞还是鲜血染红的浪花。如此密集的火力是加藤和近藤都没有想到的，令以武威传世的楠木正成的后裔大失体统，一个个跳水泅舟，仓皇奔命。“八格牙鲁!”据说修养本来欠佳的近藤狠狠地刷了加藤一耳光。

冈村闻说近藤攻击受挫,命令由姑塘登陆的各部加强攻势，向纵深推进，沿庐山北麓合围九江。于是，日军的舰炮地炮集中轰向姑塘前线。

此刻，曾想以长江和庐山为天然工事与日军“痛痛快快”决一雌雄的第 2 兵团总司令张发奎上将，亲抵九江东郊鄱阳湖岸边阵地，严令李觉第 70 军、李玉堂第 8 军、王敬久第 25 军于九江东南鄱阳湖一线巩固九江防线。他和王敬久通话刚刚结束，湖上日军 30 余艘舰炮似瞅准了他，炮弹飞蝗般地铺天盖地而来。“丢他妈!”张发奎气得直骂。堂堂上将总司令，土鳖虫般地蜷在掩体里动弹不得，一点也不“痛快”。直到敌炮停止射击，他才爬起来扭头就跑，好不容易跑出了射程，直累得脸白唇乌，瘫坐在地，半天说不出话来。

第 9 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正好这天也带着作战参谋胡翔等从南昌乘敞篷汽车赶到九江指挥，在庐山脚下一茅草屋里刚住下来，日机就来轰炸了。九江方向炮声不绝于耳。吴奇伟得知日军已经登陆，这位慈眉善目有“阿婆”之称的矮个子将军，竟骂了一句很粗野的话。看来九江保卫战已成崩溃之势，张发奎电令各部转进，吴奇伟急令李觉第 19 师于马祖山占领阵地，掩护集团军安全转移，并按陈诚设想的“三线防御”，准备沙河至金官桥阵地的二线决战。

日机总在上空盘旋，不断地扫射投弹。胡翔等参谋人员躲到树林里隐蔽，劝吴奇伟也到树林里去避一下。吴奇伟摆摆手，抖抖草屋上震落的灰尘，在电话里向李汉魂交代着什么。日机的轰炸扫射愈来愈凶，幕僚们怀疑总司令部附近有汉奸向日机指示目标。胡翔跑进去请示他是否转移地方时，发现这位总司令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鼾声如雷。

松浦师团和波田支队一部从姑塘登陆后，李汉魂指挥陈公侠第 155 师、孔可权第 187 师、吉简章预 6 师、赵锡田第 3 师等部顽强抵抗，很出乎冈村的预料；而马祖山李觉一部的阻击，又牢牢地拖住了炮兵的后腿。近藤海战队急于先入九江城抢头功，于 25 日倾全力向江滨防线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

又是烟幕，但加大了效果。刚才还红日当空，一瞬间似月黑之夜。敌以炮火直射前沿，大小舰船在炮火烟幕中同时推进，放下了全部橡皮艇，孤注一掷地向岸边冲来。

44 年前的今天，7 月 25 日，甲午海战爆发。伊东佑亨的舰队一举击溃清军舰队，使这个自以为天下中心的东方大国从此成了世界古玩……如今，伊东的子孙已如蛔虫一样钻进了这块政治腐烂的江河腹地。

在枪炮和手榴弹的爆炸中，百十个敌人在混乱中冲上了江

滨路。“把敌人捅下去!”团长毛岱钧的湖南口音一声长啸。预9 师的官兵们从炸塌的掩体里爬出来，一个个泥头黑脸，形同鬼怪。

“杀——”从灰土里冲出吼叫，没有了爆炸，就一片刺刀碰击的咔嚓声、猛兽搏战的嘶鸣和粗野的詈骂……

江滨这一场白刃格斗从下午四时直杀到太阳西沉，街巷堤面摆满了尸体，江坡汩汩流下的紫血使波涛扶岸为赤，长江镶上了一条红边……

这一股敌人终于一个不留地歼灭了，但龙开河西岸阵地被敌人突破。当敌人怪叫着冲过铁桥，向第 26 团 2 营阵地涌来时，全营官兵在营长率领下，一把把刺刀迎上去，将敌人捅得七零八落。波田支队在马当长山领教过中国军队的刺刀，近藤海战队第一次发现中国也有视死如归的勇士。

这晚，都杀得精疲力竭了，龙开河两岸乃至江滨，静静地空寂渺然。一弯新月挂在西天，几点流萤高低明灭。市区没有一星灯火，如一片阴森的坟地。江波呜呜低语，似娇惯的少妻在向爱人呢喃着可怕的噩梦。江堤上一个人望着江面久久伫立，像民间故事里的钟情者在等待远游不归的亲人。

一个背手枪的小个子走过来，低声但语气坚定地说:“师长，我团今夜要打一个逆击，将龙开河西岸的敌人赶下水去!”

“不了,”张言传淡淡地说,“敌人对我已成东西合围之势，军团长命令我师于明晨 2 时前撤出九江，进入沙河阵地……”

这晚，国民党军全部撤出了九江防线。第 2 天，26 日 7 时，近藤海战队和波田支队进入九江市区。冈村的老友直到离开中国也未能一睹周郎遗风，因九江霍乱流行，瘟疫猖獗，犹如一块恶臭的狼疮，令人退避三舍。

17　黄梅，指日而下

按照冈村宁次 7 月 19 日下达的作战命令，江南日军已于 26 日确实攻占九江的时候，江北日军稻叶师团犹苦战于太湖和宿松之间凉亭河一带，离目的地鄂东黄梅尚有一百多里。仅太宿路要津凉亭河镇头一座小小的馒头山丘，也足足折腾了稻叶四郎三天三夜。

不是第 6 师团刀锋已老，是白崇禧军令无情。

在日军序列里，南九州的兵源组成的第 6 师团以刺杀闻名。师团长稻叶四郎 18 日向来潜山视察的冈村宁次不无自豪地说：“我第 6 师团官兵勇于战斗的精神是所向无敌的！”

这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南九州的通商口岸，同时也是远征异国的战船基地。朱印船上并不全是满载而归的大款，失败的商人几乎全部沦为了海盗。当“锁国令”使远洋经商成为非法的时候，南九州的港湾也就成了海盗的天堂。

汉唐兵学对一个没有国境安危无需军队的民族而繁衍的武士文化，使赔本翻船的商贾沦为海盗、落魄失意的政客变成浪人，野心勃勃的将军民觊觎朝纲，是丝毫不必奇怪的。

南九州便以琉球的海盗、福冈的征帆、萨摩的重臣卓立于日本史册。有趣的是，也正是这片飘零南域的海岛上，成熟了大伴持家和山上忆良。阿苏山下的“南海文学沙龙”培育了一代代和歌巨子。如果说东京风尚是本州文化的缩影，九州人气则是本州与外域苟合的怪胎。民族凝聚的向心力和对外扩张的侵略性在这里都推向了极端。世外人常对日人在熟人面前过分的礼貌和在没有熟人的公共场所粗野至极困惑不解，这正是武

士文化的羊与狼、严谨的修身与疯狂的发泄双重人格两相分流的必须孔道。当这些武士肩负天皇的“勅谕”踏上彻底的“公共场所”中国土地的时候，便像《西游记》里的天遣神物，一念之间便堕落成了茹毛饮血的妖孽，而放荡的饥渴信徒比尘世众生来得更要贪烈。

南九州，这片最富征战意识和侵略性的土地，愈是典型的武士也就可能愈是最凶恶的魔鬼。在第 6 师团所过之地的南京，再灭绝人性的故事也毋庸置疑。

这样一支部队，所过之处难有活着的青壮男子和贞洁的年轻女性，对冈村和稻叶是绵羊天使，对中国人民则是洪水猛兽。冈村所谓“讨蒋爱民”的训示，犹如驯兽员隔着铁栏向噬人虎挥舞教鞭，完全是对牛弹琴。

确如稻叶所言，南九州的武士在以往的战斗中是所向无敌的。但在 6 月 18 日进至潜山后，不得不请示停战休整。流行的疟病使部队减员 2000 多人，连刚上任的稻叶也一度枯萎，靠猛吃奎宁才打起精神。

7 月 22 日江南发起攻击的时候，隔江可闻炮声的稻叶像听音乐似的欣赏着那远天雷鸣般的爆炸，和刚送来的一年轻营妓耳鬓厮磨。他知道防守九江的敌人有卅师之旅，不会轻易放弃；而自己离黄梅仅百余里之遥，以第 6 师团战力，最多四日可下。他还有一个不会明言的小九九：江南的激战无疑会吸引江北的敌人，自己正好乘虚而入，取渔人之利。所以，直到 23 日夜，他才将大队长以上将佐召到师团指挥部，指着挂在帐篷上的军用地图，部署 24 日的攻击。

先头部队为第 11 旅团。这支部队因主攻南京大破中华门并将大和武士的兽性推向极至而臭名天下。旅团长坂井德太郎陪着他的师团长谷寿夫在满城风雨里颇不服气地回国述职。新接

任的今村胜次少将，将门世家，雄心勃勃地抢下先锋大印，在野炮第6联队和山炮第2联队配合下，沿潜太路车鸣马嘶，奔洪裂岸般地汹涌而来。

今村很是窝火。部队出发不久，便在黄铺镇受到敌人侧击。长驱直进，将被敌人切断后路；停兵攻击，敌又有诱入大别山的险着。好不容易将这股敌人彻底击溃，没行进多远，又是一股更为强大的火力沿大别山麓伸延下来……当初从无为桐城西进时，也受过敌人顽强阻击，但都是险要处所，如横山岭、万人岭、皖河等。这次却不然，似乎大别山卵翼下的每一个小土丘，都同仇敌忾地要与他今村厮杀一盘。桃花铺、刘山铺、小池等地，一次一次的激战，到26日中午，已3天过去，今村部队才抵达太湖，行程不足40公里。而谍报传来，江南九江已凯歌高奏，自己西取黄梅必经的太宿公路凉亭河镇，却有敌重兵集结……以温雅儒将张目的稻叶这会儿也沉不住气了，在电话里指斥今村用兵太柔，令他失望。

就在稻叶部署向黄梅攻击的那个7月23日晚上，广济县城梅川镇中心小学魁星阁里，亮如白昼的汽灯下将星云集，一个体格魁梧、戴无边眼镜的白面清逸的中年将军，右手挥舞着指挥棍，在盈壁而挂的五万分之一地图上圈圈点点，南方口音却嗓门威严。白崇禧，副参谋总长、第五战区代司令长官，召集第4兵团及田家镇要塞师以上将领，部署迫在眉睫的江北阻击。

全面抗战使“小诸葛”白崇禧成了国民党军中最忙的将领之一。他身居中枢，运筹于九重高阁；又常常爪泥基层，调理于一线指挥。薛蔚英的脑袋就是因为他隔江有令而掉了的。蒋介石对他的倚重自不必说，云集正面战场的川、滇、湘、粤、鄂、桂……所谓的“杂牌”部队，有他这么一个既有资望、又有帅

才、且口碑不错的人物从中穿珠传檄，蒋介石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这些天第 5 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因牙病疗养武昌东湖，蒋介石和李宗仁请白崇禧代长,他风尘于大别山南北八百里战线，握 23 个军 60 余师，踌躇满志地决心在江北一展须眉。

墙上的地图等高线风云旋绕，地名却多是日本文字。这张地图与此刻潜山日军第 6 师团指挥部里的地图一模一样。当两根同样精致的檀木小棍戳向同一个地名“黄梅”时，些微不同的是，稻叶用力敲打着，似在强令主人开门；白崇禧则顺手画了一个大弧似的问号。

颇具戏剧情节的是，这幅五万分之一的地图竟出自此刻酣睡于江南湖口石钟山古寺禅榻上的冈村宁次之手。

汽灯烧出嗡嗡的响声，李品仙、刘汝明、张淦、刘任、郑作民、施中诚、程树芬等将领，还有广济县长王丹侯、王长勋等军地大员小学生般地坐像端正，静穆中白崇禧的洪音大调抑扬顿挫地概述着日军意图。戴笠的军统确也有几把刷子，日军大本营 6 月 18 日向华中派遣军下达新的攻占武汉的指示,戴笠 6 月 22 日就搞到了指示副本；这一回，冈村 19 日发布的作战命令，21 日就出现在戴笠的案头。

夜空传来飞机声。坐在最前排的李品仙不觉用余光扫了一下蒙窗户的布帘。日机也实在厉害。一个月前李品仙就任第 5 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 4 兵团、第 11 集团军总司令后，威之武之地乘车前来黄梅视察，正经过松山余川镇时，听到有日机的轰鸣。幸亏司机灵活，紧急刹车，拖着李品仙就往一山岩下躲。山那边果然飞来三架日机，将李品仙的车队炸得碎尸万段后才兴犹未尽地离开。

日机的声音彻底消失了，白崇禧的嗓门显得更加磅礴浑重

起来:“……根据敌人之作战部署，我第114、132、138、165、170 师背靠大别山南麓和长河河谷，沿太宿公路两侧截击来犯之敌！第131、135 师于亭子岭、严恭山一带，配合正面战场，主动牵制敌人！第 68 军则于江洲至小池一线，阻敌西进！第15 师于凉亭河镇作纵深部署，不惜一切代价正面阻击敌人!”他讲到这里，目光移向第15 师师长汪之斌，轻轻点了下头，看矮小得似发育不全却眉目清逸的汪之斌猛地挺起瘦不拉叽的胸脯，将檀木小棍往讲台上一扔，降低嗓门，“保卫大武汉，”突然咬牙切齿般地大喝，“死守6个月!”

日军第11 旅团长今村胜治少将自然举步维艰了。

凉亭河镇，一条一字形长街，摆在太宿公路的北侧。街北的严恭山、叫雨尖两行山岭，由望中森然的大别山逶迤而来。镇东南百米开外，孤零零地一峰高矗，虽不甚雄伟，但骄视烟尘，以平畴见高，与严恭山、叫雨尖互为犄角，形成天然堡垒。这座块然不群的小山峰本地叫烽火山。史传南齐永明8年（公元490年)，武帝萧赜就在这里列勇烽堠，兵家历来以为险隘之津。汪之斌将守烽火山的任务交给了3团1营。

当时7岁的谢包和老人对笔者说:“这个部队了不得呀！占了山头挖沟沟打洞洞，忙得很哩！500 多人，山上山下挖，就听铁锹镐头响，没有人声。汪师长来了，往山顶上一站，人不大，嗓门可是大，弟兄们，这个地儿咱们守不守得住呀？”谢老头打着官腔，学汪之斌。“守得住!”谢老头说，“好像整个山都在喊哩。那个部队全是湖南蛮子，不怕死，和日本佬个顶个拼刺刀，我看得的的确确!”他说他那会儿和一个叫玉清的小孩躲在一个谷草堆里，看烽火山打仗。仗没打完，他和老娘往山里跑了。玉清没有跑，被日本佬捉去喂了狼狗。

今村旅团27日天亮后接近凉亭河。这天清晨红霞似血，很快就浓云蔽日，满天阴霾。日军已侦知烽火山一带为国民党军主阵地，首先以飞机投弹扫射，紧接着远程大炮进行狂轰滥炸。约15分钟的火力准备之后，烽火山以及附近的严恭山、叫雨尖似发过大火似的，树断草枯，一片灰烬。凉亭河镇也罹鱼殃之灾。日军的进攻开始了。

主攻部队第 13 联队长中野英光大佐趴在两里外一栋瓦屋的房顶上，举着望远镜朝这边观望。当日军离烽火山100米左右时，烽火山上、中、下三层火网同时撒下，中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萨摩武士一片片地倒下。他举起战刀，向身后哇哇大叫，请求炮火轰炸烽火山。也用望远镜瞅着战场的今村胜次更是狂怒，命令将烽火山夷为平地。

日野炮第6联队和山炮第2联队一条条黑色的钢管，齐齐地指向了那座顶部只有两百平米的山丘。爆炸声开始了，浓烟烈火埋葬了千古一战的历史烽燧。不知轰炸了多少时间，当黑烟像乌云一寸寸缓缓地离开地面，烽火山重新出现的时候，谢包和的心脏猛地一颤：啊？！烽火山变得面目全非，黄黄的一个大堆土，像一个新坟包。人呢？500 多个湖南蛮子呢？那就是他们的坟？他突然想哭。

日军的进攻又开始了。面对那个已经是个新坟了的土丘，血洗过南京的海盗后裔们摇晃着小太阳旗，怪叫着直冲过去。“砰!”土丘上发出枪声，紧接着，土丘爆炸似的轰鸣起来……

日军的进攻又告失败。

今村胜次再次命令炮兵的时候，没有发脾气，只是有气无力地说，给我把那个土疙瘩从地球上抹掉。

这一次轰炸后，谢包和觉得烽火山矮了许多。这回湖南蛮子是没得活的了，他不想哭，就想着气，他觉得这仗打得他妈

的太不公平，日本佬就知道打炮。

面对一个被炸得矮了许多的小山丘，日军反而像在摸石头过河一样，弯着腰，一步一步地鹤行鹭走。烽火山已经死了，静无声息……谢包和眼珠子瞪得溜圆，心跳得嗵嗵地。没有声音，没有动静，什么都没有。湖南蛮子死光了，这仗没打头了。看日本佬已经上了烽火山，向后面摇小太阳旗，他突然想打呵欠。就在这时，只听猛地一声大吼，黄尘飞扬，烽火山骤然膨大，陡高七尺，似一只巨大的雄狮抖着鬃毛站起来，仰天长啸……“杀——”吼声中刀光闪闪，手榴弹炸出山脚下一圈银光。拼刺刀的钢音在谢老汉听来，像无数个铁匠铺锤砧叮当。

严恭山第135师苏祖馨师长得知汪师吃紧，急令第805团发起反冲击，直插中野英光侧后。中野来不及添油战术，慌忙收缩。以刺刀闻名的南九州武士在血战中败下阵来。

大别山下夜色中号枪传响，国民党军频频出击，今村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便严加守备，但祈天明。而烽火山的勇士们连夜大兴土木，将表层已全是酥土的古烽堠重新穿上钢铁的战袍。

28日激战一天，汪师在林赐熙第131师和苏祖馨师有力配合下，烽火山岿然屹立。今村胜次没能越雷池一步，战线南移，29日向刘汝明第68军阵地攻击前进。第68军西北燕赵豪杰，军长刘汝明由冯玉祥一手拔拽起来,中原混战时冯部多出宵小，临阵倒戈，独他未弃旧主，还算得一个重义轻利之士。早在长城抗战时，他便亲率手枪队一线督战，活捉日军大佐，扬威罗文峪。这次刘部设防于沿江湖沼地带，虽部队水土不服，疾疫难耐，但一声令下，群雄争先，人人一把大刀，直砍得今村胜次碰了一鼻子灰，趸回头来转攻烽火山。

稻叶四郎再也憋不住了，30日早晨发动攻势前，令留作

“王牌”保底的第 36 旅团投入一线，协助第 11 旅团务必拿下烽火山。第 36 旅团旅团长牛岛满少将，是第 6 师团屠杀南京后唯一仍留在第 6 师团的高级将领。而他手下的南九州武士，一个个更是杀人魔王。其第 45 联队中队长田中军吉大尉，高举“助广”军刀的照片上过许多画报。他以砍下 300 颗中国人头的“神军”壮志，疯狂了那片小岛的军人崇拜。

据说牛岛满以干练和冷静著称，日后曾当过士官学校校长，以第 32 军中将司令官显位切腹于冲绳岛上。但他此刻一点也不冷静，刚过田铺，进入今村防地，便发出攻击命令，大有先入咸阳的势头。今村也急了，匆匆发起全线冲锋，一时间，日军黄流滚滚般地直涌而来。

这一场血战，烽火山上的勇士们人人刺刀见红，也人人都倒了下去，从营长到小兵全在和敌人厮杀中战死。500 英雄之血，使烽火山为之色变。谢包和老人说，第二年烽火山上长出了一种黄叶小草，到七八月间开很红的花，听说这种花湖南很多，此地还是从这时候才有的……

面对倾锋而进的日军，第 31 军军长、弄兵颇有招数的桂系主将韦云淞令所部第 131、135 师后撤。负责掩护部队和群众转移的第 135 师某连，佯示主力吸引敌人，在战斗中除连长重伤昏死外全部阵亡。连长醒来后，发现全连仅自己一人活着，悲愤万分，拔枪指向脑门，大哭一声：“弟兄们……”扣动扳机，追赶他的战友去了……

稻叶沿途经过大大小小 290 余战，直到 8 月 2 日才接近黄梅，但又遭到覃连芳第 84 军在大洋庙山口的顽强抵抗，而刘汝明第 68 军在双河口、柘林铺、渡河桥、苦竹桥及黄梅城郊下河桥、鲍家山等地与他步步纠缠，进入黄梅城内又是一场激烈的巷战。稻叶在沿江舰队的配合下，费尽移山心力，8 月 4 日终于

在黄梅城头挂起闪烁着 16 根红线和 16 根白线中间有太阳的海军陆战队旗。

第 6 师团 8 月 2 日激战于黄梅郊野时，稻叶就令作战主任参谋秋永中佐向冈村宁次拍去了攻占黄梅的“捷报”，但时至如今，仍不见冈村回电嘉勉。秋永一急之下以飞机吊筒给陆大同学、军作战主任参谋宫崎周一大佐发去一信，严词质问道：“我师团……历尽艰辛，不惜牺牲，完成占领黄梅使命，军司令部竟无任何反应，是何道理？”

原来，宫崎已拟好“贺电”，因发报员来不及而没有发出去，让好大喜功的稻叶及秋水等生了好几天闷气。

对冈村宁次来说，占领九江、黄梅，进攻武汉的第一期作战——准备阶段，至此结束。

第五章　鏖兵庐山

18　鄂东乡村的黄昏

晚照归农，鸡鸣犬吠，茅庐碧野，恬淡乡情。

一座绿荫拥翠的小庙门前，三抱合围的古树下坐着两位洁白衬衣土黄军裤的中年人，各摇着一把大蒲扇，欢欢喜喜地谈笑着，像一对阔别老友，聚首在异域天涯。

蒋介石和李宗仁，两位风云人物，因为日本人的撮合，欢娱着他俩短暂而又漫长的政治蜜月。

顶着 8 月的溽暑，蒋介石轻车简从，来到第 5 战区长官部所在地麻城宋埠，看望他的前线将士。

今年的天气实在怪哉，3 月 8 日，已是惊蛰有日万物骚动之时，武汉三镇竟百年罕见的一场大雪，纷纷扬扬地玉砌银装，天下缟素。而这 8 月大暑时节，似乎有意借这中外大脑鹤临云驻之机以扬“火炉”的威名，竟热得乱了章法。大别山北麓室外

的高温高达 43 度，东久迩宫稔彦第 2 军一天中暑 300 多人。热源长江之滨自然更胜一筹。汉口王家墩机场一天正午突然机枪轰响，流弹如泼，原来是高温使子弹自爆连射。

这一年正月初五立春，因为闰八月，腊月十六又立春，似应了那句至今无对的死联：一年二春双八月，人间两度春秋。在五行学家算来，这是个大凶之年啊。

蒋介石和李宗仁的脸上都沁着丝丝汗渍，因和颜悦色倒显得容光焕发的样子。

“德邻兄啊，你这个手术做得很好嘛！”蒋介石长兄一样地看着李宗仁，天伦之乐似的眉开眼笑。

“美国人医术就是高嘞。”李宗仁由衷地说。他刚结束了东湖的疗养，回前线指挥。早在辛亥革命时期，李口腔受枪伤，落牙甚伙，伤愈后常有不适。7 月中旬他在武昌东湖疗养院请一美国人做外科手术，从上腭内取出了一撮黑色碎骨，肿痛霍然消失。

“你还是要注意点”，蒋介石心疼地说，“尽量不碰硬东西。”蒋在西安事变时就已是一口假牙，这两人是同病相怜的了。

蒋介石这种似乎发自内心的对“德邻兄”的怜爱，令历史在此莫名其妙。就是这位“德邻兄”，还有陈济棠、冯玉祥、唐生智、阎锡山等等，都曾向蒋大操其戈，逼得蒋焦头烂额，几至垮台，他居然网罗麾下，配享庙堂，叫后人在此嗤哂皆非。大约，这正是政治舞台的魅力所在吧：愈是凶恶的敌人愈是亲密的伙伴，因为他们都是庞然大物才有资格和共同语言而称兄道弟……

李宗仁大幅度地打着手势，眉飞色舞，讲着什么有趣的故事吧，蒋介石笑微微地听，不时点一下头，很惬意的样子。

其实，蒋介石心里一点也不快活。

九江防线，蒋介石并没硬要死守。就在九江陷落的当天，他未接到前线战报时，还在日记里说："观察敌势，在直接溯江而上，仅占要塞据点而不作野战……余对防守武汉，决不作无谓之牺牲，必须保持相当兵力，待机应用，以作最后胜利之基础。"鉴于上海抗战死打硬拼而部队损失太大的切肤之痛，他不会摔跤在同一个路口。然而，九江丢得太快，又叫他不能接受。这是一场以地域换时间的战争，自己所怙恃的一是兵源的优势，二是辽阔的国土。没有寸土必争的决心，再大的疆域也经不住败家子的挥霍。第 2 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太叫他失望，九江防御战竟连号称"铁军"的第 4 军兵不血刃就弃城失地，而且是败在一个据说刚刚新编成的二流师团之手，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于 7 月 31 日电令张发奎离开前线，算是革职处分也罢："南浔方面的军事即日起由薛（岳）、吴（奇伟）两总司令负责主持，张总司令发奎即行调回可也。"

张发奎写了一个详细的检讨，又有陈诚为他说项缓颊，称九江撤退是自己的命令。看在北伐老将的情面，蒋介石也不好严究。可怜预 11 师和第 128 师，被取消番号，当了张的替罪羊。张发奎日后在回忆录里对此事耿耿于怀，颇有微词。诚然，一个雄心抗日的爱国将领亲提王师击鼓上阵，刚与宿敌交手就被缴了家伙，是有些冤枉的。

江北的黄梅离田家镇要塞仅六七十公里，日军已酣睡于卧榻之侧了。

这几天江南日军又发起了新的攻势，江北日军似为守势。其实，畑俊六和长谷川清于 7 月 31 日已于军舰上达成协议，将集中海空兵力，配合第 11 军和正在集结的第 2 军进攻武汉。本来，6 月底公平中佐按畑俊六的意见，回东京大本营达成共识：鉴于长江流域高温，决定待秋后 9 月再发起攻击，此之前应加

强政治诱降。但日后爬上海相高位的及川中将坚决反对，认为夏季汛期正是海军配合陆军作战的最佳时机，秋后枯水季节乃海军用兵之大忌。畑俊六拗不过及川，只得和及川签订《关于攻占汉口作战陆海军协定备忘录》，其“要领”为：

> 1. 华中派遣军以第 11 军由扬子江方面，以第 2 军由大别山麓方面进行作战，在攻占武汉地方要地同时，尽可能大量消灭敌人。在此期间，航空兵团进行空中作战。
>
> 2. 中国方面舰队以第 3 舰队进行扬子江的溯江作战，在击败当面之敌的同时，占领水路，协同陆军攻占武汉。在此期间，航空部队进行空中作战。……

按照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从 7 月 4 日下达、后来又有所调整的所谓第 133 号“大陆令”，参加武汉会战的部队序列已达 20 余师团：

华中派遣军	司令官	畑俊六	大将
	参谋长	河边正三	中将
第 2 军	司令官	东久迩官稔彦	中将
	参谋长	町尻量基	少将
第 3 师团	师团长	藤田进	中将
第 10 师团	师团长	筱冢义男	中将
第 13 师团	师团长	荻洲立兵	中将
第 16 师团	师团长	藤江惠辅	中将
骑兵第 4 旅团	旅团长	小岛吉藏	少将
野战重炮兵第 5 旅团	旅团长	内山英太郎	少　将

战车第 7 联队	联队长	岩仲义治	大佐
海军陆战部队	司令官	铃木信治	少将
第 11 军	司令官	冈村宁次	中将
	参谋长	吉本贞一	少将
	副参谋长	沼田多稼藏	少将
第 6 师团	师团长	稻叶四郎	中将
第 9 师团	师团长	吉住良辅	中将
第 27 师团	师团长	本间雅晴	中将
第 101 师团	师团长	伊东政喜	中将
第 106 师团	师团长	松浦淳六郎	中将
台湾旅团（波田支队）	旅团长	波田重一	中将
石原支队	支队长	石原常太郎	少将

海军第 3 舰队（舰艇 120 余艘） 司令官 长谷川清中将（兼）

土师池海军陆战队

战车第 2 联队（福田）

町九机械化兵团

野战重炮旅团

直辖兵团

第 18 师团	师团长	久纳诚一	中将
第 116 师团	师团长	清水喜重	中将
第 15 师团	师团长	岩松义雄	中将
第 17 师团	师团长	广野太吉	中将
第 22 师团	师团长	土桥一次	中将

航空兵团（飞机 3－500 架）

	司令官	德川好敏	中将
	参谋长	寺本熊市	少将
第 1 飞行团	团长	寺仓正三	少　将

第 3 飞行团	团长	菅原道大	少将
第 4 飞行团	团长	藤田朋	少将

冈村第 11 军虽然已夺取九江、黄梅，但还仅仅是武汉会战的序幕。东久迩第 2 军计划集结于合肥。原投入徐州战场准备取平汉线南下的第 3、第 13 师团早已收拢在合肥附近；由于黄泛区的出现和道路被破坏，从华北调驻河南永城、柘城的第 10、驻开封的第 16 师团，其步、骑兵在泥泞里泥石流般地南进，重装备正由青岛海运入长江至安庆上岸，沿安合公路前往合肥。冈村的第 101 师团已到达湖口，第 9、第 27 师团也正在调运途中。

面对泰山压卵一般的日军阵势，就在前天，蒋介石刚批发了《武汉会战作战方针及指导要领》，对田家镇要塞失守乃至放弃武汉后的游击战都作了部署。何应钦等对大别山地区的游击部队只安排了 8 个师，蒋介石提笔改成了 12 个师。他们不懂：敌后的天下，就是未来的天下，决不能落到“他们”手里啊。

九江和黄梅在日军的指划之中陷落，对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不能不蒙上一层阴影。前天由汪精卫主持召开的党政军首脑会议上，作出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各院、部、会驻汉办事处一律撤销，限期搬往重庆的决定。令蒋介石不解的是，汪精卫在会上竟大侃“焦土抗战”。就在去年上海会战前夕，8 月 10 日，汉口日租界的日人突然降下所有国旗，拖儿带女，匆匆登船东下。隔江相望的国民党军准尉湛先治等过江来看虚实，发现桌上的饭菜还是热的，都没顾上吃就走了。一艘艘日清公司的轮船刚过江阴，国民党军封锁江阴水道的命令到了，8 · 13 淞沪抗战爆发。有人硬说是汪的秘书卖了国，蒋介石怎么也不敢面对这个现实。后来虽然证实是黄家父子所为，但高宗武的行踪，证明那位兆铭兄实在大不地道啊。可是，狗嘴里能吐出象牙来吗?

“……侵略者之所以勇于侵略，无非是想占领我们的土地，奴役我们的人民。如果他们侵略的结果，所能得到的只是满地尸骸，一片瓦砾，侵略者有何用处？！人人如此，处处如此，侵略者便终于不能不回头！我们必须有这一致的决心，方能向着这一定的方针迈步前进！……”汪精卫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便以舌辩称雄于世。此刻只见他挥舞着拳头，慷慨激昂，俨然舞台上一正气凌霄之士，“所以，为了有效困扰打击敌人，我主张在前线实行焦土抗战，坚壁清野！我主张在武汉着手焦土抗战，把武汉彻底变成一座空城、死城，使入侵之敌无处容身！……”

这位众所周知的“低调俱乐部”主任，明明的假嗓子高调为谁而歌？据说周佛海等人都在计算“焦土”武汉所必需的炸药了。如果不是陈诚等坚决反对，这场闹剧不知如何收场。

只要挥舞起抗战的旗帜就能号令天下吗？！

大概是日军在中苏东北边境挑起的“张鼓峰事件”，使汪对抗战前途有了信心吧。谁不想苏日作战呢？打得越凶越好。但从北方来的情报，似乎日本不想和苏联真打，只是探探虚实而已。日本要打苏联，必须先亡中国。

往年的夏天，蒋介石是在庐山秀峰寺别墅度过的。那里有海会寺经堂大礼堂，有星子军官训练班，逍遥九重而又日理万机，正是人主的悲欢之处。现在九江已是虎穴狼窟，花径谁扫园佛殿，五老三泉哭胡尘！

湖北省政府和军委会计划在河南信阳鸡公山设立行辕，作为避暑去处。鸡公山上有许多西式洋房。多为传教士们的避暑别墅，因战争他们大多回国。山上的空闲洋房略作修缮，并由邮电部架设了双铜电话线，规模相当可观。山间有一座特别精致的别墅，忝作蒋的行宫，但他一推再推，无心享受那清凉世界。南岳衡山也是一消暑佳境，部分军委会的单位如游击训练

班已在那里开课。半山亭改造一新，公路线四通八达，石鼓书院传烛，回雁峰上焚香，蒋介石也不得不屡屡失信于南岳至尊司天王……

汪精卫的表演可不必挂齿，但军事形势实在是太严峻了。

这晚，蒋介石和李宗仁一起，睡在这个鄂东山区的无名小庙里。他几乎通宵未眠。似乎总听到有炮声隐隐传来。第二天一大早，他坐在铺上练完坐功，脸都顾不上洗，叫来随行的林蔚，说:“我总放心不下田家镇和富池口，我再三考虑，我还是去一下田家镇的好。”

“委员长，”林蔚连连摇头，“这恐怕绝对不行！如果委员长不放心，可叫吉甫来这里或武汉。”

“他不能离开的，”蒋介石叹口气，沉重地说，“这样，先给他发个电报，田家镇是不能丢的，是要给我死守的！这个意思要讲明白:田家镇和富池口乃大别山及赣北我主阵地之锁钥，乃五、九战区会战之枢轴，亦武汉之最后屏障……”他的指头在林蔚面前一点一点，似在口授电文。

古树上两只喜鹊像一对新婚早起的小夫妻，蹦蹦跳跳地斗嘴:“佳，佳……”

19　南风里的尸臭

日海军第11战队旗舰“安宅”号迎着一泻千里的清波碧浪，溯江而行。冈村宁次和近藤英次郎走出餐厅，来到前甲板，扶栏远眺。

虽说是旗舰，其实只是一艘800吨的炮舰，专为在长江行驶而建造的吃水浅、平底的河船。虽然其貌不扬，但桅杆上的

司令旗迎风招展，15 厘米口径的大炮仰首长空，很是狐假虎威的样子。

冈村推了下眼镜，嗅一嗅鼻子，似乎品鉴着空气中的气味。是的，悠悠拂面的南风中，有一股火葬场皮肉烧焦的怪臭。凝神听听，抬眼看看，江北青垂柳岸，日照下郁郁葱葱，一片太平盛世的田园风光；而江南隐隐传来远天雷声，天空奔驰匆匆的白云苍狗，似驭着雷劫余生的鬼物妖孽。

九江南线沙河镇、马鞍山、金家山一带，松浦第 106 师团与国民党军薛岳第 1 兵团已厮杀五天五夜。

如前所述，此战早在陈诚预料之中。7 月 25 日陈诚特致电蒋介石说，日军“于九江得手后，拟当以舰队溯江西犯，其陆军则以主力向瑞昌，趋南昌，以有力之一部，最少一师团以上经德安趋南昌，”本战区虽在九江附近已集中 20 余师，“但均注意于沿江沿湖之守备，处处薄弱，敌仍可随时随地强行登陆，又因防广无法控制机动部队，对情况变化每感应付之困难，”特请是否集中兵力给日军一次坚决打击。蒋介石第二天回电表示支持:“决在德安瑞昌一带与敌决战”!

冈村枉有“支那通”的虚名。他只熟识中国军队的素质，却忘了几千年来积累的中国军事谋略是战力之精华。他被陈诚算计得死死地，夺取九江后，果以主力波田支队和海战队西掠瑞昌，而以第 106 师团沿南浔铁路鞭指德安。

薛岳 8 月 1 日受命指挥南浔路决战。他以李觉第 70 军、李汉魂第 64 军、李玉堂第 8 军、欧震第 4 军迎战松浦。

松浦为乙种师团，计 4 个步兵联队，即第 113、第 123、第 145、第 147 联队，每联队 3 个大队。但 147 联队和 3 个大队留在芜湖等地警戒，实际参战的只有 9 个步兵大队。

隔江相望的第 6 师团乃第 106 师团的子弟。第 6 师团拿下

黄梅后偃旗息鼓挂剑藏锋，并不是稻叶又玩什么以逸待劳的老花招，实在是刀锋已见钝锉，不得不暂挂免战牌。第 106 师团第 6 师团的父兄们当时偷渡姑塘，轻取九江，横扫顾家齐第 128 师，虎入羊群一般，似乎真的生姜还是老的辣。那是瞎猫子碰了个死老鼠。顾师乃湘西土著，武器尽是汉阳造等老古董，啸聚山林八方俯首，正规作战一盘散沙。这一回，松浦的运气大大的不好。

重炮轰击、战车开道、飞机配合，松浦虽只 9 个大队，但其立体战力的热兵器步伐有如火山爆发的岩浆，所到之处一片焦土。幸国民党军官兵已掌握日军进攻的规律。在松浦炫耀火力的时候，将士们全躲到守备部里养精蓄锐，不见鬼子不露头。日军上来了，官兵们各就各位，密集的子弹泼了过去。张发奎心疼粤军骄子第 4 军，不敢轻易使用，被蒋介石申斥为保存实力。薛岳将第 4 军摆在第一线。薛岳和陈诚的想法是一致的：赣北战场，前期打得越顺手，后期日子越好过。开局失招，将着着被动。

第 4 军果然不负“铁军”美名，在前哨阵地和松浦反复争夺 7 天 7 夜，且战且退，顽强固守着马鞍山、金家山主阵地。7 月 30 日那天，日飞机贴着山头扫射，大队长田尻繁雄少佐亲率 500 日军紧步延伸的炮火冲击，我第 4 军阵地开始动摇，行将溃破。第 59 师师长张德能顶着敌火，亲率直属警卫队投入战斗，“弟兄们！我是张师长，把小鬼子捅下去！”这一声吼叫胜过了万卷经书。第 4 军的勇士们从被炸塌掩埋的工事里爬出来，嘶吼着向敌人扑去。在冈村看来，离队日久、已结婚生子老于世故的南九州预备役官兵是不经打，顿时扭头奔命。田尻繁雄举着战刀哇哇怪叫，带头冲锋，但后继无人，徒送了卿卿性命，据说到九段坂神宫排座次去了……

闻说田尻战死，石钟山古寺禅榻上的冈村夜难贴席了。死个把少佐倒无关宏旨，松浦是怎么搞的，总在那块弹丸之地打转转？尽管九江痢疾、霍乱、疟疾成灾，他还是决定御驾浔阳，亲自指挥了。

九江已遥遥在目。近藤似乎然想起了什么，斜眯着双眼看着冈村笑道："冈村君，你还记得10年前吗？好像也是这个时候。我和你真是九江有缘啊！"

"哦，当然记得，"午餐的酒宴算不得豪华，但很精致。冈村和近藤小歇三盅，近藤已有醉意，冈村略带微醺，"那时……"

那时——1926 年，冈村在孙传芳手下当"顾问"，利用这个身份进行着沿袭到如今的事业，那一年的夏秋，蒋介石的北伐军抵近江西，冈村受孙的委托前往南昌制定作战方案。南昌的孙部指挥官将中国中部的五万分之一地图借给了冈村。冈村办完公务，将地图席卷而走。这种地图是中国留日军校学生在日陆地测量部学成回国后绘制的，为当时最高军事机密。此际孙传芳大势已去，部下作鸟兽散。冈村获此至宝，丢弃所有行李，一身中国老乡打扮，雇了一条小船，投奔停在九江江面时为日第一派遣舰队旗舰的"安宅"号。但"安宅"号哨兵以为他是"支那秽多"，拒绝上舰。他恳请见舰上的高级参谋近藤英次郎，近藤放下软梯，收容了这个中国军阀的丧家之犬。

冈村回国后将中国地图献给参谋本部，大为层峰青睐，奖励他一大笔巨款。现在华中各高层指挥机关，稻叶师团部乃至白崇禧第 5 战区所张挂的地图，竟然全出自冈村的第三只手。

"那时，"近藤颇是感慨地说，"你可是两手空空落魄而来的啊！"

冈村望着近藤笑笑，欲言又止，故作悲凉地说："是呀。"

九江到了。冈村的司令部设在市东南郊的师范学校里，能清晰地听到前线的轰炸。

松浦听说冈村已到九江，明知前来督战，命令一线部队加强攻势。冈村则点叫重炮、战车和空军，紧密配合松浦，要求松浦务必确实占领国民党军主阵地马鞍山和金家山。

松浦不敢怠慢，在冈村督导的战车、野炮、飞机的全力支援下，向我主阵地发起总攻。看松浦孤注一掷的样子，为减少伤亡，第 4 军军长欧震下令放弃马、金二山。

攻上马、金二山的是松浦王牌第 113 联队。刚将破烂不堪的太阳旗插上主阵地，联队长田中圣道大佐便电告九江的军事指挥机关和各新闻记者。顷刻间，以“皇军英勇作战一举摧毁支那军南浔钢铁防线”为题的捷报满天狂舞。

薛岳受不住了,怒气冲冲地命令一线部队必须夺回主阵地。欧震第 4 军、李玉堂第 8 军之第 3 师和李汉魂之第 155 师立即举行大规模的反冲击。国民党军 4 师之旅 50000 健儿前仆后继，经过两天两夜排山倒海的凌厉攻势，日军第 113 联队终于顶不住了。仅仅是饥饿、炎暑和疲劳，也将南九州的“神兵”们折磨得形同鬼物，目滞神呆满身污秽。放了大炮吹了大牛的田中大佐也顾不得江东之羞，颇不是滋味地觍颜下山。偏是命也该绝。李觉第 70 军榴弹炮营瞄准了他一阵乱炮，要了他的性命。和田尻一样，一群屠杀异国人民的凶手，灵魂来到九段坂神宫，楠木正成如果真的在天有灵且有一丁点人类良知，也是会拒之门外的吧。

第 70 军军长李觉原辖第 19 师和 128 师。第 19 师是去年淞沪抗战中打得最好的 10 个师之一，李觉也因此受到蒋介石的器重而擢为军长。第 128 师被撤销番号后，军委会将张言传预 9 师拨到他的麾下。他知道张言传这人不好驾驭，索性放手不管，

只带着自己兼职的第 19 师完成上级下达的战斗任务。

李觉的炮兵营设在庐山西侧的鸡窝岭，鸟瞰整个沙河——金官桥阵地，指哪打哪。炮虽不多，却大有一夫当关之势。

开初，李觉怕自己的炮被敌人集中火力干掉，配置十分分散。有一天，他发现一队敌人在阵前公路上休息，便命令靠前的第 109 团组织袭击。第 109 团一个排长率队冲了过去，敌人丢下马匹和一个麻袋，仓皇逃命。那排长将战利品交到军部，解开麻袋一看，竟全是人的手掌。原来，日军官兵战死后，尸体抢不回去时，就砍下一只手掌以代全身。

战利品中有一本日军日记，其中写道："几次攻击，庐山上的追击炮弹如雨点般从天而降，皇军大受威胁，死伤可怕。"李觉顿时大悟，将各团追击炮排全部搬上庐山鸡窝岭，由 109 团统一指挥。

不揿掉鸡窝岭，松浦的南攻便总是受着炮火的威胁。从马、金二山撤下后，松浦集中兵力，直扑第 70 军阵地。正面攻击同时，以一部取山崖偷袭鸡窝岭。

第 106 师团迭次攻击受挫，且失一大佐和一少佐，冈村责问松浦是何原因。松浦以部队战斗精神欠佳对。冈村竟说："江北也是南九州部队，为什么英勇无敌？！"松浦无言以对。

松浦这回要捞回面子，不惜血本地向第 70 军阵地发起攻击。顿时，庐山西北侧的每一个山头都在飞机大炮的轰炸中燃烧起来。当熊熊烈火映红天际的时候，短兵相接的肉搏开始了。

"团长！你不能上——"一个小兵的声音在哭喊。

"弟兄们——"一个小个子中年人头上扎着纱布，站在岩上高呼，"和鬼子拼命的时候到了！"

预 9 师第 35 团团长毛岱钧，顶天立地一声咆哮，向敌群冲去。堑壕里的战士们一个接一个跟上来，吼叫着杀声，一把把

闪着银光的刺刀向敌人扑过去。

毛岱钧倒下了。他身中数弹，血流如注。

“为团长报仇哇——”还是那个娃娃兵带童音的哭喊。

靠近牯岭的第19师第114团阵地被敌人突破。

“把鬼子杀下去!”拼刺的厮杀中，团长刘阳生的声音特别响亮。

这一场血战真是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偷袭鸡窝岭的敌人是挑选的敢死队，一个个傻大粗黑，相貌狰狞。他们悄悄地往上爬，有20多人摸进了我右翼8连阵地，和8连官兵拼开了刺刀。这些天连连激战，阵地官兵白天根本送不上伙食，只能吃晚上送来的馊饭和生水。且阵地前遗尸狼藉，盛夏酷暑中尸臭难耐，官兵们于饥渴尸臭中体虚神颓。但面对虎狼之敌，全连一跃而起，两三个缠着一个敌人，展开肉搏。有一身体特别虚弱的战士绊倒了，敌人一刺刀捅进了他的肚子，他抓着敌人的刺刀死不撒手，直到同伴将敌人刺死，他才闭上眼睛。

山下的厮杀结束了，以松浦的失败告终；山上的偷袭也被杀了下去，有9个敢死队来不及撤离，被封锁在一个山洞里。他们怕当俘虏，毁掉武器后，一一自杀。

日军《军人手册》写得明白:“被俘一则有辱于皇军，二则连累父母家族。因此而永远无颜见人。要常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

这一战，李觉第70军阵亡毛岱钧、刘阳生两名团长，计伤亡官兵4000余人。而松浦师团伤亡第145联队联队长市川洋造中佐、大队长谷实中佐、本山武雄、福岛橘马、秋尾佐藏、内海畅生少佐等以下官兵数千人。松浦自7月底南浔作战以来，总伤亡已达8000余人，为其总兵力的一半以上。

日军第 11 军司令部里，正在和一幕僚下围棋的冈村宁次接到松浦打来的电话，听松浦还信誓旦旦地说要发起新的攻势，冈村放下一颗黑子，口气不无揶揄地不冷不热地说："松浦君，我理解你的心情，你还是停止进攻，就地休整吧。"

20　星子之星

唐桂林感觉有人在解自己的裤带。睁开眼睛，发现躺在一座大庙里的手术台上。

"不!"他大叫一声，双手死死地捂住了裤带结。声音显得很尖细，像牡牝未分的小小少年。

这是一个眉目清秀的小个子兵，第 52 师的机枪手，大腿被炮弹炸伤后自己包扎过，由民夫往后方医院转送时昏迷了好长时间才醒过来。

"醒了就好，"外科医生冷冷地说，"把裤子脱了。"

唐桂林睁大牛犊子似的眼睛，看着满屋子的伤兵和护理人员，将裤带结捂得更紧些，因灰汗杂迹显得格外白皙的脸一下子红了。

"怎么像个大姑娘!"医生是个戴深度近视眼镜的小个子中年人，摘下口罩，很不耐烦地说："小兄弟，好不容易轮到你做手术，还磨蹭什么？"

一个当护理员的小姑娘热情地给他解裤带，安慰他："战场上的英雄，还怕手术刀吗？咱们王大夫是第一把刀啊!"

唐桂林呆呆地看着小姑娘，拿不定主意的样子。

"快快快!"王大夫在发脾气了。

小护理员正要给他解裤带，他看看满屋瞅着他的伤兵，又

捂住了裤带结。

“嗬！害羞啊！”伤兵们望着他笑着起哄，“脱裤子啊！”

“不准吵！”王大夫威严地吼了一声，朝唐桂林怒道，“你这个兵真操蛋！简直浪费时间！”说着准备手术。

唐桂林撑着双臂坐好，正要脱裤子，突然捂着被头呜呜哭起来，很伤心的样子。

“怎么搞的？”王大夫咴咴地说，正待发火，只听唐桂林歇斯底里地哭叫道：“我是女的——”

屋子里骤然间鸦雀无声，只有唐桂林低低地饮泣。

是的，这位封锁星子玉筋山口、打得鬼子嗷嗷叫的小个子机枪手，是个女青年……

鉴于第106师团攻击受挫，冈村只得寄希望于正向九江集结的后续部队。8月13日，他和参谋长吉本、副长沼田多研究后，作出《会战准备要领》，上报派遣军司令部和大本营：

一、第6师团……于8月25日左右从黄梅附近出发，攻占广济附近，准备下一步作战。

二、波田支队以一部确保瑞昌以东附近要地……准备沿江岸的下一步作战。

三、第9师团在九江附近登陆后，以先头梯队在8月某日左右从九江出发，进入瑞昌附近……准备以后之作战。

四、第106师团以现有态势恢复战斗力，准备以后的攻击。

五、第101师团以佐藤支队于8月20日攻占星子，陆续将部队向该方面推进，然后于8月下旬攻占德安。此时，特别应与第106师团配合，切断该师团

前面之敌的退路。

六、第 27 师团在星子登陆后，首先向德安前进……

早在松浦第 106 师团与薛岳第 1 兵团激战于沙河——金官桥一带的时候，沿长江南岸扫雷溯江而上的波田支队，8 月 8 日出现在瑞昌江面，11 日于港口击退国民党军第 2 兵团第 12 军孙桐萱部的江防，强行登陆后抢占了望夫山和平顶山。因九江失守本已褫夺兵权的张发奎在陈诚力保下，仍以第 2 兵团总司令领衔驻节阳新，指挥瑞（昌）、武（宁）防线。鉴于前车，他当即严令孙桐萱必须夺回望、平二山，将日军赶下长江。

波田支队 6 月初从镇江出发投入武汉会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虽然是一个旅团的番号，但实力相当于一个甲种师团!”

诚如是。其战斗力能和其相比的师团还真是不多。在日军将领中，波田重一是最善于发掘人的求生本能——野性为战力的将领。他的部队从镇江出发时，一不带行李二不备粮秣，一切从战争中解决。打到哪里，抢掠到哪里。下安庆，取香口，战彭泽……一路扫荡，全是饿虎扑食的凶烈。将人类历史的兵灾战祸发挥成一战略战术，确乃波田中将一大创举，却令鼓吹“讨蒋爱民”方针的冈村对此大搔其头。前些天攻打九江时，由于李觉、李汉魂、李玉堂抵挡了两三天，波田支队抢不到吃的了，只得以盐水泡桃树叶充饥，口疮舌烂。新闻界大溢其美，可谁又得其“苦战”之三昧？冈村颇推崇波田支队的“忠勇”，却对其以抢劫物资军需不敢苟同。

面对一如“置之死地”的疯狂困兽，加上孙桐萱军从河南移防江南，官兵因水土不服已减员 3500 多人，港口一战便自感

敌锋锐不可当。而张发奎军令綦严，且听说军法执行总监陈调元“陈傻子”“陈大个”正在阳新巡视，孙桐萱像受了天灾的农民叹一口气，在电话里对时同然展书堂两位师长说：“无论如何，先拿下望夫山和平顶山再说吧。”

第 12 军在苏北和豫东战场已打过许多硬仗，此刻虽被疾疫所困，但到底余勇可贾，一鼓作气，硬是将两山夺回，逼得敌人退至港口。波田命令后续部队发起总攻，孙桐萱部自然不是对手，节节败退。适值日军第 9 师团赶到，并在大树下登陆。张发奎急令第 52 军关麟征部阻击。日第 9 师团前部乃第 6 旅团，旅团长丸山政雄少将刚近不惑之年，却已是满头白发。据说此人不苟言笑用兵凶猛，不久爬到了第 2 师团长的高位。他率队登陆后按冈村的《要领》指挥自己的旅团直向瑞昌杀去，连陷鲤鱼山、笔架山、新塘铺等要地，大有风卷残云之势，若不是俞济时第 74 军力挽狂澜，赣北战场乃至整个战局将面目全非。——这是后话。

从九江东侧鄱阳湖西岸进攻星子的第 101 师团是冈村的家乡东京子弟，本是留作预备队的。眼看第 106 师团元气大伤，冈村为扩大九江局面计，不得不掏出自己的全部老本。该师团与第 9 师团在去年的上海会战中是两支伤亡最严重的部队，仅被击毙的官兵就达一万多。当然，因为出身高贵，也就特别受到新闻界的青睐，让东京市民乃至全日本国民神魂颠倒的军事电影纪录片《上海》，大量的“神勇”画面是该师团的镜头。

师团长伊东政喜虽然已是耳顺之年，因为一对有趣的招风大耳朵和女人样的下梢眉以及白净圆圆的娃娃脸，又生得纤小玲珑，所以看起来要年轻许多。他面相文静，心地骄横，随舰队入湖口于高垄海会间登陆后，以其第 101 旅团在野炮第一大队和海军水上炮舰配合下，向鄱阳湖西岸重镇星子县城发起攻

击。

守卫星子一线的为国民党军第 25 军，辖第 52、190 师。那个冒充男兵的少女唐桂林便是第 52 师的机枪手。

当时，第 52 师守卫星子，伊东以 20 多架飞机对我 52 师阵地实施一整天的轮番轰炸后，入夜后从城南发起冲击。

第 52 师师长冷欣，黄埔一期生，书香门第，以其阶级本性自然特别仇恨共产党，但这时候他还是愿意抗日的。这人文化高，善演讲，部队从湖南开赴星子时，他集合全师官兵做动员，讲到动情处，他自己泪流语咽，引得满场号啕。该师战士全是两淮子弟，日军第 3，16 师团在两淮的暴行已令人切齿，如千万吨炸药被冷欣一把火点燃。“和鬼子拼命去!”吼叫声震彻霄汉。当时的冷欣尚未婚配，整天和部队泡在一起，每日早晨 4 时半起床训练。第 52 师虽是新组建的部队，但军官全是军校学生，战士多是穷苦青年，通过半年的摸爬滚打，已基本具备打硬仗的军事素质。至于政治面貌，“抗日是不需要做思想工作的。”

星子城里的混战从天黑杀到黎明，冷欣下令部队撤到玉筋山主阵地，据险再战。伊东命令部队“乘胜追击”。组织冲锋的日军指挥官光着脊梁，一脸胡碴。——第 101 联队联队长饭冢国五郎大佐，一当冲锋就脱了衣服，举着战刀督阵。他这赤膊上阵的形象被一新闻记者拍了纪录片在东京各电影院上映，成为东京市民的“军神”偶像。

饭冢联队泽多大队冲到玉筋山下，唐桂林和她的战友们开火了。这一带全是石板地，一泼泼机枪子弹扫下来，跳弹飞蝗，满地闪烁着爆炸的电光爆竹一般。泽多大队一次一次的冲击全告失败，带头冲锋的中队长西室、犬山大尉、大队副官有泉中尉都是 20 多岁的小伙子，晚上抬下来时已是一股尸臭。西室的遗物中有一张俏丽少女的照片，有人说是他的小妹，有人说是

他的未婚妻。

夜色深沉。鄱阳湖上飘移着点点星火，灰蒙蒙的庐山有如连天的大海，山峰的巨浪定格在历史的瞬间。泽多大队的夜袭队打着赤脚，以猫科动物的足息爬上山来。

“鬼子上来啦!”静夜里的惊叫震撼了庐山，顿时，热兵器战场的搏杀之声充盈了宇宙。

“这股敌人不好对付，平时敌人一击就溃，可这次完全不同。”《读卖新闻》记者小俣行男在星子采访时，泽多大队的值日兵告诉他，“即使肉搏，他们也不逃跑，顽抗到底，直到剩下最后一卒也不后退……”

“和鬼子拼命去!”深受日寇蹂躏的两淮子弟就等着这一刻啊!

东方既白，血战一夜的玉筋山铺上了一层尸体，淙淙流淌的一股股山泉，全是黑红色。战斗还在继续。藏在石缝里的日军因弹药用尽而以石头迎战。当然，不过是最后的挣扎。

伊东指示炮兵，向我52师阵地施放毒气，且顺着风向，紧步毒气冲锋。第52师官兵顶着毒气迎击敌人，许多战士已被毒死，但仍靠岩握枪，怒目前视。日军上来了，向握枪的战士突刺，“砰”地一声，这个战士倒下的同时，枪也响了，日军应声倒下。

张水山老人对笔者说:“死人打活人，多呀! 我们中国兵英魂不散呀! 心里的仇还没报哩……”老人讲着哭起来。

指挥部设在万杉寺的冷欣将电话架到了主阵地的连队。与敌人激战一夜的孙连长向他报告说，连队已被敌人包围了，现在就自己和3个战士以1挺机枪阻击敌人。“师长，我们撤不下去了。我们决以死报国家，报领袖，报师长，誓死不当俘虏……”电话里訇然一声巨响，再无声息。冷欣慢慢地扣上话筒，

含着泪脱下军帽。

经过 7 天 7 夜的阻击，冷欣部仅阵亡团长以下军官就达 100 余名，有的连长 7 天前还是上士班长，已递升为连长了。全师 10000 多两淮子弟，伤亡 5000 多人，包括女扮男装的机枪手唐桂林。

第 25 军军长王敬久知道冷欣再难坚持，命令他率部大步后撤，直退出第 190 师东、西牯岭的防线。伊东政喜以为当面之敌彻底溃败，令饭冢国五郎全线出击，但刚至秀峰，饭冢的第 1 大队就淹没在天崩地裂的炮火之中。

王敬久塌鼻小眼，其貌甚不扬，打仗还是很精的，才特别为顾祝同所欣赏而于黄埔一期里出类拔萃，让他的同期部下如颇为自负的冷欣等辈妒火悄然。

第 190 师与第 52 师一样，所谓“中央嫡系”，兵足枪好，将日第 101 师团死死地缠在隘口一带无所作为，直杀得饭冢国毙命，伊东政喜重伤。当然，也是王敬久调动了庐山每一块石头的抗敌热情，以千里难得的地理优势，让日军寸步维艰。

这一点感受最深的大约是冈村宁次。据说就是这几天，一个幕僚求他的“墨宝”，他不假思索地一挥而就：

“敌非敌，地形是敌，征战我不爱山水！”

21　迟到的大本营总攻击令

南京新街口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里，有着与荒木贞夫一样凶恶的八字胡的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放下电话，走到垂首踱步的畑俊六面前，很恭谨地说：“司令官阁下，及川君想知道作战开始的具体时间。”

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及川古志郎和畑俊六7月31日签订了进攻武汉的备忘录后，转眼20多天过去了，节令已是秋后处暑，陆军似乎总是按兵不动，及川有些按捺不住了、

不是畑俊六有意拖挨时间，是……

也不排除畑俊六对炎夏的忧虑。第2军在合肥附近集结的第10、第13师团，还没上阵就因霍乱、疟疾、中暑使医院人满为患。但作为日本国举足轻重的著名会津藩臣世家、陆军大将畑俊六，前一段切切关注的是北方风云而不是武汉作战。

“张鼓峰事件”。尾高君赳赳战将，和苏联这个迟早的对手试验性地锻炼一下部队，也未尚不可，但如果把问题弄大了怎么办？还算顺利，虽然大大的吃了亏，也有了底：苏军的地空火力果然不可低估。现在北方已化干戈为玉帛，武汉作战可放手进行了。

“德川君和冢原君的协定签好了吗？”畑俊六冷漠地看着河边，声音似在喉咙里没有出来。

“今天在签。”河边正三狮鼻小眼，胡须狰狞，乃一手操纵卢沟桥事变的最高军事指挥官（驻屯军少将旅团长），在畑俊六面前，却温顺得像一只阉了的波斯猫。——这就是武士道的精髓吧：天皇的侍臣，尘世的魔鬼。

“唔。”畑俊六点点头。

这一天，航空兵团司令官德川好敏男爵中将与第2联合航空队司令官冢原立四三少将签订了《关于实施汉口作战协定备忘录》，第二天，8月22日，日军大本营向华中派遣军、中国方面舰队下达了陆、海军协同，击溃中国军队主力攻占武汉、华北方面军在华北发动牵制性进攻的命令。也就是这一天的下午5时，畑俊六向所属部队下令进攻武汉：

一、八月下旬的一般敌情如另纸第一，……

二、军的意图在于与海军合作攻占武汉地区要地，同时以消灭途经各地之敌，以挫伤敌人之继续作战士气。

三、第2军于8月下旬自现在的集中地开始行动。击败途中驻在之敌后，应继续首先进入光州、商城一线，尔后准备向信阳方面及汉口北侧地区前进。

四、第11军在扬子江及其北面地区，依次向西获得地盘，同时击败当面之敌，大致继续前进到瑞昌、德安一线集中，伺机占领永修附近。准备9月中旬向武汉三镇及以南粤汉铁路一线前进。沿扬子江作战应与海军配合。

五、航空兵团应以主力配合第11军，以一部配合第2军的作战，以资扩大战果……

作战开始时间，为8月27日。

根据畑俊六的这个命令，九江市郊的师范学校里，冈村宁次女人一样细长的指头在地图上比比划划，轻轻地点一些地名，和吉本参谋长等拟定行动方案。

第6师团与海军配合，沿长江北岸的广济、蕲春、浠水、上巴河、新洲，经靠山店攻占武汉。

“台湾旅团”（波田支队）与海军配合，沿长江南岸经瑞昌、阳新、大冶……攻战武昌。

第9师团、第27师团并列前进，由瑞昌阳新地区向西，经三溪口、坳下……攻占贺胜桥、咸宁铁路沿线地区，击溃中国在该地的主力部队，遮断粤汉铁路，

以阻止中国部队向武汉增援和向南撤退。

第101师团经庐山以东、第106师团经庐山以西，

沿南浔铁路经德安、永修攻占南昌……

时松浦受挫于庐山西北锦绣谷外、伊东被阻于庐山东南金轮峰下著名的风景区，令冈村大发“不爱山水”之叹，而此刻满头白毛的丸山政男杀气腾腾地扑向峰回岭转的岷山地区时，这里的丽山秀水又成了寡廉鲜耻的娼妓，花枝招展地和每一个征服者颠倒衣裳。

丸山旅团于24日攻占瑞昌，直下南浔线，猛插第106师团当面的吴奇伟第9集团军大后方，顺着西南走向的岷山山脉长驱直进，意在将吴部合围于金官桥阵地一网打尽。而薛岳像所有的绿帽英雄还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至于第2军……

雨后新晴，西山含日晚风送爽的时候，合肥东北郊外的逍遥津畔，日第2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亲王中将和他的参谋长町尻量基少将骑着高头大马，款款而行。

著名的三国古战场，往事如烟，英雄谁在？只留下几株老柳一倾清波数点归鸦，让后人击节吟叹。

两只燕子在水面悄悄地追逐而过，似一对偷情的风骚男女匆忙地奔向爱巢。东久迩宫停眸注目，直到那两个小黑不点儿消失在遥远的天际。

这是一个额头宽大下巴削尖脸形椭圆的中年人，长眉俊目的眼波盈盈之中，漂浮着轻狂玩世的浪子情色。

据说他还是一名陆军大学的少尉学生时，就无视明治天皇的邀请而拒绝参加皇室晚宴。他和皇太子（后来的大正天皇）唇枪舌剑地干过架，似乎根本不在乎荣华至极的皇族地位。然而，

当朝天子裕仁是他的妹夫，而他的妻子又是裕仁的姑母。金色的裙带牢牢地交织着皇室的权网，有如藤原、平氏、北条等著名家族一样，让天皇生下自己的外甥是控制朝政的最佳捷径。当今的日本政治虽然不再有足利尊氏的显赫，有些皇族成员已仅仅是装潢古老城门的石头狮子，但东久迩宫以他的高等教育和行武经历使他与闲院宫、秩父宫、梨本宫等仍是日本政坛的基本柱石。他少年时代的放荡不羁和因为留学法国而传染的追慕平民自由生活，不过是《风波》里的船客兴叹。当他以航空本部长出任第 2 军司令官时，满以为自己的武士军刀可为天皇砍下中国的半壁河山。

接到畑俊六的作战命令后，东久迩宫踌躇满志地口述作战要点：

> 第 10，第 3 师团于六安、叶集击溃当面之敌，经石佛、固始、潢川、罗山攻占信阳，遮断平汉铁路，然后沿铁路以西之应山、安陆、汉川迂回至汉口西南长江北岸配合第 2 军在长江北岸的部队和海军攻占武汉。
>
> 第 13，第 16 师团由六安、叶集攻占商城、新县地区，然后向南经沙窝、小界岭横越大别山，从两路口、长岭岗、麻城、宋埠……协同第 **6** 师团攻占汉口……

昨天，27 日，淅沥阴雨之中，第 10 和第 13 师团挥师出发。下午捷报传来，第 10 师团已攻入六安，第 13 师团也突破了中国军队圣人山防线，弄兵霍山城下。像这雨后的天气一样，开局不错，东久迩兴致盎然，和参谋长町尻各骑着自己的宠物，蹀蹀翩翩，寻幽览胜来了。

町尻量基在东久迩宫面前温驯得像只可爱的叭儿狗，其实他是个典型的外表文弱内中骄横的日本武士，不久便荣升第 6 师团长，成为日军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之一。他凝神谛听着什么。是的，红日落照之处，似乎有炮声隐隐传来——这是他的幻觉。这会儿前线没有炮战，正拼刺刀。

守卫六安的是东北军于学忠第 51 军第 114 师。这个部队在冈村看来当然是“杂牌”。凡事都有例外。第 114 师中将师长牟中珩，保定陆校 9 期生，掌过吴佩孚的军旗，执过刘文辉的教鞭，当过张宗昌的团长，做过张学良的幕僚……在那龙船倾覆百舸争流的洪荒岁月，飘荡着一叶孤独的征帆。天庭凸圆，体格高岸，仪表堂堂。然而，他先天严重口吃，期期艾艾深自汗羞。大概正是语病难美，才特别以形影自珍。不漂不赌不纳妾不蓄私财，终身不近烟酒。有亲兵强奸民女，批一个字：斩！将自重，兵自严，军自威，战自猛。徐州会战中，牟师坚守淮河，血战半月，阵地屡失屡得，反复争夺中伤亡官兵近 4000 人，不曾后退半步；阻击陶墩，与敌逐村争夺，旅长息先梅少将也在肉搏中战死……

六安城里的巷战从町尻谛听时的黄昏，一直杀到第二天的拂晓，窄窄的街筒子里摆满了倒在刺刀和手榴弹下的尸体。

已是 82 岁的吴进元老汉说：“自从打了那一个仗，城东南老街就‘塌火’了，做生意的开馆子的都搬了，再没住过人。因为每家门口和屋里都有死的兵，一天就臭了，到秋凉了还是有死人臭，还常常闹鬼火，半夜听到拼刺刀的声音，‘杀——’喊的可是响……”

对六安的防守，白崇禧早有预令：能顶多久顶多久，但淠河一线必须坚守至 9 月 4 日。

牟中珩将部队撤过淠河早已构工的阵地。

这是大别山北麓最热的几天。日军“阵中日记”说，从 8 月 28 日至 31 日这 4 天全是晴天，气温高达摄氏 43 度，兵源来自北陆地区的第 10 师团，全是吴牛喘月之态。师团长筱冢义男心雄万夫，也不得不藏兵避战。但 9 月 3 日晚发起攻击的时候，他大量使用毒气弹。我八里滩阵地守卫的一个排，在毒气中全部罹难。日军轻易地占领得河滩头阵地。

“给我夺、夺回来!”牟中珩对第 340 旅旅长方叔洪说。

方叔洪知道，这牟结巴就因为结巴，才很少说话，可一旦开口，那声音准会在地上砸个坑。他倾全旅两个团的兵力，向八里滩发起排山倒海地冲击。

子弹和炮弹在头顶飞出怪叫。牟中珩猴着腰向一线靠近，方叔洪也得跟着往前靠。在一线的 4 个团长急了，一起跳出堑壕，“弟兄们，跟我冲啊——”向八里滩冲去。营长、连长、排长、班长都冲上去了，士兵还有怕死的吗？！

一个反冲击就将八里滩从敌人手里抢了回来。

筱冢倒还知趣，第二天绕过牟师阵地，北趋乌龙庙，投固始潢川方向而去。不过，那也不是一条坦途，因为总想和日本鬼子拼命的猛将张自忠，早在那儿等得心焦。

荻洲立兵第 13 师团比筱冢要顺利些，主要靠了合肥的第 1 飞行团 51 架飞机和横尾阔中佐的山炮兵第 19 联队，上轰下炸，地毯似的铺路而进。即便这样，也被冯治安第 77 军第 37 师在圣人山至大河厂一线截杀了两天两夜。但荻洲死板，不像筱冢停歇了 3 天，而是顶着高温按日程行进，沿途不断扑嗵扑嗵地栽倒些中暑的草包。刚开战 7 天，荻洲师团每个中队已平均减员 40 人。

前面就是富金山，安徽与河南的省界。四五月间白崇禧在琢磨武汉会战方略时，拟图在几个日军必经的山口打它几个像

样的决战。富金山便是其中之一。但怀疑日军不肯就范，此方案也就处于半实施状态。荻洲就像他不避高温行军一样，老实巴交地按照东久迩划定的行进路线来钻白崇禧的笼子了，让蒋介石的得意门生第 71 军军长宋希濂在此一战成名。

第六章　血肉长城

22　岷山之役：亲兵亲将

岷山一线最早和丸山政男交手的是川军王陵基部。据说王陵基自幼聪慧过人，弱冠之年便执教于川军官校，而日后横行于巴蜀的著名军阀刘湘、杨森、潘文华、唐式遵、王缵绪等白狼黑虎，那会儿还忝列门墙。王陵基也算得一个人物，在那块“天下未乱蜀先乱”的古老盆地，攀龙附骥呼风唤雨，留下些内讧奇略、钻营拍马以及黄庭吐纳的民间故事，让后人拍案捧腹。

当然不是丸山一个等量级的，连多少鬼子还没搞明白，便拖枪而走。川军不是不能打仗，关键是川将如何。

第 9 战区第 1 兵团部里，当战报岷山方向出现的“数百”日军攻势凶猛时，正心烦意乱的薛岳很不高兴地对作战处长狄醒宇说：“命令第 74 军派一个团，占领……”他在地图上信手点一个地名，“……鹅公包，将敌人驱赶出去，掩护我第 9 集团军

之安全!”

冈村到底想干什么?薛岳这几天对着也是夹杂些日本文字的五万分之一地图,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一把大蒲扇,整上午整下午地冥思苦想。

由西到东包围武汉,这是不会错的。可是,为什么会在星子方向集以重兵?但仅一个第 101 师团想通过德星公路既吃路上的零嘴又赶武汉的宴席,那是胃口太大了吧;瑞昌方向应有日之较大兵力,可南下岷山又有何图?与沙河当面之第 106 师团合围我吴集团吗?不可能不可能,其作战目的是武汉,何必由西而东贻误战时?冈村会取此下策吗?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啊:以一部兵力监视我一兵团部队,掩护其侧背之安全,主力则迅速向武汉大包围;同时以第 101、106 两师团向我攻击,将我抑留于此……无论如何,出现在岷山的敌人对我沙河吴集团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不可等闲视之。

“一峰,”薛岳咳嗽了一下,食指用力地敲打着桌面,向作战科长赵子立吩咐道:“严密注意岷山方面之敌的行动!”

丸山想干什么,连他自己也拿不准。他当初于瑞昌登陆之际,正是第 106 师团受挫之时。按冈村的命令,他应率部向西南攻击,奔粤汉铁路而去。可第 106 师团竟被当面之敌打得不能动弹,令他不可思议。难道这里是敌人王牌主力?他决心给这股敌人一个彻底地打击,一可击垮中国军队士气,二可为第 106 师团打开局面。于是,他征得冈村宁次和松浦淳六郎的认可后,不要性命地杀将过来……

第 74 军驻防德安城外。军长俞济时听狄醒宇说是薛总命令,不敢马虎,立即电令自己最信得过的战将王耀武率第 51 师前往据敌。王部翻山越岭,由兵团后卫急行军抵达岷山前线,遣第 151 旅之第 302 团攻击前进,第 302 团于 8 月 30 日晨正通过

小阳铺向岷山脚下推进，猛然间，岷山、大木尖等高地上的敌火力倾泼而下，打了个 302 团措手不及。

“啥家伙嘛!”1 营营长胡立群偏偏是个求战心切的湖南“蛮子”，火爆爆地操起一杆长枪，大吼一声，率队猛冲上去。川军弃阵逃跑时，快得像那传说中的邮差，丸山前部自恨没套兜袋哩，胡营没头没脑的冲锋，使他们目瞪口呆好新奇，还没反应过来，胡营已冲到山下。附近山头一片“约依——”“得!”的喊叫。炮弹冰雹似的铺天盖地。——胡立群倒下了。

第 151 旅少将旅长周志道闻说第 302 团被阻地小阳铺，亲率第 301 团赶到岷山脚下。这股敌人不可小觑，绝不是一个团可以对付的！周志道黄埔四期生，从北伐时的上尉党代表于枪林弹雨中一级级爬上来，临阵倒也沉着。他一面向王耀武乃至俞济时报告敌情，一面向薛岳指定的鹅公包——一座小山丘发起攻击。

31 日激战一天，日军不仅地面部队掷弹筒、小炮、迫击炮火力凶猛，且空中敌机整日轰炸。第 151 旅伤亡官兵 600 余人，攻击毫无进展，营长翟玉本在率队冲锋时中弹殉国。

周志道大感不妙，电报当面之敌绝非“数百”而起码有两千之众。王耀武也深恐不测，急率第 51 师全部星夜兼程赴援岷山。

然而，不等第 51 师大部赶到，大队日军在 20 多架飞机配合下，从大木尖、张家山顺着岷山山脚，向第 151 旅阵地席卷而来，将第 151 旅截为数段，拟图分割包围于鹅公包一带。周志道适随第 301 团行动，眼看有陷入重围之势，只得下令向西岭转进。面对步步紧逼的日军，第 301 团少校团副罗恒为旅部安全计，亲率敢死队向敌反冲击，虽遏止了敌之气焰，罗恒却阵亡在鹅公包山下。

令王耀武大惊失色的是，夜色中本师主力刚行至东岭、大洼山附近，竟与不知从哪来的日军遭遇，双方急令抢占山头，口令哨音响成一片，云天雾地的乱枪乱炮干了起来。天亮后日机来助阵了，直炸得王耀武趴在沟坎下不敢抬头。“操!”王耀武自认晦气，连忙令第153旅和第151旅互为犄角，交替后撤。

店员出身的王耀武乖巧伶俐，一双讨人喜欢的大眼睛早熟地看破了官场上的奇门遁甲。到底是“三李不如一王”还是“王不如三李”，暂且不去管它，但此际黄埔三期生中军阶爬得最快的中将师长王耀武，确乃俞济时极少信重的青年将军之一。面对咄咄逼人的日军，他深感形势险恶，急忙向俞济时请示转进。

“济公!”王耀武喊俞的口吻，电话员们都说是一种阉臣的媚腔，“这股日军似一精锐师团，我部已陷入危险境地!”

其实，经岷山南下之敌连克鲤鱼、笔架二山、新塘铺等要地，且沿途占尽岷山制高点，俞济时乃至薛岳已对来敌大为侧目。薛岳命令通信团绝对保障岷山方向的线路畅通，要俞济时拖着电话线行动，始终保持与兵团部的直接通话。俞济时也初步探明，当面之敌至少是敌一主力旅团，而且听说是日军第 9 师团。早在“1·28”淞沪抗战时，俞济时率第88师与之血战过，深知这是一群羊狠狼贪的亡命之辈，万万不可轻敌。真是冤家路窄，谁想到 6 年之后会重逢在南浔战场。眼下仅第 51 师独当一面，实在是危在旦夕。他当即命令岷山西侧的川军第15师邓国璋部牵制敌人，吩咐王耀武稳步后退。

俞济时部署停当，然后向薛岳汇报。薛岳一听，在电话里冷冷地说出两个字:“不行!”

今天一大早，兵团部监听日本广播的通讯站送给薛岳一份报告，薛岳刚浏览两行，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大叫:“来人啦!”

赵子立正在洗涮，一嘴白泡跑过来。

“丢他妈!”从来自视儒雅的薛岳，竟低声破口而出。

日本广播的“特大喜讯”说:“皇军以四个联队增援江西瑞昌附近沙河镇。寺垣、藤冈、太田各部在庐山西麓风卷残云，已包围敌军10万之众！……”

“立即命令,”薛岳说,“第9集团军沙河部队之第60师、第4军、第64军迅速撤退！严令第74军坚决拒止迂回之日军，掩护我吴（奇伟）集团的撤退！……”

薛岳听说俞济时部连失王家坂、鹅公包、作云岭……还请求后撤,对着话筒严厉地说:“如果沙河镇一线的部队撤不下来，我要你负全部责任！你敢吗？!”

据说俞济时是蒋介石的嫡亲外甥。不管是不是，他那先天唇裂本来拙于舌战的性子，这会儿倒斗胆和薛岳争论起来。他说第51师已伤亡惨重，仅以他的第74军无论如何顶不住敌主力师团的进攻。

“你说什么？”薛岳挥着手臂咬牙切齿地吼,“你如果再后退，我就杀了你！……”

站在一边的赵子立为西北军旧部，深知国民党军内部的盘根错节。他惊恐地看着薛岳，心想这“老虎仔”是咋的了？他给薛岳做手势，意思是不要发火，可薛岳根本不理睬，对着话筒只管咆哮。

薛岳是有些急了。3个月前豫东之战，他以近20万主力将土肥原第14师团铁壁合围于考城三义集一隅,全歼这股骄兵悍将已指日可待，可是，桂永清失兰封，黄杰丢归德，蒋介石的两位最宠爱的学生，叫薛岳的千古雄图成了泡影。薛岳当然清楚，也只有委员长他的亲信才敢目无军令抗命违律，所以，他在电话里继续吼叫:“我这回说到做到！我杀了你，再让委员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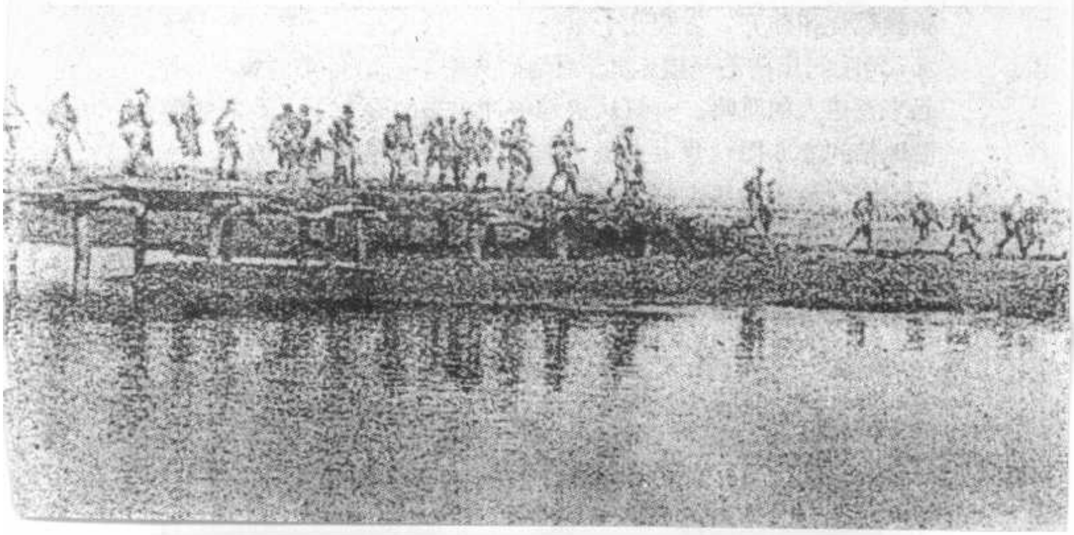




⇧ 广西健儿北上，参加武汉会战。

⇦ 中国炮兵向敌射击。

⇩ 九江附近，中国军队架桥渡河，转战歼敌。



来杀我!”

他“砰”地扣上话筒。

俞济时倒不是像黄杰会打滑头仗的人。那个“1·28”淞沪抗战中,身为师长的他亲率部队向敌发起反攻,以致腹部中弹,肚肠穿孔。他捂着肚子还在叫战,直到攻克敌阵。不是德国医生手段了得,他恐怕早就不在人世。此刻当他听说当面之敌乃第9师团时,腹部顿时隐隐痉痛,一股宿仇报应的战战激动油然而生。

不管是军令猛烈还是私仇愤然,俞济时下达命令了:“着51师固守原阵地,俟58师到达后,协力攻击当面之敌!”

这个命令让潜心研究“济公”的王耀武怔了一下。看来是拼命的时候了,王耀武甫一沉吟,抬头一看,似曾相识的地形使他不觉猛地一惊:怎么又是这个鬼地方?11年前,身为营长的他率部在此堵截贺龙参加南昌起义的队伍,直杀得尸满青山,修水为赤。那时他没有胆怯过,这会儿怎么能发怵呢?

当然不会。王耀武向周志道、唐生海旅长以及陈传钧、张国猷、张灵甫等团长传达军部命令,人人都是一股决战到底的气概。

日军的进攻开始了,超低空轰炸的日机紧贴着树梢飞,一颗颗燃烧弹炸开,方圆几十里的山头一片火海。上午的青山绿水,转眼间黑茫茫一望无涯。浓烟烈火中不时有兽类的嚎叫,听起来竟像人的吼鸣。一只从火堆中冲出来的野兔子,竟懵懵懂懂地钻到306团一营上士班长陈联来的腿空里战战兢兢……

因为炎天暑气,因为炭灰飞扬,厮杀的两军全是黑脸白牙的凶煞之像。当时12岁的丰林村小少年吴疙瘩躲在一个山洞里耳闻了岷山上的厮杀。“打得好凶嘞!一直打了两天两夜嘞!我躲在洞洞里没敢出来,就听到乒的乓的拼刺刀……”

从鹅公包、小岷山到张家坪，第 51 师步步为营，节节抵抗，伤亡军官 160 多，士兵 2000 多，仍挡不住丸山的凌厉攻杀。终于，第 58 师赶到。可是，日军的飞机、火炮更加猛烈地轰炸起来。第 58 师且战且退，一天就伤亡军官 70 多人，士兵 800 余。薛岳命令从沙河撤下的第 4 军、岷山西线的黄维第 18 军拦腰截杀。直到此刻，来如狂潮的丸山政男终于被挡在了马回岭一线，东京广播电台的“特大喜讯”仅制造了一阵子自欺欺人的狂欢便没有了下文。

这个结局很叫丸山遗憾不已。他自觉再战下去也不会有多大实绩，便将打下的地盘撒手交给松浦，无可奈何地摇了摇白发似雪的肥头大耳，率领死伤 1000 多的本部人马，恨恨地踅回瑞昌归还建制去了。

薛岳对丢失岷山防线比丸山还要恼火得多。他觉得这样使敌第 106 师团前进了 20 多公里，与庐山东南的第 101 师团大有东西呼应之势，深感日后作战将增加许多困难。造成这一被动局面的根本原因他以为是俞济时第 74 军作战不力所至。

“南浔作战不惩办个把玩忽职守的高级将领，我看毫无把握!”他命令司令部起草此次作战的检讨文件时，提请军委会严惩俞济时。

黄埔四期生、少将参谋处长狄醒宇对负责行文的少将高参兼作战科长赵子立说:“我们逐次使用兵力，也有不当之处，不能全怪人家。吴（奇伟）集团军既已全撤下来，还是就此算了吧!”赵子立也深以为然，一起向薛岳说项，薛岳也只好作罢。

23　黄、广战场：英雄乐章

稻叶四郎第 6 师团攻占黄梅之后，转眼 20 多天过去了。按稻叶的尺蠖战术，每作战一段时间，休息一段时间。但这些天来稻叶师团很难有一分钟的平安。蒋介石视察宋埠后，李宗仁命令第 5 战区展开全面反攻，特别是大别山南麓潜太公路一线，韦云淞之第 31 军和张淦之第 7 军日夜袭扰，威胁稻叶的后方补给线。第 24 集团军韩德勤动作不大，蒋介石于 8 月 17 日专电严令其“遮断交通”，“进出江岸”。稻叶深感兵力不敷，经冈村同意后于九江对岸小池建立江边补给线，放弃了潜太路，才得以收拢部队，开始实施华中派遣军及第 11 军 8 月 22 日就下达的作战命令。

稻叶以牛岛满第 36 旅团沿黄（梅）广（济）公路主攻、今村胜治第 11 旅团沿公路以南助攻，双双齐头并进。牛旅以第 23 联队为先锋，今旅以第 13 联队为骨干，于 8 月 30 日这个满天阴霾山河失色的上午，直扑广济县城梅川镇。

车辚马啸，尘飞雾障，所过之处，真可谓生灵涂炭。

第 6 师团有过南京的罪恶狂欢之后，便一一异化得像噬人兽一般了，根本不再有丝毫的人性。牛岛旅团第 45 联队中队长田中军吉大尉的“助广”军刀早砍下了 300 颗中国人头，因此而成为第 6 师团的“神勇”代表。潜太一路的幸存者，提起半个多世纪前的黑暗岁月，仍然颤战不已。

凉亭河一战结束后，没有逃走的 30 多户人家中的 100 多人，全遭杀害。现住下街的八旬老人石经福亲眼目睹日军将陈家妻子剥光衣服摧残后吊死在路旁的树上，16 个青年被砍死在

上街河滩的惨景；严恭庵余松发的母亲怀孕 8 个月，被剖腹取出胎儿，挑在刺刀上玩；鲁家垄刘氏母女二人同时被摆在一起轮奸致死。贺子良老人说，蒋家三口，男的被杀在村口，老婆被摧残而死，两岁的女儿被喂了狼狗……宿松县城被糟踏的妇女达 157 人，全城没逃出去的妇女没一人躲过野兽的蹂躏。工农街潘连枝老大娘回忆，有陈、黎、齐、蒋四个妇女是被几十个鬼子活活折磨死的，才 12 岁的蒋代妹开始哭得很惊人，后来没有声音了，死了，鬼子们还一个一个地在那孩子身上发泄兽性……逼妇女们成群地裸着集体跳舞，集体强奸，将小孩活活捉着喂狼狗……周绍南和谢包和老人至今也不明白，“日本鬼子是咋个硬不把中国人当人，他们自个也不像是个人啊？”

不仅是周、谢两位老人，这是一个令中华民族和日本民族至今未解但应该解答的历史难题。牛岛满以及他的南九州“靖国”之神，包括那两个以杀人比赛闻名全球的鹿儿岛人野田岩和向井敏明，如果是一种值得纪念的精神代表，不是这头永远死睡的“狮子”活该任人宰割，就是野田、向井、田中类的恶魔根本不在乎正义的原子弹和庄严的审判。

“打鬼子用不着做思想工作。”参加过反法西斯作战的老军人都这样说。

黄埔 11 期生、第 5 战区军地联络参谋王长勋走遍了广济各个战场，在他眼里，第 5 战区的国民党军官兵，“除了个别干部，可以说人人都是英雄好汉！川军不能打？界岭那地方，整整打了一个多月！西北军，刘汝明部队的大刀，现在上了年纪的老乡都见过的，砍得鬼子满山跑！黔军，何绍周的部队，全是草鞋，苦啊，就是能打！广西军，‘广西猴子’，更行……”

“广西猴子”是覃连芳第 84 军。尽管是一支由民团新组建的部队，但从广西往武汉战场开拔时，一路都在进行军事训练，

战士们很快掌握了刺杀、投弹、射击等基本功。李宗仁和白崇禧对自己的家乡子弟总是感情不同，和军师主官多次谈话，除了过问人事安排之外，便是鼓励努力杀敌。抗日战场李、白颇出风头，与他们的自家兵还算争气是分不开的。

第 84 军布防黄、广要津大洋庙山口。

沿公路西进的牛岛满旅团第 23 联队联队长佐野虎太大佐，五短身材，一脸横肉，骑着一匹乌云踏雪的高头大马，嘴角不可一世地向下拉咧，一种黑社会总头目威仪出巡目无千古的狂妄情态。

三三两两的飞机从乌云里钻出来，低低地飞过，驾驶员还伸出手和地面行进的部队打招呼。南面枪炮轰响，似乎鏖战已烈。佐野扭头看看不远处的一行行高岭，天地之间一条条沉重的曲线，似古老的岩浆凝固在那里。他冷冷一笑，向前方看去——就在这一瞬间，对面的山梁上闪出炽亮的火光，长出一朵朵黑色的云团。一会儿，那座山头在姗姗迟来的爆炸声中淹没在黑雾里。佐野抽出刀来，高高举起，提缰勒马。在那畜生直立的仰天嘶啸中，他发出一声也如怪兽的长嗥，部队浑洪浊涛似的汹涌而去。

625 高地。牛岛满早就认准了它，不拿下它就此路不通；第 84 军军长覃连芳和第 189 师师长凌压西也认准了它，鳞次栉比的堑壕，一层一层地直达山顶。凌压西摆出了寸土必争的架势，要大洋庙山口成为吞噬侵略者的老饕。

飞机犁地似的贴着山坡轰炸，一下午的三次冲锋都被“广西猴子”以密集的火力打了回去。夜幕降临之时，日军的进攻停止了。

天空什么时候下起了蒙蒙小雨，凌压西刚感觉到，已是一头泥水，衣服也湿透了。他一直趴在山头掩体外的灌木丛里，两

股战战地注视着战场。“兄弟们，打得好哇!”微雨夜暗之中，凌压西在阵地上走动，鼓励一线杀敌的“广西猴子”，向团长谢振东、黄伯铭、白勉初一一交代:“今晚敌人可能会偷袭的，你们要层层负责，决不能有半点疏忽!”

霪雨霏霏夜黑深沉，确乎伸手不见五指。“广西猴子”们于泥泞的堑壕中抱枪蜷卧，一如深海之沟的远古孑遗。

山下有响动……轰轰隆隆地有如天籁之声……

“鬼子来啦——”这一声恐怖的尖叫，在沉寂的荒山雨夜之中令人毛骨悚然。顷刻间，枪声、拼刺声、手榴弹爆炸声……625 高地鼎沸起来。

牛岛满虽在军界以稳重著称，其实他经常弄险。白天的攻击使他目睹了那高地上火力配置之严密，不是强攻所能奏效的。吃晚饭时他叫来佐野，命令利用夜暗率队偷袭，一举拿下 625 高地。

满山遍野敌我犬牙交错，墨汁一样的浓黑中咫尺不辨，乱枪乱弹茫无目标。突然，一个声音高喊:“听声音打鬼子!”这一喊似喊醒了整座高山，“杀——”“冲呀——”“×××……”每一个“广西猴子”都发出吼叫，更多的是粗野的咒骂，因为光喊杀呀冲呀地太不过瘾。

10000 多男人的猛烈吼叫震撼了群山，未发出吼叫的一个个全成了攻击的对象而纷纷倒下。佐野虎太误会中国兵是一种声势夺人的心理战术，也怪叫着吼起来:“可乐水——”“突刺盖克——”“八格牙鲁——”日本兵全效法他发出怪叫。然而，殊不知正好是自找死路。

凌压西站在山顶上，山下吼声此起彼伏。他细细地听，如赏雅乐，如聆阳春，又似站在倚天之台的巨大乐坛，心醉神迷地指挥着一支气势恢弘的交响乐团。

“命令白团一营一连，增援3号阵地！”“命令谢团向左翼展开！……”他大幅度地挥舞着手臂，不时甩出命令。

从杀声中辨出敌我强弱，将日军的气焰一次次泼灭。当某阵地些微吃紧、我杀声稍稍低薄的时候，凌压西指挥的吼声就滚滚而来。

日军的声音渐渐稀落，渐渐遥远。东方黎光初露景物参差可认之时，日军的声音已彻底消失。

似耗尽全部激情完成了一曲感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乐章，凌压西只觉得一阵晕眩，差点摔倒。

牛岛满合了那句俗语：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

稻叶算定黄广公路必有攻坚战，可他不曾想到，靠墙助攻的今村旅团，行至郑公塔大凤寨，竟也遇到了强中手：刘汝明第68军。

且不论燕赵自古多豪杰，这些因家乡沦陷的战士，对日寇的深仇大恨是刻骨铭心的。当在凉亭河镇甚形狼狈却给当地留下野兽行迹的中野英光联队向大凤寨攻击时，发现这座小山包上的火力比烽火山来得还要猛烈。

今村学乖了，充分发挥其工业优势，飞机、大炮一次次地覆盖了大凤寨。在爆炸的火焰中，中野占领了大凤寨半个山梁。

“把鬼子赶下去！”刘汝明命令第119师师长李金田。

李金田组织敢死队。

“我！”

“我一个！”

“我一个！”……

报一个名，猛地拍一下胸脯，接着就脱衣服。

400多名敢死队员，各抱一把白闪闪的大砍刀。赤着脊梁，挺着胸脯，神情庄肃。刘汝明第68军人人多一样武器——大刀。

他的大刀队早在长城抗战时就威名远播，报纸曾载文惊叹：“刘汝明大刀队的神威几乎把现代精良武器都掩盖了！”

天地悄然之中，大刀队向敌阵摸去。近了……“杀——……”山谷轰鸣的吼声中，一片金黄色的脊梁在灌木丛中似熊熊雷火呼啸滚动，排天而来。

以武家自傲的南九州海盗后裔们，以为短兵格斗是自己的看家本领，这下可尽兴较量了。他们反而停止了射击，一个个摩拳擦掌，狰狞狂笑，也脱掉上衣，等着大显身手。

一片片大刀砍出闪电似的白光，一对对古铜色的身影在暗绿中分外耀眼，血肉横飞之中，胜负立见：300 多南九州武士横躺在山坡上武运了断。大刀队一气冲杀，日军丢盔弃甲，一退三舍。

今村的人格是再卑鄙不过了，他命令向大凤寨以及中国军队各阵地施放毒气。一时间，大凤寨山上守军一个营全部罹难。黄岩山阵地一百多来不及转移的受伤官兵落入敌手，“投降的有？”被大刀队砍趴的“武士”们这会儿倒挺神气，用刺刀逼着伤员们。伤员们盯着这群豺狼，或一脸讽笑，或满目怒光。“卟！”一刺刀。“投降的有？”没有。“卟！”一刺刀……一百多伤员，没人吭一声，只有鲜血流得哗哗地响，嗞嗞地渗进这块富饶而又贫瘠土地……

牛岛满向凌压西的 625 高地连续攻击四天四夜，一道堑壕一道堑壕地往上爬，爬一级退两级，硬是爬不到顶。无奈之下，只得一面以飞机、大炮狠狠轰炸，一面转攻第 188 师阵地。

同样的“广西猴子”，第 188 师顶了两天，就报告说坚持不住了，没等覃连芳派出预备队，第 188 师就退了下来。该师长刘任虽有陆大学历，但一向做教育工作，第一回带兵打仗，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得躲在指挥部里不敢露头。

无独有偶。半夜里凌压西巡视第106团阵地，发现阵地渺无声息。“狗×的！”凌压西大骂起来。原来，该团团长黄伯铭也被日军的飞机大炮吓得掉了魂魄，天黑后将部队拉到山沟里去了。

由于第188师让出了通路，牛岛满领衔、今村帮衬，直趋梅川镇而去。覃连芳气得大叫刘任该杀，黄伯铭该死。但刘任毕竟是白崇禧的人，岂可轻动？至于黄伯铭，覃连芳对凌说：“你将他就地枪毙，不必解到军部！”

稻叶于9月6日进入广济县城梅川镇。这里已是长江北岸田家镇要塞的西北。“何必回头去捅那个马蜂窝呢？让它成为炫耀武威的历史遗迹吧！”稻叶这样想。在他看来，中国军队所倚仗的仅仅是地形工事和兵员数量。战至如今，他们的兵力已消耗得差不多了，仅存的是几处长江要塞，“不必破坏它，让它留给后人观赏吧！”他不去进攻田家镇要塞，而是向牛岛和今村下令沿西行公路攻击前进，直捣武汉。

国民党军苦心经营、耗资无算的田家镇要塞，将被稻叶弃若敝屣吗？

“着萧之楚之第26军于龙顶寨、曹福林之第55军于东界岭、刘汝明之第68军于隘路口、何知重之第86军于松山嘴……”麻城宋埠第5战区长官部里，白崇禧正以一枝铅笔敲打着挂在墙上的地图，神情严峻地口述命令，“占领阵地，不惜一切阻敌前进！我这是死命令，有消极避战者，军法从事！……”

他将铅笔狠狠地扔在桌子上。

24　鄂东界岭：困龙之吼

有文载，白崇禧这个严令拦截稻叶、逼着他去撞田家镇要塞铜墙铁壁的战略部署，据说来自几个陆军大学学生的瞎参谋。

那一段时间，陆大学生李世鹏、雷克明等 4 个小伙子来到第 5 战区户济县境内萧之楚第 26 军军部参观学习。看着十万分之一地图上的敌我态势，嘴上没毛的小伙子们旁若无人的大惊小怪。

“哟，鬼子要到梅川了！”

“可不嘛！再往下，不就是蕲春了吗？！”

“它不打田家镇要塞吗？”

“对呀！他们如果长驱直入，过了界岭进了蕲春，往下就是浠水新洲，五百里江洲平原，我们就无险可守啦！”

4 个小伙子深感问题严重，面面相觑。

“哎 1 你们看，”李世鹏的食指在地图上用劲猛戳，“这一带公路两边全是高山，应派有力部队占领这些高地，压迫敌人于田家镇要塞之前沿，”李世鹏喊口号似的将拳头作劲一挥，“歼灭之！”

“妙！大大的妙！”3 个同学一起跷起大拇指伸向李世鹏。

军长萧之楚拿着一把纸折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笑眯眯地看着他们，是一种老辈人对小儿玩游戏的宽容与欣赏之态。当他们喳喳哇哇地向萧之楚阐述这些战术思想时，萧之楚笑容可掬地问道：“那些高地你们知道到底有多高吗？”

“等高线可以计算出来嘛！”

“那些高地是石山还是土山？植被如何？”

全摇头。

“那些高地你们知道可以构工事？”

又是全摇头。

“我猜，你们没去过那些高地吧？”

全点头。

“纸、上、谈、兵。”

萧之楚还是笑眯眯地，冲他们点点头，收起纸扇手一背，悠悠地踱出去了。

“老家伙!”李世鹏在心里悄悄地骂起来。其实，萧军长这会儿刚到不惑之年，但在李世鹏这些小伙子们的眼里，已是老朽一个了。

不能就此罢休！4 个小伙子一合计，决定去宋埠向第 5 战区长官部汇报。小伙子们毛手毛脚，连夜登车赶到宋埠。适值白崇禧正好坐镇长官部，听小伙子们讲完，沉吟片刻，便下达了那道“死命令”。

稻叶这回摆出了破釜沉舟的架势，将本师团的 4 个步兵联队全部投入一线，志在一战定乾坤。他以今村旅团中野英光第 13 联队纠缠松山嘴何知重第 86 军，刚从潜太路撤下来的长谷川正宪第 47 联队（查日军编制表为吉崎民男。《阵中日记》为长谷川正宪，笔者从后者。）主战东界岭曹福林第 55 军；牛岛旅团佐野虎太第 23 联队对付隘路口刘汝明第 68 军，若松平治第 45 联队攻打萧之楚第 26 军；骑兵第 6 联队、野炮第 6 联队、装甲车两个中队……悉数上阵，在驻合肥、安庆第 1 飞行团的重点扶植下，拟图一拳砸开武汉的大门。这样，李世鹏四个青年书生眼中的鄂东公路两侧——梅川西去的沿途山岭，顿时卷起 25 华里之遥的战争烟云。

稻叶疏眉浊眼，面相板平，用兵也煞费苦心地在牛岛和今

村之间玩那平衡的雕虫小技。先锋轮着当，头功轮着记。他这会儿真正寄希望的是今村的长谷川联队和牛岛的若松联队。东界岭是广济县和蕲春县的分界岭，与公路南侧的龙顶寨两山相望，出得此境，往后便一马平川了。曹福林和萧之楚两军的苦战也就可想而知。

长谷川是第6师团南京暴行后唯一留队的联队长，他在军界有“成熟”、“老练”的口碑仅仅是他敢说假话。据说他向新闻界宣称“本联队在南京没有发生一起有违军风的事件”。前一段保障潜太补给线，其联队奸掳烧杀无恶不作，可他在呈交上级审读的日记里，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大写“秋毫无犯”。

如果说武士文化是一种东方双重人格的道德美容，长谷川大约是最会矫饰自己的人精了。

会做人的人总是以自己的前途为原则而不在乎事业的成败。长谷川原想一鼓作气拿下界岭长驱西进，取攻占武汉第一功的，但曹福林就是不给他面子。激战两天两夜，还在界岭的山脚下委屈蜿蜒。报告今村和稻叶，说本部常受到公路南侧龙顶寨敌火力威胁，请示先协助若松联队解除后顾之忧。

龙顶寨和界岭相隔三四华里，以国民党军当时的武器，根本形不成交叉火力。长谷川像一切精明的领导，最善于为自己因无能而造成的失败寻找最好的客观原因。

曹福林，冯玉祥的亲兵、韩复榘的心腹、蒋介石的重臣，貌似憨愚心有奇窍，换骑易主不露形色，总是攀附着眼目所及的最高桂枝，人荣他荣，人辱他也荣。政治经验警告他：以自己大不清楚的历史，丢界岭就等于丢脑袋。时值中秋佳节，他将后方慰问的月饼一块块地亲手交到一线官兵的手上。“弟兄们，这是个团聚的日子，可是，日本鬼子害得咱们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啊……”

第 55 军河北兵源，算得曹福林的家乡子弟，吃着月饼，想着北国胡尘中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不觉凄然泪下，哽噎难咽……长谷川面对哭红双眼的死志哀兵，不是自找没趣吗？连少将旅长陈德馨也在第一线叫战冲锋，以致中弹殉国，基层官兵哪还有苟且贪生的懦夫？！

若松平治同样好大喜功，扬言战至自己一把长刀，也要拿下龙顶寨。他的攻击尽管和长谷川一样凶猛，尽管有手握“助广”军刀的田中大尉这样的大小魔头，也一样结局。

龙顶寨，也叫捆龙颈，这是一座奇形怪状的山梁，有如宇宙大帝挥着倚天之笔在这里画下的一个七八里长的巨大“？”号。下笔处颇似蜷过来的龙头，高高地扬起，仰天嘶鸣。那卓然形象，确如一条苍苍巨龙，被天帝捆锁着颈脖，金绳玉带的另一端系在瑶宫华表。

明明是一条曲龙蟠蛟的山梁，怎么又会叫着什么“寨”？笔者开初以为是山下的村庄，来到山前才恍然。原来，这山梁从山头到问号画弧的部位极为平整，不知那个朝代以大砖方石垒着一圈月牙城墙。当地老乡说是长毛子（太平军）留下来的，但县里搞文史的同志说明代就有了。反正，这里曾是一大山寨，啸聚过义旗蔽日的绿林豪杰，也可能是杀人越货的土匪强贼。

龙颈相围处有一座古色古香叫“太子庙”的小寺院，一老僧两沙弥，庙虽小据说神很灵，香火就旺。萧之楚上山时，老和尚正做法事，击鼓撞钟，讽诵宣号，丛林森严。

城墙差可走马。太坚固的历史问号有如东方斯芬克司，诘难了已泯灭人性的若松平治。好在，空军荒鹫部队比若松更真切地看到了这条巨龙的威力所在，他们以十几架飞机对龙顶寨翻土豆似的轮番轰炸，龙颈处的太子庙一片瓦砾。老和尚一个留在山上，抱着一尊小佛像猴在庙后的一个石洞里，才躲过劫

难。

山上大树全成了光杆，灌木林烧成了一层灰烬。趴在石头上的队伍在空中看来如一条条冻僵的蜥蜴……

“撤!”萧之楚下命令了。

若松“英勇占领”龙顶寨的捷音报告牛岛和稻叶的同时，新闻记者们也将这“特大喜讯”电传东京，当然少不了南九州的“勇士”家乡，包括田中军吉的桑梓。

是的，只要以一部监视东界岭，明天就可大步西征了。稻叶的右手揸着粗短的指头，搓麻将似的在地图上绕了几圈，一副火气正旺的得意情态。

子夜宵分，战争中的山野连小虫也深蛰地下不敢张鸣。只有一点点流萤高下明灭，似冥冥中的使者提着绿火灯笼，为一个个奈河桥上的幽灵引渡迷津。

沉沉夜色中，从上陈垸、伍家垸、李冲三个方向，浮动着三行无头无尾的黑影，直向龙顶寨移去。近看，原来是部队，没有声音，似过阴兵。细听才有压抑的呼吸，又像是雨前的风鸣了。

近了，近了……第 26 军第 32 师贵州儿郎全是赤脚草鞋，像猫科动物似的摸到了寨口。“哇……”日哨兵被干掉的同时，响动惊起满寨的枪声……“杀——”龙顶寨似沉睡了千百万年的火山突然迸发，愈来愈烈，满山岩浆蔓延，从山脊向山下缓慢而凝重地滚动……

这一场短兵拼杀未到天亮，若松已在山下长谷川的帐篷如笼中野狼似的来回踱步。

没有飞机大炮配合的若松和田中，手中的“助广”军刀看来不一定是第 32 师的对手。

然而，当 20 多架日机顺着阳光轰轰而来，藤村谦大佐的野

炮一起指向龙顶寨的时候，萧之楚又不得不有气无力地下令：“撤。”

天一黑，萧之楚来了精神：“攻下来！”

说攻就攻下来……

铁丝网、地雷、夜步哨……若松使出了全部解数，就是挡不住第26军的进攻。

从9月7日白天放弃到晚上攻取，萧军对龙顶寨曾八出八进。龙顶寨山脚下范高垸的范端正老人告诉笔者，那时节龙顶寨铺了一层尸体，死在寨子里的尽是日本人，中国兵全死在寨子外边。他指给笔者看一个山凹坡：“喏（那）地方，死的中国兵人摞人，前头死的都烂出白骨了，后头还踩着往上冲……后来，白花花的一满沟白骨。”

范端正说，龙顶寨的石墙打矮了，立着的几堵石墙上的枪子眼儿，像麻花脸似的。他说，自那时起，这山上就开始闹鬼，一下阴雨，满山都是鬼火，像打大仗似的热闹。

打仗时那老和尚一直在山上，日本人上了山，没杀他，他已经70多岁了，又老又脏，蜷在仅及容身的小石洞里像一只令人恶心的癞蛤蟆，没人愿理他。但一不打仗，他就出来对着那尊小佛像念经。萧之楚叫他为死难中国军人念，他念；若松令他为日军死者念，他也念。

龙顶寨战后10年，他竟还活得很刚强，想来已是80多了。范高垸的人说那是他为死人念经的结果。

都说那山上闹鬼，没人敢独自上山。但伍家垸的伍和尚不怕，仗刚打完，他一个人上山撸（掏）死兵的洋钱，据说撸了好几百块，穷得叮当响的一个无赖，转眼富埒王侯。可能死鬼的钱还是不可轻取，伍和尚买房，房失了火；娶妻，妻得了病，一年后还是穷得叮当。就那老和尚越活越健旺。

因为再没人上山，山上的草木就特别丰茂起来，豺狼虎豹也来了。范端正说，直到解放后的1958年，才绝了老虎豹子，因为山上的大树全砍了炼了钢铁。但别的野物前几年还有，他曾经在那个填满白骨的山凹处的石洞里抓住过两只小野猪崽。“一个四五斤，肥嫩了!”他领着笔者爬上山顶，指点评说，如数家珍。75岁的人了，大气不喘。

山寨形貌依旧，城墙果然坚实，似万里长城的只鳞片甲遗弃在这里。巨大的石砖上果然满是的坑坑洼洼。范老汉抚摩着石砖，闭着眼像读盲文，说:“这全是枪子打的，只寨外面有，寨里面没有，中国兵、日本人都是从外往里打哩。”是的，同一块石砖，朝里的光滑如古磨镜。

史载，稻叶在此伤亡官兵2000余人，实在精疲力竭，才死了撇开海军配合独取武汉的贪心，命令若松联队撤下龙顶寨就地休整，待补充了3200新兵后，极不情愿地去啃田家镇要塞那块明摆着的硬骨头。

这条捆着颈项的蜷龙，可能本身就是一个罪婴天遣的悲剧吧。日后稻叶再攻龙顶寨——捆龙颈时，掩护部队撤退的第32师第68团1营300余官兵全部战死，70多名伤兵被用绳子吊在庙旁的松树上，一天一天活活饿毙。——这是40多天后的事情了。

25　大别山北麓：高高的富金山

雨后的大别山青黛苍茫，一条条银色的瀑布从云间垂下，白灿灿的耀人眼目。冬季只一片鹅卵石的史河，在这雨季里奔腾着雷鸣的狂涛。史河东岸叶集镇外的小山包上，站着一个头发

灰白满脸老皱佩挂军刀的中将，举着望远镜朝西方观望。

史河西岸武庙外的富金山上,站着一个 30 来岁气宇轩扬的年轻中将，也举着望远镜朝东边探视。他俩同时装在对方的镜筒里了吗?

当然不。因为还隔 20 来公里呐。但双方前沿阵地是尽收眼底了。

富金山，六安至信阳的公路绕着它的十里山脚狐步走过。从云雾山顶延伸下来的三条棱形脊背，像一只身首云空的天堂巨鸟的三根趾爪。

日军第 13 师团师团长荻洲立兵看着“趾爪”尖端紧挨公路的堑壕里，中国士兵的钢盔不时移动，像一只只绿色的瓢虫在匆匆爬走。

国民党军第 71 军军长宋希濂看着日军正在开设的炮兵阵地和从运输车上倒垃圾似的泼下的一摊摊日军。

荻洲立兵放下望远镜，咧嘴一笑，脸上的老皱更加茂盛起来。

他有什么好高兴的呢？经过一个多礼拜的休整，各中队补齐了新兵，还增配了轻型装甲车、炮兵和独立机枪部队。炎暑即将过去，时下正是天高马肥骑猎清秋的千载良机。空军已经探明，前方集结了大部国民党军——在荻洲眼里，那是堆砌自己战功金字塔的首级。望远镜里的富金山，一行行堑壕斑马线似的，不正是自己军事生涯登峰造极的步步台阶吗？荻洲在中国战场确实一帆风顺，不久便高升第 6 军司令官。可在对苏诺门罕一战，栽了个大大的跟斗，连刚到手的军中大拿，也给赔了进去。

荻洲曾任过北京陆军大学军事教官，对中国以及大别山的地理环境因职业的使命已了如指掌。大别山山脉的高峰大岭，从

没使他感觉到是一种地理障碍。中国北方的山往往一边陡峭一边平缓，确乎易守难攻。此地却不然。这里是气候分界线，南雨北风交汇于此，植被丰厚，山形也平庸无奇，愈是高山，坡面愈长。他看着蒋军在富金山设兵布阵，便觉得很好笑：那不是小儿们的海滩沙城游戏嘛！

当然，据说荻洲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有人说他天性开朗，有人说他笑里有刀——笑面虎——皱纹才特别厉害。

宋希濂放下望远镜，也咧着嘴莞尔一笑，顺着山坡走下去。

宋希濂这一年31岁，清颜修好，丰采甚佳，俨然顾影少年。其实，这人面嫩而心地老辣，貌善而手段了得，才深被层峰青睐。他这会儿本该怒发冲冠的：好猖狂的鬼子！老子要是有炮兵，非炸你个狗血淋头！但，虽说是中央王牌，除了兵员整齐，武器还是落后得很。

没必要发那个虚火，只要我基层官兵英勇杀敌，富金山一定富有黄金！

“鬼儿（子）就要进攻鸟（了），同儿（志）们，狠狠儿（地）打！狠狠儿（地）打！”宋希濂一路走下去，一路挥着拳头鼓舞士气。因神情激昂，不太浓的湖南口音显得分外坚决。

三条脊岭，中间的主阵地是第36师，左阵地是从六安撤下来的第114师，右阵地是第88师。

说话间，日机已飞临头顶。千篇一律的空中轰炸开始了。

荻洲以第26旅团主攻富金山。

史河边的一株歪脖子老槐树下，第26旅团旅团长沼田重德双手扶着战刀，一动不动地叉腿而立，似一尊泥塑的凶神恶煞。沼田与军界著名人物东条英机、今村均、冈部直三郎以及同一战场的草场辰已等同是陆大27期生，但就他和草场蜷缩不达，私下里便少不了李广冯唐地老天荒之叹。他在自己的家乡当过

司令官，在冈村的手下任过副职，貌似恭谨而内中桀狂。他的家乡茨城，1000 年前出现过著名的“新皇”平将门——日本历史上唯一否定“天皇万世一系”的叛逆，也是武士势力的彩排，幕府政治的滥觞。“将门之乱”虽然石沉大海，但“下克上”的因子从此遗传在了日本文化的血清。比起乃祖乃宗，沼田只能是龙种的跳蚤了。他也确实命蹇时乖，去年投入中国战场，只尝到一点点南京盛宴的冷羹；今春北围徐州，惴惴地要露几手的，偏偏遇着牟中珩牟结巴第 114 师，死缠着拼刺刀，结果只成全了人家的“胜利”。背负喧腾雷响的史河，望着云雾朦胧的富金山，沼田像猛吃了兴奋药的跳高运动员面对一项世界纪录的横杆，拼着身家性命想着一注满贯。

一朵朵小太阳旗在向前移动……冲击开始了。惊涛拍岸一般，山脚下腾起一堵曲折的手榴弹和枪弹组成的烈火硝烟的死亡之墙。看着溃退下来的大和武士，沼田刷地抽出战刀，咬牙切齿地大吼：“八格！”

守卫富金山主阵地的第 36 师，内战中在宋希濂的率领下以“英勇奋发”受到过蒋介石的亲笔嘉勉；去年上海南京和今春豫东抗战，每阵都有恶战胜绩，伤亡官兵已达两万余人，靠着中央嫡系，及时补充，也就生命活跃，功名累计，誉满朝野。现任师长蒋伏生，黄埔一期里的中将，当然不是等闲之辈。宋希濂说“狠狠地打”，他就说“坚几（决）狠狠几（地）打！”两个湖南口音在五线谱般的堑壕一唱一和，奏鸣起战争的序章。

并不陡峭的富金山，因前沿官兵密集的火力使沼田如仰悬崖。

就在这一年志愿参军的谢振潮老先生告诉笔者，那时的兵都是招的，不管成分，身体好就行。拉壮丁是以后的事，拉的壮丁是不能打仗的。那时候士兵每月伙食费 6 元，饷项二等兵

1 元，一等兵 1.5 元，上等兵 2.5 元，下士 5 元，中士 7.5 元，上士 9 元，上尉 50 元，少校 80 元，上校 120 元……银元法币通用，虽然微薄，但对为口腹所累的贫苦农民子弟来说还是有诱惑力的。谢振潮由一个中学生弃笔从戎，除了国破家亡的大势所趋，他认为根本的动机还是生计使然。炮兵出身的湛先治老人说：“那时节当个炮兵可不容易，没有文化人家根本不要！”

掐指算来，从 9 月 2 日发起攻击，，到 6 日已 4 天过去，沼田还在山脚下辗转盘桓。远在合肥的东久迩宫稔彦颇感意外，参谋长町尻在电话里向荻洲传达了亲王的“万分关切”。荻洲的笑脸不再是心电图的廉价展览，而仅仅是韬略家的彩色涂料。他命令沼田调整部署，改变攻击方向。

从 9 月 7 日开始，沼田旅团杀向左翼牟中珩第 114 师阵地。

真是冤家路窄。徐州会战，临淮关前无胜负；四个月后，富金山下见雌雄。

日军大本营一直认为徐州会战后的国民党军主力仍在大别山北麓，才以第 3、第 10、第 13、第 16 四个主力师团沿大别山北麓西进。东久迩宫稔彦一面商请飞机加强对富金山的轰炸，一面命令占领固始城的第 10 师团派濑谷启第 33 旅团长亲率一个联队向南攻击，直取宋部的后路，支援荻洲师团的正面攻击。

中将师长牟中珩算得个沙场老将了，现在才领教到空中轰炸的厉害。三架、六架、九架……编队的机群，在富金山秋耕秋播似的反复耘耙，一座茅草丰茂的大山，硬是被炸成了一堆黄澄澄的沙丘模样——名副其实的“富金山”了。士兵们一次次从灰土里爬出来，衣服没有了本来的颜色，变色龙一般地与那金色的高山浑然不辨。

两天的攻击，又像浪打磐石，一个个洪峰都给撞得粉碎。9 日早晨，沼田忍无可忍地亲自督战。荻洲笑眯眯地命令先以毒

气轰炸。正好是南风。一阵追击炮齐射的爆炸中，牟师阵地淹没在了乳白色的云雾里。

“防毒几(气)!日夜趴在富金山掩体里的宋希濂急得大叫。

白雾消散空山沉寂之中，沼田抽出战刀仰天怪叫。添田联队800余鬼子发起集团冲锋，炸酥的山土黄尘滚滚，追赶着白雾直卷山巅。

“他妈的完个球了!”宋希濂在心里呻吟。几天下来，他眼红嗓子哑，唇枯一脸黑，那个身若玉树临风的潇洒青年将军不知去向，完全是一副监囚里的苦役形态。

“杀——”一层黄尘爆起，牟师阵地海啸似的陡涨狂涛。

六安淠河丢过整排兄弟的牟中珩，决不可再被茶毒。他命令每班备一桶水，每人一条毛巾，以防不测。这回敌人一放毒，官兵们立即扎上湿水毛巾。没水的急忙将毛巾尿湿，以毒去毒。沼田目送登山比赛似的官兵，内心突然正升起些微的不安——日本式的虚伪：以放毒取胜毕竟不是光明磊落的武家风格啊。然而，就在这一瞬间，他被破壳而出的牟师惊得目瞪口呆。

“弟兄们!”团长李超林的嗓门吼出兽中之王的威猛，格外响亮，“把鬼子杀球个干净!”

两千多把刺刀的厮杀，在一块横竖三五百米的斜面舞台上，表演世界战史上的奇观。没有爆炸声。宋希濂没有炮，荻洲不敢打炮。除了这一片黄尘里的白刃格斗，方圆十数里耳目所及的人们全屏声静气地盯着这里，最紧张的两个人——当然是宋希濂和荻洲立兵。

这一场厮杀整整进行了三个小时，添田联队终于锐气耗尽，丢下200余具尸体，且战且退地败下山去。浑身是血的添田孚大佐拖着战刀踉跄的晃到沼田面前，扑随跪下，“哇!”他抽刀要切腹，“八格!”沼田制止了。

富金山上，李超林上校团长却在混战中倒在血泊中。

牟中珩左手托着李超林的头，眼泪止不住哗哗地落在袍泽的脸上。他扯起袖管，用自己的泪水细细地揩那苍白脸上的血污……

受命直取武庙集宋部后路的日军第 33 旅团长濑谷启少将率第 10 联队乘着夜色行军，拟图突袭成功。但他刚行至文庙，就被宋部第 88 师派往敌军侧翼搜索的第 523 团 1 营发现了。1 营营长梁筠知道来者不善，飞报师长钟彬。钟彬也是黄埔一期生，久经战阵，临机多有招数。他略一沉吟，急令部队占领坳口塘。这是一险要隘口，确实易守难攻。濑谷启自以为行动诡秘，天明时进入坳口，两山伏兵同时开火，打得日军五雷轰顶，尸横枕藉。濑谷启急令撤退。联队长毛利末广大佐自恃 2000 精兵，应该攻击前进，可濑谷启就是不允。

半年前，濑谷启以 3 万之众破滕县，渡运河，直捣徐州，何其威风。可是，因孤军深入，被困于台儿庄几乎断送了整个旅团和自己的性命。每想起那些效法苏我氏焚宅自杀的伤兵，他就心有余悸。又是孤军深入。在同一个路口摔跤才是真正的“八格”!

“撤!”濑谷启不由分说，扭头就走。

即便这样，已伤亡三四百人了。

荻洲并不在乎濑谷启插手,他倾全部兵力向富金山进攻了。

血洗南京屠戮苏皖凶残至极的第 16 师团已到达叶集附近，直逼富金山。

富金山是守不住了。守卫富金山主阵地的第 36 师，10000 余官兵仅剩 800 余人；牟师也伤亡官兵 6000 余人，无力再作阵地战。宋希濂万分疲惫地下达命令：“切（撤）。”

整整 11 天的攻坚战，荻洲脸上的皱纹又丰富了许多，恐怕

不是笑的缘故了。第 2 军的随军记者是很多的，日本报纸关于富金山的报道说:“此役由于受到敌主力部队宋希濂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甚大，战况毫无进展……”宋希濂因此而荣获华胄荣誉奖章。

荻洲终于占领了富金山，休整半个月后，按既定路线继续西征。前方有一个地名叫“峡口”，顾名思义是一个不大吉祥的路段。荻洲会绕过去吗?

本世纪 70 年代，笔者曾随部队来到这里“深挖洞”，从富金山到峡口、沙窝、小界岭……一路挖下去。当时并不解其战略地位之紧要，这次故地重游，才知其为兵家所重的缘由。

26　庐山牯岭：“军神”？

武汉会战期间，日本有 1000 多名新闻记者活跃在大别山区和长江流域。《读卖新闻》摄影记者须藤和通口来到星子县玉筋山下的第 101 师团司令部，准备拍些战场纪录片。这是两个紧跟军部思想敏捷的年轻人，光荣的战地记者，可怜的政治工具。伊东正喜指着地图告诉他俩，本师团的现期作战目标是攻占东牯山，战斗非常激烈。须藤和通口听着隐隐传来的炮战，怕错过时机，斜阳黄昏时分摸到了一线阵地。

然而，战斗已经结束。更叫须藤和通口失望的是，这个战场山石丛立，队形分散，很难构成激战画面。他俩什么也没拍成，怏怏地来到钵盂山联队部准备吃晚餐。到了战斗前线却空手而回，该是何等窝囊啊！通口摸着所罗门小胡子叹气的当儿，眼前人影一闪，脑子里忽然有了灵感。

因为天热，联队长饭冢国五郎大佐总是赤膊光脊梁。这是

一个已知天命的中年汉子，战场难修边幅，胡子拉碴的。

这个形象实在棒极了！通口顺手拾起一个钢盔，给饭冢戴上，抓来一把战刀，让饭冢拄着，以庐山为背景，拍成一个光脊梁指挥作战的画面。反正胶片不多了，通口一气推、拉、摇、转，浓墨重彩地倾情一泼。

饭冢性格内向，不善交游，酷爱钓鱼。平时就是这么一副阴沉沉的冷峻神色，在战场氛围下，也就特别上像。

“请您谈谈作战体会吧。”直到将胶卷全报销了，须藤和通口才进行录音采访。

“啊，怎么说呢……这里的敌人很顽强……就说攻这座山吧，”饭冢跺跺右脚，“我们是以六次冲击、三次格杀才夺取的……”

须藤和通口这才发现，脚下的山地血迹斑斑。

坚守这座钵盂山的叶肇军第160师梁佐勋团除撤下100余伤兵，1000多广东儿郎全部战死在这里，包括梁团长他自己。

“东牯山更难打呀，我们已经进行过10次冲击了……饭冢用下巴指指东牯山，语气忧郁地说，“你们看到了吧，那山上的石头全变色了，那是血染的……”

果然，夕阳残照里，那些光秃秃的石头黑白斑驳，与周遭景色大相径庭。激战后的几缕残烟里，一面面国民党军军旗悄然无声地斜立着，像一些举止潇洒的英雄豪杰，弓腿掐腰地傲视着脚下的残兵败将。

守军王敬久第25军第190师虽然是去年年底才组建的新部队，但作为中央骨干，军官来自军校，士兵来自湖广，齐装满员。师长梁华盛，黄埔一期生，别出心裁地在全师官兵的衣袖上绣织着“忠勇”二字，第190师上下便以“忠勇师”张目自雄。

东牯山极少植被，尽是粗砂巨石，危岩削壁。梁华盛深知日军的炮火凶猛，便来个“阵地战中的运动战”，在山后开设掩蔽阵地，山前只以极少观察哨监视敌人；还将士兵们的斗笠布置在散兵线上，是为“疑兵”。日军一次次炮火猛炸，掀起的斗笠飞碟似的满天旋转，山下的日军直喊“万岁”，殊不知浪费了多少钢铁梯恩梯。

“请向东京的父老乡亲们说几句话吧!”须藤将话筒直送到饭冢嘴边。

“不，不必，”饭冢谦和地笑笑，“请原谅。”

半年前，饭冢接替战死的士官学校同期同学加纳大佐就任第 101 联队长时，曾接受过须藤的同仁小俣行男的采访，和小俣谈得很默契。他坦率地告诉小俣，他觉得老同学加纳很可悲，因为他听说加纳的故居常有人夜里扔石块。“我不想我的住宅被人家扔石块。”尽管全日本煽动着征服东亚的战争狂热，但总有极少数心地善良的人们冷静地思考着这场侵略战争的灾难。饭冢说他无意于“伟大”的军人，他最喜欢的是海滨独钓。日后宣传机器对他的神化是宣传机器的功能所致。没有饭冢，它会造出米冢面冢。那个“军神”饭冢与小俣行男笔下的颇有人情味的饭冢毫不相干。

告别饭冢，须藤和通口于天黑前下山回到师团司令部，一个传令兵紧步后尘气喘吁吁地跑下山来，向伊东正喜报告说，饭冢部队长死了。须藤和通口听了大吃一惊，带着拍好的胶卷连夜赶回九江，以海军班机送往上海，再邮报东京。

雄壮的军歌中，须藤和通口的新闻纪录片征服了东京电影院的每一个观众，真是座无虚席。“我们的英雄部队长饭冢国五郎光着膀子，正拔刀冲向敌人!”解说员一本正经地琅琅礼赞。

真实的情节是：当须藤和通口为饭冢挥霍胶卷的时候，东

牯山上的中国士兵们看得真真切切，一致认为那个光脊梁鬼子太出风头了，急忙叫来几个枪法好的老兵，要给他点厉害瞧瞧。也是饭冢命也该绝，一声枪响，穿心而过，当即呜呼。

饭冢被天皇追晋少将，捧为“军神”，须藤和通口也获得了特别大奖，死人活人一时间誉满京城，只有极个别的人如小俣行男等知道这是一个因胶卷剩余而虚设的骗局。而政治生活的法则恰恰如此：精神上的供品，假的比真的历来更受天堂和尘世的厚爱。

闻说饭冢毙命，伊东哑站了许久。他从去年率领新组建的第 101 师团挂着英国国旗于杭州湾登陆，每战都遇强敌。第 101 联队第一任联队长加纳治雄大佐半年前战死于吴淞口，现在又失第二任联队长，不能不使他黯然神伤。冈村在电话里表示了对饭冢的哀悼，说决定将野战重炮兵第 13 联队配属给第 101 师团，务必尽快向德安推进。最后询问了他的指挥部确切位置。他知道，冈村绝不是关心自己的安危，而是一种没有明言的责备。他当即下令，不惜一切攻下东牯山，为饭冢报仇；师团司令部移至步哨一线。

“这，太危险了吧……”参谋长田武三千雄大佐不同意司令部位置太靠前。

伊东像没听见。年至花甲的老将了，竟还如此意气用事。田武看着他的师团长，突然感觉有一种不祥之兆。

飞机和野炮将东牯山炸得乱石飞崩，毒气弹也用上了。梁华盛第 190 师中央军虽然优越，每个官兵发有防毒面具。但大部分质量不合格，没有防毒功能。有人说喝尿可以减轻中毒症状。于是，官兵们自尿自饮，果然毒性若失。

伊东以为东牯山不再会有生命了，才命令以 5 个大队的兵力在山上的毒烟消散后发起总攻。

梁华盛将预备队全部投入，3000湖广男儿居高临下冲杀下来，拼刺的刀枪叮当杂响，整个东牯山如一个万人云集的采石场，钎锤撞击的金石之声摇山撼谷。

日军的强攻被国民党军将士的刺刀粉碎了。

有些黔驴技穷的伊东，甩出他的最后王牌——战车部队。十几辆战车掩护着步兵顺着盘山大道隆隆开进。面对这些钢铁怪物，梁华盛没有反战车炮，暴雨似的子弹打在敌战车上，只溅起一朵朵耀眼的火花。眼看着敌人一步步地压破阵地，肆无忌惮地直上顶峰……

“兄弟们！和鬼子拼命的时候到啦！”排长吴志宏身上冒着蓝烟，向第一辆战车扑去。

“轰！”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血色火焰的爆炸中，那辆战车被炸毁了。原来，吴志宏将全排的手榴弹集束起来，他自己挟着一束，率先冲向敌战车，和敌人同归于尽。

“排长——”十几个勇士挟着集束手榴弹，嘶吼着向敌战车扑去。

“轰！轰！……”燃烧着一个个年轻生命的火焰中，前面的几辆战车瘫痪了……

这一行动使一线指挥的第149联队长津田大佐大惊失色，急令撤退。

国民党军官兵以他们的血肉之躯又一次挡住了日军的钢铁脚步。双方都杀红了眼。第190师将一日军的尸体悬挂在金轮峰的古塔上，让山下的日军看得肝胆欲裂；作为报复，日第101师团杀尽了兵火所及的一切生灵。西牯岭下仅存的一对老年夫妇，也被第101旅团长佐藤正三郎下令处决。

在击退敌人20多次攻击之后，梁师团以下军官大部伤亡，特别是守卫东牯岭的朱岳团仅能编成3个连队。当日军在10多

架飞机的轰炸下三面合围的时候,梁华盛奉第 36 军团长俞济时令放弃东、西牯岭，撤至德安休整。而掩护撤退的湛鸿经连全连阵亡。

俞济时令陈安宝第 29 军死守隘口阵地。

伊东正喜知道，过了隘口就是南浔路了。他也知道隘口不大好过。但只要占领了这一带的制高点金轮峰，隘口便不攻自破了。他将自己的司令部移到西牯山下的吴家村，这里已是国民党军炮火射程之内。

晓雾浓汁一般，庐山的特有风情。金轮峰上看日出，一朵朝阳破云来。晨辉早霞之中，归宗寺外站着一个体格伟岸的中年军人。陈安宝，南浔作战以来就不曾脱衣解带酣睡过。他在迎接那喷薄而出的恢弘景观吗？当然不。他有一种直感，这乳汁一般的浓雾里似乎隐藏着杀机。他严令各部加强警戒，并通知炮兵，按早已侦知的标定射击区，随时准备万炮齐发。南浔线东面战场最高指挥官俞济时到底实力不同，就说炮兵吧，人家许多军乃至一个军团还没有一门炮,他却控制着两个野炮团。

陈安宝翌春阵亡在南昌城下，但这一天倒是料敌如神了。

由大队长川上少佐开路、经过挑选的 1000 多如狼似虎的大和武士衔枚急走，企图乘着浓雾偷袭金轮峰。

陈安宝一声令下，炮阵地喷出一层火光，排云而出。自以为武运不凡的德川后代们趴在光秃秃的半山腰进退维谷，像自知犯法的恶棍，硬着头皮趴在地上没完没了地挨老爷的板子。

天大亮了，云开雾散。吴家村伊东师团司令部里，身个瘦小的伊东正喜急得像一条猴子团团转，脸红得确如猴腚，一对招风耳朵也因为急的缘故而通红。“速请海战队……”他仰首看着比他高大的参谋长田武大佐，食指指天，大声吼叫着什么。因为炮兵阵地就在附近，炮战淹没了他的声音。他正发急，屋顶

白光一闪，杂物惊禽镳飞，他倒在地上……

国民党军的炮打得太准也可能打得太孬。这一弹如果是冲伊东来的，是实在他妈的太准了，就在伊东头顶爆炸；如果是冲敌炮阵地打的，就偏了他娘的几千米——反正，伊东头部中弹，重伤休克，不省人事。

那 1000 多敢死队撤下来了，却丢了 170 多条好步枪，轻重机枪 13 挺，尸体 100 多，仅军官就 10 多名，包括大队长川上少佐、中队长明孝一北、吉武太夫等。

可怜众望所归的堂堂东京师团，除第 149 联队还算建制完好差可临阵，其他联队都残破不堪了。值此将校伤亡师疲兵竭之际，已再无进攻能力。冈村像一个月前面对第 106 师团的残局，以悲壮的口气同意代理师团长佐藤正三郎请示的“就地休整”。

第七章　九天风云

27　冈村整顿军纪：小池无大浪

对着木棂的窗口，冈村向外看着，阴沉的目光和紧抿的嘴角像一个心地桀骜的囚犯。

越过荆条篱笆，300 米外是一片丘陵草地。一支开往战场的部队正整装出发。他们将帐篷当作背袋，已破烂不堪，日后宿营肯定要侵占民房。官兵稀稀拉拉地吆三喝四，很不成体统。有的还背着色彩鲜艳的花布包裹，无疑是从民间抢掠来的。——又是一支军、风纪极差的部队！

这里是江南战场替换进攻部队的宿营地，冈村常常这样站在窗口，观察各部队的精神风貌。他最欣赏的是兵源来自北陆地区的吉住良辅第 9 师团，那个部队总是秩序井然，官兵出发时成四路纵队，口号洪亮。他最恶心的是波田支队。这个部队散漫稀松，像一群乌合的散兵游勇。冈村原以为，风纪好的部

队必然战力强，风纪差的部队肯定战力弱。事实却大不尽然。波田支队在冈村眼里是最糟糕的部队，却横扫长江两岸，所向披靡。他很早就想整顿一下部队的军、风纪，可近一两个月的作战规律告诉他，往往最野蛮的军人才是这个战场上最“英武”的皇国勇士。这是异国（侵略）作战的性质所决定的吧，对任何一个穷兵黩武的征服者来说，都不可能是文明之师。

部队迟早要进入武汉，难道非蹈南京暴行之覆辙吗?

眼下这支部队叫鼓吹“讨蒋爱民”方针的冈村看着就来气。当然，他这会儿一脸怒容，还不仅仅是冲窗外那些花花绿绿的包裹来的。

这几天冈村宁次的心情一直很抑郁，表面上虽看不出什么变化，但熟悉他的作战主任参谋宫崎大佐明显地感觉到：司令官阁下心里正窝着一团雷火，迟早要爆发出来。

第 6 师团轻敌冒进，被阻于界岭、龙顶寨，尚可宽宥；第 101 师团竟在东、西牯山弄成这样的残局！第 106 师团尽管补满了新兵，改为驭马师团，又配属了一个炮兵联队，可军纪太差，文殊寺集体强奸一案，据说连 70 多岁的老太太也被摧残，真是咄咄怪事。第 27 师团从平津姗姗来迟，路上就耗了近两个月的时日；第 9 师团和波田支队按说是两支劲旅，却在码头已激战七八天，进展缓慢。当然，听说当面之敌乃关麟征部。徐州会战后，板垣征四郎曾这样说过:“关麟征一个军应视普通支那 10 个军。”……整个战场无大生气，小池后勤基地又出纰漏了……

冈村有感于大别山南麓国民党军纠缠不休，于 8 月中旬命令放弃潜太路补给线，指示后方课课长井上官一中佐于九江对岸小池二套口开设长江补给线后勤基地。井上官一是冈村组建第 11 军司令部时朱点的心腹之一，黑胖矮短，猥琐不扬，以直言能干深得冈村的青睐。他和主任参谋宫崎大佐来到小池，宫

崎协调好施工队伍后回九江了，他便留在小池指挥整个工程建设。飞机场正处于平整土地的紧要关头，1000 多民工突然一哄而散。

井上官一过江来到军司令部，一声报告，便哇哇大叫起来："司令官阁下，请您务必严惩那些害群之马!"

负责机场施工的民工是一个伪村长承包的。守卫工地的波田支队一名上等兵带着两名同伙，将那汉奸村长的 17 岁的女儿轮奸了，该村长一气之下撂了挑子，民工们自然也觉无颜，树倒猢狲而去。

"索卡!"冈村一听，气得牙齿咬出声音来，"吉本君，"冈村对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说，"请你亲自辛苦一趟，将情况调查清楚，如果属实，应予严惩!"

"哈依!"吉本仆人一样地俯首受命。

从 7 月中旬上任来到华中战场，冈村就深感部队军纪窳劣而大失所望。他到潜山视察第 6 师团时没讲军、风纪问题，是不想触那支部队的疼处。九州兵道德之沦丧，有人说"无可救药"。至于兵源也来自九州的波田支队，他是耳闻目睹的了。当初进入九江时，他们竟闯进英国人、美国人的房子住宿，弄得英、美两国军舰舰长大提抗议，差点闹出国际争端。士兵们为了犯罪——主要是强奸——方便，大部分抢劫了老百姓的衣服，为的是躲过宪兵的纠察。

这几天正巧从东京来了几位稀客。一个是中村军务局长。他向冈村直率地说，战区不少人寄给家乡的信中，经常挟带着一些残暴行为的照片，杀人的，奸污的，"乱七八糟，虽然以违反邮政法没收数百件，但是，部队这种以犯罪为好奇、对明显的暴行已失去良知的批判，是我皇国勇士的正常心态吗？"

冈村无言以对。

20年代初期任过陆军大学校长、第1师团长的老中将和田龟治，代表东京在乡军人团亲往星子西南前线慰问东京子弟，回到九江后，老将军满目怒火地对自己的学生宫崎大佐厉声斥责道:“那是什么军队? 根本不是日本的军队!”

老和田以为皇军所到之处，必是箪食壶浆鲜花拥道的，那会想到满眼苍凉，百姓畏若蛇蝎，仅留战区的一对老年夫妇也被斩尽杀绝了……

和田龟治说得不错，这不是从前日本的军队了。为了适应日益扩大的战争，现在军队的成分已非常复杂。30几岁的士兵已占很大比重。在冈村看来，这些在社会上风霜已久的中年男子，不再有青少年的童心和理想，需要自觉遵守才可发生效力的军纪对他们来说有如以蛛网拦飞禽。而中、小队长和分队长因军官不足大多是征集人员，如此耕种有年为口腹所累或追铢谋寸子母衡算已久的“官兵”纠合在一起，来到这里，如果不便以满囊横财受到上司的忌妒，最精明的享受便是尽兴屠宰和放纵兽欲。

对和田和中村难以解释清楚，冈村也懒得口舌。日军上下都知道，他冈村正是以带兵严厉而被上峰赏识得飞黄之快的。

那时他在北海道屯兵营任职，还是一个普通的下级军官。有一天他训练两个新兵排，他喊口令:“目标正前方海面，持枪，开步——走!”

两个排长指挥两排新兵，喊着“一二一”向海边走去，到了悬崖边，一个排长喊口令:“原地踏步——走!”不前进了。

另一个排长领队走到大海悬崖边，却突然喊出口令:“冲呀!”新兵们一个接一个跟着排长下饺子似的全跳进海里。

冈村下令将早准备好的救生圈扔进海里，把在海浪中挣扎的排长和新兵们一一打捞上来。而那个下“原地踏步走”口令

的排长，他不由分说，命令就地枪毙，新兵们悉数关了禁闭。

冈村的上级闻报大惊，及奏陆军省，请求对目无官长、轻杀部属的冈村予以严办。可陆军省批文下达：“着冈村宁次调陆军省”。

冈村的那一非凡举措在陆军省当局看来，正体现了武士道精神的精髓之所在……

眼下部队是难以令行禁止的了，“讨蒋爱民”的彩色标语张目可见，但只作了一种时尚的装饰，符咒般地吓唬天魔大鬼，根本不起什么作用。“慰安妇”数量不够也是一个问题。冈村是这一政策的创始人。早在1932年上海“1·28”事变时，因发生强奸案件，时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请求长崎县知事招募了一支相当规模的“慰安妇团”，为日军的“圣战”提供性服务。以后各师团竞相效法，东京、神户、名古屋等等各大都市的女青年们便源源不断地高举着“圣战”的旗帜，来到中国战场干那人肉经营的“圣战”勾当。

这一段，冈村和幕僚们经过反复研究，新拟定着“慰安妇”的配发计划：将官每人一个，少佐以上每两人一个，晚上归大佐；尉官每五人一个，晚上归大尉；士兵每100人一个，第11军共需3800个……但是，第6师团一直保证有足够数量的“慰安妇”随队行动，却总是不能杜绝强奸事件，又很令冈村恼火。

吉本贞一从小池回来了，向冈村报告说井上中佐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冈村立即命令宪兵分队长重藤宪文中佐坐镇小池，加强安抚工作，并即刻逮捕所有罪犯，送交军法会议处理。

指令去逮捕罪犯的宪兵队队长五十岚少佐对此案早就了解，他向在座的法务部长使了个眼色，立正报告说：“司令官阁下，我们以为本案构不成强奸罪。”

“嗯？”

“我们已向参谋长阁下申述过，本案构不成强奸罪。”五十岚口齿清晰，字字明白。

“嗯？！”冈村盯着吉本。

“他们认为，”吉本慢条斯理地说，“第一，那个少女当时并未极力反抗，第二，那个少女并未亲自控告，所以，就构不成强奸罪。”

“你认为呢？”冈村问吉本。

“我认为应以强奸罪论处。”吉本低着头谨慎地说。

“你说呢？”冈村问法务部长。

法务部长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白胖子，挺起肥厚的胸脯站起来立正说：“我和队长的看法是一致的。”

“你说怎么处理这件事呢？”

“按正常办法是调解一下，给她补偿15日元，既然司令官阁下亲自过问此事，可以多给一点吧。”

“胡说！”冈村拍案而起，一拳砸在桌子上，几个月来第一次表情怒于形色，吼道，“我知道，强奸罪要亲自控告才能成立，但是，人家在刀枪面前，谁敢亲自控告？没有反抗？三个轮奸，怎么反抗？那些日本的法律，能适于战区现状吗？我们出兵不是号称‘圣战’吗？这是个‘圣战’的样子吗？”他感觉到自己太冲动了，压下情绪，紧着嗓子余怒难消地往下说：“我和参谋长的意见是一致的，你们看着办吧。”说着拂袖出门。

庭院树影婆娑。冈村双手掐腰，隔着女墙抬眼远望。天高云淡，庐山遥遥在目。凝视着那云雾拥戴的道家圣地，他不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意念中忽然出现一首古人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冈村和吉本以及宫崎、井上等都觉得要严惩那三个强奸犯，

但最后还是给了那村长女儿20日元了事，因为这是他的军队性质所决定的。统治集团内部上司对部下犯罪的惩处，从来是父亲揍儿子，拳头举得再高也绝不会伤筋动骨，这一点冈村比谁都明白。

28　广济、武穴失守：“老帅”夜不眠

冈村心情不好，蒋介石的心情更不好。

昨晚他几乎通宵未眠，直到凌晨4点才合眼小寐一会，早起吃了一点稀饭馒头，又拿起了话筒。他要总机接通陈诚的电话。

8月初“张鼓峰事件”来如风雨去似微尘，令蒋介石乃至中国许多对苏日之战悬盼綦切的人万分失望。“国联”也是靠不住的女儿墙，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还是得自己的将士英勇作战啊。巡视宋埠回来一个多月过去，武汉保卫战外围战场总体来说还差强人意，特别是南浔线、德星线、东界岭、富金山几个战场，王敬久、俞济时、宋希濂等黄埔学生还算争气，力挫日军的嚣张气焰，蒋因之甚感欣慰。但是，昨晚连续打了几个电话后，他的脑子里被前线的军情塞得满满的了，辗转反侧，总难成眠。

夫人宋美龄住在南湖别墅，晚10点钟打电话来关照他：“介兄，伊要早点睡啊！”他俩的婚姻尽管涂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但这10多年来，两人像小夫妻陶醉在无尽的蜜月里亲爱燕昵。通电话时都说上海话，似乎那种腻语柔腔才是他俩的共同语言。

“Mrs（夫人），阿拉晓得的……”

他对大别山北麓防线一直是比较放心的，那里有他心目中的虎将第3兵团总司令孙连仲“孙钢头”。他在电话里对孙说，

鉴于宋希濂第 71 军已伤亡 12000 余人，提议把宋军调至后方休整。可孙连仲坚决不同意，他说日军 4 个精锐师团之第 13、第 16 师团正向商城沙窝、界岭一线前进，企图越大别山南下与第 6 师团会合，如其达到此目的，则武汉指日可下；而其第 3、第 10 两个师团直趋潢川，意图必在夺取信阳，将以大的迂回合围武汉地区，这股敌人乃是武汉会战潜在的最大威胁，所以已严命张自忠、胡宗南两部主力阻击。但对于南下之日军，可用于阻击的田镇南第 30 军、冯安邦第 42 军与日军已在商城作战旬日，伤亡都在 3000 人以上，如果宋军撤下，且不论战场军力减少，也将影响兄弟部队的战斗意志。

蒋介石一听也有道理。军界常有嫡系非嫡系之说，他是很反感的，便发自肺腑的表示了对孙的赞许：“仿鲁啊，你的这个是对的，是对的！”

蒋介石最不放心的是田家镇要塞。

电话里远在鄂东蕲春曹河镇的李品仙声音清晰，他说，日军月初在东界岭受挫之后，经过近十天的休整，从昨（15 日）开始全线攻击，田家镇要塞的东线屏障武穴镇已陷敌手，敌从东、北两线呈剪刀形攻势迫近田家镇，现第 4 兵团除第 48，第 7 军尚各有两个师成建制有较强战斗力外，其他各部因病和伤亡均在三分之二以上，对田家镇外围的作战已力不从心。

“李延年第 11 军团呢？”蒋介石看着台案上的地图，“田家镇是要死守的，鹤龄哪，你把我的意思告诉李延年！”

“委员长，”李品仙一副沉重的语气，“您知道，第 11 军团是第 9 战区序列。”

“哦，”蒋介石略一沉吟，指头在地图上顺着长江一划，说，“为了指挥方便，将李延年第 11 军团及田家镇要塞拨归第 5 战区第 4 兵团序列！”说着挂了电话，又要第 11 军团部。

第 11 军团军团长李延年，戴副金边眼镜的文质彬彬的山东大汉，黄埔一期里以历战勇猛深为蒋介石和何应钦所倚重。据说他日后因谗失宠，晚年“每日三餐以辣椒盐水蘸馒头充饥，于极度贫穷之中”凄凉死去，但抗日战争中他倒是打过几场硬仗恶仗的。这会儿捧着蒋介石打来的电话，他语音铿锵地说：“校长请放心，学生坚决服从第 5 战区指挥，目前虽然东线和北线受敌，但只要江南富池口能顶住敌人，我要塞不致三面被困，受敌之水上舰队攻击，陆战是有绝对把握的！”

守备江南富池口田南要塞指挥官兼第 54 军中将军长霍揆彰和第 14 师少将师长陈烈、第 18 师少将师长李芳郴，都是黄埔一期生。

“你们都是我的好学生，相信你们一定能打好这一仗！”

和江北的几个主要将领通了话，又要江南的。没有找到陈诚，接线员说陈长官到阳新去了。也没找到薛岳，一说薛岳在德安前线视察。电话追到德安，接电话的是俞济时。俞济时说薛正在返回南昌的途中。他听俞济时汇报了第 74 军在岷山作战中的伤亡情况，同意第 74 军撤到湖南休整。但他估计薛岳不会同意，嘱咐俞暂俟数日，说将以军委会命令行文下达。

他要总机接田南要塞指挥部。总机说电话只通第 31 集团军，往下的电话线被敌人飞机炮火炸断了。

已是凌晨两点，第 31 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还没有就寝。他在电话里说，新到的日军第 27 师团沿瑞（昌）武（宁）路来势凶猛，似有楔入我南浔主力后方的企图，黄维第 18 军已与其激战于黄港一带；敌第 9 师团已过上田，正向阳新排市方向前进；而敌海战队、波田支队占领码头镇后，开始向富池口发起攻击，我霍揆彰第 54 军正陷于苦战……

“知道了。”蒋介石扣上话筒，右手食指在地图上工蚁似的

匆匆移动，寻找可赴援富池口的部队……指头停下来点了点，图纸上蓝笔工整地写着：8A。

第 8 军军长李玉堂也是黄埔一期生，与江北的李延年是山东老乡，与江南的霍揆彰是同班同学，由这三个学生联合把守田家镇要塞，真可谓珠联璧合啊。

电话接通了，他向陈诚说：“辞修，你和伯陵研究一下，着李玉堂第 8 军即调富池口，巩固我田南要塞防线。”

“是！”陈诚很恭敬地立正回答。

陈诚刚和侍从室主任林蔚通过电话。江北第 9 战区李延年军团划入第 5 战区序列，他这个第 9 战区战区司令长官还不知道。他问林蔚：“主任，你知道这个事吧？”

林蔚说：“辞公啊，我也是刚知道，是老帅昨晚自己下的指示，现正在补发电令嘞。”

对委员长经常直接插手战场指挥，陈诚和林蔚早已习惯了。但委员长的另一个特点是，他有时的指示并未考虑周全，过后又会打电话去更改变动，弄得下面无所适从。这点，只有陈诚和林蔚极少数人摸得准蒋介石的脉搏，知道如何对付他的即兴命令。

如果说蒋介石参透了中国社会政治的玄机，而于军阀丛林里出类拔萃，陈诚则烂熟了蒋介石的全部内心世界，成为那个统治集团里无可企及的第一红人。

第 8 军属于机动部队，作战于长江两岸。由于攻湖口、守九江、战沙河……部队已伤亡惨重，现置于鄂赣山中休整，准备游击敌后。将这支部队调到田南战场，肯定不现实。而且，第 8 军乃中央骨肉，敌占区的任务日后将更加重要，因为这里曾是人家著名的“红区”……

陈诚放下话筒，吹了声响亮的口哨，走到巨幅挂图前凝眸

细看，似面对一幅奥妙无穷的古贤字画。

两个小时后，蒋介石又来电话了:“辞修啊，你和伯陵研究了吧? 李玉堂军移驻朱婆山地区了吗? ”

看来校长根本不知道李玉堂现在何处，又不能明言，陈诚只好敷衍道:“正在途中。”

“好的。”蒋介石再没说什么。

直到晚间 11 时，陈诚才给林蔚通电话，说:“主任哪，委员长两次来电话要调李玉堂军，要我通知伯陵，你看? ”

“辞公，你的意见怎样? ”

“看来委员长的决心很大，非调不可啊!”

“依我看，”林蔚不急不忙地说，“目下似乎还无此必要，因为李玉堂那里也是必须有部队接防的，恐怕老帅还未定下来吧。”

“这样说来，我就先缓一下吧，说不定委员长会更动哩。”

“对头。”

“打扰你休息了吧? 小弟妹又会有意见啊!”

“哪会嘛!”一对老乡在电话里轻松地笑了。

林蔚的妻子青春少艾，据说要小他十几岁，但极少有人见过。林蔚的为人在国民党军中据说口碑不错，不蓄私财，不搞朋党，以清淡廉明和勤奋忠诚侍候在蒋介石的身边，与陈布雷一文一武，成为蒋最得力的股肱幕僚。他因为从不受礼，也从不请客，知道他住宅的人就少得可怜了。

陈诚和林蔚算是最投契的挚友，他俩几乎天天都要通一次电话。陈诚需要林蔚居于天堂的太阳之风，林蔚需要陈诚捭阖江山的大地之气。当然，这二人不管是金兰之交，还是臭味相投，情趣是最相得的了。

林蔚猜得不错。第二天蒋介石一个电话打到薛岳兵团部，对

薛说："李玉堂的部队调动了没有？"

薛岳莫名其妙，说："没有呀，"又急忙补充一句，"我还没接到命令。"

"好吧，"蒋介石说，"暂时不要调动了，等等再说吧。"

陈诚将此事告诉林蔚，两人不觉会心地笑了。其实，他俩和蒋介石心里都有一块日见扩大的阴影：敌后的广大疆域，正在萌发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茵，是良是莠，各人心里明白。

北方中共领导的八路军第115师扬威晋中，第120师进军绥远，第129师跃马太行……金边银角，大气浑元；而江南的新四军略与春风，便百花竞艳，桐柏烽火，浙闽旗开，鄂赣龙虎，苏皖貔貅，人家一个小小的营团序列也可浸润千里，割据一方，前景着实堪忧。陈诚前些天巡视阳新时，下令逮捕了阳新县县长李春初。一个黄埔7期生，竟然擅自将几个冥顽不化的共产党放了，其中还有他们的中心县委书记。

黄土高原深处，那一条乱石盈盈的小河边，据说又要开会了。

29 王明、周恩来回延安：陕北信天游

这期间毛泽东心情特好。

黄澄澄的土地，黄澄澄的小河，黄澄澄的庄稼，黄澄澄的土屋……保安（延安）南门外广场上，秋高气爽的九九艳阳之下，人头攒动，笑语喧腾。清脆的腰鼓和着嘚嘚的马蹄，雄壮的军歌杂着呀呀的童谣，红红绿翠的彩旗点缀着金黄一抹的天地和蓝灰一片的人群，山峁庭院间一朵朵碧翠的枣树挂着万点红果，使这深藏在黄土高原腹地的另一个军政文化中心，充满

了世外桃源的古朴淳风。

继江西瑞金之后，又一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临时首都，在这块因政治特别腐败而贫穷黑暗的东方板块，托起了一轮朝气蓬勃的太阳，照耀着一片希望无限的纯洁土地。

中共中央各机关团体和学校师生，满怀喜悦地迎接从抗战前线武汉回来参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长江局领导人。

毛泽东大幅度地打着手势讲着什么，站在他对面的朱德笑眯眯地听着。毛泽东头发很长，高岸魁伟，英俊的双眼闪烁着自信的光芒。他依然是一身灰色的红军服装，但摘下了五星红旗。朱德开始发福，扎着宽大的皮腰带，豪眉俊目，气宇非凡，叉腿而立，显得威风凛凛，胆略超人。

西南方向扬起灰尘，隐隐传来汽车的马达声。来了。广场上的口号声掀起小彩旗的波涛,腰鼓队的乐章像心跳一样简单，也像心跳一样轰鸣着欢快的激情。

王明，矮不楞墩的小个儿，穿着国民党军军服，风纪口扣得严严实实，步态也作军人模样正儿八经地甩胳膊摺腿，但看着有些滑稽。周恩来和博古（秦邦宪）虽然也是军装，但戴着太阳帽。背衬着万众欢腾的背景，这些星星之火九死一生的中共领袖握手寒暄的把臂之间，传递着一支将照亮中国大陆下半个世纪的擎天火炬。

王明和毛泽东握手的时候，都很用力地捏着对方的手摇了摇。望着比自己高出大半个头的毛泽东，王明的心不禁咯噔了一下。近十个月来，这是他和毛泽东第三次握手，他发现毛泽东那日角一样丰圆的额头一次比一次昂得高了。

那一天（1937 年 11 月 29 日），他和康生等从苏联取道新疆乘飞机回到延安，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张国焘等在处理西安事变时匆匆修建起来的机场上热情地迎接他们，历经劫难的

同志们尽情地拥抱，眼里都闪烁着三生有幸的泪光。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情深意切的演说:“……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

1938年2月底王明从武汉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也是在这个广场，毛泽东欢迎时的表情殷切诚挚。可这一次，毛泽东只是礼节性地挥霍着笑容，让王明感觉那是胜券在握的神色。

在张国焘看来，这个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空论……”

在2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当这位“天使”重弹他的“五个统一”的陈词滥调、攻击游击战时，毛泽东和张闻天、任弼时等开口说话了，以中国革命的实际现状向王明的“放言空论”提出了挑战。王明以为大不恭敬，不等会议开完便专断地回了武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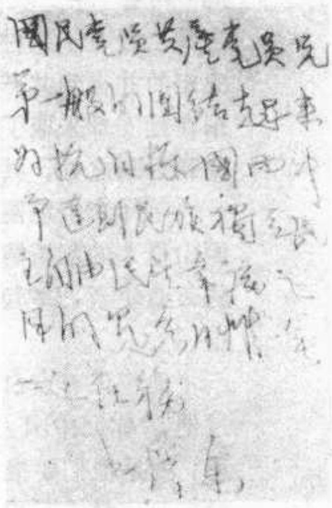
作为中共长江局的总负责人，王明在武汉颇为“言行一致”地贯彻他的“五个统一”。在国共两党关系上，他要求服从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军事问题上，他要求服从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在群众工作上，他要求合法和统一；陶铸等在汉西天门山区办了一个“汤池训练班”，培养抗日青年，王明以为和国民党的中央军校训练班唱了对台戏，下令解散……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们提出下乡打游击，他以没有军队干部领导大泼其凉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公开发行后，国民党军将领白崇禧等推崇备至，可王明有一千个理由拒绝在武汉的党报《新华日报》上连载……

他当初离苏回国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 1938年8月底，王明（前排左一）、周恩来（前排左二）、博古（前排左三）、徐特立（后排左一）从武汉回到延安，毛泽东（前排右一）、朱德（前排右二）到延安南门迎接。

☆ “七·七”事变后毛泽东的题词。





☆ 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王明（中）、周恩来（右）、博古（左）在会客室。

季米特洛夫都接见了他，季氏要他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实施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陈独秀一样，他的右倾投降主义又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共产党占统治地位的法国可以“一切经过”、“一切服从”统一阵线，中国的“一切”都是国民党的，“一切”的结果便是俯首称臣，任人宰割。

王明自以为后台坚挺，根本不把延安放在眼里，正如李德在《中国记事》那本回忆录里所写的:“我们把华中局（长江局）叫着‘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月决定的并得到共产国际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的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其实，这正是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之处，共产国际委员会支持的路线，未必正确。

毛泽东坦坦荡荡大大咧咧地笑语之间，王明以为是黄土高原山里人的落拓情怀吧，鼓舞起原本高傲的自信，以爪泥人间的天遣使者，举起手来巡视全场，享受那山呼海啸般的捧场红尘。

他应该有点自知之明。早在他回国时，季米特洛夫就叮嘱过他，“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然而，他却从没把延安放在眼里。当他听说在苏联养病并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王稼祥同志回了延安，要求王立即前往武汉，向他单独汇报共产国际讨论的中国问题和莫斯科的各方意见。就在毛泽东决定通知他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时，他竟致电中央，提出要毛泽东及全体中央领导都到武汉或是西安开会。

毛泽东笑了，让王稼祥给他回电说:“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王明心里好一阵嘀咕：延安是怎么了?

王稼祥两个月前就回来了。这位战火中以重伤的代价认识并且改正极左路线错误的年轻书生，在又一个关键的时刻投了毛泽东关键的一票。

他回国之际，那个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对他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并随身带回了30万美元的援助。

当然，时运到了今天的毛泽东已根本不在乎王明的操蛋。4个月前张国焘变节投奔了蒋介石，时人都以为是对中共的一大打击，可毛泽东在给学生们作报告讲到这件事时，谈笑风生地说：“张国焘是四方面军的，他以为了不起，他投降蒋介石了，共产党把他开除了。同志们，你们有没有看见人拉的屎吗?狗子也抢了吃嘞!”

就在昨天（9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对中共领导权的裁决，并作了《国际指示报告》。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王稼祥的这些讲话，彻底地破灭了王明的蠢蠢野心。7年后召开七大的时候，王稼祥只获204票未能当选中央委员，毛泽东记着他的这个功劳的，专门为王稼祥做了说明，并提名当第一名候补中央委员参加选举。

至于王明，在此刻的毛泽东看来，也是一泡迟早要拉出去的屎。

新闻记者说要拍一张照片。按常规当然是毛泽东和王明站

在中间，但毛泽东却往一边站。这种微妙的气氛周恩来一眼就明白了。略一导演，便成了这样的格局：站在最中间的是博古，其左首是朱德，右首是周恩来；毛泽东挨着朱德，王明紧靠周恩来，背靠国际和扎根本土的两大领袖分道扬镳，各站在了最边边上……

峰火山的窑洞清洁了许多，洛河水大了些，总是那样不停地冲洗着已毫无棱角的石头，古老的砖塔苦熬着岁月，那上面春日的离离青草已憔悴枯黄，在秋风里萧瑟残光……一切如此熟识又如此陌生。王明在夕阳下的洛河边踯躅徘徊，搜肠刮肚地寻找“七绝”——当然是打油诗一类的下脚料。有了：

相持阶段只空吟，对日屈从是实情；
抗战心消反统战，诬加马列教条名！

令王明最最恼火的是，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当他再次猛唱他的“一切服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老调，并给和他意见相左的人大扣“口是心非”“破坏抗战的分子”等等高帽子的时候，一个气度翩翩的中年人站起来了。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以明显的湖南口音和严厉的语气大声质问：“你说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不是要我们‘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吗？！”早有准备的刘少奇，以战斗檄文般的长篇发言，全盘否定了王明的投降主义论调，阐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以及这次会议上作的《论新阶段》等报告中的一些基本观点。王明日后硬说刘少奇的发言是毛泽东指使的。

毛泽东当时大口大口地抽“大前门”香烟，笑眯眯地看着自己的亲密战友刘少奇稳、准、狠地定点轰炸。

这烟的味道还的确不错。他吞云吐雾，其乐无穷。周恩来

专门给他在武汉筹集的，随行李带到延安来。

会议期间，日机曾不远千里，飞来延安丢炸弹，但毫无目标。一座飞行图上找不到的小城镇，即便找到了，每一个窑洞都是最权威的防空洞，在这里扔炸弹完全是浪费钢铁来给人助兴。

王明从此一蹶不振。当他知道延安早就传达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领导权的认可，再没有了慷慨演说的激情。会议作出决定：撤销长江局，王明留延安工作。

会议还在继续进行，鉴于武汉会战已处于最后决战阶段，周恩来必须回武汉主持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烽火山上的一间窑洞里，灯火通宵未熄。毛泽东挥毫淋漓，连夜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托周恩来面交。信的内容是：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敬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

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办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而我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

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　谨启

民国 27 年 9 月 29 日

数十年后，大陆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之际，蜗居台湾的一些落泊文人以这封信来诋毁毛泽东的人格，很是凿凿有据的样子，其无知和无聊何其乃尔！

第八章　战将丰采

30　沉默的丛山口

“郑作民呢？他在哪里？”李延年听说丛山口丢了，对着话筒大吼大叫，“你叫他接电话！”

“军座，郑师长在一线指挥，”大法寺第 9 师指挥部里，军参谋长赵家骧少将神情恭谨地说，“这不是郑师长的责任，第 9 师打得非常英勇！请军座放心，我已令何绍周第 103 师向丛山口发起攻击！”

“好！有作战不力者，团以下你就地正法，不必问我！”李延年扣上话筒。

赵家骧父乃晚清举子，书画大家；母亲是望族才女，颇负文名。他却 13 岁时不顾严慈的坚决反对，入了吴佩孚的幼兵学校。时年虽才二十七八岁，却已算得个沙场老将了。

李延年将指挥田家镇要塞保卫战的大权交给他，他既高兴

又紧张。他一直是作高级幕僚的，终于有了一个亲自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机会；但又生怕出岔子，所以一招一式都非常仔细。

稻叶第 6 师团没能闯过东界岭，就地休整了 7 天，并补充了 3200 多人从南九州运来的新兵之后，于 9 月 15 日硬着头皮也气势咄咄地挥师南下，来砸田家镇要塞的铁门了。

白崇禧染上疟疾回了武汉，李宗仁坐镇宋埠，有时也到蕲春曹河乃至阳陈山下陈细湾李延年军部督战。李延年让参谋长赵家骧具体指挥，他只在关键时刻才发号施令。他向校长起过誓，只要江南富池口不失，他田家镇要塞就不会有问题。现在富池口霍揆彰、李芳郴等老同学壁垒森严，自己的田家镇可不能出了纰漏。校长的脾气毛了，杀头可是从不手软的啊！

稻叶四郎以牛岛旅团继续窥伺东界岭，以今村旅团中野英光大佐第 13 联队和独立山炮兵第 2 联队、辎重兵中队、卫生部队编成的混成集团，由今村少将亲自指挥，天上二三十架飞机轰炸，先头十几辆战车开道，浩浩荡荡，一举击破国民党军笔架山、铁石墩防线，直抵丛山口。这里离田家镇核心阵地只有 15 公里了。

田家镇要塞丘山环抱，南锁长江，东北有黄泥、马口二湖，一行脊岭从田家镇要塞玉屏山分湖而出，迎接从望中巍巍的大别山次第阶降的大小橐坨。

正面丛山口为田家镇要塞的外围阵地，守军李延年第 2 军第 9 师，中将师长黄埔一期生郑作民，是个寡言少语而意志坚定的职业军人。诚如赵家骧所说的，第 9 师没砸中央军的牌子。

丛山口没有明显的山口，一格子馒头似的山包拥挤在一起，松山要高大一些，鄂东口音“丛”、“松”不分，所以，有些文章也写作“松山口”——不是这一场历时半月之久的大战，恐怕它老死也不会被人咬文嚼字。以松山为主阵地，方圆两三里

的大小山梁都被9师官兵于半月前大兴土木，挖下了一圈圈坚固的堑壕。日军的飞机也着实厉害，硬是紧贴着地面，编着队顺着一条条犁沟似的堑壕，精确地播种着死亡。松山上第26旅旅部掩体里，郑作民目睹自己的第9师官兵有如俎上鱼肉，一口湖南腔向旅长杨宝珏叫道:“削（所）有的武器，给我打狗‘益’的飞支（机)!”

“削有”的武器开火了，真是仇恨之火啊。丛山有如猛地爆炸一般，大大小小的山包闪电似的射出一层死亡之光。光芒之中，有一颗颗零星的小红球狐狸炼丹似的击上天空，又呈弧线降下来在附近爆炸。“操……”郑作民正待骂出口，只听“轰”地一声巨响，一颗小红球落在敌机上，敌机凌空炸得粉碎。日机群顿时如惊弓之鸟，四散高飞。

不是什么狐狸金丹，是追击炮呐。日机的猖狂使急红了眼的炮手们忘了自己的武器性能，也冲天上胡打一气，不想歪打正着，偏偏干掉了一架敌机。

“嗬——”日机升空避险大大铩羽的时候，整个阵地一片欢腾，官兵们全跳出战壕狂呼乱叫，都忘了身在虎穴狼窝。

二战创造了许多战争奇观，追击炮打飞机，也是其一吧。

毕竟，战争的胜负不是偶然的侥幸所决定的。当日机发现该阵地并无防空武器，和山炮第2联队联袂向丛山口倾泻火药的时候，那颗追击炮弹制造的胜利狂欢便被炸得灰飞烟灭了。

乘着潮卷似的轰炸，日军群鲨一般地汹涌冲刺而来，突入第25旅第50团1号高地。肉搏开始了。

日机升上了高空，炮火停止了，万籁无声，就这个方圆数百米的馒头山东北坡面，手榴弹、枪声、刺杀的吼叫声遏行云。两三千人的近战，在平缓的坡面卷起战争之云，上上下下沉重而缓慢地移动，每向下移动时，就退潮般地露出一具具尸体和

痉挛的伤兵，如海滩上贪玩没赶上退潮的小鱼，扭曲挣扎，赫然触目。

“狗日的！狗日的！……”下士班长时克俊正和一个与自己等量级的鬼子兵厮打。“……”那鬼子兵也叫骂着，双方气喘吁吁。他俩在对刺时，鬼子兵颇有技巧，一个防左刺，将时克俊的枪给打掉了。鬼子兵得势，向赤手空拳的时克俊突刺。也是天道有眼，一个小树桩将那鬼子绊倒了。时克俊猛扑上去，死死抱住了鬼子。小伙子想捉个活的。郑师长有言，抓个活鬼子，100 大洋呢。但要把一个和自己一般长短粗细的家伙搞到手，是不容易的。两人扭打在一起，时克俊已明显占了上风，因那鬼子被他压在了身下，可就是腾不出手来。身边人人都在厮杀，没人能帮自己。时克俊一急之下，用脑袋狠砸鬼子的脑袋，心想把鬼子砸昏。他相信他的头比鬼子的头结实。万万想不到，当他俩正没命地开展撞头比赛时，那鬼子竟张开血口，死死地咬住了时克俊的右耳朵，用劲猛扯，给撕了下来。看着自己心爱的耳朵竟在鬼子的嘴里，时克俊气得涕泪横流:“你狗日的——”他发疯地掐住了鬼子的脖子，直掐得那鬼子口里喷血白眼翻花，他就是不撒手。鬼子不动了，山上都平静了，他在战友们的围观下站了起来。也是一身血污的王惜时营长走过来，跷起大拇指表扬他活活掐死了一个鬼子，他竟大哭着在地上寻找自己的耳朵:“狗日的，老子的耳朵……”怎么也没有找到。

两天两夜下来，第 25 旅已伤亡营以下军官 60 余，士兵 900 余，郑作民下令撤守松山后方防线。

松山主阵地一直处于日军的飞机大炮轰炸之中。山上的工事夜晚修好，白天便夷为平地。在守军第 26 旅少将旅长杨宝珏都被炸成重伤后，赵家骧命令郑作民撤下来。但郑不回大法寺，仍在附近李还垸指挥作战。

面对敌人太强的地空火力，郑作民命令守卫松山的部队不必死守阵地而采取大胆逆袭的办法与敌周旋。敌人从正面进攻时，主阵地只以机枪拦击敌人，部队却从侧面拦腰突袭，一次次打得今村晕头转向。今村几次失手后，调集部队，在地空优势全力配合下，从三面向松山发起总攻，松山守军这回顶不住了。

重机枪一连袁次荣排奉命掩护撤退。部队刚撤下去，敌人汹涌而上，袁排来不及转移了，且弹药已经用尽，战士们也全部牺牲，只剩下袁次荣孤身一人。鬼子们一圈刺刀步步缩小，“投降的有？”战场喊话乱叫一气，也有日语的怪叫：“科桑斯有？”

袁次荣冷冷一笑，不紧不慢地打开机枪盖，将最后一颗手榴弹放进机匣，猛地拉断火索，满含着泪像扑向亲人似的紧紧地抱住了枪身……

“轰！”一圈刺刀白玉剑菊似的炸开，松山顶上升起一朵红色的久久不散的云团。

受赵家骧命攻夺丛山口的第 103 师，黔军之精华，师长何绍周，仍当朝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嫡亲血侄。京沪会战后该师虽然打得只剩下 500 人了，但很快从贵州招来两批新兵，经过三个月至半年的训练，又全部换发了捷克式步枪、轻机枪及重机枪。重机枪能平高两射，使用钢心弹可击穿轻型坦克的装甲。

就在第 103 师到达丛山口附近从南面进攻今村的同时，李宗仁命令萧之楚第 26 军、廖磊第 48 军、刘汝明第 68 军等分别从东、北两面夹击今村部队，使今村三面受敌，迫其后退。偏偏今村是个特别骄傲自大的家伙，只以少量部队掩护侧翼，不要命地攻下了松山。

繁星万点，河汉高横。牛郎织女遥遥相望，还沉浸在一个月前短暂良宵的幸福回忆之中吧。大地灰蒙蒙地，天地间一抹

弯弯曲曲的亮色，使一座座山岭像硕大无朋的海上巨鲸，静静地逍遥浮游。

偶尔一两声枪响，成为这战争之夜的点睛之笔。

不，是该打起来了。离丛山口五华里外的石板房，山窝里一座小院的民房里，烛光下一位胖胖的将军看看手表，支起耳轮认真地谛听。就在这一瞬间，枪声如大年初一的岁首，普天爆竹同时开花。

第 103 师是从松山的南坡发起攻击的，云贵高原因贫穷而命贱，升华成勇敢的士兵们，前仆后继，踩着同伴的尸体，一波一波地往上冲。300 米长 400 米宽的坡面，摆下了 2000 多贵州儿郎的躯体，晒干鱼似的，将山坡覆盖得严严实实。

从亥时开始，战至子夜，弦月东升之际，日军再也顶不住了，丢下 70 余具断体残肢，撤下山去。

闻说攻下了松山，何绍周激动地拿起话筒，正待报告军部，只听守机员惊慌地说:“师长，敌人向我们冲来了!”说话间，剧烈的枪声在村外响起。

“快走……”烛光的暗影中有人低声说，声音颤抖。

“胡扯!”何绍周扶案凛立，横眉怒竖，狠狠地命令道，“直属连，给我将敌人驱逐出去!”

直属连武器好，地形熟，衔命上阵，左冲右突，以一当十。这股增援松山的日军虽然是一个大队，因急不择路，不想误入何的指挥部，还以为遭了伏击。又闻说松山已失，无心恋战，虚晃一枪，便匆匆退了回去。

何绍周身边的人捏了一把冷汗。何说:“夜暗之中高者明动者见，低者藏静者隐，不过是基本常识罢了。”

第二天，日军故伎重演，先以 20 多架飞机向松山及四围国民党军阵地轮番轰炸。第 103 师的轻重火器全部指向了空中。一

架日机超低空扫射，直朝叶成章重机枪连俯冲而来。

以往每一临阵，连长叶成章都是要独自“霸占”一挺机枪的，今天也不例外。当日机肆无忌惮地冲下来时，叶成章的枪管直直地指着日机，天上地下四目相对，不躲不闪。日机飞行员骄横已久，等着中国兵惊慌逃命；叶成章肝胆欲裂，叫骂着倾泼仇焰。两条火舌上下交叉之际，地上的枪身灼出火花，叮当大响；天上的飞机拖起黑烟，栽了下来。一声猛烈的爆炸中，官兵们向叶成章连长欢呼喝彩，他却笑微微地舔着嘴角的血，摇晃着倒了下去……

从这天（9 月 18 日）夜开始，秋风乍起，阴雨连绵，天低云暗，日军的飞机不能起飞了。没有了空中优势的日军，其攻击力量就大打折扣。而萧之楚、廖磊、刘汝明军及牟庭芳、施中诚师，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发起攻击，田家镇要塞的大炮也开火了。这些从德国进口的 105 毫米的大炮居高临下，直瞄日军阵地，炸得今村只恨入地无门。今村被围于马口与黄泥湖之间，进退维谷。适值国民党军放弃武穴时将长江大堤破坏，滔滔江水使马、黄二湖地区一片泽国，被围中的今村部队头顶淫雨，脚踏泥泞，食无炊烟，卧无干处，泥身如鬼，其形象也狼狈。

国民党军也是如此。阵地上的官兵没日没夜地蹲在泥泞的堑壕里，疲倦了就抱着枪昏昏睡去，一声哨音，又爬起来防空或是作战……

稻叶急令佯攻东界岭、龙顶寨的牛岛旅团抽出第 23 联队池田第 2 大队和第 45 联队山本第 2 大队增援今村，并请求海军第 12 航空队不顾低云的复杂天气，向今村空投粮、弹、医药用品等急需物资，包括 100 发山炮弹。

大好的天时地利，四望山、许家铺一带的刘汝明第 68 军、

汪之斌第15师向包围圈中的敌人发起猛烈攻势。一天一夜的厮杀，今村抵挡不住了，命令大肆施放芥子气浓毒弹。一时间，国民党军官兵纷纷中毒倒下。

两天之后，第5战区联络参谋王长勋来到第68军。时值刘汝明命令将第68军和第15师阵亡烈士遗体摆在一起。这是一条沿着山脚的大路。烈士们的遗体成三行一个挨一个躺着，像深深酣睡一般。当然，他们有的没有胳膊，有的没有腿，大部分血肉模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眼望不到头。

王长勋心里一阵酸楚，脱了军帽，顺着这三行整齐的烈士遗体，一步一步走过去，竟是一里多路……

31　潢川十日谈

拿着飞机邮投的派遣军司令部《战报》，东久迩宫稔彦亲王纤细长爪的指头在桌案上练钢琴似的轻扣了几下，沉着脸对参谋长町尻少将说："町尻君，筱冢君说已经向信阳展开攻击了，怎么还停在潢川裹足不前？"

"好像，"町尻推了下眼镜，小心地说，"筱冢师团遇到了敌人顽强的阻击。"

"我意前往叶集巡视，你看如何？"

"这个，"町尻吞吞吐吐地说，"司令官阁下，恐怕现在还不是时候。"

《战报》上说，大别山南麓稻叶第6师团已经向武汉东大门田家镇要塞发起了攻击，形势喜人；东久迩宫已令攻克富金山的第13、第16师团占领商城后向南横越大别山，尽快与第6师团会合，共同携手分享夺取武汉的美酒鲜花。可是，地图上的

本军标志显示，整个大别山北麓的作战进程大大的不尽人意。

“嗯？”东久迩宫喉管里发出一种猛兽的低鸣声，“是有危险吗？”

“不。”

“那是什么呢？”

“那里大战刚刚结束，我以为会有许多后事处理，忙乱之中，恐怕接待多有不便。”

“哼！”东久迩宫将报纸狠狠地扔在桌子上，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东久迩宫已经生了两天的闷气了。前天傍晚，他按习惯披挂整齐，拿起马鞭，准备骑马兜风。卫兵哭丧着脸向他报告，亲王殿下的正副两骑夜晚被盗，宪兵队已搜查一天，还没有下落。

“八格！”亲王一听，顿时斯文扫地，破口大骂起来。

那是两匹如龙之骏马呀，正白副黑，白的银光闪闪，黑的黝色荧荧。据说白的为天皇所赐，黑的乃秩父宫所赠。东久迩宫视为至宝，宠若娈臣。盗马贼无疑是部属所为。这是通天之大案，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也发了通报，严令查处，但至今仍不见皮毛。东久迩宫这两天食不甘味，寝不贴席，似乎生活的空间出现了巨大的残缺，一时间难以适应。

町尻阻止东久迩宫前来叶集，是什么“不便”呢？

不好说。

以叶集为中心，方圆十多里，已被一种特殊的臭气笼罩四五天了。当时12岁的放羊娃罗石头老汉说：“那个臭呀，要你呕，呕得干干清清！”

烧尸体。从富金山上运来的4000多具日军官兵尸体，全摆在叶集火化。开始是架在木柴上淋了汽油烧，但汽油是紧缺物资，不可挥霍，改为纯用木头。将一层层木头架好，尸体放在

上面摆得整整齐齐地，像一班人规规矩矩地躺在露天土炕上。后来不大负责了，把木头和尸体摞金字塔似的架得像小山一样，烧起来烟雾冲天，结成一块块黑色的云团随风翻滚，如驭着凶神恶煞的邪气妖蜃。

“砰!”一个肚子烧得鼓如吹猪后猛地爆炸，星火飞迸。

“砰！砰！砰……”一个接一个爆炸，烈焰浓霭中如烧炸了一枚枚手榴弹。

叶集，百十户人家的小镇，在大别山腹地，算得个不小的经济文化中心了。因为山材丰富，除山墙是砖石之外，街面内壁全是木板。叶集成了焚尸场后，远看街市虽然依旧，可近看却面目全非，如一片全砌了山墙而因资金不到位匆匆下马的废墟。没有一块木头。椽、檩、梁、柱，乃至桌、椅、板、凳，一一当了焚尸的材料。不仅仅叶集，附近十几个村庄的木料，全被洗劫一空，集中在叶集烧出一座座骨灰之山……

罗石头老人说:“那几天，一起风，满天都是黑灰，落在身上就痒痒的，一抓破就灌脓，得亏不几天下了雨，要不是呀，这方圆几十里都要绝人烟的。”

町尻能让东久迩亲王殿下看到叶集的骨灰山吗？当然不。

东久迩宫对战绩不满除开丢了宠物的情绪所致，当然也有先入武汉抢头功的焦迫。其实，此间第 2 军四个主力师团席卷大别山北麓，比冈村第 11 军沿江作战的形势要好得多，特别是第 10 师团第 8 旅团冈田资少将，在町尻的日记里满是溢美之词。

“冈田君无疑将是攻占汉口之第一大功……”

冈田资在这次武汉会战中，率其第 8 旅团连续攻占六安、固始、潢川、信阳，接着连克湖北应山、安陆、应城，横行江汉，深受天皇赏识，荣晋中将，日后曾爬到第 13 方面军司令官的高

爵显位。当然，冈田资的金字塔不过是一座座日本士兵留在叶集等地的尸骨之丘，仅此刻他的第 39 联队跨过竹杆河进入罗山县城时，从合肥出发时的 2800 余北陆地区应征青年，只剩下 800 人了。那 2000 官兵呢？六成在医院里呻吟惨号，四成作了异国孤鬼。

冈田资也确实晦气，首战六安，牟中珩淠河作梗，硬是寸步不让；兵临固始，中央军钟松大战黎集，史水为赤；遥指潢川，张自忠立马城头，等着厮杀。

第 27 军团长兼第 59 军军长张自忠这一段口碑不好。1937 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军政大脑宋哲元面对日军的软硬兼施，自觉形势险恶，委托张自忠以副顶正，自己溜之大吉。张自忠山东大汉，素以忠义自诩，慨然主政北平，接受日军的胯下之辱。他虽然几经周折脱离虎口，途青岛潜逃南京，面谒蒋介石时竭尽肝胆，但社会上还是风传他与日本人大不清白。“事实将胜于雄辩!”他给袍泽的信中这样说。

9 月 9 日，冈田资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向潢川东十五里铺张自忠第 180 师第 26 旅阵地发起攻击。军团部设在任大庄的张自忠接到前沿与日军开火的同时，接到第 3 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的命令：“胡宗南第 17 军团正从信阳出发，将至罗山以东开设阵地，第 59 军必须坚守潢川城 7 天，后退一步军法从事!”

张自忠心里明白，即将到达的胡宗南中央第一军，“国之利器，不可示人”。委员长将这支部队都拿出来决战了，此战岂可小觑？！他当即脱颖挥毫，写手令传檄各部。

“……当此国家民族存亡之紧要关头我等官兵须齐心协力与敌决一死战……”

敌机从房顶上飞过，瓦片为之风动。张自忠若无感觉，笔走龙蛇，“为国家为民族与阵地共存亡……”

“轰!”炸弹就在房后爆炸，气浪卷进屋来。张自忠吹一下纸上的轻尘，笔花飞动:“完成我主力军部署任务会战就无所不胜……”他签上姓名，又写一份，每个师、旅长一人一张。

激战两天两夜，敌我阵地犬牙交错。第26旅715团已与敌人拼过三次刺刀了，三营营长陈芳芝向旅长张宗衡请求支援。张宗衡严厉地说:“我这里没有部队，只有军团长的手令!”陈芳芝已听过张自忠的手令,但有些因连日苦战无援而深感委屈,话筒里突然响起一个粗重的山东口音:“陈营长吧,我是张自忠,希望你们坚持到最后一分钟，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军团长也在一线指挥啊！二十郎当岁、正是青春如火的陈芳芝，顿时热血灌顶，两股战战，放下话筒，大吼一声:“跟老子上啊!”带着全营官兵发起反攻，一举夺回了失去的阵地。

指挥部设在春河的冈田资恼羞成怒了，将一参谋刚在地图上往后移的小红旗用力地掐下来，狠狠地甩在地上，命令施放毒气弹。“给我毒！给我通通地毒死这些支那秽多!”

一阵嘶嘶怪叫的沉响中，潢川城国民党军阵地全部埋在乳白色的云霭里。

咳嗽、鼻涕、窒息、喷嚏……可怜第59军燕赵勇士，尽管以毛巾尿尿捂鼻，也还是人人如丧考妣，个个痛不欲生。

“师长，你、你……”

第180师师长刘振三中将正在一线督战，毫无例外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难过起来，急得卫兵倒真情的大哭失声。

毒气消散，是敌人进攻的时候了。刘振三两眼通红，鼓励官兵英勇杀敌,“弟兄们……”他正挥舞着手臂慷慨激昂，阵地上又是一片“卟卟”的爆炸，又弥漫起可怕的白烟……

冈田资清眉秀目，神情却冷酷阴残。所罗门小胡子下的嘴唇歪咧着,笑吟吟地对着电话筒说:“太田君,现在就看你的啦!”

第 39 联队长太田米雄大佐在那头高声吼道:“哈依!”

冈田资派出了太田，又命令第 44 联队从东北方向经唐楼、杨围子，从息县南直取潢川侧后，以切断潢川守军退路，打一个大大的歼灭战。

第 44 联队在联队长西大条胖大佐率领下,悄悄地行到息县西南二十五里铺，尖兵部队发生战斗。西大心想是敌人小股游击，命令不要理睬，直接前进。可对方就是不让通过，战斗越打越猛，越打越大。西大条胖发现有异，调整部署认真应战。

原来,张自忠为了减轻当面部队的压力,指示第 38 师在师长黄维纲率领下，经息县以南绕袭敌后，追其后顾，谁知正好与敌遭遇。双方频频添油，最后全部投入，拉开架势大打起来。西大条胖明知偷袭失败，却不愿就此后退而受江东之羞；黄维纲沙场老手，拼死也要击退这股敌人，免我潢川军团受瓮中之险。这场恶战一打就是整整三天三夜。西大条胖孤军深入，无地空火力配合，深感已成“鸡肋”之势，权衡再三，最后怏怏后撤。而第 38 师已伤亡官兵 4000 余人。

太田米雄联队在 20 余架飞机的空中掩护下，倾巢出动，成三路围攻潢川城。其中一部来势凶狠，猛插张自忠军团部后路。敌群狼奔豕突，已历历在目，蜂拥着向城墙残缺的潢川城内跃进。

“很危险了!”有幕僚提醒说:“军团长，移动军团部吧!”

“扯蛋!”张自忠一恼，脏话就出来了。他看看地图，食指一戳，说:“命令，着 26 旅张宗衡旅长亲率第 678 团将该敌击退!”

一会儿，军团部后方响起激烈的枪声和近战的手榴弹爆炸声。

部队酣战之时，张自忠突然觉得全身像发酵的面团，骨软

筋酥，涕泪欲滴。烟瘾来了。这股敌人比鬼子还要厉害，硬是向张自忠发起立体总攻，非要他投降就范。

半个月前，白崇禧来张部视察工作，乘着间隙，张自忠躲着过了一盘烟瘾。白崇禧明察秋毫，闲话时好心地说："荩忱兄啊，弟有一言，不知可嘉纳否？"

"愿听教诲。"张自忠真诚地说。

"抽大烟这个习惯弟以为不大好,主要是于作战颇为不利，请兄台三思啊。"

"总长的话很对！"张自忠爽快地说："我这就改！"

西北军将领大多有抽大烟的习惯。这玩艺儿是个大染缸，上色容易清白难。他当时顺口一诺，竟认起真来。

看他如此痛苦，身边的人也为他痛苦，更为他的毅力所钦佩。

罗山一带，胡宗南第 17 军团之第 1、第 45 军，邱清泉的装甲部队，彭孟缉的炮兵旅……国民党军装备最精良的部队，已在竹杆河畔威严列阵，等着一展雄图……

第 678 团在张宗衡的率领下，与敌经过逐墙逐屋的肉搏巷战，将敌人击垮了。

从 9 月 9 日开始阻击敌人，到 9 月 19 日 10 天过去，张自忠终于接到了孙连仲令该部撤出潢川的指示和对其超额完成任务的嘉勉电。武汉会战以来，如期完成阻击任务的部队从来就不多，何况还超过 3 天！张自忠自此一洗留守北平的污垢，朱红紫贵起来，不久被蒋介石重用为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曹福林等西北军宿老名将，尽归其麾下调遣。

然而，此际张部已三面受敌，与敌人扣连锁接，胶着一团。稍有不慎作溃退势，必被敌人横截封杀，全军覆灭。

他一点也不着急。自己带着手枪营和每战都有出色表现的

第 715 团来到城东南十八里铺，命令部队占领阵地，掩护撤退。他自个儿往一个稻草堆上一躺，顿时鼾声如雷。

这未免太危险。冈田资发现当面国民党军开始沉寂，怀疑已在撤退，派一个大队向十八里铺左翼试探性地迂回过来。心想如果撤退，必无心恋战，拉网似的可兜住最后的鱼群。当然，他不知道有一条特大的鱼；如果未撤退，其抵杭精神一定还可以。

“奶奶的!”张自忠被枪声惊醒，爬起来下令，“弟兄们，给我将鬼子打下去!”

“弟兄们,”代团长陈芳芝抬手一挥，“跟我上啊!”

第 715 团个个小老虎似的,手枪队更是张自忠的保底王牌，轻易不拿出来的。三个小时猛冲猛打，鬼子抵挡不住，退了回去，给冈田资吃了一颗定心丸。

冈田资这回铆足了劲，发誓要拿下潢川。派去轰炸的空军向他报告，说潢川已是一座空城。冈田资一听真要气炸肺了。他进入潢川后余怒难消，不作休整，气势汹汹地命令乘胜追击，直捣信阳。

胡宗南的罗山防线可不是纸糊的啊!

国民党军将领中，胡宗南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物，据说他的脑袋是长在蒋介石的肩膀上的，是个连亲生父亲都不认的家伙。蒋介石叫他“剿共”，他坚决“剿共”；蒋介石命他抗日，他坚决抗日吗？！

32　黄埔生相

对战场上的军人来说，仗打好了一好百好，仗没打好再好

也没好。冈村宁次下令整饬军、风纪，在第 101、第 106 师团很当回事的，将第 106 师团一个来自浅草的老兵油子关了禁闭，原因是他揍了他的上司。至于第 9、第 27、波田支队，每占领一地后发往大本营的战报，都是“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的一大堆套话屁话。

对这三支劲旅，气可鼓不可泄啊。

第 27 师团 9 月 12 日才到达瑞昌以西。按照既定方针，冈村令第 27 师团沿瑞（昌）武（宁）路、第 9 师团沿瑞（昌）阳（新）路、波田支队沿江南江岸，分别攻取修水、咸宁、大冶。冈村隐隐感到，布防瑞昌以西的中国军队，从装备到士气似乎都不大一般。

不错，这一线国民党军张发奎第 2 兵团汤恩伯第 31 集团军之第 18、第 13、第 54、第 92、第 98 等军，全是所谓的“中央嫡系”，军、师将领清一色的一、二、三期烂烂“黄袍（埔）”。

接战第 27 师团的第 18 军军长黄维，黄埔一期生。他的军指挥部设在离黄港战场仅三华里的一座小山后面，趴在山顶上的灌木丛里，望远镜中敌人进攻的队形和我第 11 师战士投弹的身影，看得清清楚楚。

1938 年 4 月底，黄维由第 67 师师长升任第 18 军军长，从皖北经武汉赴赣途中，蒋介石特地单独召见了他。武昌珞珈山别墅会客室里，蒋介石笑微微地颤抖着如刷的唇髭，嘱咐黄维带好部队，英勇杀敌。握别之际，蒋从抽屉拿出一张 6 寸的大照片，当即亲笔签题“培我将军留念”六个字。黄维本号“悟我”，蒋却以“培我”书赠，黄维敬受照片，虽如获至宝，小心珍藏，但又颇不得要领。他知道，校长对学生都是以字号相称的，还听说校长有一个小本本，记着各种人际关系，如生辰、家庭成员情况等小档案。每接见某某时就先翻那个小本本。他相

信校长不是无意错写，其中定有深意。对，“培我者，培养我也！”黄维顿时醍醐灌顶，大悟因缘，当即摘“心”换“土”，改号“培我”，受用终身。

下得珞珈山，又参加陈诚在武昌东厂口军政部设的欢送便宴。除了黄维，还有黄埔同学宋瑞珂、陈庆云、甘丽初等。陈诚对黄维感情又深一层。谁都知道，陈诚的军界支柱是“土（十一师）木（十八军）系”，黄维为系中干将之一，深得其宠也招人妒。

说是饯行，倒不如说是听陈诚的政治报告。陈诚本来好为人师，又因荣膺卫戍武汉的重任，且大战在即，便借小歇一泼胸中块垒，猛侃抗战决心和形势任务。黄维等停箸恭听，一顿饭足足吃了三个小时。

陈诚是以主战派的好形象为时事所重的，作为陈诚的门人，当然亦步亦趋。因战场局限所囿，宋、陈、甘等不好用笔，黄维在这一幕抗战大剧中，倒是有几句好台词的。

9 月初黄维听说老同学俞济时第 74 军苦战岷山急需支援，他立即亲率第 11 师越过王陵基第 30 集团军防地，直出樟树岭，拦腰截杀丸山旅团，顶住了丸山的凌厉攻势，使俞部终于在马回岭站住了阵脚。不两天，老同学吴绍周——第 13 军第 110 师师长——带着一个年轻的大胡子上校找上门来，说想要点反坦克武器。

大胡子上校廖运周，时任第 110 师第 328 旅 656 团团长，龙眉虎眼，英风逼人。黄维听说廖是黄埔 5 期炮科毕业的，算得个不可多得的技术人才，一本正经地面试了廖的专业指挥能力后，摆起高年级的谱儿，大大咧咧地说：“好！好同学！我看你对炮兵指挥精得很呐，几门炮算什么？我给一个反坦克炮连归你指挥！”

以教书先生不满军阀统治黑暗而投考黄埔的黄维，是和共产党的著名人物方志敏同车离开家乡的。此人书卷气重，略无城府，孤僻古板，薄情寡恩，不大拍肩膀施小惠，为一般军人所恶，却很被陈诚赏识。黄维听廖运周说要反坦克炮打鬼子，抗日的大好事嘛，于是大慷其慨，倾囊相帮。

黄维哪里知道，面前的这个大胡子年轻上校团长，已经是共产党员了。10 年后任第 110 师少将师长时，淮海战场双堆集临阵起义，给“老同学”黄维第 12 兵团以毁灭性的打击——那是后话了。

廖运周借来反坦克炮连第三天，就于瑞（昌）阳（新）路上立下一大功。

赣西幕阜山区，全是弯弯曲曲的“S”形山路。廖团受命在一个叫小坳的地方配合主力侧击西进的日军第 9 师团。廖来到小坳，发现守军转进时，连小高地后面的一座弹药库都忘了上锁。廖命打开一看，里面全是迫击炮弹，弹箱一摞一摞的，足有上万发。“我的娘啊，这下发财了！”廖运周高兴地捏着胡子下巴牙疼似的直哼哼。

随团行动的黄埔三期生、少将旅长辛少亭看到这么多炮弹，也动了心，说：“廖团长，想不想在这里打一仗？”

“咋不想咧！”

“可惜是迫击炮。”辛少亭有些遗憾。

敌第 9 师团坦克厉害，吴绍周才为廖团找黄维要反坦克炮的。廖团有两个迫击炮连，这么多炮弹真叫老炮兵廖运周舍不得丢。“旅长，这个地形好极了，我决心就在这里摆开炮兵阵地，”廖运周敞大嗓门，举起拳头，是向在场每一个官兵说的了，“给鬼子一个沉重的打击！”

廖运周的想法是，这地方山高路窄，只要前面的坦克被打

趴了，后面的就无法通过，然后就是追击炮出风头的时候了。

辛少亭一听有理，又将第 655 团的一个迫击炮连调过来，由廖指挥。

廖运周命令反坦克炮连在公路两旁占领阵地，专打敌坦克的两侧，必须将敌人的第一二辆坦克击毁，堵塞通路；十几门迫击炮依次向敌纵深占领阵地。

战斗的情势果如廖运周所设计的。这天黄昏时，敌七八辆坦克耀武扬威地进入小坳，反坦克炮连一阵炮响，前头的两三辆坦克当即被打得冒起浓烟。

这是敌第 9 师团由第 6 旅团长丸山政雄少将指挥的一支装甲摩托化先遣部队。听说前部受阻，丸山命令后面的坦克及车载部队迅速跟进。曲折的山道上一时间笛鸣嘈喧，兵车辚辚，云推潮涌地急驰而来。当丸山的机械化塞满小坳的时候，十几门迫击炮开火了。

廖运周从军十多年，第一回领略炮兵指挥官的威风。乱炮排炮隆隆轰击，炮手们不需瞄准，对着公路就中。从黄昏炸到皓月凌空，一气不停地轰下去。炮管打烫了，轮流解开裤子尿尿。从来以炮火自雄的日军，终于得到了炮火的报应。他们原想炮击停止后发起进攻的，可这炮打得太“八格牙鲁”了，四五个小时也停不下来。蜿蜿蜒蜒两三里的山谷，如一条硕大无朋的闪电，躺在这大山深处弧光迸烁，雷霆轰鸣……

丸山政雄对前面炮火如此之强大久久地困惑不解，急令后撤。有按战术要领趴在路边或车下以为万无一失的，悉数葬身火海。

剩下的炮弹已可携带了，廖运周才下令停止射击。他知道这一阵炮战后敌人是不敢轻动的了，指示部队下半夜放心大胆地睡一觉。第二天一早，廖运周派人统计战果，除 20 余辆坦克

还有个模样，两三里长的山沟里，覆盖了一层被炸得尸解的汽车部件，根本数不清多少辆。极讲数字准确的廖运周，上报的战绩里，也只能含而糊之地说“炸毁汽车无数辆”。

这一仗打得有胆有识。每天都要听日本电台广播的何应钦，从日广播里听说其装甲部队在瑞阳路上遭到支那军一炮兵集团强大火力的围击，很是奇怪。国民党军最大的炮兵编制是旅，何来“集团”？待弄清真相后，给廖运周发来了热情洋溢的嘉奖电。

就像马当要塞保卫战出过薛蔚英一样，一棵树上的果子也个个不同，并不是所有的黄埔生都争气的。

瞧这位，也是黄埔一期生，此刻从窗口望着长江，眼珠子瞪得鼓鼓地，那神色像有人掐着他的脖子。

云脚低垂，江翻白浪，灰色的阴霾下烈焰闪烁，40 余艘军舰喷吐着炮火，数不清的扫雷艇水虫似的来回穿梭，耕涛耘浪；时起时降的水上飞机像晚风中发情的蜻蜓，点水追逐，亢奋异常。一颗颗引爆的水雷炸起十几米高的玉树琼花……山炮从四面八方集中轰击这里，以密集的炸点在销毁着一切生命，一块块断体残肢像被射中的飞鸟，血肉模糊地纷纷落下。

富池口。长江流到这里，狭隘弯弯。南有环山围抱，江北是田家镇要塞。拿下富池口，江北田家镇就失去了水上屏障。西是一道叫网湖的大湖，湖那边便是半壁山了。

武汉东大门田家镇要塞的第一道防线便是富池口，守军霍揆彰第 54 军第 18 师。

师长李芳郴，面对江上近藤海战队和陆上波田支队的猛烈攻击，后人回忆当时的景况时，都说李芳郴已经“吓破了胆”。

波田支队，不攻城掠地就没有给养的南九州饥狼饿虎，沿公路于 9 月 16 日从马头镇发起攻击，将第 54 军公路南的第 14 师和公路北第 18 师一刀截开。富池口失去了与军部的联络和支

援的可能，但电话经过半壁山与兵团部是通的。和军部隔断的那一天（9 月 20 日），李芳郴就向兵团总司令张发奎请求增援或者撤退。张发奎在电话里结结实实地说：“现暂时还没有部队增援，但你必须坚守三天！”

三天过去了，部队利用坚固的工事和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顽强抵抗，打退了敌人一次次大规模地进攻。特别是东南高地黄福荫营五连，敌人的 5 次冲锋都被他们打垮了。恼羞成怒的敌人向 5 连阵地以炮火反复轰炸，5 连 100 多官兵，全被炸死。

陆上波田支队已攻下东南山大部分阵地，江面又出现了敌人大量舰船，富池口已是三面受敌。李芳郴今天（9 月 23 日）下午再次向张发奎请示转进，张发奎说已令第 195 师赴援富池口。“李师长，”张发奎最后语气严厉地说：“限令你师坚守三天！你传达我的命令，没有我命令，谁擅自撤退下来，格杀勿论！”

张发奎将自己的兵团部设在大冶县城西的南山上，沿公路派了督战部队，凡自行退下来的，军官一律抓起来收监，士兵就地处决。并命令守备半壁山的第 98 军对东线溃兵一律堵截缴械，自行收编，违令不从者以军法处置。老将军因九江失手，一直耿耿于怀，若不是陈诚力保，恐怕早吃闲饭去了。所以，当他仍以第 2 兵团总司令挥戈上阵之后，便显得特别的凶狠起来。

也就在同一天，国民政府公布了战时军律补充条文，曰：

1. 部队长擅自离部属者处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发生事变或者贻误战机者处死刑；
2. 冒领、浮报果实者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

……阴雨纷纷，暮色四合，天地一片朦胧。富池口战场在

短暂的沉寂中分外宁静。一缕缕晚风悄悄飘来，濡染着淡淡的血腥和焦肉的气味，像不远处有一家很红火的屠宰场。

李芳郴从窗口扭过头来，满脸的泪痕在夜色中荧荧有光。黑暗中有人长叹了一口气，小声说："师座，守下去明天就是死。请副座收容部队，我俩快走吧！"

参谋长已经穿上了便衣，痉挛着的手指正抖索着扣扣子。

李芳郴接过便衣，抱着头哭了。

黄埔一期里的精华，陈诚体系第 18 军的高贵血清，黄维任第 67 师长时，李芳郴副之。一对好搭档春上同时离开第 18 军第 67 师，黄维就任第 18 军军长，李芳郴就任第 54 军第 18 师师长。本来很被陈诚和黄维属意的人，就这样……

保命要紧。

身受国恩，临阵脱逃，李芳郴有一百条死罪；但想苟活下去，全身自保，李芳郴有一千条理由。

"哗——唧，哗——唧……"微雨蒙蒙的沉沉夜暗中，一条小船划破网湖幽森的水面，投阳新方向而去。

李芳郴和参谋长前脚离开，富池口阵地后脚就散。军委会下令缉拿李芳郴。李芳郴匿居贵阳乡里，据说直到抗战结束，还不敢露相。

当然，那相是太丑了点吧。

第九章　斗智斗勇

33　南线无战事

“嘎——”

“看！”铃木副官小声而激动地说，“大雁！”

冈村抬起头来。一行大雁由西向东，成斜行的“一”字从当顶飘然而过。冈村目送着那群不知来自何方也不知归宿何处的灵禽，直到消失在浑浊的云空。

草草地吃过晚饭，冈村在几个幕僚的陪同下，走出校舍虽然简陋门墙却有古刹般庄严的院子，向郊野散步而去。

已四五天不见太阳了。淅淅沥沥的雨，萧萧瑟瑟的风，沉闷的燠暑爽然若失，秋天的寒意油然而生。今天，9 月 22 日，节序秋分，正是皇上秋祭的日子啊！东京的此日此时，该是满街的小红灯笼吧。战争的非常时期，如意山上的大字篝火还是那样壮观过吗？望着浓云低垂不见峰脊的庐山，冈村木立许久，是

动了去国怀乡之情吧，他想起了一位著名的古人和那位古人流落异域而作的歌：吉野耳我岭/雨雪落不停/前途多险阻/行行复行行！

恶劣的阴雨天气如一块沉重的盘石压在冈村的心头。日军作战的优势就在于强大的空军配合，可是，这些天飞机不能起飞，地面部队真像突然断奶的孩子，嗷嗷待哺，孱弱不堪。特别是江北，第 2 军东久迩宫稔彦亲王在报告中说，由于连日阴雨，从合肥到信阳的公路无法通行，配属给第 10 师团的 2000 辆汽车放在合肥栉风沐雨，第 10 师团只得改为驭马师团。至于稻叶第 6 师团……

今村旅团陷在马口湖、黄泥湖间，完全处于守势。为了抵挡敌人三面围攻，每一阵地都以地雷、铁丝网层层包扎，真可谓作茧自缚了。武汉会战以来，今村下桐城，掠潜山，战凉亭，攻黄梅……一路披荆斩棘，锋芒锐利，可这会儿沤在泥水里像蛆虫似的挣扎蠕动。干粮吃光了，又没有可打家劫舍的村庄，幸亏田野里尽是成熟的水稻。冷火熏烟之中，官兵们一个个脱下钢盔，当煮食的炊具。更多的像牲口一样，咀嚼着半是连壳的生米。哪个部队要是占据了一块可生吃的山芋地，就算有了粮仓……

江南时阴时雨，唯瑞昌西线有过偶尔的晴天。但是，整个南浔战局也令冈村沮丧。第 106 师团进至马回岭，无所作为；第 101 师团被阻于隘口，了无生机；第 9 师团逶迤于幕阜山中，不到咸宁难成气候；第 27 师团刚刚上阵，便在黄港、白石崖一带遭到顽强拦击；波田支队虽然总有良好的表现，但沿长江西进，沿途都是敌人要塞，长江水路绝不是先入汉口的捷径……

一阵冷风拂面而来，撒下细碎的雨滴。心事重重的冈村长吁了一口气，推了下眼镜，快快地回到学校作战室。

天已经黑下来了，蜡烛在玻璃罩里流着不知为谁而泣的泪滴。平铺台案的地图上，按空军侦察的敌情标志有一个月牙形的空白。同时，一个地名不经意地闯入冈村的瞳孔：德安！

冈村凝眉盯着地图，恶狠狠的目光在德安附近扫了一圈，似有所动，拿起红色铅笔，顺着弯弯的空白一笔划下去，德安以西出现了一条重重的红色弧线。他将铅笔信手一扔，搐着鼻子咧着嘴笑了、那神情像不假思索地就解了一道千古之谜。

这晚，冈村签发命令：为转变目前战局，第 101 师团在野战重炮兵第 13 联队配合下，从南隘口地区击退当面之敌，确实占领德安；第 106 师团留一部警戒马回岭，主力突破五台岭，迅速进入德安西南地区，以策应第 27 师团，从侧背攻击德安周围之敌；第 27 师团向箬溪、南义方向加强攻势，保持与第 106 师团的联系，取互为掎角之势，目标白槎、虬津。

这一步棋如果成功，国民党军第 9 战区第 1 兵团 20 余万部队，将被冈村以三个师团聚歼于德安地区，其功则大于夺取武汉甚矣。为确保这一计划实施，冈村命第 101 师团第 102 旅团经九江配属第 27 师团；考虑第 106 师团参谋长秋山义隆少将因病离任，冈村特遣自己最赏识的军司令部情报高参樱井镣三中佐配属该师团，樱井能说上海、湖北及最难的广东方言，人称“小支那通”。

其实，冈村的这一部署并不是什么新招。读者可能记得，早在 8 月 13 日，冈村与吉本、沼田制定（武汉）《会战准备要领》时，就向部队传达过这一作战思想。

每战大刀阔斧的冈村，这晚事无巨细起来，竟亲自为松浦筹划具体部署。他指示松浦将部队分为五线：以青木少将之第 136 旅团为主，配属山炮兵第 52 联队、迫击炮 3 中队、工程兵第 1 大队、无线电队、卫生队、传令骑兵队各一部，为第一线；

师团山地部队（驭马）为第二线；从星子抽来的第 101 师团津田辰彦大佐之第 149 联队，为第三线；师团新任参谋长成富成一大佐率羲预备队为第四线；步兵第 123 联队、机关枪部队、骑兵联队共 2000 人留守马回岭阵地，为第五线。

如此缜密的决心图，可谓万无一失了吧。

山岭葱翠，稻子金黄。田间小道上，一老一少一胖一瘦两个军人骑着高头大马，优哉游哉地走着。

五短身材的第 9 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在卫兵的陪同下，又混迹尘下，找老乡拉呱来了。脚登草鞋，腰别手枪，广东人的黑红脸相使他很像一个精神抖擞的马夫，可那奇宽奇凸的额头和炯炯有神的双眼，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绝非池中之物。

百十里战区，老乡全逃光了，黄澄澄的稻子无人收割，实在可惜。9 月上旬岷山之役以来，转眼 20 来天过去，南浔基本无战事。闲不住的吴大将军，就这样天天带着一个卫兵，走乡串户，上山动员躲在山洞里的老乡们下山不误农时。

马蹄嘚嘚，一骑飞至，敬礼报告后递给吴奇伟一张纸条。吴奇伟过目一遍，抬头向西天看了一眼，提缰策马。那牲口一声长嘶，放开四蹄，狂奔起来。

南昌第 9 战区第 1 兵团总司令部里，薛岳紧绷着脸接电话，不时短促地“嗯”一声。他似感到热了，左手解着风纪扣。

一点也不热。雨后清秋，凉爽宜人。

吴奇伟在那头说，日军第 106 师团已突破我五台岭防线，现正与我第 4 军之第 90 师激战于刘家岭、马尾塘一带；被击毙的一个骑摩托车的日军传令军官身上，搜出了一份作战计划，表明敌第 106 师团此行目的是攻破我蜈蚣山、杨梅山防线，以策应敌之第 27 师团进至箬溪、南义、白槎、虬津，切断我德安守

军的退路，包围击破后再取南昌……

“妈的，他行吗？”薛岳忍不住地问，很认真的样子，“梧生，你说他行吗？”

吴奇伟不知怎么回答的，只见薛岳将电话狠狠扣上，冲满屋子噤若寒蝉的幕僚们扫了一眼，右手食指在桌子上敲了敲，冷冷一笑，说：“哼！我早就知道会有一场恶战！”

就在三天前，军令部来电，说：第 74 军在岷山地区伤亡很大，着调湖南长沙附近整补；鉴于第 64 军军长李汉魂已调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且日军有向广东进攻趋势，着第 64 军随李汉魂赴粤作战。

薛岳将电报瞟了一眼，向作战科长赵子立说：“速回电，说第 74 军调不下来，南浔线兵力薄弱，第 64 军也抽不下来！”

薛岳的想法是，南浔线已近 20 天没有大的战斗了。冈村好大喜功而野心勃勃，会这样坐耗时日吗？他必有所图……

第二天，来了蒋介石亲自签发的电报，仍是督饬调离第 74 军。薛岳将电报扔在台子上，很是恼火地向赵子立命令道：“复电，调不下来！”

蒋介石当初答应过俞济时了，能这样言而无信吗？第三封亲启电又到了，并很翔实地列举了第 74 军的伤亡情况。薛岳黑着脸，恶狠狠一字一顿地口述回电：“南浔线前方各部，就作战时间，都比第 74 军为长，就伤亡来说，也都较第 74 军为大，如第 74 军要调下整补，则其他各军都要整补，而前方就无法继续作战了！”说完电文，他一巴掌拍在台案上，怒不可遏地骂道：“丢他妈的，肯定是俞济时自己活动的！”转而长叹一口气，说：“委员长也私心太重啊！”

谁没私心呢？就说你薛岳吧……

薛岳走到盈壁而挂的巨幅地图前，对各军的布防作了一个

基本的部署，说:“准备，今夜出发，总司令部移驻德安!”

黄屋李家，德安县城西南的一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逃亡一空的农舍，成了薛岳兵团的司令部。

笔者五六十年后来到这里采风。这是一片不见高山也不见平原的丘陵地带。时正菊月，农民们秋收正忙。水鸟鸣唱于田野，牧牛悠然于荒丘，完全是古朴遥远的铁器时代。可村子里牛舍边的一方台球，几个赤脚光脊梁短裤的泥腿青年，正操杆决战，好像下了小小的赌注。堂屋里又养猪又吃饭的李大修老大爷告诉笔者，说这里打日本佬时住过国民党，多大的官不晓得，就看见没盖壳的乌龟伢子（敞篷小汽车）藏在树林里。65岁的张细学坚持说薛岳就在这里指挥打的万家岭大仗，把老子们的屋全拆了搭指挥部，搭在那个堰边边上。年轻人听说这里住过国民党的大官，很稀奇。李大修的孙子对此毫无兴趣，说他老祖父老糊涂了，完全是“放狗屁”……

吴奇伟的回忆文章说军团部设在“前村”，这里就是前村，但当年的痕迹是荡然无存的了。

弄清了敌人的作战计划，这个仗就有了七成的把握，薛岳决定，以一部兵力于东线阻止星子方向敌之第101师团，以另一部兵力于西线将敌之第27师团彻底隔开，而集中南浔国民党军主力，将孤军深入的第106师团捕捉并歼灭之。基于这一设想，他将第1兵团共25个整编师计20余万部队反复掂量，作出如下部署:

西线:

以第32军之第141、第142师大部及61师于南义、麒麟峰、白水街一线，阻击敌第27师团，迫其止

于此地，不得前进；

东线：

以第66、第29军固守庐山西南侧德星隘口一线，务必将敌之第101师团控制在南浔线以东；

正面主战场：

甲、第4军之90、102师占领小、大金山，从东面包围敌人，第一期攻占石头壁、杨家坂等，第二期攻占西山尖、大樟树坳等，第三期攻占斗母岭、扁担山等；

乙、第74军之51师、58师从南面包围，第一期攻击万家岭、田铺苏等，第二期攻占老虎尖、石马坑刘等，第三期攻占张古山、背溪街、乌童岭等；

丙、第91师（缺1旅）、第142师之1团，从西线包围敌人，依次占领墨赤山、碗云岭、黄土尖……直至柘林；

丁、第187师（缺1旅）、139师孙旅，占领狮子崖、长岭……一线阵地，先佯攻牵制当面之敌，后随第74军攻击；

戊、新第13师（附新15师1旅）占领城门山、猪头嘴一线……

己、第60师、预6师在来龙岭一线迟滞日军……

庚、炮2团、炮1团在棋田以北占领阵地……

辛、……

方圆百十里战场，20余万大军紧急调动。飞骑传檄，电铃频催，通讯兵跑步送线，宣传队鼓乐喧腾，一支支急行军的队伍脚步杂沓，喘息沉响。现年79岁的熊克科老人当时躲在一个

叫尖坑的山洞里，看到部队没日没夜地过，“啊呀，那个中国兵多得呀，没得法！整整过了两天两夜，满世界的兵只怕都到这块来了，我们就晓得要打大仗了！”

三岔路口，常常会有抗敌演出队表演节目。第 9 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的夫人龙文娱是这个战场上战地服务团团长，二十七八岁的龙文娱，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学生，一身戎装，打着裹腿，腰别手枪，英姿勃发，俨然巾帼战将。她带着 100 多男女青年，战场救护，宣传鼓动，搞得轰轰烈烈，和夫君吴奇伟双双驰骋南浔战场，一时传为佳话。

薛岳顶住了蒋介石的电令，将第 64 军和第 74 军强留在南浔战场，为日后万家岭大捷埋下了伏笔，身边的人如赵子立等很赞美他的这种无私（留 64 军）强项（留 74 军）的精神。其实，在商震等眼里，薛岳也是私心大得很的呐。就说这个作战部署吧，谁唱主角，谁跑龙套，薛岳是精打细算过了的。

第 4 军是自己的亲生骨肉，第 74 军是蒋介石的宝贝心肝，薛岳让它俩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日后必大有风光；第 32 军晋军杂牌，薛岳让两个不完整的师守西线南义白水，那个日军第 27 师团肯定比乙种师团 106 难缠得多，1937 年“七 · 七事变”就是该师团第 1 联队挑起的，四国海岛部队，野蛮凶残。这且不说，薛岳将第 32 军分割使用，以其第 139 师第 2 旅守德安，第 1 旅由兵团直接指挥，便是阻击敌第 27 师团的两个师，也被打乱了建制。

当然，政治既是舞台，跑龙套也是必不可少的。第 32 军后台老板商震，背地里虽然怪话连篇，在公开场合却从不露于形色，要不然，他怎么会被蒋介石以“先生”相称，活得那么潇潇洒洒呢！

34 罗　　网

到什么地方了呢？松浦扶着挂在腰间的战刀，在幕僚们的烘云托月之下，爬上一个小高地，向四下观望。

一样的山包，像一只鸡下的蛋；一样的田块，像一棵树上的叶；一样的村舍，象一孔窑出的砖……老松浦摸摸唇髭，松弛的眼皮里闪烁着愤怒的黑光。

9 月 25 日西出马回岭，松浦信心百倍，部队只带了 5 天的给养，每人 180 发子弹，两枚手榴弹，为的是轻装上阵。五台岭一战，果然新磨宝剑，势如破竹，击溃国民党军第 4 军 90 师防线，再往前行进 15 公里到达“两山口”，35 公里处是“面前山”，60 公里处是柏树岭，然后转向东南十多公里，就是与第 27 师团两相呼应的“白槎街”了。

山路从两峰之间穿过。该是“两山口”吧。山谷沉寂，衰草拥道，天上连一只飞鸟也没有。樱井一口天南地北“支那”话，却毫无用处。

路不好走。名副其实的羊肠小道，弯弯曲曲地在山间纠缠不休。坡度大，牲口像在走钢索，上坡时，前拉笼头后推屁股，下坡时两三个人拽着马尾巴。大山深处，几十里没有人烟，地图上的标志尽是山名。前面这座山肯定是“面前山”，地图上的比例尺是 20 公里，走了 5 个小时，真该到了。

是大限所定吗？当时躲在尖坑的熊克科老人对笔者神情严肃地说：“我看是老天爷有眼，硬是要日本佬吃亏！你家不晓得，日本佬来的那几天，雾大的呀，鸡子都不敢出门！”

夜里的雾浓得像下小雨，令人窒息，到第二天中午才消散。

晚风轻扬暮色降临之际，它不知又从哪里说到就到。官兵们早起衣服湿漉漉的，头发胡髭水淋淋的。从浓雾里露出的太阳如一张白纸，还不如十五的月亮有光泽。沿路都有中国军队突然袭击，一边作战一边前进，四天过去，应该早到“柏树岭”了。可是，怎么一路都没有看到一棵柏树呢?

“柏树!”一个幕僚惊叫道。

果然，山坡上有几株虎口粗的柏树。不错，这里就是柏树岭。往下的行程，将直奔西南白槎街，“支那圣战”之德安大战第一步，就算顺利到位了。

啸马阒噎，貔貅威严，大军气势吞江压河。老松浦心里却总不踏实，他隐隐觉得大方向有异。他一直以太阳校对方向。可每次阳光下部队的目标似乎总在向南。和指北针的方向也从未一致过。是地图不对还是指北针出了问题，反正它们中有一个犯了毛病。本来，凭老松浦和樱井的经验，完全可以根据山坡的平缓、岩石的苔藓、大树的枝叶等判断方位，但在这乱山丛中蜿蜒跋涉，又处于战斗环境，松浦和樱井又都是极度自信的老军人，岂愿求知于草木?直到此时此刻，松浦发现自己的第一线部队竟绕着几个山包转了一整天，莫名其妙地回到两天前的宿营地，这才大大的紧张起来。

幕僚们成月牙形围着鬓发花白的松浦站在山包上，展开已见憔悴的军用地图。松浦每天都向九江军司令部报告一次自己的位置，昨晚称已进至白槎街以北约 8 公里处。这会儿，他突然对自己的位置发生了怀疑……

九江郊外师范学校里，冈村这会儿也看着地图，对松浦的位置困惑不解。按照松浦每天的宿营报告所标志的地图，与空军的判断大相迥异。空军认为松浦先头部队的位置不在白槎街以北 8 公里，而在以北的直线距离也有近 20 公里，和他们自己

报告的位置相差 10 多公里。冈村听了大吃一惊，命令准确地画出松浦师团的行军图，并将确切位置通知松浦。

松浦正站在山头发愣的当儿，军司令部的电报来了。说根据空军提供的资料表明，青木部队的位置是在白水桥街东南 30 多公里处。

“索嘎!”看完电报，老将军傻站了许久，冷冷地命令道，“就地露营!”他用一双老眼盯着情报高参，生硬地说:“樱井君，请你必须找到当地老乡，弄清楚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樱井到底是“小支那通”，一身中国老农民的打扮，出山转了两个小时回来，将一张自己绘制的地图放在刚洗过澡的松浦面前。松浦对照五万分之一的日军正式军用地图，越看脸色越阴沉。

“牙此!”平素显得很宽容豁达的老松浦，这会儿狂怒地骂了一句很难听的话，一把抓起军用地图，扯成碎片。

樱井的草图上显示，自己现在的位置在一个叫刘鞭古刘村的附近。这里处于白水桥街与德安之间，各相距 30 来公里，正是万家岭北沿。北面是南山；南面是南田，东面是磨溪，西面是石岩。而那军用地图上，万家岭是和岷山靠在一起的，白槎街就在万家岭南侧。从地图上看，这条行军路线早绕过万家岭山区，不用说在白槎街与第 27 师团会合，离合围德安的目的地虬津，也在指呼之间了。其实，白槎街根本不是地图上的位置，而在万家岭之南 40 多公里，本是绕过万家岭的行军路线，先头部队偏偏陷入了万家岭腹地……”

冈村盗窃的孙传芳的中国地图，把自己的一个师团送上了死路。可见天道好还，轮回不爽。

这地图让松浦吃了大亏，差点算了伙食账，薛岳也在这张地图上出了乱子。他正儿八经地在地图上挥红画绿，制定决心，

令第4军向南攻到小、大金山，令第74军攻至田铺、张古山，以为是南北合围之势，其实，金山和田铺等地是在东西一条线上。按照薛岳的部署，部队东西南北合围时便完全乱了套，交叉纠葛，一团乱麻。当然，也将松浦师团分割成了许多碎片，一个规模恢弘的大战役，变成了一个个豆腐块似的歼灭仗。

松浦找准自己位置的时候，国民党军已战云四合，也找准了他的位置。第一批到达的部队第90师、第139师、第58师将敌第一线部队（青木第136旅团）合围于万家岭小、大金山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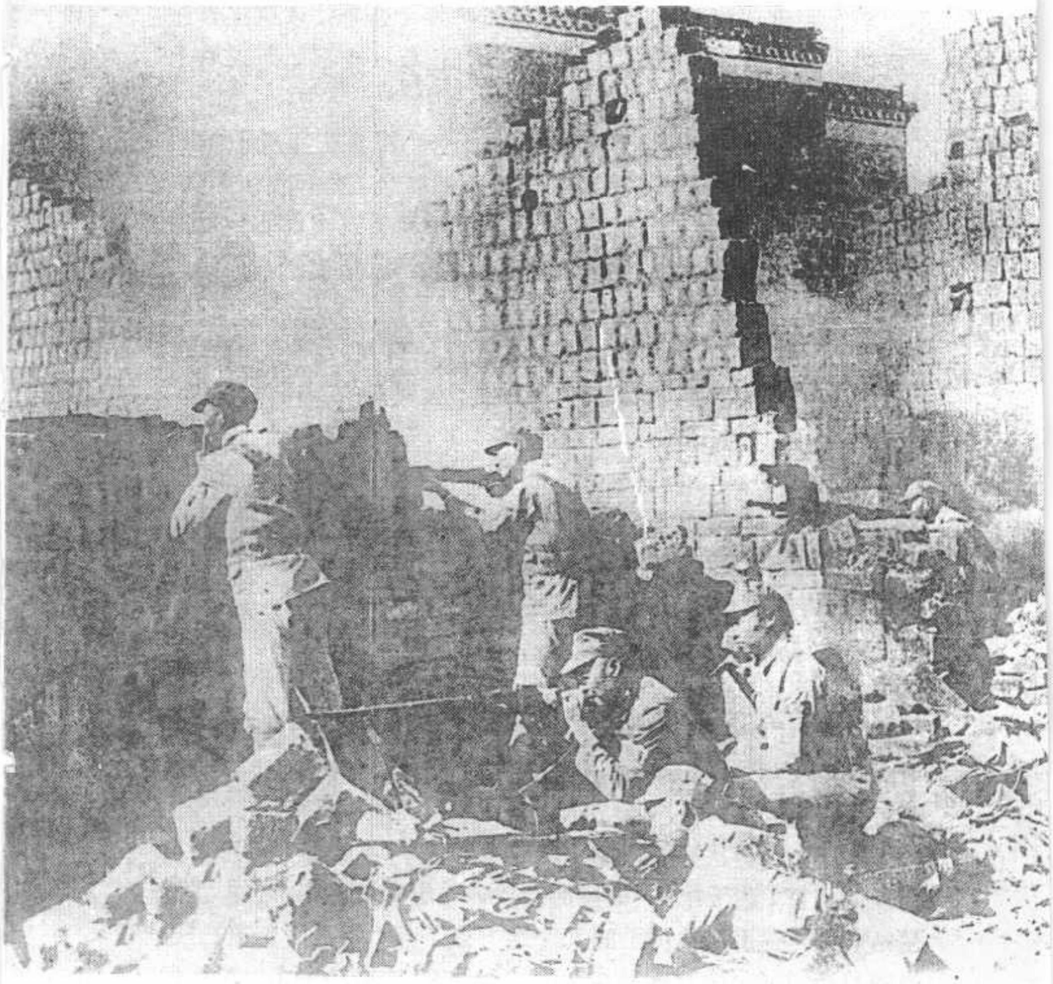
薛岳军团20万部队向万家岭地区云集的阵势，日侦察机看得清清楚楚。冈村急令松浦师团第二线部队投入战斗，对国民党军实施反包围。薛岳电令第91师、51师、102师将松浦第二线部队包围起来。

松浦第三线部队赶到，又使薛岳军团被围。薛岳命令吴奇伟和王陵基，将两集团军之南浔线作为预备队的第187、第60、第新13、预6师等全部用上。这一下，连松浦的师团指挥部南田一线，也被紧紧地箍了进去。

三层包围，三层火网，在万家岭狭窄的地区燃烧起纵横二十来里的战争烟云。

冈村并不着急，他指示第106师团参谋长成富成一大佐亲率作为预备队的第四线2700余新兵部队杀将过来，再次将薛岳军团圈了进去。

黄屋李家兵团部。“这时候的战斗非常紧张，非常激烈，而我已无兵可派了。”当时的少将作战科长赵子立谈起数十年前的往事，似乎还心有余悸，“西线敌第27师团又猛攻白水桥街，那边的第32军打得苦极了。东线敌第101师团也发起了强大攻势。南浔战场到了这个局面，很可能彻底溃败呀！薛岳当时闷



☆ 中国军队在德安以西的万家岭地区，对南进之敌构成包围圈。这是在万家岭村舍与日军巷战的情形。

不作声，眼睛死盯着地图，我们都很着急，这个仗就这样半途而废吗？我们都不甘心。我突然觉得，还有一支部队可以用上嘛——”

赵子立说的部队是叶肇第 66 军。这个军在去年淞沪抗战后，经苏南往江西转进的时候，很善于做群众工作，收容部队，安置伤兵，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蒋介石很欣赏这个部队，便决定将他们留在庐山地区打游击，并由他自己直接控制，任何人不得染指。

听赵子立说动用第 66 军，薛岳长叹一口气，说：“一峰啊，我也想到了，问题是，委员长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再说，请示电报往返，也时不我待呀！”

“总座，按照我的想法，第 66 军非下山不可，”赵子立语气铿然地说，“第 66 军是广东部队，官兵基本是广东人，从生活习惯到语言障碍，都不适合留在庐山打游击。我想他们自己也不想留在庐山。所以，总座你还是快下命令吧！”

薛岳认真地看了赵子立一眼，闭上眼睛，两手用劲地揉太阳穴。

“总座，”参谋处长狄醒宇也小声地说，“赵先生的话有道理，现在只有使用 66 军这一步棋了。要不然，功亏一篑，千古遗憾啊！”

“好吧，”薛岳睁开眼睛，淡淡地说，“急电武昌，报告委员长和陈长官，请示第 66 军参加会战……电令叶肇第 66 军，”薛岳站起来，右手在地图上的几个地方点了点，疾言厉色道：“速将隘口街、金轮峰等阵地移交陈宝安第 29 军，经宝山、铁坑寺一带，占领公母岭、金罗殿一线，从北向南展开攻击！”他目送拿着文稿的狄醒宇走出作战室，自嘲地苦笑道：“委员长又该有话说了。”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赵子立很自信地说。

诚如赵子立所言，叶肇部听说调他们下山，“广崽崽”们高兴地直跳脚。他们对庐山地区的气候、饮食很不习惯，语言又不通，本来就不安心。这是一支特善山地运动战的部队。心情和军事素质结合在一起，其战力不可同日而语了。此后按薛岳令从北线席卷过来，一个个猛虎下山一般，直杀得敌第 106 师团参谋长成富成一大佐一命了结。

当冈村在外围一线一线加圈的时候，整个万家岭地区便像一个旋转的星系，愈是中心愈是光焰流火，耀斑猛烈。松浦知道自己的确切位置离德安只有 30 多公里了,对国民党军的包围毫不在意,并不西顾动作迟缓的第 27 师团,而是命令向东南方攻击前进，此招一可脱围，二可完成进入德安以南，与第 101 师团联手的既定方针，确乎一箭双雕。他这个想法不坏，冈村复电大力支持并预祝成功，却又给俞济时出了一道只有用拼死精神才能解开的难题。

松浦选择的突破口是张古山，俞济时第 74 军之第 58 师防地。

为确保松浦一举成功，冈村亲自协调空军配合作战。从这天上午 8 时开始，日飞机 30 架对张古山一带轮番轰炸，直到下午 2 点，整整炸了 6 个钟头。第 90 师师长陈荣机为部队伤亡太大，正在金山寺天井边烦恼地踱步，只听“卟”地一声大响，鬼神也为之一惊：奶奶的，一颗小桶粗的炸弹掉在天井里，半截子戳进地砖里去。陈荣机本来是“子不语”的，这会儿也迷信起来，恭恭敬敬地烧了三炷高香。

敌机把张古山炸得像翻了一遍土豆似的，阵地掩体全部被毁，防守官兵第 74 军第 58 师大部殉国。尘满空山之后，青木指挥 2000 多敌人发起冲击，占领了张古山北部阵地。

张古山北部为制高点。青木以此为依托，在飞机支援下向南部席卷而来。第58师素质本来是比较好的，师长冯圣法，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经学先生似的。他确也书生气，9月30日最先和日军接触，就毫不保留地率全师发起攻击，在道童山、梨山一带大战一场，虽然首战就歼敌500余人，但自己亦伤亡2000多。接着又猛攻箭炉苏，与日军白刃格斗3个多小时，也歼敌500余，可本师骨干第348团已基本拼光，往后又是背溪街、长岭、陈家山……一次次披坚执锐，战功斐然，吴奇伟乃至薛岳迭电嘉奖冯圣法之第58师“英勇无敌”，但第344、343团已伤亡过半，元气全失。

这回儿，冯圣法是一点法儿也没有了，抱着电话向俞济时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你必须给我顶住!”俞济时大喝一声，扔了话筒，扭头吼道，“警卫营!”

警卫营两个连200余如龙似虎的骄兵悍卒，自以为中流砥柱，冲上去死杀死砍，终于遏止了日军的攻势，稳住了阵脚。

但敌利用张古山制高点，火力俯瞰我附近阵地，敌随时都有逸出的可能。薛岳命令第74军必须把张古山夺回来。俞济时将这个任务交给王耀武第51师。

张古山太高了，没有日军6个小时的轰炸，根本不大可能徒步上去。王耀武当然知道，像日军那样强的火力配合是绝对没有的，要有的话，日本人就不会这么凶了。他将全师团以上长官召到师部，传达上峰命令，问哪个团有勇气来执行这个任务，如果成功，必是此战第一大功劳。众响毕绝之中，一个浓重的陕北口音说:“我团愿执行这一任务!”

“好!”王耀武循声看去，举起右手，“张团长，我看你行!”

张灵甫，时任第305团上校团长，戴一副眼镜，不苟言笑，

总是阴沉着脸。他抬起头，挺起胸脯，一副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铮铮神貌。

在这关键时刻，张灵甫不站出来谁站出来呢?

黄埔四期生张灵甫4年前就是团长了，很得黄埔大师兄胡宗南赏识的。这人资质颇高，年纪轻轻，书法倒是老辣，模仿于右任的手迹几可乱真，但性情孤僻，内向寡合。有袍泽和他开玩笑，说他那极风标的川妹子有个外遇，倜傥非常。他越想越真，提支手枪回家，将美貌的少妻一枪打死在菜地里，看也不看一眼，扭头回了部队。

以故意杀人罪关在监狱里的张灵甫，1937年“七·七事变”后，经老上级王耀武向蒋介石说情，蒋把张交给了王耀武。王耀武是否真个耀武且不管他，但这人意气用事，肝胆交人，史书多有痕迹。据说以清高自德和黄埔老教官严立三死后，抛下妻儿衣食无着。严在湖北的旧部和学生车载斗量，一个个朱紫大贵，却无一人援手。还是王耀武路过汉口时，联合几个同学为严夫人买了一栋房子，寡师母将房子一半出租一半居住，才得以为生。

王耀武将张灵甫接出囚牢，几经倒腾，让他官复了原职。不管是精忠报国，还是知遇之恩，在这种场合，张灵甫要装孙子就不是张灵甫了。

张古山高峻险拔，易守难攻。南坡较为平缓，虽可仰攻但敌火力必然猛烈；北坡悬崖陡峭，且荆棘丛生，只有鸟道。

王耀武将主攻任务交给了张灵甫，然后请各位出谋划策。

“师座，”张灵甫毫无表情地说，“不要浪费时间了，我团今夜负责拿下张古山!”

张灵甫已定下决心，效邓艾偷渡阴平，取北坡奇袭张古山。

回到本团，张灵甫精挑500壮士，在正面佯攻的紧张气氛

中，亲自率队，黑夜中穿过丛莽，绕至北坡，攀葛附藤，神兵天降一般，突然出现在张古山顶。日军腹背受敌，招架不住，败下山来。

天亮之后，日军在飞机重炮的配合下开始反扑，张古山又给深翻了一遍。死守在山顶只能给敌人当活靶。张灵甫命令撤下山去，天黑后发起反攻，又夺了回来。连续五天五夜，张古山白天红太阳旗迎风招展，夜里又插上了青天白日旗……

张古山争夺战的故事不久被田汉写成了一个活报剧，剧中主角张灵甫因此而大出风头。

老松浦对张古山望而生畏了。即便是占领了张古山，也没有了再向前攻击的力量啊。他将师团部搬出帐篷，移至刘鞔鼓刘村，住进刘茂良的一栋土屋里，心情极为沉重地电告冈村，请尽快派部支援并空投粮弹，因本部出发时只带了 5 天的给养和每人 180 发子弹，株守日久，必生变异。

至此，松浦淳六郎第 106 师团四线部队 9000 官兵，被薛岳以十数倍之兵力，四层包围于万家岭一带。

35　麒麟峰上的三个共产党员

麒麟峰，一个平平塌塌很不起眼的老山包，没有半点嵯峨之势，更没有那非鱼非兽的神物形状，坐落在瑞昌至武宁的公路边，拥挤在比它还要不扬的山疙瘩中，便有了兽中之王的威风吧。

传说它确曾是一只蹄迹人间的麒麟，口吐金火，足踏雷霆，尿如乳汁，粪若炊炭，饥餐五谷，渴饮修泉，因调戏修水女神，天帝震怒，被如来佛一巴掌拍死在这里。留下大小金山、雷湾、

白水、石（屎）岭、毕（逼）麒街等地名，还有麒麟峰北坡几道手指状的沟壑，为一个荒唐神话提供按图索骥的证据。

山上茅草丛生，间杂着荆条、杜鹃之类的小灌木，虽已是仲秋时节，仍郁郁葱葱。一丛丛野菊花金黄耀眼，毫无结果地飘逸着自作多情的妖冶芬芳。

口令声、脚步声、喘息声、哨子声……猛然间打破了这荒山野岭的平静。一支支队伍开上山来，经始划线，大兴土木，锹镐飞扬。一个黔腔很重的人嗓门大得像狮啸虎吼。他一开口，山上就众响毕绝："同志们，现在多流汗，等会少流血，加油干啦!"

黄维第 18 军紧紧缠着日第 27 师团，黄港、茶园陵、白石崖、南义……一路阻击，步步为营，伤亡官兵已达 7000 多，现只剩陈沛第 60 师最后一个有战斗力的建制团了。

团长杨家骝，特宽特长的浓眉京戏武小生似的直插鬓角，个头高高地，是个分外俊秀的小伙子。他拿着马鞭在手里潇洒地敲打着，命令挖好交通壕后，每个战士挖一个防空防炮洞。

说话间，敌机已在头顶盘旋。

松浦师团被围万家岭，冈村令第 27 师团从南义调整部署，转向东南，经白水桥、车桥镇急趋万家岭地区，会合松浦师团直取德安。

瑞昌城外第 27 师团指挥部里，师团长本间雅晴中将不紧不慢地踱着步，口述命令，那神情像一个被观众盲目崇拜的明星演员以记录速度背诵台词："……二、谷川幸造大佐的第 103 联队，占领白水桥街后，向车桥镇，攻击前进！……"

本间是冈村属下最年轻的师团长，今年 5，6 月间因发动武汉会战，军界大夺权大换班时，由参谋本部情报部长调任现职。这是一个留着睦仁式胡子的中年人，爱好文学，经常写点小戏，如此紧张的战争环境，身边总带着坪内逍遥翻译的莎翁戏剧。

第 103 联队的进攻开始了。他们本来是第 101 师团第 102 旅团序列，冈村鉴于庐山南麓地形复杂，攻击困难，在这次作战时，便将他们和第 101 旅团津田大佐第 149 联队从星子撤过来，经九江转运配属本间和松浦师团。东京麻布地区部队，虽然以军、风纪恶劣受到和田龟治的斥责，战场上的凶狠也相得益彰。

麒麟又复活了吧，吐火喷烟，雷嘶电吼，天地震彻。当时蜷缩在南坡石缝里的曾愈盛老人，说起数十年前的往事，还心惊肉跳的样子:“先是飞机来转了一圈，日本佬就从南义过来了。这里的飞机没丢过炸弹，飞机都炸万家岭去了，就打炮，那炮打得呀，满山密阿密阿地炸，就像那山在炸。白天就往山上打炮，天黑了不打炮，就在山上打枪，拼刺刀，天天夜里在山上拼刺刀，死的人啊，密阿密阿的一层……”他说的“密阿密阿”，是形容密得透不过气的意思。

已攻至半山腰的谷川幸造组织过三次冲锋，都被山上密集的火力打了回来。这晚，他拼凑 500 人的敢死队，在夜色中向山顶摸去。为便于识别，每人将白床单撕成“十”字形状披在身上。

连天鹰战的麒麟峰，小虫们直到夜深很久才敢斗胆低吟。灰蒙蒙的夜暗中，一大片白色的影子向山顶接近，像神话传说中的一群风暴中的哑绵羊，尺蠖而上。

“鬼子上来了!”哨兵的尖叫刺破夜空,战场之声顿时鹊起。

果然是敢死队。500 敌人怪叫着冲上了山顶。

“把龟儿子捅下去!”杨家骝一急之下,操起一支“中正式”步枪，“伙计们，跟老子上啊!”他率领身边的副职和参谋以及警卫人员，一股旋风杀了过去。

白色的“十”字在夜暗中鲜明的闪烁，渐渐地变得稀释和

模糊起来。黑血同化也排斥着战场上的一切浅色。这一战从子时开始，直杀到荒鸡报晓，才决出胜负：500 敢死队丢下 100 多具尸体，全披着粘糊糊的血色“十”字退下山去。

太阳出来了。麒麟峰上的尸体琳琅满目，像一只巨大的鳞甲动物倒毙在这里，血肉模糊。

本间雅晴听说一夜的激战也未能夺下麒麟峰，拈着胡髭冷笑一下，食指按在那山包处，似按着一只小老鼠的尾巴尖，看那可怜的小家伙徒劳地挣扎。

“全毒死掉!”本间恶狠狠地说。

10 年后，驻菲律宾第 14 军司令官本间雅晴被麦克阿瑟判处绞刑。西方作家在二战作品中写到他的时候，据说因为他充满仁爱之心，是一个最典型的武士道传人，对他的死不乏哀婉之情。本间在日本军人里以亲美张目，太平洋战争中表现一点对美俘的宽容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本间在中国战场，起码在武汉战场，所表现的武士道精神，好像只淋漓尽致在发泄了狼性的一面。

一阵持续很长时间的沉闷爆炸之后，麒麟峰像一个刚出笼的硕大馒头，冉冉升腾着洁白如纱的云雾——死亡之烟。

山上杨家骝上校团长和他的全团官兵 1000 多人倒在地上痛苦地叫骂、呻吟，小虫一样地扭曲痉挛了一会儿，嘴里、鼻孔、双眼、双耳渗出鲜红的血来，脸色渐渐地由紫变乌，最后黑若烟煤。

28 岁的上校团长杨家骝，风度翩翩的小伙子，转眼间面目全非，惨不卒看……

科学使人类脱离野蛮，使战争更加野蛮，任何原始落后自我陶醉的古老文明，在这里怒发冲冠也无可奈何。

腐朽的政治制度导致这片国土任人宰割和子民备受蹂躏。

一个美丽的社会模式唤起年轻人的无限遐思。就在这个战场上，千人一面的国民党军官兵之中，蛰伏着一个个最有信仰的人。

这位干练豪放英俊敏捷的上校炮兵营长，谁能想到他一年前就是共产党员了呢?

晚霞给麒麟峰抹上了一层金粉，一面太阳旗在峰顶目空一切的样子，大摇大摆地飘动，似一滴红艳艳的血。第 32 军第 142 师炮兵营营长陈锐霆，正从瞄准镜里看麒麟峰，他要在今晚的总攻前，让中国军队落后孱弱的炮火发挥最大的威力。

薛岳听说麒麟峰丢了，深恐再丢下去，影响对松浦师团的歼灭战，直接打电话给第 142 师师长傅立平，命令必须夺回麒麟峰。

傅立平将自己最有战斗力的团队拿出来了。

第 725 团中校副团长朱静波陪着团长郑克己检查部队准备情况。

“弟兄们，是骡子是马，就看现在的了!”朱静波成天都是笑眯眯地，没有脾气，和基层官兵最相投契，大哥哥一般，谁的心里话都愿和他说，包括一些最要背人的超级隐私。擦拭武器的士兵们望着他憨笑,像这位大哥哥要带自己去赴盛宴一般。

副团长朱静波，和陈锐霆一样，入“共匪”也是一年多了。

麒麟峰东南侧不远处的一丛林里，聚集着一群披挂整齐人也整齐的年轻官兵。第 724 团第 2 营营长刘义昆，一个个地检查小伙子们的着装，从子弹袋到鞋带，老着脸皮上上下下严扣细过。

“这能行? ”刘营长大喝一声。一个小兵的绑腿一拉就散了。

那小兵吐一下舌头，重新打绑腿。

刘义昆面恶心好，常将自己的牲口给伤员病号骑哩。据说此等行为只有共产党的官员才做得到。

不错，刘义昆正是共产党。

第 32 军有一个组织严密的共产党团体，总负责人叫王兴纲。有趣的是，第 32 军凡是共产党主官的部队，军纪严明素质最好。

夕阳西下，新月如钩。麒麟峰在晚照的余晖中依然金甲灿灿。西北坡日军指挥部里，联队长谷川幸造大佐的日记还没写完，天就黑了。夏至，九十月间的白天显得特别短暂。他有些遗憾地收了笔，准备点了蜡烛再写。谷川 1937 年率队投入上海战场，虽有斩获，但比起加纳联队，就逊色太远。这次进军庐山，又让饭冢联队独领了风骚。当然，加纳、饭冢都已战死。9 月底奉命进军瑞武，一路先驱，特别是攻下麒麟峰，军司令官冈村阁下也来电嘉勉，他深感快慰。作为军旅生涯，麒麟峰使这个身材相当矮小的武大郎顿时高岸了许多……谷川站在一块石头上，像力克群雄的拳王站在冠军台上，顾盼自雄地等待着镁光灯和追星族的疯狂捧场。

是的，连陈锐霆的十多门迫击炮都认认真真地瞅着这位盖世英雄呐。陈锐霆的炮少，便下决心要打在关键处。第一个目标，是早已测量得精精确确的谷川指挥部。

"轰！轰！轰！……"不偏不倚，第一个齐射十多发炮弹很听话地直奔谷川指挥部而来，猛烈的电光石火中，——"喜马打!"有人听到谷川吼叫了一声，一头栽了下去，没有写完的"阵中日记"在麒麟峰上残叶飘飞。

第 142 师的进攻开始了。第 725 团在团长郑克己指挥下，从正面强攻。一颗流弹击中郑克己头部，老团长不幸阵亡。

"弟兄们，为团长报仇!"朱静波平时温温和和地，一上了战场，完全换了另一个模样，怒虎狂狮似的，"冲啊!"官兵们迎着飞蝗般的子弹，冲进了敌人纵深阵地，拼开了刺刀。

东北坡，刘义昆突击营从小路蛇行兽走，在荆莽中直插主峰。敌人发现这支突袭的部队，已到了眼皮子底下。

敌人腹背受敌。朱静波和刘义昆率部力战，陈锐霆的炮营猛炸敌中心阵地，三个共产党员率领国民党军官兵横扫麒麟峰，将失去指挥的敌第 103 联队杀得稀里哗啦。满山日军像炸栏的惊马，东奔西窜，丢下 70 多挺机枪、14 门大炮、100 多匹骡马、10 多名伤兵……狼狈逃下山去。

天亮之后，本间故伎重演，命令部队在毒气和炮击中发起反攻。但国民党军这回有了经验，只留戴防毒面具的少数部队在山上监视敌人，大部撤到东南坡，专等敌进攻时抢占山头。于是，每当日落黄昏，本间以为山头上的国民党军被毒气炮火消灭光了，组织部队进攻时，便是一场例行地厮杀。

薛岳将西线堵截敌第 27 师团的指挥任务索性交给第 30 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王陵基天庭特凸，人是精明。他在岷山作战时，除新 15 师邓国璋部还有所表现之外，其他部队一触即溃，风传蒋介石对此已很不满意，王陵基不免有些紧张起来。他这次受命之后，干脆每晚派一个加强营攻守麒麟峰。凡轮到营都知道，只这一锤子买卖，拼一回了就撤下去休整，便拿出血本来往死里冲，没有不攻下山头的。本间师团是试行的新编制，所谓的“三单位”战术编组，只有一个步兵团（辖 3 个步兵联队），实在赔不起兵员消耗，便向麒麟峰不要命地倾泻炸弹。以致数十年来以至如今、麒麟峰每发山火，还有被烈火引爆的哑弹炸出雷响。

这座并不起眼的山包，给来自日本东京麻布地区的谷川部队以及宫崎部队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本世纪 80 年代，一批来自日本的老兵站在麒麟峰下，望着那平塌塌的山岭老眼生出泪光。他们带来了香花美酒，准备祭祀他们当年战死在这里的

袍泽。中国兵死了多少呢？没人祭祀过。年轻的翻译在感情上受不了吧，不允许烧香，他们才将酒水浇在地上，默默离去。

麒麟峰争夺战打到第10天，本间再也没有信心了，便掉头南下，取武宁莲花、巾口，经观风（棺材）山绕大圈直逼白槎、虬津，以解万家岭之围。行至观风山地区，与李玉堂第8军又是几场刺刀见红的激战。及10月s日进至箬（溪）虬（津）公路以北甘木关时，万家岭战役已近尾声了。

第十章　战场之色

36　田家镇：黄叶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江北的田家镇要塞战场吧。

风雨潇潇的阴沉天气一直持续到9月26日，当满天乌云在一阵西风中突然间消散，现出久违的蔚蓝明空时，龌龊得形同厉鬼的今村部队官兵全冲出帐篷，向着那格外耀眼的太阳大喊大叫。近10天来，这股三面受围的日军，似一群罪恶滔天劫数难逃的妖孽，被阎罗天子打在地狱里，备受因果之轮的冥罚。

一点也不冤枉。这些南九州的“神国勇士”，凉亭河的罪孽已令人发指，占领梅川之后，其兽性的疯狂因战争愈来愈残酷吧，竟越发暴烈起来。梅川城里年过花甲的老人，大都能讲出一些他们目睹过的日军兽行。

9月7日那天清晨，梅川县城西门文昌阁小街一深宅大院里，升起黑沉沉的浓烟。人们还以为失火了。一个大胆的紧邻

扒墙一看，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几个日本兵正在往熊熊燃烧的木柴垛上放尸体。尸体全是一丝不挂的10至15岁的小女孩，一共10多具。这些可怜的小女孩，在这群“皇国勇士”的兽欲摧残下，一夜之间全部致死。“勇士”们倒胆怯了吗？为了掩盖其罪行，紧紧张张地焚尸毁迹……这就是冈村司令官阁下轻描淡写的“奸淫暴行尚未绝迹”吧。

大凤寨刘汝明军的大刀队使日军今村第11旅团威风扫地。当刘汝明军撤走，今村占领大凤寨之后，为拣起面子吧，竟向大凤寨地区的乡民疯狂报复。大凤寨山下下余垸是刘军营地，日军闯进下余垸，见男人就杀，见女人就奸。青年农民郑雨喜见自己的小妹子雨妹被一群日军强奸，不顾一切地操一根棍子扑过去拼命。日军捉住郑雨喜，将他绑在树上，一个一脸横肉的士兵从身上掏出一把剃须刀，划破郑雨喜的头皮，开始剥活人的皮……郑雨喜的头、脸皮全剥下来了，还没有死，眼睛珠子还在转……——这不是虚构的故事啊！年轻妇女张翠莲已怀孕九月，行将临盆。日士兵脱光了张翠莲的衣服，看婴儿在肚子里蠕动，将张按在地下，用脚在肚子上踩。张翠莲当即死去。日士兵直踩到阴户流血，看到了挤在阴道口的小儿头，才心满意足地笑着离开……

这样的魔鬼，什么样的天罚也都不会过分啊！

野心勃勃的今村胜次9月19日就断粮了，22日冈村命令空军必须空投粮弹。当日机从云缝里钻出来，向地面抛撒降落伞时，阵地上不少人像委屈的孩子见了老娘一般，哇哇地鬼嚎起来。虱子、泥泞，十多天没穿过干衣服了。雨后的晴天使他们结束了牢笼的苦役，也成了他们日后更加骄奢淫逸的资本。

太阳出来的时候，飞机也来了。空投的军用物资和牛岛第36旅团支援的山本、池田两大队，使奄奄待毙的今村旅团顿时

气壮如牛起来。26日休整一天，27日一大早，今村就急不可待地指挥其4000余压抑已久的部队，向田家镇要塞发起了攻击。

日军的个人素质高到哪里去，是很难说的。广岛株式会社飞机工厂和长崎三井工业基地，给日军包装了钢铁的外衣。就在9月23日，冈村根据华中派遣军的部署，向其部队又配属了野战攻坚的炮兵和坦克部队，仅稻叶第6师团就有：独立机关枪第7大队、独立装甲车第9中队、战车第5大队之第2中队、独立山炮第2联队、迫击炮第4大队、第4野战高射炮队、独立工兵第12联队……这是国民党军不敢奢望的。

总攻开始之际，配属今村的100余门大炮烈焰滚滚；因连绵阴雨呆若木鸡的日空军出动了，重型轰炸机队队长中莞盛孝大佐亲自率队，一下子就是78架，像一群黑压压的秃鹫，瞅着一头临死的老牛，在上空欢快地盘旋。一枚枚500公斤的炸弹，足有水桶粗细，惊叹号一般密密麻麻地从天而降，田家镇要塞闪烁着日出江花似的灼灼炸点。阵地上的国民军炮台根本不敢露头，更不用说开火了。一有动静，日机就扔下炸弹。

长江水道因为李芳郴临阵脱逃，富池口轻失，日海军近藤第11海战队续木第4特别陆战队、土师第5特别陆战队，在50余艘载兵汽艇和5艘炮舰配合下，从长江南岸向田家镇要塞发起总攻，连第11战队司令官旗舰“安宅”号也投入了战斗。

阳城山下陈细湾第2军司令部里，曾经踌躇满志的军参谋长赵家骧少将这会儿一脸愁云，向站在地图前仔细擦着镜片的李延年低声说：“军团长，命令转进吧！”

敌机就在头顶轰炸，阳城山争夺战已经开始，只隔两三华里的枪炮声猛烈得令人耳膜发胀。李延年担心的局面出现了：田家镇要塞三面受敌，再守下去只会是全军覆灭。

“不。”李延年平静地说。

李延年不离开陈细湾，施中诚就不敢放弃阳城山。

日第5特别陆战队司令土师喜太郎少佐年轻好胜，当初从武穴登陆后，每战都举着指挥刀督阵冲锋，亡命骄狂。他的1000多官兵，已伤亡400多了。这天总攻田家镇，他率队攀绝壁出其不意地爬上了阳城山。施中诚闻报大惊，急令杨宗鼎第171旅不惜一切代价，将敌驱下山去。双方激战中，旅长杨宗鼎少将亲率卫队展开反冲击，身受重伤，终于将土师少佐和他的300突击队员压迫在山下的悬崖死角里。土师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原以为一鼓作气就可击垮国民党军的，根本没带水壶和干粮，两天三夜没吃没喝，一个个大阪武士，抓捞绿茵茵的松针，食草动物似的咀嚼着那肥嫩也可能腥涩难咽的树叶，以解饥渴之苦。

田家镇要塞制高点玉屏山在70多架敌机的轰炸中，于28日下午4时为今村旅团5个步兵大队和1个山炮兵联队所占领，离要塞核心阵地只有5公里了。

蒋介石寄予厚望的田家镇要塞，对付太平军乃至曾国藩的湘军，或许算得固若金汤，但在工业国日海空绝对优势面前，无疑成了真正的纸老虎。据说蒋介石得知田家镇要塞失守，下令严惩田家镇要塞司令第171旅旅长杨宗鼎，实在没有道理。——当夜，第4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在宋埠很懊丧地下令，防守田家镇部队撤出，经杨公祠、马口闸等地，退向上巴河休整；在广济、蕲春正面的部队仍继续坚守，阻敌西进。

为了让已处于三面包围的田家镇守军安全撤离出去，李延年命令核心阵地龙子育第341团继续牵制敌人，并遣郑作民师某连于陈家湾占领阵地，作为军团后卫，掩护主力转进。各炮台官兵将从德国进口的105毫米大炮部分零件拆下，其余灌入卤水腐蚀，然后匆匆突围。

等到军团部及主力全部撤出田家镇，龙子育团已陷入四面

重围之中。“弟兄们啦!”河北大汉龙子育眼里沁着泪花，胸音特重的嗓门，满是悲怆也满是深情地对身边的官兵说，“为了我们民族，为了我们国家，我们尽忠吧!”

第 341 团 1000 余官兵，全部战死。

掩护军团主力撤退的黄连，陈家湾一带古稀之年的老人还记忆犹新。老人们说，那天鬼子们追到陈家湾时，飞机和大炮把黄连的阵地全炸毁了，人也快死光了。黄连长发现路边有一棵三人合围的老樟树，听说是“汉樟”呢，便用门板和土砖在树上搭了一个重机枪掩体。他带着五个战士隐蔽在老樟树上，鬼子一来，树上的重机枪就响了。鬼子们连续几次冲锋，都丢下一大片尸体退了回去。鬼子们怎么也弄不清机枪是从哪里打来的，用大炮将陈家湾炸得没有一片还站着的墙。后来来了 9 架敌机在这里贴着树尖反复低飞，才发现了树上的重机枪，黄连长被炸死了，但地上的鬼子还是没有发现。等鬼子们走了后，全村人合资买了陈火友母亲备用的棺材，收殓埋葬了黄连长。老人们说，谁都不晓得黄连长叫么事名字，都喊他黄连长。他的墓碑上，老人们回忆说，是写的“黄连长之墓”。

9 月 29 日下午 3 时，土师喜太郎和中野英光第 13 联队会师于象山炮台，缴获国民党军汽艇 2 艘，炮台两座，轻炮 10 门，机枪 70 挺，炮弹 2000 发，子弹 70 万发，大米 1000 袋……至此，武汉江北陆上东大门已排闼洞开。

但是，稻叶师团已伤亡 1150 余人，仅丛山口一处，就阵亡官兵 284 名，内有军官 7 名，大部分中队长从合肥出发时还是个小小的曹长（班长）。部队已基本失去再战的能力。稻叶将部队撤至梅川休整，等冈村许诺的后援部队——第 116 师团志摩支队——特别是从南九州新征的 3000 新兵到达整补后，才可望继续作战。

国民党军伤亡当然更惨。施中诚第 57 师 2 旅 4 团 10000 之众，只能编 6 个连队了；郑作民第 9 师伤亡旅长以下军官就达 130 多；何知重第 86 军、刘汝明第 68 军、覃连芳第 84 军、许绍宗第 29 集团军伤亡官兵都在 10000 人以上……

时为第 5 战区联络高参的王长勋进进出出黄 (梅)、广 (济) 战场，有一天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山沟丛树杂草深绿一色，往山上看，绿色就淡了，再往上看，绿色更淡，有些微微地发黄；再往上看，就更加黄了……啊！他猛然大悟：这是战场之色呀！

是的，要到某部某阵地去，只要远远看到那山头的颜色就知道了。凡是部队作战的山头，都是一片黄澄澄的；没有部队的山头，绿绿葱葱。一个个绿黄相交的山头拥簇在一起，顺着高度，雪峰似的，山下是绿的，愈往高处，愈是群山之首，那山头就愈是金黄。

王长勋老人说："那一仗打下来后，黄、广地区方圆百十里的山上，树呀，草呀，全是焦黄焦黄的了，战火烧的烤的呐！那景致叫人看了心酸啊！我从宋埠到前线去，以捆龙颈、东界岭划线，一过这里，那边就另一个颜色了……"

不同的是，笔者采访万家岭战场时，这一带的老人们说，万家岭地区山包上的树全被打掉了叶子，光秃秃的。大金山，小金山，大尖山，小尖山，扁担山……方圆三四十里的山包，所有的树全没有叶子……

战时相同，景观不一。是江北的飞机炮火特猛、江南的近战枪战太烈所致吧。

如此迥异的战场之色，留在老辈人的记忆里行将与泥同朽，我辈是无处寻觅的了。

四望镇、丛山口一带的老人张在田、李柱洪、李柱先等指

点着远近高低的大小山岭，向笔者介绍当年的战争情景，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72岁的张在田看起来要年轻许多，健康的老脸像一颗结实的干枣。他说：“打仗那时节我跑了，打仗完了我回来的。哎呀，我们这四望山啊，满山都是人骨头，白花花地像晒了一山的红薯干。满山都是骷髅子。我们这一块方的人把死人骨头拣一起，还有没烂的鞋底鞋帮，堆得有两层楼房高呢，然后就打石头，圈着那些白骨头盖了一个塔，看，就在若块西，旧社会还是个古迹哩，叫骸骨塔，日马子（很）高，日马子大，每年九月里，夜里还放光哩，白光，白嚓嚓的光，……您家看，就在若块西……”

“若块西”（那地方）是一个平顶的小山包，上面光秃秃的，连一棵树也没有。

这样的骸骨塔在黄、广战场有10多座，最大的并不是这座，而是松山上的。但这些堆积国民军官兵骨殖的石塔，都在1958年大跃进时拆了，石板被运去盖了公社的粮库，骨头烧成了灰，据说是最好的肥田粉……

笔者采访丛山口李还垸的李洪柱和李柱先两位老人时，引来许多围观的村民。人们对“这两个只‘奈得活’（会）烂粮食的老东西”（李柱先孙子语）还有人找大感意外。他俩接过笔者的烟，大口地吸着，向围观者炫耀此刻的幸福。他俩很认真地回忆当年的情景，指点那没有了骸骨塔的巨大空间。村民们听说是讲打日本鬼子的事，觉得很新鲜。

“若时节，我十来岁，胆子日马子大。别个怕日本人，我老子不怕！”68岁的李柱洪说，“日本人也有好的，还把糖到我吃哩！”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李柱洪可能是黄、广战场上唯一尝

到过日本人甜头的中国农民了。

37　幕阜山：绿树

晴空万里，群山拥翠，风动林响，如泼滔滔。日军波田重一中将站在木港镇外的一座小山上，右手食指轻轻地摸着板垣式短髭，眯着鹰隼一样锋利的目光，恶狠狠地盯着远处的山峦，像一个被击倒后艰难爬起来的拳击手，看着那个比自己技高一筹的家伙，妒愤如炽。

骄狂自傲眼空无物的波田重一，也有摔跤子的这一天么？

6 月初从镇江出发投入武汉会战，波田重一和他的南九州羊狠狼贪之师，横扫长江沿线国民党军阵地，真可谓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安庆、马当、彭泽、湖口、九江、小池、码头、富池口……波田的军刀挥舞之间，割下一块块血肉模糊的江防重镇，成为冈村司令官乃至天皇陛下最调胃口的佐餐。

下一个作战目标应该是半壁山了。可是，当波田发现江北田家镇方向枪炮声沉寂下来，飞机也不再大群大群地去轰炸了，猜想稻叶第 6 师团已攻陷田家镇要塞，顿时烦躁不安起来。刚由驻美大使馆武官回国转任波田支队联队长的平田正判大佐，对波田重一的情绪变化以一种间谍的职业目光明察秋毫。他上前一步，很恭谨地说："兵团长阁下，我们从江南取近道直下武昌，会比江北方便得多！"

"洪托卡？"波田直直地打量平田。

波田知道，这个平田从美国搞回来了一大本蒋军长江沿岸防御带照片的详细地图，大本营让他转交给军司令部时，也以偷地图起家的冈村司令官阁下拍案叫绝，大发"青出于蓝"之

叹。

看平田像一头温驯的座骑垂下头，波田走到地图前，短如蚕豆的指头鸡吃米似的在地图上叩了叩，走过去给军司令部打电话。

波田支队以往沿江作战，是和长江舰队相配合，在强大的舰炮火力支援下攻城掠地的。但江上的漂雷往往滞迟了舰队行动，江边的工事也是一堆堆相当难啃的钢筋水泥硬家伙。继续陪着长江舰队沿江作战，虽然海陆协同，攻势威猛，但也相互制约，速度不可能太快。眼看稻叶有先入咸阳之势，总是觊觎着首取武昌拿头功的波田，一直和稻叶悄悄地较着劲儿呐。轻取富池口后，他是准备渡富池河攻陷半壁山的，却遭到国民党军第 116、第 193 师顽强阻击。他已隐隐感到半壁山不好纠缠，受到深谙蒋军长江防线的平田的怂恿，他拿定主意和近藤海战队至此分手，欲率领本部经枫林、木石港，取阳新、大冶、鄂城，出奇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近逼武昌。

冈村对照平田带来的地图，更感到长江水道不是进入武汉的捷径，他也理解波田将军此刻的心情，当即对波田的这一雄心壮志大为赞赏。作为对波田的鼓励，冈村除了统一给他配属独立重机枪第 7 大队之第 2 中队、独立轻装甲车第 8 中队、野战重炮兵第 10 联队、迫击炮第 4 大队之第 2 中队、工兵 1 个中队等部队之外,还特将刚调到九江地区的第 15 师团高品彪大佐之第 60 联队，划给波田重一嗾使。

波田的这一招，叫陈诚、张发奎、汤恩伯吃惊不小。

江南要塞半壁山，原以为敌取武昌必经要地，陈诚是以重兵严整以待的啊。沿富池河一线，守军有张刚第 98 军、万福麟第 53 军、张轸第 13 军、李仙洲第 92 军等。半壁山江防部队虽然只有马骥第 385 旅，但这个旅有三个步兵团序列，配属有高

射机枪两个连、机械化炮兵一个营，总兵力达 7200 余人，比人家一个师还要强大。且马骥旅长久经沙场，大革命时曾任过守武昌的刘玉春、守信阳的蒋世杰的参谋长，有丰富的守城经验。

当初富池口之役，因李芳郴贪生怕死，波田拣了一个大大的便宜，旋即杀向富池河，半壁山已兀立眼底了。在河东网湖构筑阵地的第 193 师第 386 旅 1 团，来不及撤退，全团 1000 余官兵背水决战，终因势单力弱，整连整营地战死，最后只有数十人生还。而当时的放牛娃、69 岁的雷春年老人对笔者说：“那时节，网湖上死的人哪，漂了一层，水都是黑的，鱼都臭死了。那一团人，都死了，只跑出去了一个放马的马夫。”

波田扔下伸手可摘的半壁山，率队绕着网湖、富池河，掉头向西南攻击前进，10 月 1 日就过了枫林，离阳新县城仅三四十公里了。

竹篱茅舍，鸡鸣犬吠。阳新城外靠近大路的一座小山村里，一棵两三人合围的大皂荚树下，第 9 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双臂抱在胸前，怕冷似的缩成一团，和几个年轻幕僚围坐在农家的小木椅上，瞅着铺在地上地图发呆。他的头顶悬着一只不知天高地厚的尺蠖，吊在游丝上很着急的样子，上下两难。

武汉会战打到现在，陈诚觉得已竭尽全力了。早先九江失守之时，蒋介石对陈诚说，希望务必坚持到 8 月 13 日，最好是 8 月底，后又期望能顶到 9 月 18 日，整个战场日复一日的抗击，陈诚生怕出了岔子。前些时江南富池口被陷，江北田家镇吃紧，蒋介石计划 10 月 1 日离汉。可是，薛岳在万家岭的战报又给了老头子许多信心。昨晚，陈诚向林蔚说，波田支队绕过半壁山直取阳新、大冶，武汉已危在旦夕，请委员长考虑尽早离开。林蔚在电话里告诉他，因为薛岳在万家岭还没做完的这篇好文章，“老帅”现在一点动静也没有，看来是要在武汉过双十节的了。

江北第5战区李宗仁决心似乎更大,也要求多抵挡些日子。孙连仲的大别山阻击战的确打得不错。江北能拖到哪一天，且不管它，江南第9战区必须挨到10月10日以后。可是，面对来势凶猛的波田支队，阳新线已没有有力的部队可用于阻击的了。南浔线万家岭正在激战，鄂赣间拦截敌第 9 师团、第 27 师团的任务也异常艰巨，时至如今，只有迅速调整部署，敌变我变，将波田支队抑留于幕阜山中。

陈诚站起来回到屋子里，电告张发奎，命令防守半壁山的张刚第 98 军立即从半壁山撤至阳新、大冶间；命令万福麟第53军沿枫林、冷水、木石港至阳新一线，不惜一切阻敌西进。

陈诚放下话筒，带着施北衡、刘云翰等高参立即拔营，前往崇阳老鸦村长官部。

本是川军张刚的一场恶仗，现在落到了东北军万福麟的头上。

咋整的嘛？万福麟搔着头发稀稀拉拉的大圆脑袋，在屋子里直转圈，踝躞徘徊，愁肠百结，这仗是咋整的嘛？

沙场老将“黑王”、“黑万”，起于士卒，从排级“哨长”爬到屈指可数的陆军上将，大骡子大马都见过，不知经历过多少战阵，可这两天全乱了章法。

鬼子波田太厉害，坦克、飞机、大炮，它奶奶的势不可挡。喋血山海关，横扫郭松龄，逼降傅作义，扬威得胜口……万福麟内战中每每披荆斩棘，出奇制胜，成为奉军核心人物，可不晓得咋整的，只要和日本人一交手，准输。长城抗战西北军将领刘汝明大领风骚，东北军精英万福麟却因丢了承德而被张学良骂得狗血淋头。

坐阵大冶的张发奎严令万福麟，每天的后退不得超过五公里，也就是说，七天之内，不能让鬼子过三溪口。张发奎的督

战队一路哨探，每一个路口几乎都有带袖标的巡逻队，万福麟做不得半点手脚。

除了鬼子难打，部队减员也太多。第53军基本是幽燕之士，哪受得了江南的蚊虫酷暑？8月间甫抵鄂赣，水土不服，部队三分之一官兵患了疟疾。一时间奎宁奇缺，价与金等。有士兵实在受不了病痛的折磨，竟自杀而死。第130师参谋刘殿武看到一个伤兵艰难地往前爬，原来是要到水塘边捧生水喝。那伤兵一身血污满脸清泪，喝水之前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向天祷拜，说："上天保佑，我喝了生水，可别让我打摆子……"数十年过去，这个场景深深地印在老将军的记忆里不能忘怀。

就是这样一支病弱之旅，在迎战南九州虎狼之师，哪会有彩头？好在鄂赣间山高林密，丛莽植丰，成为万福麟军差可拒敌的坚强后盾。

"你们每天不准后退四公里！"万福麟到底生姜老辣，命令他的两个小哥儿师长周福成和朱鸿勋，"打近战，打夜战嘛！给咱把鬼子紧紧地缠着不就得了嘛！"

令波田伤脑筋的故事开始了。

山径狭窄，丛林掩道。"冲啊——""杀——"猛然间枪声骤响，不见人影，就听吼叫，手榴弹从林间陨石雨般地劈头盖脸而下，填满山谷的爆炸浓烟中，响马剪径似的，两边的刺刀滚滚杀将而来。山沟太窄，部队施展不开。等波田调集后续部队涌上来，前面的战斗已经结束。打扫战场继续前进吧，没走几步，斜刺里又是一顿刺刀手榴弹。

波田请求空军协助本旅团轰炸扫射国民党军阵地。可是，曾经很管用的空中优势，但在这个战场毫无作为。密如毡毯的原始丛林，根本发现不了绿荫底下的军事目标。

野心勃勃的波田中将，有如陷进了四顾茫茫的绿色沼泽，举

步维艰……

愁眉苦脸的波田重一看着一望无际绿浪滔滔般的崇山峻岭，似有所动，胃痉挛似的拧着眉头咧着嘴，冲身边一个参谋咬牙切齿地命令道：“烧！给我烧！”

一发发迫击炮弹炸出一朵朵熊熊的火焰。波田优雅地摸着板垣式小胡子，满脸颤动着骄横的得意情色，笑了。但只过了一会儿，他的神色就暗黯无采一脸死灰，嘴噘得像一条被扔在船舱里的老鳜鱼。

没戏。虽是仲秋时分，但江南草肥木秀，嫩叶娇枝，还不是落木萧萧山火肆虐的季节。波田的燃烧弹只炸出一朵朵充满希望的火光，接着升起一团团乌黑的云雾，袅袅飘上遥空，不知去向。

万福麟为了部队便于机动，战斗单位由旅缩小到团，到营，最后一个排一个作战单位。第53军200多个战斗集体，没日没夜地围着波田转圈，大兵团作战就这样变成了游击战。

一天夜里，波田刚刚入睡，被一阵猛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吵醒了。敌兵就在附近！波田一骨碌爬起来，伸手抓枪和战刀。卫士向他报告，说一股敌人潜入营区，已被驱赶出去了。天亮后整装出发时，卫士给他牵来的坐骑不是他那匹身如黑炭蹄若白银的“乌云踏雪”。他有一种预感，厉声问道：“怎么回事？”

卫士哭丧着脸告诉他，支队部6匹指挥官坐骑，包括平田联队长那匹青鬃马，昨夜全被敌兵抢走了。

“八卡！”波田甩起来一记耳光，狠狠地扇在卫士脸上。

“盗马贼”是第35师王劲哉部。他们并不知道这些马的高贵身份，送了三匹给汤恩伯，汤一看这马油光生辉，断定不是等闲之辈，天天骑着波田的那匹宝马，款段镳飞，万分惬意。

绿云里山道弯弯，碧涛下峰回岭转，一个特殊的战争景观出现了:国民党军和波田支队长达一二十华里的部队犬牙交错，一团乱麻似的裹在了一起。几个山头都是部队，草长叶茂之中很难分辨出哪是日军哪是国民党军。掩护步兵作战的日炮兵弄不清目标，无法开炮。后来，日步兵将太阳旗背在背后，作为给炮兵指示到达线的标示。国民党军也有效法将太阳旗背到背后的，令日炮兵狐疑再三，还是不敢轻易开火。

波田受平田的怂恿，以为走陆路干脆利索，会占许多便宜，没想到“支那圣战”之路这等曲折艰难。不过，总算不虚此行。当江北稻叶师团佐野虎太大佐之第23联队于10月26日下午进入汉口的时候,自己的高品彪大佐之第60联队也于当日清晨杀进武昌，比江北还早半天时间哩。

38　小界岭：赤水

孙连仲放下话筒，在屋子里踱了两步，解开风纪扣，伸了一个和俗人一般的懒腰，一股睡意油然而生。想打哈欠。他张开型号特大的嘴时，像兽中之王在仰天咆哮。

这是一张肿眼泡、狮子鼻、口阔唇宽的普通脸型，但那一双有如云缝里的闪电一般射人的目光，不是特才英物恐怕无此锋芒。

大别山区的夜，宁静得似海沟深处，偶尔一声孤独的狼嗥，给这空山冷月蒙上了一层阴森恐怖的色彩。

鄂东麻城城南10多公里处白果镇,第5战区第3兵团司令部里，刚接过蒋介石电话的兵团总司令孙连仲，拉开床单解开风纪扣，想睡觉了。

蒋介石说要调宋希濂第71军到后方休整,被孙连仲挡了回去。蒋先生这人虽是一国之主，却常常感情用事。当然，谁能担保不是那个奶油小生自己鼓捣的呢？富金山之战打得的确很苦，其功也大，但不仅仅是宋希濂第36师，牟中珩牟结巴第114师牺牲更惨啊。外围配合富金山作战的第30师、第27师也都伤亡三分之一以上，要讲休整都够这个资格。但是，目前的战况能允许吗？但宋部是要区别对待的,既然人家提出来了，总得有所考虑吧。

孙连仲翻身下床，命令作战参谋通知宋希濂，让其第36师撤至湖北襄阳汉水以西休整，第87、第88师按原部署执行作战任务。

这一折腾，孙连仲睡意全无了。他拿起话筒，要通了第30军军长田镇南的电话，询问战场情况。田镇南向他报告说，日第13师团顺着灌河、第16师团顺着白露河商（城）麻（城）公路，向我既设阵地攻击前进，一切如总座预料，这里将是一场异常激烈的阵地战。

“嗯。”孙连仲笑了。

日军第2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中将是陆大高才生，据说也曾留洋欧洲，虽是科班战将，实在枉读兵书，其用兵之呆板，令工于谋略的中国将领大为不屑。当初东久迩宫兵出合肥，白崇禧算计他必取六安、叶集，他老兄真个直奔六安、叶集；其后他兵分两路，一路趋固始，一路攻商城。白崇禧算计他必一路走罗山经信阳大包围武汉，一路从商城南越大别山会合稻叶第6师团。他果然按白崇禧划定的行军路线亦步亦趋，生怕犯了规矩。白崇禧设下的每一个口袋，他都毫不犹豫地钻进去过。遗憾的是国民党军装备太差，每一个口袋都被他扯得粉碎。血肉长城精神可嘉，飞机大炮却是硬邦邦的钢家伙，不是几句厌

胜法可驱除得了的。

所以，东久迩宫似乎用不着随机应变。工业化包装起来的钢铁魔怪，哪会把桃弓柳箭放在眼里呢？不过，人世间常有意外，这就是历史总在重复，而历史学总感新鲜的魅力所在吧。

孙连仲的这个口袋是最后一个口袋了，就凭总是把好日子放在后头过的中国人习惯心理，这只口袋肯定不是一抓就破的废物。

“总座，”田镇南在电话里小心地说：“张辉亭第30师商城之役已伤亡惨重，想撤下去休整，你看中不中？”

“不中！”孙连仲也来了一句硬邦邦的河南话，挂了话筒。

孙连仲知道，田镇南第30军军部和宋希濂第71军军部设在一个小山村里，互相消息灵通。他看人家第36师撤下去了，就想讨个搭带的便宜。也不想一想，你田镇南的部队是能和人家宋某人相比的吗？再说，大别山这一道坎，拼尽一兵一卒，也不能让日军通过呀！

他接着和第42军军长冯安邦通电话。

“景兄啊，”孙连仲大大咧咧地说，“你那里怎么样啊？”

“现在平静得很，”冯安邦在那头粗着嗓门说，“我看这个地形还真是不错，你放心好了，在这里要打不好，真是辜负了大好河山！”

“好的！”孙连仲神情严肃地说，“新店方向出了问题，就是你的责任！”

一对亲亲的连襟，军中无戏言，不带半点感情色彩。

“喔喔喔——”鄂东方言颇是难懂，公鸡的叫声倒是天下一腔。

孙连仲瞥了一眼挂在土墙上的地图，那表示日军路线的红色箭头，似乎在蠢蠢欲动。

是的，随着猩红的太阳跳出山顶，被踢向苍穹，也就升起了一颗作战开始的红色信号弹。

仲秋的大别山枫林尽染，一朵朵红云似的堆朱拥紫，野火流霞。清清亮亮的白露河、灌河从龟峰和鸡公山的凹口处双双奔腾而下，像两个走出深山的俏丽少女，步鸣佩环，眼送秋波，风风火火地扑向外面的花花世界。

迎面而来的滚滚人流使她俩玉颜顿改，大惊失色。

车辚马啸，烟尘飞扬。晨雾里脚步轰响，人影憧憧，一片片血色的太阳旗特别鲜艳，像传说过阴兵时的一朵朵没有光芒的鬼火。

日军第16师团第30旅团第33联队山田喜藏大佐勒着战马停下，举起望远镜向前观望。“脱马乃!”他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这个满脸横肉的佐贺汉子，5月间徐州会战时，于归德（商丘）把个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黄杰杀得落花流水，气得薛岳七窍冒烟。作为一名武士，山田是否得道，不得而知，但他的“武勇”是够格了的吧。其统率之道伯仲于波田，将人类潜意识里的破坏欲改头换面成一种国家使命，以枪弹的硝烟烈火为爆竹礼花，以尸体血肉为遍地彩纸，狂欢着战争的节日喜庆。每过一地，纵兵奸杀成为其联队狂征暴战的基本动力。所以，从南京到河北、到豫东、到平汉、到史河方集……山田总是抢占前驱，饕餮兽欲筵席的第一道佳肴。山田以冒死冲杀得宠于天皇陛下，以凶残野蛮闻名于中国战场。

是偶然的巧合吗？日陆军士官学校山田喜藏第25期同学，最出名的亡命战将，武藤章、小仓尚、杵村久藏、中村正雄、横山武彦、木村千代太……一个个日本军国主义的骨干中坚，不

知给中国乃至日本乃至世界人民制造了多少灾难！

望着那驼峰似的一匹山阿，山田咧着嘴不屑地笑了，像一个斗牛巨星打量着一头外强中干的老畜生，两眼闪烁着轻薄的神色。

指呼之间的那座山脚小村，叫沙窝；从沙窝往上，那凹下去的山岭，叫小界岭，河南和湖北的分界岭。过得小界岭，就是湖北省麻城县了。这是中国南方的地理文化，各省多以河为中心，以山为省界，不像北方，多以山为中心，以河为省界。

横亘中原腹地的千里大别山，在这里断为两截，北投淮河的白露河与南向长江的举水河，源头一岭之隔，像神话中一对渴爱的男女，被天帝点化成两条永不得相见的灵蛇。

东久迩宫决定横跨大别山先入汉口，起码做出配合迎接稻叶第 6 师团的高姿态吧，沙窝、小界岭是最理想的孔道了。山田当即通过师团长藤江惠辅报告东久迩亲王殿下，坚决要求打头阵。对山田和其联队“皇国勇士”来说，武汉的人肉宴席一定比南京要丰盛得多。

东久迩宫本来就很欣赏这个相貌丑陋的佐贺人，手令驻合肥机场的第 1 飞行团寺仓正三少将，严密协同山田喜藏的攻击作战。不几天，东久迩宫命令寺仓正三干脆将第 1 飞行团移至潢川，开设野战机场，以便更有效地配合大别山北麓的进攻。

9 月 18 日，在 20 多架飞机和 50 余门山炮轰炸之后，山田喜藏举起战刀，下令冲击。“突刺盖克！”山田的吼叫是有名的，尖利得像锐器在石板上猛烈地划响。

白露河的源头，已是细流婉转。一行白线从红叶中飘然而下，如绢似练。山田联队第 1 大队第 2 中队 100 多日军顺着白露河边的商（城）麻（城）大道，试探性地低姿匍匐前进。

天地间万籁无声。白露河的淙淙水响和山田部队的奔跑脚

步，显得分外清晰。山田从望远镜里看着一个个赳赳而上的身影，对前方毫无动静的国民党军工事大感意外，再冲击300米，就是沙窝……也就在这时，大道两旁的山岭上猛地暴发出一层火网，烈火硝烟中，白露河像一条云缝里的闪电，炸响万钧雷霆……

“索卡!”山田嘴角下咧,脸相悲痛欲绝却欲哭无泪的样子。

阵地战，孙连仲的绝活。

早在武汉会战发起之初，孙连仲就是从豫皖间经叶集、商城、沙窝、小界岭进入鄂东的。他那会儿站在小界岭，背着双手挺着胸，放眼远近群山，像检阅自己的千军万马。这一带的地形真可挡得十万雄兵啊！他设想着将日军往这里拖。富金山战斗结束后，他让宋希濂部撤到这里构筑工事，命令在商城和日军纠缠的冯安邦、田镇南两部往这里退却，以期将敌人引入圈套。鬼子果然上钩了。

但是，天时，地利，人和。打阵地战的部队是要有硬功夫的，来不得半点花架子。武汉会战以来，马当城非不高，九江池非不深，富池兵革非不利，都是轻易地委而去之了的，小界岭又将如何呢?

地名也怪，孙连仲的兵团部叫白果镇，小界岭西南三公里的一个小山村叫白果树，十多户人家的小土屋，隐藏在大别山特别繁茂的枫树、皂荚树等落叶乔木之中，就是没有白果树。田镇南和宋希濂两个军部毗邻而居，田在村西头，宋在村东首，田是西北军名将，宋是黄埔系精英，两人虽各有根基，但冲着孙连仲是蒋介石所青睐的重臣，又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真所谓一条堑壕里的战友了，更加上宋希濂是一个格外玲珑乖巧的人，绝不会像有些黄埔轻薄傲物，所以，两个中将军长放下门户之

见，情颇相得，幕僚们则你来我往，亲如一家。

当时的部署是，顺着白露河、灌河形成的两个山口，田镇南第 30 军在白露河左翼，宋希濂的第 71 军在白露河右翼，冯安邦的第 42 军在灌河正面及两翼，梯次连绵直达云雾间小界岭的纵深阵地，像张着两把倚天之巨剪，多粗的脖子也经不住它一咔嚓。东久迩只要有一丁点战术头脑，或者一丁点悯兵之心，都不会为了一战之功而来闯这死地的。当然，他也是太轻敌了。

山田攀着白露河垂云之练向上仰攻沙窝的时候，荻洲立兵第 13 师团烧完了叶集的尸体，按东久迩的命令，顺着灌河与第 16 师团遥相呼应，杀向上游的新店。

对中国地理大有研究的荻洲，站在灌河边的达权店南望大别山的时候，似乎已经看到了山那边的三河口、麻城，麻城到汉口，只一百多公里了。

主攻部队依然是沼田重德第 26 旅团。富金山一战，沼田旅团大失“皇军”体统，还是第 16 师团山田喜藏联队猛攻商城，要断富金山国民党军后路，孙连仲急令各部向大别山小界岭撤退，沼田才“英勇占领”富金山的。叶集焚尸之日，荻洲又将沼田旅团补充整齐，希望沼田再战全功，将丢了的面子拣回来。南跨大别山，沼田已知灌河上游当面之敌只有两个疲惫之师，不免暗自窃喜：过得大别山，不就……先入汉口的桂冠，实在令人馋涎欲滴啊。

第 42 军军长冯安邦这一年 54 岁，已经开始谢顶，但高躯伟岸，严饰边幅，仪表堂堂，这位少年时期就是“义和团”勇士的沙场战将，讨伐张勋，首都革命，五原誓师，中原大战乃至苏区“剿共”……中国近代史的一切重大事件，都留下了他的履迹爪痕。在同代军人中，可能因为他曾是一位道士的养子，从小习文诵经吧，显得超尘绝俗志趣高雅得多。抗日战争使他

结束了本来就深感厌倦的内战，自己的军事才能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但是，命里注定的吧，去年开战以来，他的部队总是置于最险恶的环境，忻口战役，第 42 军两万儿郎，打得只剩下 1700 余人，今春徐州会战，冯安邦荣获青天白日勋章，可第 42 军又是伤亡 10000 多官兵……

这一回呢？冯安邦站在新店后山的高岭上，顺着蜿蜒而下的灌河鸟瞰。尘雾朦胧之中，达权店依稀可见。已有谍报传来，敌军将是第 13 师团。敌兵力之强是前所未有过的，人员可能一比一，武器装备是不能和它比的了。但，我这大别山，肯定大别于忻口，大别于台儿庄……无论如何，这个阵地是不能丢的。山后面那个小姻弟，可是军令綦严啊。忻口战役后期，自己的第 27 师基本打光了，第 2 营 500 官兵，仅活下 6 个人，且全部负伤。冯向他请示后撤时，他竟说："无命令后撤，我就把你枪毙！"六亲不认的行径，凡俗可能为人所不齿，官场上可是众口皆碑的美德啊。

西边白露河方向传来经久不息的轰响，相遥十多里呐，冯安邦也感觉到脚下的大山在微微颤动。一群飞机在西山天边飞舞，远远看去像一群春情骚动交尾狂欢的蜻蜓。

山田的攻击由 1 个中队到多个中队，由 1 路纵队到多路纵队，由 1 条散兵线到多条散兵线……全在白露河两岸仰止、行止。9 月 29 日，山田得到山那边稻叶第 6 师团已攻下田家镇要塞的消息，急得通宵未眠，第二天亲率第 2 大队 500 余敢死队发起冲锋，还是被山上的刺刀手榴弹给杀了下来。

宋希濂和田镇南配合得不错。山那边一打响，山这边两个军部就情报穿梭，两个军长干脆凑到一块儿，共同拟定作战方案。山田攻河东，河西的田军猛打；山田攻河西，河东的宋军

狠揍。山田从两边进攻，两边的部队交叉射击。

国民党军击退了山田每天两次、累计已是20余次的大规模冲击，白露河两岸的山山岭岭面目全非。日机和野炮的轰炸使山野裸露出红红的泥土，小镇沙窝从地球上消失得无了影踪，只有一个个从泥土里爬出来的国民党军官兵，像一条条海滩上的沙虫，成为阵地上最顽强的生命。

没人敢言“转进”。张辉亭第30师10000余官兵，步兵不足200人了。他自己成天猴在阵地上，看到小伙子们每一回向鬼子发起反冲击，将鬼子杀退后，兴冲冲地返回阵地时，总有三分之一的没有回来。他的指挥位置就在前沿，眼睁睁看着小伙子们和敌人厮杀。这天，敌人又发起冲锋了，一个戴少佐军衔的日军官高举着指挥刀督战，气势汹汹的样子。张辉亭看着那家伙正来气，突然，他身后的迫击炮响了，“轰!”这一炮正好落那日军官身边。张辉亭像看电影慢镜头，日军官的钢盔、指挥刀，还有一个大乌鸦似的人体，火光中掀上了天空。

“好!”张辉亭大叫，“谁打的？本师长现在宣布：奖赏500大洋!”

孙连仲来电话找到张辉亭，问伤亡情况。张辉亭老老实实地说：“总座，步兵只有137人了，其余全部阵亡了……”

孙连仲久久地沉默着，张辉亭却鼻子一酸，落下泪来。

灌河阵地冯安邦独当一面，打得和白露河一样艰苦。

沼田重德求胜心切，在地空强大火力掩护下不要命地猛攻，炮火使达权店至新店间的灌河失去了河道，变成了一片尸血与河水混为一团的泥沼。著名的“孙钢头”骨干部队冯安邦之第27师、第44师，已伤亡官兵3000多人，但阵地固若金汤。沼田重德在又倒下1000多官兵后，黔驴技穷了吧，命令施放最新运来的毒气。数十具掷弹筒一个齐射，炸出一朵朵五彩缤纷的

烟雾，红的、黄的、蓝的、绿的……第 42 军阵地顿时笼罩在彩云似的毒雾里。

冯安邦早就防着的，官兵们赶紧围上打了日光皂的毛巾。但还是有不少官兵中毒死亡。

大别山小界岭的阻击战从 9 月 18 日开始，一直打到 10 月下旬，持续了一个多月，蒋介石决定放弃武汉之际，山田和沼田才在两师团会合全部主力的强攻下，勉强翻过大别山。不用说山田和沼田先入汉口的野心南柯一梦，连会师第 6 师团的最低目标，也作了一纸空谈。

史家以为这次大别山阻击战，“孙连仲第 3 集团军以劣势装备，凭着英勇精神，依托有利地形，彻底粉碎了敌两个师团的进攻，创造了抗战中阵地防御作战的一个优异的成功战例。”

当地的老人告诉笔者，白露河和灌河古往今来都是清幽幽的。可在打仗的那几天，下过一场大雨，那两条河的水就变了颜色，开始是红红的，一股血腥味；后来是黑的了，一股腥臭；再后来，就总是红红的了；开春了，还是红红的，流到如今……老人们说，那山上死的人太多太多了，地里的血，只怕三千六百年也流不完哩。

是的，汇集大别山清泉的小河，注入淮河的支流无计其数，如叶脉一般，就这默然无语的白露河和灌河，水色殷红……

第十一章　巾帼春秋

39　春之樱

一片弦月挂在西山顶上，天地间混沌朦胧。能见星空的云絮，不辨咫尺的草木。远山近岭，不时闪烁着一朵朵电弧光似的炽白火花。

剧烈的枪声此起彼伏，像受惊的狗毫无目标的吠影吠声，更像一种巨兽在发情期肆意啸唤。通信兵堀锐之助透过帐篷的隙缝，白痴一般地望着天空，明亮的眸子在夜色中泪光盈盈。

一只萤火虫从面前轻轻地飞过。他收回视线，追踪着那盏可怜得只能照亮它自己的小灯笼，想起了在妈妈怀抱里学唱的儿歌：

> 萤火虫，过来吧，
> 这边有你的水喝呀！

那边的水苦，这边的水甜啦！
来吧，快往这边飞！
到甜水这边来吧！……

他忘了身在战场，也根本听不见枪声。但他并不是在追忆那支古老的童谣。他的整个思绪驰骋在漫无边际的宇宙空间，耳畔一个清丽优美的女中音在深情地诉说,是在朗诵一首诗呐：

冲天的巨声响了——/六乡的勇士们呵把敌人忘记了么？/下船来！挽起手臂！/掉转你们的枪口，/打倒法西斯们！群众的怒吼变成了暴风雨！……

堀锐之助戴着耳机，悄悄地听收音机。

这首长诗写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正要上船出征的士兵和亲人生离死别之际，暴发了反战示威，日本宪警对他们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多么甜脆的乡音啊！武汉国际广播电台，一个标准流畅的东京口音，亲亲切切的少女之声，令堀锐如痴如醉。

被围万家岭地区，已是第 5 天了。每晚偷听“敌台”，成了堀锐最幸福的享受。她是谁呢？直到 10 天之后，22 岁的堀锐之助死了，也没能见到他断定那位一定万分可爱的姑娘，只将他的真挚的情感，化作淡淡笔意，留在珍藏的日记里：

重庆广播，
偷偷倾听，
那流畅的日语，
心中不能平静……

25 岁的日本姑娘绿川英子动人的嗓子特有魅力，倾倒了电波所及的日军官兵，也令战争罪犯们大发雷霆。

清清秀秀，亭亭玉立，典型的日本中部姑娘，洁白玉润的额头和细长弯弯的眉眼，戴着一副眼镜，更增添了她的优雅和文静；一头黑亮的秀发随意地扎在背后，又给人一种充满个性朝气蓬勃的感觉。她站在麦克风前，娓娓动听地朗读着新闻文稿，包括堀锐之助听过的那首如倾如诉如波如涛的鹿地亘的反战叙事长诗：《听见了呀》。

啊，这个美丽的日本姑娘，不是千人一面以奴才自豪的统治者御用喉舌。她的短暂生命留在那一页历史的，除了青春秀曼的风姿、甜亮清脆的嗓子，真正让后人神往魂牵的，是一颗非凡的心。

绿川英子本名长谷川照子，是山梨县一中产阶级家庭的宝贝女儿。她从小就喜欢文学，17 岁那年同时考取了“东京女子大学”和“奈良女子高等师范”。这个追求自由独立的女孩子，选择了能过寄宿生活的高等师范。30 年代初期的日本，军国主义左右着日本的社会政治，万马齐喑之中，狂热的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可是，太浓的文学气质和她对“世界语”以及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使她早熟并对当局的侵略政策从忧虑走向反叛。20 来岁的纤纤少女，眼看着国家政权在一伙狂人的操纵下变成战争机器，无辜的人民将为此而陷进罪恶和苦难的深渊，她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为世界和平而斗争”的世界语行列。她的名字被列入了黑名单，校方剥夺了她的学籍，当局并以“具有危险思想”的罪名将她抓进监狱。被保释后，父母怕她再惹事，把她送到乡下亲戚家变相囚禁。她只身逃了出来，化名 Verda Majo，直译为“绿色的五月”。使人疯狂的“红太阳”泛滥成

灾了，她渴望绿色。绿色象征着宁静、和平、自由、大自然。

樱花开得多艳啊，洁白流雾，嫣紫凝霞。但这一天寒风冷雨，阴霾低沉。东京湾白浪滔滔，帆影点点。横滨码头出现了一个提小皮箱的白衣少女，匆匆地登上了英国轮船“皇后”号。

1937 年 4 月 5 日，绿川英子就这样离开了日夜为她担惊受怕的父母，告别了令她万分沮丧的家乡，像越狱也像私奔，扑向那片她觉得正在苦难中挣扎的土地——中国。

仅仅是因为一颗充满爱的慈悲的心吗？东方和西方最受膜拜的神祇——那两位善良女神，不就正是如此而已！

世界上的事情常常让人兴叹：为富者必不仁，穷凶者多极恶。绿川英子偏偏因为日本国籍被中国当局勒令出境。英子被迫移居香港，在贫民窟里栖身了 4 个多月。日军的全面进攻，使中国当权者可能失去一切，沦为无产阶级的时候，国共第二次合作武汉，绿川英子才在叶籁士的引荐下，开始一个和平主义斗士的空中阵地战。

日本军方终于查明了英子的身分，在《都新闻》报上以头版显著标题，刊登照片，大骂绿川英子是“用流畅的日语对祖国作歪曲广播的娇声卖国贼”。周恩来对英子说：“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

是的，世界上一切法西斯统治，无不挥舞着“爱国主义”的大纛，仅仅是强迫人民俯首于他们的独裁。那个“国”不过是他们统治集团而已，与人民毫不相干。封建法西斯统治使绿川英子的家庭不可避免地受到株连，宪警特务和暴徒们包围了山梨猿桥父母的住宅，往屋里扔石块和砖头，威逼她父亲切腹自杀，“以谢国人”。

绿川英子知道父母亲日子难过，却没想到会这么凄惨、但

她并不置怀，在军国主义统治下，日本人民为战争付出了多少代价？谁不凄惨啊？！

“前进！向着我们的堡垒！六乡的勇士们用手指着。”站在麦克风前的绿川英子，声情并茂地朗读着，已经是情不能忍地在呼喊了，“到工厂去，停止动力！停止战争的呼吸！……”

樱花樱花，樱花似雪，樱花如火，如云如水，似雾似霞。在少女的芳鬟，你冰清玉洁；在荡妇的头顶，你妖冶销魂。

万家岭包围圈里的堀锐之助偷听绿川英子广播的时候，也时常听听日本电台的节目。也有文学艺术，如电影录音剪辑《忠臣藏》，还有当代作家火野苇平的新作《麦与兵队》。这些节目可以和同伴们一块儿听，感觉决然不同。听那中国电台纯情少女的声音，堀锐之助常常想起家乡，想起亲人，特别是“阿卡桑”（母亲）……听火野君的呢？火野君的小说真来劲，大伙儿听完，心里很高兴，觉得自己真的很了不起，很伟大，很神圣；不再想家，不再想亲人；只想作战，厮杀……部队就是家，这里什么都有，特别是女人，躁动的心情平静了许多。

随着冈村对军、风纪的反省，本土的随军“慰安妇”源源不断地运抵前线。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精神“安慰”队伍，火野苇平等随军“作家”，也同车同船投入战场。

就在这一天，9 月 30 日，第 11 军司令部冈村司令官的房前庭院里，水陆腆腆，觥筹交错，酒兴酣浓。附庸风雅的冈村正在设宴款待一批来自本土的“著名作家”：久米正雄、岸田国士、白井乔二、川口松太郎、佐藤物之助、丹羽文雄、尾奇士郎、富泽有为男、浅野晃、深田久弥等。

读者如果留心一下便会发现，这些在战时大紫大贵的所谓作家，其轰动效应的作品很快就死亡了，尽管他们还活得很健

旺，他们的“孩子”比他们短寿得多，是一切法西斯统治下的应用文人的悲哀吧。他们害怕寂寞，紧紧地追赶着人生宴席，厚颜无耻地分享着政治家们吃剩的每一道残汤冷羹。

冈村以儒将自诩，也就特别喜欢和作家们套近乎。威士忌、红乔尼哇加，50支听装的“樱桃”牌香烟、中国料理、渍物、梅干……冈村倾其所有，大结善缘。

“哇!”一个女人的声音大惊小怪地说，“司令官阁下，我们来的路上，好险啊，怎么总有人向我们打炮呢? ”

这一行人中唯一的女作家林芙美子，穿一身显得太大的军装，此时此景是很神圣的，但在任何一个局外人看来，都会感到分外滑稽。她故作天真地睁大眼睛看着冈村。

按照日军的新闻宣传，蒋军已被赶出苏皖地区，从上海至九江的长江航线是绝对安全的了。可是，留在敌后的顾祝同第24集团军胡琏等部，不断地袭扰敌人。就是这批作家和一群“慰安妇”同行的航次，也遭到过70多发炮弹的威胁，可惜都没有打中。

冈村笑眯眯地看着这个 30 多岁的半老徐娘，没作正面答复，潇洒地推了下眼镜，俏皮地说:“那有什么呢? 在你们赴宴后的归途中，会不断地遇到一条条狂吠的狗吧。”

不是政治需要，这些文人们破烂一堆，只会蜷缩在旮旯里宵虫般地浅唱低吟:作家们难得有人把他们当回事儿，冈村司令官给这大的面子，他们当然感激涕零了，很动情地给冈村敬酒，或单个交流，或集团围攻，冈村周旋其间，应付自如。林芙美子借酒装情，总是往冈村身边挤，饱经风霜的老脸上扮着纯情少女的情态。她说她想到江北稻叶第6师团体验生活。第6师团南九州“神国勇士”，“我们是乡亲哩!”她说小时候就是在九州长大的。她总是向冈村低声喁喁，挤眉弄眼的，冈村脸

皮虽厚，可能不愿枉担虚名吧，便故作马大哈似的大声回话：“好嘛！我坚决支持你嘛！”冈村显得特别会向女人献殷勤的样子，当即叫来《朝日》新闻社的记者，“村田君，我们的女作家美子小姐就交给你了，你关照一下稻叶君，要绝对保护美子小姐的安全！”

当过浴室看鞋工，干过女佣，揣着小玩艺习作向一个个粗俗丑陋的编辑老师强颜卖笑，尝遍了人世间万般甘苦，一门心思出人头地的芙弥子小姐，以女人的独特优势和吃苦精神，在军事报告文学这块并不需要多少艺术的土地上广种薄收，以数量取胜，成为最多产的“军旅作家”。

歌颂战争，歌颂死亡，歌颂屠杀，歌颂南九州海盗后裔们的一切暴行……芙弥子巧言令色地“安慰”着那些颤抖的罪恶心灵，使冈村乃至大本营以及天皇陛下享受着征服者的飘然欲仙的快感……

难怪封建伦理把文人、戏子以及一切艺术家与娼妓并列，看来并非空穴来风。

江北第6师团已麇集了大批作家，菊池宽、佐藤春夫、小岛政二郎、吉川英治、北村小松、吉屋信子、滨本浩……他们到底能“体验”多少生活，是很难说的。《读卖新闻》那个年轻记者小俣行男，成天在一线厮混，攻打田家镇的那天，他竟独自误入两军火力封锁区，差点丢了性命。他随便讲了一个自己梦见自己死了真实故事，丹羽文雄就几抻几拉，扯成了一部小说《未归的中队》。只有像小俣这样有真切战场感受的文人，才可望揭示一点战争生活的本质。

菊池宽呢？瞧，这位被称为文学泰斗的半老头子，日后的“大东亚文学大会”主席，此刻此时——冈村设宴招待林芙美子等的这个夜晚，已经很夜深了，“安宅”号幽暗的后舰桥上，他

老兄独自一人坐在一张折叠椅上,默默地眺望着阴森森的江面,凝神遐思。

他久久地一动不动,像一个诡计多端的小妾,在悄悄地算计男人的心思,想着如何讨当权者的喜欢吗?!

堀锐之助或者坐在某个神宫里,看到那些当年以美丽动听的说教鼓动士兵们去死,而他们自己倒活得蹦蹦跳跳地,乘着欢快的节日假惺惺地来“朝拜”,越发“心中不能平静”吧。

40 秋之菊

“委员长好!”

一群十七八、二十来岁的青春少女,穿着一色的蓝布工人装,腰身紧贴,显得风姿秀发,被宋美龄一个个地介绍给蒋介石,像献给夫君的一束束芬芳美艳的鲜花。

“唔,”蒋介石和姑娘们一一握手,愉快地点头微笑,“好,好。”和谁握手时,谁就很礼貌地说一声“委员长好”,姑娘们怯怯地,但一张张笑脸绯红,显得特别甜蜜幸福的样子。

蒋介石的武昌路珈山别墅门口,由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组长刘清扬带队,第一期训练班四五十个年轻的妇女干部,结束了深入乡村的宣传工作,几天前回到武昌,今天(10 月 2 日),宋美龄说要请大伙儿来珞珈山吃西餐。

看着春风满面英姿健美的姑娘们,蒋介石高兴地颤抖着如刷的胡髭。这几天他的心情不错。武汉会战能打到这个模样,特别是南浔万家岭地区包围了敌第 106 师团,有将其全歼之势,真令人振奋!他已发两封电报给陈诚和薛岳:为确保这一战役全胜,勿使星子方向敌之第 101 师团越过南浔线,如陈安宝第 79

师能于 10 月 10 日前守住庐山，奖励 10 万元；二是希望万家岭战役能在“双十”节前圆满结束。

都握过手后，他一时喜欢得有些忘形了吧，竟当众用昵称呼唤起夫人来：“达令，”他转向妻子，“很好的！你们辛苦了啊！”

“要说辛苦，”宋美龄将刘清扬推到丈夫面前，笑道，“她的功劳最大哩！”

“哦，对，”蒋介石和刘清扬握手，很感激的样子，“刘组长，这都是你的成绩！”

“委员长，”刘清扬不卑不亢地说，“我们都是在夫人的指导下工作，也是委员长你大力支持的结果。能为抗战做点贡献，也是应该的。”

“好，好，”蒋介石向全场招呼着说，“今天听说是康处长请客，我们就不客气了！”

蒋介石说的“康处长”，是指“三青团”中央组织处长康泽。

小队长郭健整队，姑娘们唱着歌，向政校训练班饭堂走去。

热血沸腾在鄱阳，
火花飞迸在长江，
全国发出了暴烈的吼声，
保卫大武汉！……

蒋介石和宋美龄、刘清扬错落走在最后。宋美龄挽着刘清扬的手臂，很亲热似的。蒋介石不经意地瞅瞅她俩，像发现了什么奥秘，抿着嘴笑了；宋美龄和刘清扬看蒋介石一眼，也窃窃地笑了，宋笑得很开心，刘清扬显得有些腼腆。

她俩都穿着工人装，连发式、衬衣、鞋子也是一样的，又都是一般的年龄，眉眼也绰约相似，猛一看，还真像一对亲姊

妹哩。

如果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成全了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武汉会战则给年华已去的宋美龄送来了艳动天下的烂漫春光，使她从一块中西合璧的历史屏风变成了一堵大耀门庭的政治女墙。

雍容华贵，落落大方，举止娴雅，口齿伶俐。40多了，依然苗条娟秀，风姿不让少年。她的身世、学识、情趣、文化背景……因为举世瞩目的婚姻，使她在中国近代史上充当着特殊的角色。武汉会战为她提供了最佳表演舞台，成为她人生中最精彩的黄金唱段。就像这一群英姿飒爽的妇女干部，还有战时儿童保育会，笔者采访过的老大姐们，很公平地肯定她在武汉会战期间所作出的努力。不管她的动机是争夺妇女运动领导权还是什么，她当时无疑是中国妇女中最红火最出风头的政治明星。

她不是演员，但她身边的人感觉到，她始终都在表演。她时而打扮得花枝招展，或旗袍绣囊，或裙服翩翩，云鬓粉面，俨然画中人；时而一身简朴的衬衣工裤，束发布鞋，完全是一个劳动妇女形状；时而又是一身军装戎服，腰带马刺，冷艳冰霜，威风凛凛的巾帼女杰……背衬着政治舞台的恢弘天幕，宋美龄像一个天才的时装模特，淋漓尽致地完成着每一个光彩照人的招式，令她的崇拜者——政治追星族们颠倒欲狂。

刘清扬此时此刻是她最为欣赏的配角。1938年2月间，宋美龄召开一个小型的妇女界座谈会，讨论战时儿童保护问题。刘清扬作为北京妇女界代表应邀出席。刘在发言时，除对妇女工作提了些建议，礼节性地对宋美龄在撤至武汉前，因翻车受伤的事故，代表北京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简简单单两句话，使身居九重，不胜高天亲情之寒的宋美龄心里猛然间翻起一层热

浪。她定定地瞅着刘清扬这个名气很大的知识界妇女，眼波中隐隐有泪光闪动。

也是40多了，但看起来要年轻得多。丰满匀称，清秀文静，气度高雅绝俗。她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啊。其实，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革命活动家。

座谈会一面之交，宋美龄对刘清扬另眼相看起来。宋的身边并不缺少“陪衬人”、但大都是些以夫致贵的庸庸“夫人”。在这江山振荡之际，宋要的不是宠物，而是追狐猎兔的鹰犬。5月下旬庐山妇女座谈会不久，宋美龄将刘清扬约到武昌这座著名的别墅里，说想请刘清扬担任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组长的工作。要自贱的女子，会受宠若惊的。可刘清扬并不在乎这个。她直率地说:“夫人，要我训练妇女干部，我就要训练赴汤蹈火的战士，而不是传统的淑女懿贞。那样一来，人家会说我是共产党，训练出的是共产党干部，夫人你也不好办啊。所以，你最好不要用我。”

宋美龄难得听到这样的直言快语，更加高兴起来，笑着说:“啊呀，你说得一点也不错！陈立夫就说你是共产党，不能让你训练干部。我不管那些，只要训练出能为抗日工作的干部就行，我也根本不相信你是共产党，别听那些闲话，你就好好干吧!”

不由分说，宋美龄硬塞给刘清扬每月200元工薪，将妇女工作的核心大权揣到她的怀里。

陈立夫说得确实一点不错，外貌端庄的刘清扬早就是共产党了。谁能想到呢，这位被周恩来和邓颖超喊大姐的天津老乡，就读于天津女师时，就参加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了。天津学生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觉悟社的直接组织者，风云北平，呼号上海，奔走南洋……清清扬扬的少女，一团烈火燃烧在那黑沉沉的长夜，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她是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与

丈夫张申府一起介绍周恩来同志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的组织。大革命时期北方的一切学生、妇女运动以及国民党中央妇女领导机构，都留下了她奔雷走电的足迹。这个名重一时的风云人物，已沉寂 10 来年了。大革命失败时，她退出了公开的国民党，又和秘密的共产党断了联系。

而她的丈夫张申府，乃李大钊、陈独秀同代战友，《新青年》主笔、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是辅助孙中山先生组建黄埔军校的早期干将，因不满蒋介石的勾斗手段，愤然离粤。后又相忤于共产党的革命政策，自动退伙，与妻子刘清扬一道，吃粉笔灰去了。也是因为日本人的缘故，张申府和刘清扬这一对自命清高的夫妇，又被请上了政治舞台。张申府被任命为蒋介石的英、德文翻译，刘清扬被陈诚聘为设计委员，每月 200 大洋。当然，像这样的人物，古今中外的统治者都是不大欢迎的。张申府日后不打成右派，那才是怪事。

陈诚从骨子里就看不起文人。他常说:“文人都是围着枪杆子转的”。可他这会儿听说刘清扬成了蒋夫人的人，对刘清扬特别礼遇起来，当刘清扬要退掉设计委员 200 元工薪时，他硬是不让退。这样，刘清扬就拿上了双份薪水。

搞一个几十人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对刘清扬来说，实在是牛刀杀鸡。利用汉口懿训女中的校舍，有宋美龄作经济后盾，又有邓颖超、戴白桃、沈兹九、王汝琪、阎宝航、郭见恩等云集武汉的妇女活动家，请她们来授课，加上学员本来就是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知识的进步女青年，且三分之二是武汉的小学教员，训练班紧锣密鼓，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身为“指导长”的宋美龄，这些天几乎天天都要来一趟懿训女中。她极为认真地纠正学生的起、立、行、坐的姿态，一点一滴地教学生们洗碗抹桌、收拾房间，婆婆妈妈事无巨细，她

用她的洁癖严厉地要求学生们的清洁卫生。她常带着学生们到伤兵医院看望伤兵。她对护理这一行当似乎非常内行，手法灵巧地为一个个伤兵换药打针。她示范给战士们缝制棉衣。看她很熟练地踩缝纫机，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学生们的眼里满是敬慕之情。有时，她和学生们一块儿在平顶房屋上做游戏，“猫捉老鼠”、“老鹰抓小鸡”，玩起来很尽兴……她竭尽全力地扮演着一个万能的完美角色。

为了让学生们接受外面的世界,宋美龄培养学生们吃西餐。有一节课，她专讲吃西餐的要领。这种极普通的生活方式，她像在上一门艺术课，讲得神采飞扬。课讲完了，当即实践。她站在椅子上指挥学生们吃西餐，怎么拿叉子，怎么动刀子，怎么运勺子……刘清扬怵怵地看着，生怕她从椅子上摔下来。

第一期学生 47 人毕业了，组成四个“抗日救国宣传服务队”，由郭健、李祯清、夏英喜、张韵之各带一队，分别下到湖北黄陂、孝感、云梦、应城四县“宣传服务”。总领队训练组组长刘清扬。

一个秋阳晴好的中午，离汉口 90 多公里的孝感县朋兴村外，开来了一辆美式吉普车。从车上下来一个穿工人装的中年妇女，向池塘边正在洗衣服的几个妇女款款走去。

“姐妹们,”那女工亲热地说,“能耽搁一下你们的时间吗？”

“……”村姑们全停了手里的活，扮着笑脸，傻嗬嗬地望着这个白白嫩嫩的“洋”女人。

宋美龄驱车直抵乡下，并不通知住在县城的工作队，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来检查宣传队的工作了。

她的话带上海腔，村姑们也听不懂外面的话。村姑们说话，宋也听不大清，全靠伶俐乖巧的张蔼贞两边翻译。

“你家说宣传队呀，那些女伢子们好得很哇!”村姑们并不

知道自己面对的是谁，咧着一张张黄牙齿嘴，叽叽喳喳地说起来，“她们啊，是蒋委员长的屋里（爱人）的学生哩！好得很嘞！跟我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叫我们不要做亡国奴！叫我们过新生活，带好伢佴，还跟我们演戏嘞！”有的还说，宣传队的女娃们还帮她们扫堂屋，抱娃佴，做家事……

“太好太好！”一个嘴快的少妇说，“城里人受了教育的，人家蒋夫人的学生哩，就是跟老子们不一样！”

宋美龄又走了几个村子，听到的都是对宣传队的一片恭维，特别是“蒋夫人的学生”这句话，听来真令人陶醉啊！

从乡下来到县城，看到为自己争得荣誉的姑娘们，一个个精神饱满朝气蓬勃，宋美龄忘情地扑过去，将她们一起搂在怀里，高兴得笑出了泪花。

“姑娘们，你们是好样的！你们为我，为我们委员长，为中国妇女争了气！”宋美龄说，“在你们的身上，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我们党，我们的抗日以及我们的事业，有了无限光明的前途！”

就在初夏之际，宋美龄在汉口日清公司楼上宴请一批国际友人，严格地说，他们大多来自美国，与宋美龄称得上是私交了。宴会上几乎都说英语，宋美龄更是一口流利的英语。酒热微醺之际，人们怎么谈起了政治，特别是美驻华武官卡尔逊、记者埃德加·斯诺等，用令人难以忍受的轻蔑口气笑骂着国民党的腐败。

国民党是有些腐败了，就在如此紧张的会战中，第 4 兵团总司令官李品仙兵驻寿县时，以一个连的人马盗挖楚王墓，将阴沉木用军车运往其家乡；战备工程开支巨大，可据陈诚概算，花到工程上的钱不足三分之一；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经济不清，也不敢深究，一怕授异党以口舌，二怕贻笑于友邦……

他们用英语说着，在座的其他中国陪客不懂英语，可以充耳不闻，宋美龄却像唯一的被告，在被历数罪孽。这也罢了，刚去过陕北的卡尔逊和斯诺竟大声交换起陕北之行的感受来。他们将国民党和共产党对比，说共产党如何廉洁，官兵一致，军民一家，毛泽东的补丁衣服，干部与老百姓毫无差别……

宋美龄本想去敬酒的，实在听不下去了，端着酒杯，独自走到窗口，望着江上的渔火黯然神伤。

卡尔逊猛然间发觉酒后失言了吧，端着酒杯走过去。

这是一个金发碧眼年轻英俊的美男子。他走到宋美龄跟前，歉意地说："夫人，很对不起，让你生气了。"

宋美龄并不看他，仍然望着窗外，淡淡地说："你到过保安山沟，你以为，共产党永远这样廉洁吗？"

卡尔逊是个诚实的小伙子，认真地说："我说的是我亲眼看见的，起码，他们现在是的。"

"是的，"宋美龄扭过头来，令卡尔逊大吃一惊：夫人满眼泪痕啊！只听宋美龄说："他们，现在这样廉洁，是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啊！"

鉴于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的大势所趋，全国各党派都不再非法了。国民党的腐败是众所周知的，蒋介石听说自己最属意的陈诚竟这样乱放炮："在国军里搞过三年军需的，拉出去枪毙绝不必写罪状！""青年们为什么往共产党那里跑？那是因为本党太不争气，太腐败的结果，能怪人家青年吗？！"陈诚向蒋介石力谏，主张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以一个崭新的革命团体形象，来和共产党争夺青年和民心。蒋介石不想戳掌握组织大权的二陈兄弟的面子，此议总搁着。看着眼圈还红红的"达令"，他终于站在了陈诚一边，并命令康泽具体筹办。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宋美龄才决心办妇女干训班，为党国

培养和输送“新血轮”。

从孝感回来,晚餐时向丈夫谈起干训班女生在农村的情况,蒋介石听得入了神。他放下筷子,略有所思地说:“康泽那边可能还不如你们吧。”

当晚,蒋介石和康泽通完电话后,康泽给宋美龄打来了电话,说他的三青团干训班有70多个女生,请求参加懿训女中的第二期学习。宋美龄当然欢迎。

康泽鬼灵精的。他不仅将自己的学生转给宋氏门下,还破费请客吃西餐哩。

康泽本来是做一件讨人喜欢的事,却因为一句玩笑,弄得大家很不愉快。

席间,康泽打量着这群如花似玉且文化不低的姑娘,祝酒时说:“小姐们,你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的精华,希望你们之中出许多的外交官夫人!”在康泽看来,捞个外交官夫人,就有了“出洋”的机会,女人们一定是很高兴的。

很亲热的宴会,一下子冷了场。姑娘们低头就餐,就听刀叉之声盈耳,有的干脆放下餐具,一脸愠色。

这是一个特别革命的年头,女青年们雄心自立,锐志救国,哪想到去当人家的“夫人”?她们觉得是对她们的侮辱。

王汝琪回忆说,当时“刘清扬大骂宋美龄”,颇难求证,但另有史料回忆说,康泽被宋美龄责备了几句,蒋介石以长者之风息事宁人,倒是可信。

第十二章　最后决战

41　隘口开放的夜来香

冈村的指头在桌子上轻轻叩击着，两眼停在座位旁边的地图上，像一个颇为自负的学生看着一道古怪的考题。

地图上尽是红色小点点。冈村指挥作战以来，部队每攻克一地，不管是一村一镇，还是一山一岭，冈村就在地图上小心地用彩色铅笔戳一个红色记号。江南从彭泽到九江到星子，从瑞昌到码头到富池口到阳新，从岷山到南义到马回岭到万家岭……江北从潜山到太湖到黄梅到梅川到田家镇……密密麻麻的碎花红点点，像一团团一队队喝满一肚子鲜血的小咬，在落日的余晖里交尾狂欢。

并不令人满意。冈村要的是这些红点点尽快地膨胀扩散，连成一片啊。眼下往阳新、咸宁、通山进击的波田、吉住、本间三支劲旅，虽然表现良佳，但每天也只能攻下一个山头，给冈

村戳三个红点点的机会。而被围雷鸣鼓刘的第106师团，不仅不贡献红点点，反而似在减少。同是南九州部队，江北稻叶师团的红点点星河高耿一般，倒是叫人心旷神怡啊!

“宫崎君，”冈村对作战主任参谋宫崎周一大佐说，“你安排一下，我想去一趟江北广济，看一看稻叶君和部队。”

“司令官阁下，”宫崎谨慎地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吧。”

冈村看一眼宫崎，似猜出了宫崎的心事，站起来，摘下眼镜，掏出洁白的手帕慢慢地擦，说：“也不能太低估松浦君和部队了，我相信他们完全可以粉碎敌人的进攻，改变江南战局!”

冈村知道松浦被围，但真正的处境并不十分清楚，只有作战主任参谋宫崎大佐等竭思殚虑地为松浦寻找脱身之策。这几天，向松浦空投了200多名中、小队干部；宫崎与航空兵团第3飞行团菅原道大少将、近藤海战队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冢原二四三少将协商，请求加大轰炸力度和空投物资的数量，以维持松浦师团的战斗力；同时给第101师团配属坦克第5大队、野战重炮兵一个中队、迫击炮一个中队、第1野战高炮队，命令在第102旅团长佐枝义重少将指挥下，务必于10月8日发起总攻，迅速通过隘口，与第106师团会合；华中派遣军已令第17师团铃木春松之第17步兵团长率第53、第54联队、野炮兵第23联队，日夜兼程急驰而来……宫崎认为，只要松浦还能坚持5天左右，各部云集德安之际，被第106师团抑留于雷鸣鼓刘一带的蒋军将被彻底击溃乃至围歼……

“司令官阁下，”宫崎低声说，“田家镇攻克不久，我是担心那里的安全是不是……”

“哦，”冈村感激地笑了，“我看问题不大吧。”

冈村说是这样说，但直到10月11日才动身过江前往广济。当初第一阶段作战，稻叶师团占领黄梅后，因通联不畅，没能

及时得到军司令部嘉奖，稻叶的幕僚们曾大发牢骚；这次力克田家镇要塞，自己必须亲临慰勉，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夺取攻占汉口的最后胜利哩。

毕竟，他对松浦终究放心不下。一个师团陷入敌军包围，在“皇国神军”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中国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传着这一还未兑现的“伟大胜利”,弄得日本朝野大为震惊。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每天都来电话过问一次，据说天皇陛下也深感担忧，寝食不安。

东方微明，晓雾如纱，远山近岭在晨露中银光闪闪。松浦淳六郎双手拄着军刀，叉腿站在一棵老槐树下，四下看看，老眼里喷射着灼灼杀气的凶光。一个少佐跑步过来向他报告之后，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声断喝:“突刺盖克!”

他决心突围。

关在笼子里的猛兽，就是这种滋味吧！出发时携带的五天食品、180 发子弹、两枚手榴弹早就消耗光了，全靠每天二三十架飞机空投，才基本保持着部队的战斗力。即便这样，部队已三天没放开肚量吃一顿饱餐了。

国民党军也够狡猾的，常常用白布画很大的太阳旗铺在地上。看到飞机往敌阵地上吐出一个个降落伞，松浦像一个悭薄的吝啬老鬼，气得直想跳脚。“八卡!”他在心里骂得昏天黑地。

向张古山方向攻击受挫之后，松浦听说参谋长成富成一率领的 2700 多补入不久的新兵在东北线苦战，第 27 师团正向白水桥西南发展，国民党军将被大量吸引过去，以为是自己突围的大好时机。在选择攻击方向时，他略一沉吟，便作出了向西南出击的路线。奔东北，与本师团成富部队夹击敌人，当然是一胜招，可堂堂“皇国神军”，怎么能走回头路呢？他连夜作出

部署，命令攻坚力量最强的木岛联队第 1 大队务必击破石堡山敌人阵地，过了石堡山，就可与第 27 师团互相呼应，然后直下白槎、虬津，执行出发时的作战方案。他自己则紧随该大队，纵不能全师团突围，也力求自身脱免。

然而，一夜之间，战场态势大非前貌，东北方向已寂无枪声。松浦刚命令向石堡山“突刺盖克”，又跑来一个中尉军官，向他报告说，参谋长成富阵亡，部队已全部被歼。

“喜马打!”松浦垂下头来。如果不是手拄战刀，他就摔倒了。

冈村在日后谈及成富部队惨败一事时认为，这支新兵队伍尽管全是预备役老兵，但应征后直接参战，没有经过适当的复习训练。将这样的战士送往前线，大本营是极不负责任的。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成富活该倒霉。并不是他的兵太孬种，是“敌人太厉害”了。

从庐山下来的叶肇第 66 军，一顶斗笠，两脚草鞋，黑脸精瘦，死不要命的“广崽崽”们，真是龙骧虎儣之师啊!

松浦冷下神来，显得呆滞的目光看着四围山岭。他更觉形势险恶了吧，稳着神喃喃地说:“按既定方案实施。”

松浦老将外表不动声色，却是下决心要突围了，命令木岛第 123 联队猛攻石堡山。守卫石堡山的正好是刚从东线杀过来的第 66 军第 159 师第 949 团 3 营。石堡山满是一人多高的野栗、荆条，枝叶丰茂。日机和山炮满山开花，木岛的攻击更是歇斯底里，从上午 9 时到下午 3 时，连续发起 4 次大规模的冲击，都被“广崽崽”们以密集的子弹打下去了，而双方的枪战没有一分钟停过。一天激战，石堡山上的野栗木、荆条等灌木林全被打光了叶子，如猛然间就是落叶萧萧的霜寒季节。战场一日，世上千年啊！坚守阵地的 500 余官兵，在战斗中一个个

倒下，已身负重伤的营长张光晨中校，看机枪手已经阵亡、抱起机枪向蠢蠢爬来的敌人一顿猛扫，将敌人全固定在那里了，“哈哈哈哈……”他一顿大笑，趴倒在机枪座上停止了呼吸。

日落时分，石堡山上的枪声稀疏下来。500 余“广崽崽”，只剩下 20 多人了，不足一排，且全是一身黑血，仍坚持力战。

“突刺盖克!”日军发起吼叫，向山上冲来……就像那些蹩脚小说写的，“突然”……是的，就在这时，山后也发起吼叫——第 159 师增援部队赶到了。

也就在这天（10 月 7 日）晚上，薛岳按蒋介石“双十”节前结束战斗的电令，命令万家岭四围的部队发起总攻，第 66 军从北面，第 4 军从东面，第 74 军从南面，第 32 军从西面，还有预 6、新第 13、第 15、第 19、第 60、第 187、第 91 等师，计十数万部队，如一轮喷射着冲天烈焰的雷火之圈，向万家岭轰轰隆隆地滚进压缩。

一夜过去，松浦早起站在地图战斗标志前，抿嘴笑了。蒋军一夜的攻击，均被击退。张古山、哔麒街、杨家山、石堡山、石马坑刘等各阵地，坚如磐石。

所以冈村对万家岭战场仍然充满信心……

“宫崎君，”冈村对宫崎大佐语气严厉地说，“请你征求一下佐枝旅团长的意见，能不能提前一天，明天，7 日中午 12 时前发起总攻？如果可以，速报鄱阳湖海军舰艇部队大力支援!”

“哈依!”宫崎一个立正，长筒皮靴撞出很响的声音。

为了那 10 万元奖金，陈安宝已苦战多日了。

那一炮炸伤了日军第 101 师团长伊东正喜后，星子方向沉寂了三五天，陈安宝睡了两三个安稳觉。可松浦师团刚陷进万家岭重围，第 101 师团的进击就开始了。那会儿，第 36 军团军

团长俞济时担心庐山有失，影响万家岭战役而惹恼薛岳，专程越过南浔线来到德星间视察。当时隘口方向正在激战，陈安宝不敢离开前线，派副师长段良如代表自己向俞济时汇报。段良如是个好动感情的人，看军团长如此重视德星战场，心里一激动，讲着讲着竟热泪盈眶，大哭着说:“请军团长放心，请薛总和陈长官放心，请委员长放心，我第79师决心与阵地共存亡!”

可能出于门户之见吧，薛岳的作战科长赵子立在回忆文章里说，万家岭激战时，双方的部队都是从阵地上抽来的，德星公路方面的日军已大部西调，根本没有大规模进攻的力量了。老将军差矣。佐枝义重率队出发时，麾下起码有一个完整的福井第151联队和基本完整的布施联队。津田第149联队虽有3个大队当了松浦的“第三线”，但津田辰彦大佐本人并未过南浔线。当他这会儿亲率第1、第3大队为主攻前驱，以第5坦克大队开道，在山地炮、鄱阳湖舰炮的轰炸中，杀向隘口时，够陈安宝第79师喝一壶的了。

津田已年近花甲，一头杂毛。这大岁数了还在这个职务军阶上忝充噘使，肯定有他的笨拙之处。为行动方便吧，他没有穿高腰长皮靴，而是一双平民布鞋，打着绑腿，钻林登山，很精神的样子，也就更像一个只有憨力没有智谋的草莽樵夫。

紧步后尘的第3大队长岩下荣一少佐，脸蛋红润的英俊少年，像个心怀鬼胎巴结君王的刁钻小子，陪着老父进山围猎。第3大队去年上海战役中以“强渡”吴淞江载誉青史，了解内幕的人说事实并不像舆论导向宣传的那么悬乎。

队伍里有一个中尉把战刀扛在肩上，敞开着衬衣，大摇大摆地走。那神情颇像一个横行乡里的恶霸无赖。西山文雄中尉，山梨人，绿川英子的同乡呐，却是这个战场上最狂热的军人之一。一个月前，他在星子城外冲锋时，被唐桂林阵地上的机枪

击穿右肩——可能就是唐桂林的杰作哩，被抬进了医院。伤口刚刚愈合，他就要求返回前线作战。瞧，他那顾盼自雄目空一切的神态，像那位向森林走去，根本不把强盗放在眼里的“无敌派拳术大师”。

看一眼西山君，清水文夫中尉扶一下近视眼镜，悄悄笑了。清水是大队副官，服役前是神奈川小学的教师，学生们给他寄来的慰问袋里，装了许多夜来香的种子。每当战后，他就将种子撒一些在战友们战死的地方。

前沿已经打起来了。但第一炮不是射向敌人，而是瞄准自己的死亡袍泽。

金轮峰古塔上，吊着一具已经腐烂的日军尸体，高入云空，在阳光下分外瞩目。日军官兵一看见挂在那里的同伴，心里就无法忍受。作为报复，他们杀光了铁蹄所及的一切生灵。他们曾试图在大雾中偷袭金轮锋，但都失败了。这回，坦克第 5 大队想了个新招儿。他们将坦克的后部挖个大坑，让坦克往后倒，尾部落入坑里，扬起头来，向金轮峰古塔上的尸体射击。“轰!”一发命中。那尸体凌空摔下，溅起一片“邦在矣”的狂呼，也揭开了隘口之战的序章。

俞济时来巡视隘口阵地时,特地加强了陈安宝的武器装备，三个迫击炮连散布山中，三个机枪连全是捷克式轻重机枪，火力凶猛。佐枝义重则以坦克和桥本欣五郎的野炮联队以及鄱阳湖舰炮为王牌，在隘口这块狭隘的山地，展开热兵器阵地战。

山石嶙峋而又青松茂密，庐山特有的自然风情。日军一次次的进攻都被隐藏林间的捷克式机枪铁扫把似的呼了下来。在僵持了两天之后，桥本欣野炮联队和鄱阳湖舰炮孤注一掷，对国民党军隘口阵地以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倾泻他们的工业成就。国民党军阵地上的松树全部变成了光杆，似黑压压的一片

桅樯。庐山像一头被屠杀的巨兽，淙淙而下的玉帘泉水，由清亮变得紫红，像它的刀口流着潺潺的血……

在阵亡1000多官兵后，陈安宝下令放弃隘口阵地，撤至李家坝一线步步阻击。坚守隘口北山掩护主力撤退的100多官兵，在和敌人的肉搏中全部壮烈殉国。

佐枝义重进驻了隘口。缴获的战利品中，从中国兵身上搜出的一些家信，很令佐枝吃惊。他们的父母在信中也尽是鼓励儿子为国家为民族奋勇献身的话哩。有一个士兵抱着机枪的照片，头戴美国钢盔，很英俊的小伙子。照片背后写着："送给恋人李小姐"。他来不及将照片寄出去，就死了。李小姐是谁呢？啊，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大队副官清水文夫在一个山坡上小心地种下了几粒夜来香。这个山坡上埋下了七八个日军士兵的尸体，其中有他熟识的部属。

第一个闯进隘口街的是那个胆大包天的新闻记者小俣行男。他在后来的文章里说："我想再登登庐山，在东弧岭和西弧山，哪怕仅发现一朵盛开着的夜来香，也一定为白白战死的人们——无论敌方还是我方——失声痛哭！"

42　万家岭地区的日全食

薛岳看着地图发愣。

晚饭一点胃口也没有，一切都如嚼蜡。水塘里荷叶间有一种黑色的候鸟成群地叫着，那声音是"苦哇——苦哇——"

从10月7日夜发起总攻，两天下来，看看地图，并无多大进展。与冈村不同，薛岳兵团部的地图上是一面面小旗帜，日

军是红色小旗，国民党军是蓝色小旗。以南田为中心，田铺、万家岭、张古山、哔麒街、石堡山等地名围成一个方圆十多里的大圈套，蓝色的三角小旗密密点点，像一个天文学家绘制的宇宙黑洞。

南面第 74 军夜晚夺下过张古山，但敌人白天在飞机大炮的助虐下又抢了回去；东面第 4 军被阻于扁担山下，举步维艰；北面第 66 军、第 187 师这两天也刀锋钝锉，在石堡山、杨家山一线与敌对峙不前；西面第 32 军虽然收复了周家、桶汉傅等村，再就没了新闻……

就这么横竖 10 来里的包围圈，在地图上只有巴掌大的一块面积，以我十多万部队，手拉着手也可以围它十数层啊！

纵观整个南浔战区，形势越来越严峻了。星子之敌今天（10 月 9 日）已突破隘口，行将跨过南浔线；本间第 27 师团三个步兵大队正从箬溪来势汹汹；实力与波田旅团相伯仲的第 17 师团之铃木春松支队沿瑞武路步步进逼……不管是委员长君命言重，还是战场形势逼人，再拖挨时日，胜仗将成为败仗！

"命令各部！"薛岳一拳击在桌子上，瞪着凶恶的眼睛看着幕僚们，像一个狠毒无情的狱卒在粗暴地训斥囚犯。

他说，各进攻部队均要组织 250 至 500 人的奋勇队，今晚 18 时前完成突击准备，19 时准点利用夜暗发起攻击，各部当面敌之阵地：万家岭、箭炉苏、田步苏、扁担山、杨家山等，必须确实占领……"有完不成作战任务者，军法从事，决不宽贷！"

所谓的"准备"，当然是炮火准备。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国民党军的炮火少得可怜，且相当落后。本书前部写到的黄河堤花园口决口，有回忆文章说是两门直射炮打开的。挖黄河堤经始的新 8 师作战参谋熊先煌看过该文，对专门研究黄河花园口的卢继东老先生愤怒地说："那时我们要有直射火炮，日

本人敢侵略我们吗？！”

第74军说是“王牌”，俞济时将炮兵放在德（安）星（子）间，由陈安宝指挥，各师武器却差火得很，除了少数巩县造“中正”式步枪比较现代化，大部分是且笨且重的套筒汉阳造。轻重机枪也不多，每个团有二三挺重机枪和一个迫击炮排。第51师师长王耀武在总攻前，将全师的迫击炮集中起来，临时组成一个炮连。连长王建基，军校10期生，技术特精，叫打哪就打哪，就是有些怕死，白天躲在树林里不敢露面，到天黑时才敢爬出来吊上两炮。王耀武气得够呛，真想一枪毙了他，可想到他的特长，又实在狠不了心。

王耀武在组织奋勇队时，王建基还猴在密林里大气不出，因日军的飞机还在头顶轰炸。

“叮叮叮……”电话铃响，吓得王建基猛搐了下身子。他哆嗦的手抓起话筒，听出是参谋叶方华的声音：“王连长吗？”对方严厉地说，“总攻就要开始！右前方敌人据点，那个村庄，你看到了吧？”

“看到了。”他看到一只大蚂蚁在电话机上爬。

“命令你连在19时前以烧夷弹将其彻底摧毁！”

“是！”

王建基跳起来，颤抖着嗓子叫道：“跟老子上啊！”

怕死本身就是死罪。与其被王师长一枪崩了，还不如战死划得来些。王建基这样一想，顿时醍醐灌顶，热血腾胸。他带着全连进入炮阵地，瞄准敌人占据的村庄，轰轰隆隆地一顿燃烧弹，无一虚发，全撂在叶方华指定的地方。叶方华从望远镜里看鬼子正吃晚饭哩，有的从浓烟烈火中踉跄跑出来，一个个黑色人影披着满身火焰，双臂挥动，像在水里挣扎一般。

“老伙计，”叶方华在电话里表扬王建基，“打得好哇！”

王建基立了大功。可见，英雄汉和怕死鬼仅一念之差，其高尚和卑贱之分仅此而已。

这晚日落时分，红霞似血，夜风不知从哪里卷来浓云，严严实实地塞满太空，很快天昏地暗，不见星月。凡亲身经历过这晚作战的老人，印象最深的是这晚上“黑”，“伸手不见五指”，根本不是形容词。当时服役在第 4 军的湖南籍张开原老先生还是一口明显的湘音，他说:“民国 27 年 9 月 9 日夜里，那个黑得呀，没法形容。我细（是）奋勇队的，曲（出）发前团奖（长）来看望我们，握手，什么也看不清。我记得扁担山沟里，我们摸着敌人杀。前面有人，我一摸，噫哟？！借（这）人一新（身）毛哇！不细（是）人，细（是）一匹马嘞！……”

漆黑的夜暗中，手榴弹炸出的白光、机枪吐出的火舌，亮如红豆的跳弹……在赣北万家岭地区灼射着一个周长 30 多里的战争之环。这个巨大的光环沉重地滚动着，一寸一寸地紧缩。如神话传说中太上老君的乾坤圈，以无穷之法力在收缚天谴魔王。厮杀之圈，死亡之圈，血肉之圈……每缩小一圈，圈外便露出一转血肉模糊的尸体——战争之轮的车辙之痕。

光环的核心，刘鞔鼓刘村一栋土墙的堂屋里，烛光闪闪。草席上端坐着一个老军人，怀里抱着一把战刀，双目微闭，像一个入定的高僧。“倘有神明，就来救我。倘无神明，即沉我湖底，以葬鱼腹!”松浦淳六郎力图掩饰内心深处的惊恐，便扮出这无可奈何的禅态，煎熬着一分一秒的时间。

北面的“广崽崽”400 整数奋勇队在夜暗中猛插敌后，第 950、第 952 团左右夹击，血战茅坪，横扫熊村，日军据点被奋勇队的刺刀戳得支离破碎。叶肇挥军掩杀，摧枯拉朽，席卷田铺苏，一鼓作气，冲上了万家岭最高峰。这山望着那山高。400 儿郎杀得性起，又冲下山来，向敌纵深猛钻。

南面第74军在王建基的迫击炮炸响之后，第51师400奋勇队杀向张古山，第58师400奋勇队直取箭炉苏。800男儿，临行前人人一碗老酒，秋风易水，壮心许国，摔碗出发，未想生还。敌张古山军警部队以劲旅自诩，也顶不住中华男儿刺刀猛烈，200多武士高手，一个不剩地被捅倒在山头。松浦命令5次添油，只不过使王耀武的功劳愈炒愈高而已，歼敌数又增300。第58师奋勇队以400对付箭炉苏守敌300，数量不占绝对优势，但这400是自愿报名精挑细选的，不似南九州预备役老兵油条。6个小时殊死搏杀，300日军全给扎得一身窟窿才见出高低。俞济时令两师合兵一处，将猝不及防的背溪街500余日军又给杀了个精光。

西面南田一线，第32军第139师第723团上校团长柴敬忠自领300奋勇队，手提“中正”式杀向熊家畈。100余守敌被消灭得一个不剩了，可团长柴敬忠在拼刺中不幸阵亡。

东面扁担山是松浦想着与星子隘口方向第101师团会师德安的出口处，守以重兵，有“铁军”之目的第4军几次攻击，都未能突破其弹壁火障。冲老祖宗薛老板的面子，这晚上不攻下来是要打屁股的了。第90师师长陈荣机知道山上敌兵力势大，人上少了以卵击石，上多了因视线太黑，互相对面都辨不清，平时的白毛巾记号在这晚根本不行，极易造成误伤。陈荣机到底沙场老将，拍着太阳穴踱了几步，办法有了。他命令组成三个营的奋勇队，勇士们一律光脊梁上阵，摸着身上穿衣服的就杀。

攻击开始，1000多光脊梁勇士分两批在轻、重火力掩护下，冲上了扁担山。果如陈荣机预料的，黑不隆咚的扁担山上，两军将士混淆一起，谁也看不清谁。

“达里得斯卡？”满山一片惊问，“达里得斯卡？”“卟！”有日军刚开口问，就被一刀捅倒了。日军不敢“达里得斯卡”了，

但死神紧紧纠缠着。有人在身上捞一下,还以为是同伴哩,“叶!”一刺刀插进了胸脯……奋勇队小伙子们金口不开，埋头猛杀，像一群饿极了的汉子在狼吞虎咽。

哨音响，第一批勇士下山，第二批勇士上来；一个小时后，这一批下山，那一批又上来……光脊梁的小伙子们哑巴一样，五上五下，扁担山上500鬼子，没一个直立穿衣服的了。来人了，一摸，没有衣服，不是；又来一个，一摸，光脊梁，倒霉；又来一个，一摸，滑溜溜，没劲……“实在没摸头了，我们就不摸了，开喜（始）削（说）话。”张开原老先生说，“那一将（仗）打完了，我们才发现，正下小雨哩。还有，天太黑，我们都不鸡（知）道，我们打到哪鸡（里）了。我们嘞，四面八方的部队，离松浦老鸡（贼），才半鸡（里）把路，黑夜鸡（里），我们都不鸡（知）道，天亮鸡（知）道，来不鸡（及）了……”

其实，当时松浦的处境比张老先生讲的危险得多。

浓如墨汁的夜暗里，刘鞔鼓刘村脚步杂沓，气氛紧张。手榴弹就在附近炸响,“哒哒哒……”一梭子机枪弹，在刘茂良家的门口溅落。

松浦仍然跏趺而坐。不同的是，他怀里不仅抱着军刀，枪也握在手里了。

师团机关及勤务人员全部投入了战斗。

直属队战士中山泰德荷枪实弹，守卫着师团部。敌人几次冲到附近，离刘茂良家仅仅百十米了。“喜马打!”中山泰德想着就要完蛋了。他看一眼松浦师团长阁下，盘算着：敌兵围上来时，师团长阁下是当俘虏呢，还是切腹?

幸亏敌兵不知道这里就是师团部啊!

东方既白，松浦望眼欲穿的空军来了。空军超低空飞行后

发现的战场态势和各部上报薛岳的战绩，特别是所处的位置，令冈村宁次和薛岳同时大吃一惊；可怜松浦第 106 师团 9000 余官兵，经过 10 多天苦战，本来只剩三五千，昨夜被国民党军奋勇队一夜冲杀，现在只剩下 1000 余人了，更悬乎的是，昨晚那个日全食一般的光环，此刻已缩小在南田铺、刘鞔鼓刘、潘家这三个小村边沿，直径仅仅一两里地，不足千米。

冈村对松浦师团一扫三天前的希望，一面以沉重的语气向畑俊六报告，一面命令集中空军力量，彻底摧毁中国军对松浦师团的威胁，保证其绝对安全。

敌第 106 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已是瓮中之鳖，将其活捉真乃探囊取物啊！薛岳命令各部白天稍事休整，晚 17 时准时发起总攻，活捉松浦，克尽全功。

10 月 10 日，乃中华民国 27 周年国庆哩。中午几碟粤式小菜上桌时，薛岳突然问：“有酒吗？”

当然有。

43　武昌江边的告别仪式

这是第几次了呢？又与蒋介石站在了同一个舞台上。

武昌蛇山下长江边的广场上，用木板搭着宽大的检阅台，青松翠柏的彩门显得分外庄严肃穆。周恩来一身整洁的中将军服，站在滞留武汉的国民政府党政军和各部院长官之中，英俊修伟的身材和潇洒飘逸的风姿，使他鹤立鸡群。

面前树着一大排麦克风的朱家骅侧过身子，恭顺地压着嗓门，像一个老于世故的厮仆向他的主子请示裁夺：“委员长，开始吧！”

蒋介石庄重地点点头，淡淡一笑。

“现在——”朱家骅一翻脸，运足底气，嘴对准麦克风，挺起胸脯，石破天惊地大吼一声：“检阅开始！”

爆竹轰响，鼓乐齐鸣，十万之众的口号声雷霆滚滚，一望无涯的拳头和小彩旗掀动起巨澜狂涛。军乐队的号鼓夜盖群响，奏鸣着西洋风情的《雅克兄弟》主旋律，《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歌声如涛如涌。

这是 10 月 10 日 10 时，中华民国建国 27 周年纪念大会，由红得发紫的中执委秘书长兼常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统局局长、三青团常务干事、代理书记朱家骅主持，蒋介石及在汉的党、政、军负责人检阅战时工作队、三青团队伍和保长甲长们。战时工作队戴着蓝底白字的臂章，三青团和保甲长们扛着武器，排着整齐的队伍，精神抖擞地从检阅台前走过，威风凛凛，俨然赴汤蹈火的十万貔貅。

“报效国家！”“抗战到底！”“誓死保卫大武汉！”……受阅队伍炸破嗓子地喊着口号，完成人间舞台的特殊剧目：观众少而演员多；观众在台上，演员却在台下；台上台下都在表演，也都是观众；台上的才是真正的大明星，台下的却是跑龙套的群众演员……

蒋介石一身戎装，洁白的手套，军容严整。他的身后，党政军大员和各部院长官们屏声静气，陪衬着蒋介石表演一年一度最庄严神圣的传统节目。独有周恩来是个客串的重要角色，所以显得特别惹眼。

蒋介石不时扬起手臂，向他的战士们——基本来自武汉三镇地区的青年男女挥手致意。

蒋介石对湖北——武汉，从骨子里并没有好印象。就在六七年前，几位湖北名人在南京活动竞选湖北省府主席，搞得乌

烟瘴气。蒋介石当然是被他们活动的主要目标。蒋介石很烦了，在一个小范围内发牢骚说:“真是‘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湖北佬太难缠了!”

谁知这话传到湖北“代表”耳朵里，他们又受不了了，一起向蒋介石发难，硬要蒋介石请他们嘬了一顿才算了事。

“九头鸟”难缠，却又总是和这地方脱不了干系。再说，三楚屈平故乡，确也多出才子。就说布雷先生常常提及的那个黄冈人陶希圣吧，一介书生，内中确有文章。前些时的“参政会”上，他喊出个“为三民主义建国而战”的口号，一鸣惊人。他说抗日只是手段，三民主义建国才是目的。此言甚妙！武汉会战虽然已近尾声，以丢城失地告终在所不免。但是，“三青团”队伍已发展到50万人，党国前途从没这么光明过！沈钧儒等奢谈什么“人民民主联合政府”，鼓吹娘希匹的民主、自由，简直是动摇我党国根基！美国佬卡尔逊等不懂中国国情，污蔑我党独裁腐败，竟用他美国标准来要求我中国政府，更是娘希匹！卡尔逊已被礼送回国，但愿新任武官史迪威不要干涉别国内政。听布雷先生说陶希圣和沈钧儒、许德珩等挥起老拳，差点酿成一场流血事件。书生意气，憨态可掬啊!

其实，这一阵阵迈着雄壮的脚步走过去的队伍，到底是谁的，现在还很难说清。当周恩来扬起手臂的时候，有受阅的青年们将拳头举得更高，口号喊得更响，特别是女青年队伍和文艺工作队伍。邓颖超、史良、刘清扬等和郭沫若的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团结了武汉一大批进步青年。

蒋介石抬起眼来，浩瀚无涯的长江在视野奔流。他追逐着一行行清波碧浪，向下游移动。隐隐地，水天相接之处，出现一艘拖着滚滚黑烟却精力充沛的小客轮：长安轮。轮船前甲板上，站着一个身穿青呢大衣、腰带绑腿、气宇轩扬的中年将

军……那是自己啊。

1927 年元月 12 日，受驻节武汉的一大批党政要员邀请，蒋介石在加伦将军、何香凝、顾孟余等陪同下，从九江直航武汉。

那是国共合作的第一个蜜月期，武汉三镇“左”的口号最时髦的日子。汪精卫在新华路跑马场发表演讲时，说下的一句名言，疯狂了那一整个时代:“革命的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开去!”晚清会元、曾任第一次北伐军总司令、代理大元帅谭祖庵，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谭左庵”，以追迹新潮，唯恐落伍。荟萃武汉的宋庆龄、谭左庵、徐谦、陈友仁、邓演达、孙科、宋子文、董必武、谭平山等革命党人，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斡旋下，成立了一个大约是中国有史以来，集中了当时千百万知识分子最神往的民主联合政府。并决定从广州定都武汉。

作为中常会主席、军委会主席、国民党军总司令，觊觎九五之尊的蒋介石，对广州开放口岸所固有的政治氛围当然不感兴趣，武汉又将如何呢?

情景大略相同，时事不啻霄壤。

没错，也正是在这江边，码头和文昌门扎着富丽堂皇的凯旋门，十数里马路上，五步二兵，彩旗在微风中似红巾翠袖翩翩起舞。20 余万人的欢迎大会，将蒋介石这个北伐第一功臣捧上了九重云天。但是，蒋介石在实地考察之后得出结论：绝不能建都武汉！仅武汉的群众运动，整天自由、平等、民主、立宪等等口号，不用说使蒋介石听得不寒而栗，中国的任何统治者也消受不了。

汉水长江，两分三镇，东方最松散游离的城市。长江斜北去，汉水偏东流。习惯于“天圆地方”说的古老经验，在这里完全乱了章法。顺着江堤建起的街道，使堪舆家的指南针失去了主见，武汉街道的名称、绝没有“东、南、西、北”这一说。

“街道不分南北，长幼不分尊卑”，人人开口自称“老子”……一片最没有规矩也最赶时髦的土地。就说赛马场吧，广州只一个，上海才两个，武汉却三个！那会儿，武汉献出了全部笑脸，蒋介石却无动于衷，硬是决定建都金陵。“迁都之争”发展为“4·12”大屠杀。武汉国民党中央开除了蒋介石的党籍，蒋介石密令大胖子夏斗寅发动政变。文唱武打，最后以共产党的鲜血画上了一个红得瘆人的句号。

国共两个蜜月，都在武汉度过。也只有武汉，这个最没规矩也赶时髦也最好激动的城市，才可望为政治家们提供最富感情的最佳观众，成为最易成功的政治舞台。

那一年，就在蒋介石离开武汉，血洗上海的时候，5 月 20 日，江汉关码头英商怡和公司的客轮上，走下几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周恩来带着陈赓、黄理文等，从上海“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的腥风血雨中，来到武汉——外国记者笔下的“一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一片悲观失望时独放的鲜花”。

否认工人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死抱马恩经典的教条主义者陈独秀断送了大好革命时机。周恩来力挽狂澜，为两个月后的南昌暴动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

就在周恩来戴着假须，化装成牧师离沪赴汉之际，上海南京贴满布告。蒋介石以 25000 大洋的高价，收买周恩来的人头。

两颗脑袋近在咫尺……

江水湛蓝，龟山如簇。白浪翻卷，浩浩东流。严密的军事警戒，使本来帆影稀疏的长江愈是空阔无物。

蒋介石的目光收回来，欣赏台下的团体节目。武汉的戏就要拉下帷幕了。1937 年 12 月 6 日告别先总理陵寝，离开南京，

何时离开武汉呢？《为放弃武汉告全国同胞书》已在草拟之中。10个多月的武汉行营，收拾韩复榘，大胜台儿庄，拒敌花园口，豫皖鄂赣，会战千里，好戏连台……但他扭过头来，目光正好与周恩来的目光相遇时，猛地撞出万钧雷霆般的擎天闪电。

周恩来微微颌首，像一个胸襟慷慨的票友赞助的笑容。

周恩来是10月1日从延安抵达武汉的。4日，他带着毛泽东写给蒋介石的书信，在武昌珞珈山蒋的别墅，和蒋作了一席长谈。

中共长江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在武汉所扮演的角色是相当艰难的。张国焘要叛党，向蒋介石承认“兄弟在外糊涂多年，还望总裁涵谅教诲”；王明政治上幼稚无知，被蒋介石拨拉得团团转；国民党右派势力公开挑衅破坏……都得周恩来善后补救；稳住陈诚，疏通郭忏，结缘桂系……是历史偶合吗？周恩来从大革命时期潜来武汉，与陈独秀、汪精卫、国际代表罗易等周旋，以至整个一生，可以说大部分精力都是在：与狼共舞。

那天，蒋介石很认真地听周恩来介绍延安的中共政治局会议精神。他对共产党决定不再在国民党里发展组织，大为欣赏地点了点头。周恩来言简意赅地讲着，一双清澈而明察秋毫的眼睛定定地看着蒋介石。蒋介石极少说话，但脸上的表情是真是假，是实是虚，周恩来洞若观火。

周恩来提出共产党希望加入国民党，蒋介石笑一笑；周恩来提出共产党也希望加入“三青团”，蒋介石也是笑一笑。但周恩来已经察觉到，蒋的前一笑，是表示高兴；但后一笑，是表示婉拒。周恩来说国民党军放弃武汉后，共产党第18集团军有决心接防武汉的守备任务。蒋介石还是一笑。周恩来从这张因太多的表演性笑容，愈是显得多褶的老脸上破译出，他除了大

感震惊之外，颇不知所措又不好拒绝……

周恩来将自己对蒋介石的心理分析电报中央。后来事实证明，周恩来说的一点也不错。

让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蒋介石觉得无可无不可。陈济棠、张发奎、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不都是国民党吗？哪一个不是生死仇人？！但“三青团”是不同的。至于共产党第 18 集团军接防武汉——

“誓死保卫大武汉！”“赶走日寇强盗！坚决抗战到底！”……口号声把蒋介石的思绪从政治角逐的灵犀之中召唤出来。看着台下十万青年的山呼海啸，蒋介石不觉心里一动：这群情激荡的气氛，与 10 年前有什么两样呢？一座彻底赤化了的城市啊！不，决不！大武汉决不能落到共产党手里！

蒋介石是否想了这么多，无可佐证，笔者只不过根据有关记述此刻蒋介石心情的史料演绎成文。周恩来这天回到汉口日租界大石洋行“八路军办事处”后，指示各宣传口迅速行动起来，动员武汉市民赶紧撤到大后方去，不要再等待观望。

武汉的最后一次大型盛会，与其说是蒋介石检阅他的抗战队伍和表现继续抗战的决心，倒不如说是他告别武汉的隆重仪式。所以，尽管整个集会气氛热烈，但总笼罩在一片悲壮之中。虽然报纸连篇累牍地宣传着一个个“空前胜利”，结局是很清楚的了。陈诚昨天发表的纪念建国 27 周年的署名文章中说，武汉会战以来，国民党军的英勇抗击，使日军的伤亡已达 27 万人以上，其中南浔马回岭 3 万，东西孤岭 2 万，隘口 2.5 万，瑞昌以西山区 3 万，麒麟峰、覆血山 2 万，广济田家镇要塞 2 万，富金山 3 万……形势果真如此大好吗？

蒋介石走下检阅台的时候，僵持了一个多小时的笑脸，一下子松弛下来，灰暗的神情像是刚刚告别了一位伟人的遗体。

前线的战事还异常激烈啊。

44 刘鞔鼓刘村残阳似血

冈村在谈及武汉会战的回忆文章里，不时提到近藤英次郎海军第 11 战队，以为是海陆协同的样板。至于他的参谋主任宫崎周一，对近藤更是充满感激之情。要不是近藤海战队不要命地协同作战，此刻老松浦不是被俘，就是切腹了。

前些时江北今村旅团被困，冈村一个电话，近藤的空军冒险从乌云里钻出来空投物资；这回，为救出松浦，近藤中将又立下大功。他命令九江机场的冢原二四三少将第 2 联合航空队全力以赴，不分日夜 24 小时配合松浦作战，不得有误。

10 月 10 日晚，按薛岳命令，休整一天的国民党军向包围圈里的日军开始了最后的攻击。东、南、西、北的吼杀声已可依稀相闻，但就是不相往来。九江东南郊的日军第 11 军司令部主任参谋宫崎周一和德安前村黄屋李家的国民党军第 1 兵团总司令薛岳，这晚都通宵未眠，惴惴不安地关注着最后的结局。

国民党军说是休整一天，其实只不过躲了一天的空袭而已。吃的是水煮南瓜，喝的是一股尸臭的生水——漫山遍野都是死尸，所有河沟——即便是博阳河的水，也尸臭难闻。夜幕帷落，当各部于极端艰难困苦之中拼凑奋勇队，像昨晚展开攻击时，悲惨的故事发生了。

“刺儿——”三声怪响，日军阵地上空突然出现三颗亮得出奇的照明弹，如三颗炽白的太阳，地面上一根绣花针也照得清清楚楚。日机群从北方呼啸而来，向一片片光脊梁黄澄澄的中华男儿铺天盖地地狂轰滥炸。可怜各军各师挑选的最勇敢的猛

士，准备像昨晚摸着衣服杀敌的，一个个倒在血泊里扭曲蠕动，极少生还。

万家岭地区不再有黑夜。冢原第 2 联合航空队的轰炸机滚动式地周而复始，以钢铁羽翼守护着老松浦，科技进步的佛光偏偏照耀着一群十恶不赦的妖孽。

天亮之后，早起的冈村浏览一遍各方战报，其中一份提到松浦师团已安全突围，他长舒了一口气，对一个哈欠噎出眼泪的年轻参谋说:“我对宫崎说过要到广济去，怎么样啦？”

一夜未合眼的宫崎闻声走过来，说马上安排。在宫崎看来，只要九江第 2 联合航空队保持这种协作精神，松浦就不会有什么危险。再说，除此之外，圈外人爱莫能助啊。所以，他支持冈村司令官过江去慰问稻叶第 6 师团。该部已休整 10 来天，进入武汉的作战也应及时展开啊。

冈村轻松的时候，薛岳就该发脾气了。“去他妈的!”，他将茶杯往桌子上一蹾，鼓着两只布满血丝的眼睛，双手掐腰直生闷气。连自己最信任的吴奇伟“梧生兄”也在电话里叫苦连天，说鬼子飞机太厉害，想调整一下部署的机会都没有。

松浦的阵地就那么三个小村子。冢原以三木大佐第 12 航空队 24 小时轮番攻击其周边的国民党军阵地，以上坂大佐第 13、蒲赖大佐第 15 航空队向国民党军阵地纵深轰炸，万家岭地区方圆一二十公里地面，中国军官兵像地鳖虫似的被死死地固定在原地不敢稍动。

防空是听哨音。第 9 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和第 66 军军长叶肇正在屋子里纵横军机，哨音响了。“快!”参谋胡翔将两位首长拽出屋子，向防空洞推去，就在这时，日机已到头顶，一梭子花生米下来，尘土溅在吴奇伟的屁股上。胡翔出不了屋，急忙钻到床底下。日飞行员向这栋老屋扔了一弹，横杀一通，才

尽兴而去。吴奇伟还以为胡翔殉国了呢，看到小伙子从废墟中爬出来，“老阿婆”高兴得笑出了泪花。

一线阵地的官兵，不要说发起攻击，能有一个藏身之所侥幸生存下来，就算走运了。

连续几天僵持下来，国民党军的攻击毫无进展。而日军第101 师团佐枝部队已于 14 日进至修水以北杨家山地区，第 17 师团铃木青松少将率领的第 17 步兵团（铃木支队）15 日已达甘木关。面对日军的空中绝对优势和两支援军迫在眉睫，薛岳不无遗憾地于 16 日宣布:万家岭战役结束,各部撤出万家岭战场。

冈村宁次在他的回忆录里,承认松浦第 106 师团遭到了“覆灭”性的打击。

抗日战争中虚报战果的现象并不鲜见，那些似乎很精确的数字，其实大都水分淋淋，就像陈诚的文章里白纸黑字的 27 万。但万家岭战役（含麒麟峰、隘口战斗）的歼敌之众：8000 以上，似乎还有那么回事。

1939 年 12 月上旬，万家岭战役已过去一年多了。第 106 师团在南昌之役中大出了风头,国民党军第 29 军军长陈安宝英勇战死，师长段如良获罪被杀。第 106 师团一批官兵“载荣”回国之际，特派出 300 多老兵，前来万家战场作招魂之祭。他们在雷鸣鼓刘（实为刘鞔鼓刘）村住了三天，燃烛插花，削木勒石，凭吊亡灵。

这一群人离开七八天后，12 月 16 日，又来了一队军人。被派到赣北打游击的国民党军第 141 师师长唐永良，由第 723 团团长王启明陪同，以一种军人的职业雅兴，游览万家岭战役遗址来了。

唐永良一张“国”字脸形，卧蚕长眉，天庭凸突，相貌凶狞，其实这人在晋军中以儒雅见称，作商震刀笔幕僚已久。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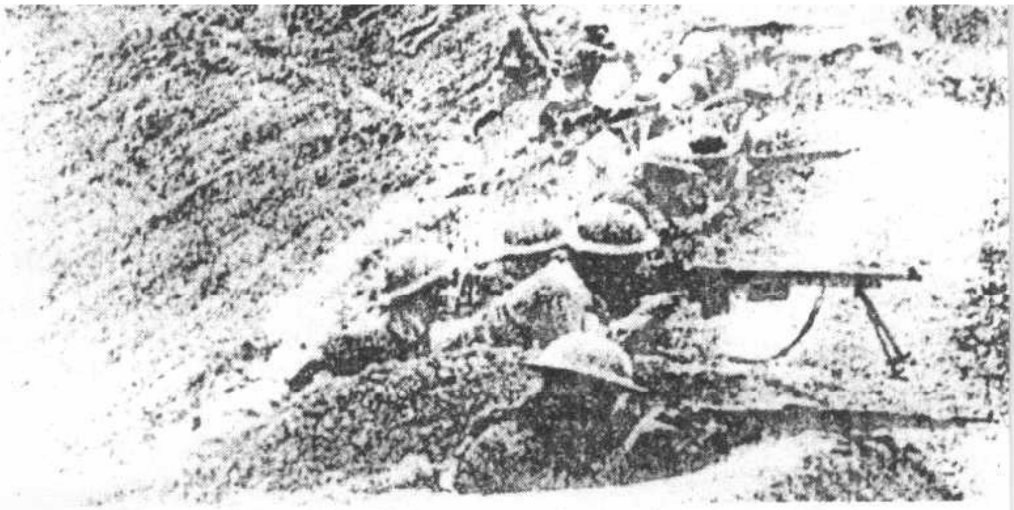
特别喜欢玩照相机，走到哪里咔嚓到哪里。这且不说，他还总来恶作剧。那一年长城抗战时，西北各军都没见过坦克。第 32 军军长商震让副官处用木头纸布糊了一个坦克，叫官兵们认识认识坦克是个什么玩艺儿。坦克糊好后，时任副官处长的唐永良找了几个商震的卫士，让他们手持大刀，身背短枪，威风抖抖地站在坦克边上，咔嚓一顿。照片洗印出来了，因为用的是逆光，根本看不出是假坦克。他写好文字说明："这是宋哲元第 29 军大刀队夺获的敌坦克"。照片被《大公报》刊登出来后，宋哲元自己还迷糊呢，社会上倒轰动起来，各地函电祝贺飞若雪片，慰劳金更是大捞了一把。可几个人知道，这是一则子虚乌有的假新闻呢?

这一回，唐永良又是一通咔嚓，给史学界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洋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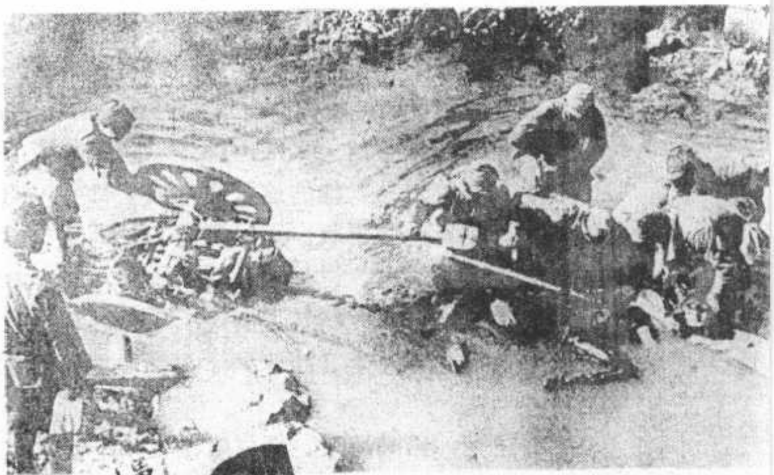
这一行人从泡桐村出发，登上张古山，进入万家岭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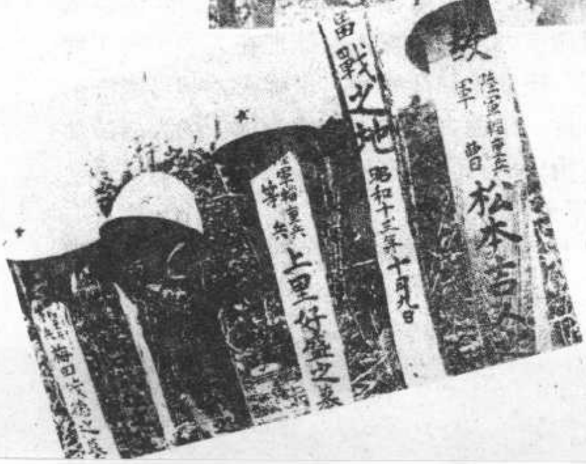
啊！严冬时节，风萧萧空山林响，野茫茫天地凄清。方圆十来平方公里，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墓葬成片杂处，比比皆是。遍地都是日军的驮马尸骨、钢盔、弹药箱。许多人体尸骨脚上穿着大拇指和其他四指分开的胶鞋，唐永良断定这都是日军骨殖，因为国民党军无此装备。有几堆尸骨处，蛆虫的蛹壳堆在骷髅上，高达一尺多。看着这一堆堆令人触目惊心的蛹壳，唐永良生出许多感慨。

一行人来到刘鞔鼓刘村。这个村简直被四周日军坟墓包围了。村东的稻田里，铺满白花花的完整的马尸骨。唐永良概算了一下，起码不少于 600 具。许多军马的头骨上，仍然系着皮制缰勒，口内仍含有铁衔，锈蚀斑斑。再往前走，他们来到哔麒街。老乡们告诉他们，当年这一带尸体最多，有一特精的村民曾经从骷髅中找金牙，竟然捡到了 30 多颗。唐永良断定，那



☖ 中国军队坚守庐山五老峰阵地。





☖ 陷入泥潭中的日军。

☟ 万家岭阵地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坟墓。

些金牙都是日军的，因为国民党军士兵镶不起金牙。

王启明从地上拾起一把刺刀把玩。他大吃一惊：刀鞘上尽是子弹窟窿。他数一数，竟有 16 个子弹孔！

那些回国的日军在每个墓前插了两个竹筒，把他们日本插花的花道，实用到了战场。竹筒里插着青松野花，已见焦萎。他们还用木牌立了很多碑，其中一块最大的高达 5 米，上写“濑川部队北川队奋战之地”，旁边是一排排一人多高的木牌，上写：“忠烈故陆军辎重兵中尉东鸥哲雄之墓”、“故陆军辎重兵军曹松本吉人之墓”，还有上里好盛、岩下嘉藏、桥口武雄、梅田茂德等等人的墓。

唐永良一路照相。他想把这些木牌墓牌照下来。遍地都是钢盔，随行的警卫分队小伙子们调皮，将钢盔捡来，一个一个扣在木牌上，觉得怪好玩的。唐永良也觉挺滑稽的，调好焦距，拍下了一张顶着钢盔的一大溜墓牌。

唐永良不曾想到，他的这张照片成了日后说明日军遭到惨败的历史证据，一版再版。而以研究二战的历史学家们，则根据这张照片按图索骥，说是“还有不少的木牌上，戴有死者之钢盔”。唐永良误人不浅啊！

1994 年 8 月初，笔者也来到了万家岭地区，寻找当年的战场遗迹。

山林葱茏，田畴碧浪，烟村毗接，太平盛世。当年的血战情貌，已被时间的风雨流蚀尘封，深深地掩埋在久远的历史而无处寻觅。从莽山冈，还能拾到牙刷柄、子弹头，聊可磨洗前朝。最可相慰的是，这一带的古稀老人，成为那一场大战浩劫后的孑遗，他们即将消失的朽骨，铭刻着那一段烧焦的岁月。

杨家畈 72 岁的罗金远老人说——

打仗那一年，我 15 岁，躲在杨滩河边的岩旮下。哎呀，那

子弹打在河里呀，“咚咚咚咚！”就像在下大雨。我那岩夼上头就是老鳖山，日本佬和国民党整整打了三天三夜，不分胜负。白天，日本人打上山。夜里，国民党打上山。夜里是拼刺刀，“唰！”听到刀子碰刀子响。哎呀，杀到我头上来了！“卟咚！”有人从山上滚下来，掉在河边，“轰！”又有人滚下河来。有没死的，还吭吭呢。我那回也不晓得怕。第二天一看，我的岩夼边躺了三四个死人。有一个日本佬，一嘴胡子。他们躺在水里，一动不动，死了嘛！那水是红的哩！岩夼上滴水，糖稀子一样，粘粘地，滴在我的颈巴子上。我一摸，我的娘老子呀，血！是血哩！……我就换地方，夜里爬出来，换了一个岩夼……现在电视上看打仗，打得好热闹，鬼哩！哪比得上那时节打的热闹！连一槎也比不上！

蔡家桥那地方你家走过吧，就在那个桥头，挖机枪子弹挖了 200 多斤。打了那一仗，满地都是枪，手枪，步枪，机枪，都有，都是好枪哩。这地方的王浩、刘德年几个地痞子，各收了 1000 多条枪，拉起了几支大土匪队伍。他们叫我们帮他们捡枪，交一条枪多少多少钱。土匪的话，信得？我拴了一把手枪玩，我老爸听说要交，要我把枪丢到河里了。我老爸不信他们的，不捡枪。石头那憨狗日的，交了 10 条枪，王浩又要他交 20 条，交不出来，打得吐血！

70 岁的杨发堂老人那会儿也躲在小河边——博阳河的上游。他看来子孙孝顺，是笔者采访的不多见的精神健旺的老人。他说——

我那时节躲在哔麒街的小河边。日本佬和国民党在这里打仗，那地方死的人最多最多了。七天七夜，枪没停过。何家山，你们晓得吧，山上的树叶子打得光光的，像剃了个摩光脑壳！（罗金远、冯正全等插话：是的是的，这里的山上，打得没有一

个树叶子了!）

南田下面的死马，你们看到过吧，整整齐齐地，一个挨一个。我看得的的确确，是日本佬自己摆的，像摆的队伍。那畈上的田，你们还记得吧，几年都不能种庄稼，种什么都发乌（疯长），那地是死人死马肥的哩！1982 年分田到户，你们晓得吧，我家分的蔡家畈那块田，我来耕，你们说，日鬼不日鬼，几十八百年了，那田里尽耕出牙膏袋子，牙刷把子，烂茶缸子，还有头盔哩！我的小根子（孙子）问我，这田里是啷这些这鬼打架？我跟他说，这些都是日本佬的东西，他不信。哪个信啊！你们看，这不稀奇吧!

熊家畈熊克科老人，已经 78 岁了，风烛残年，谈起当年发生在这里的那场大战，眼里顿时有了光芒。他说——

打仗那气（时），我们这里的人都跑了。我不能跑，我老母正生病，不能跑啊。我背着老母，躲在尖坑。那几天，我开始看到过队伍，日本佬从北面过来，过了三天三夜。国民党从南面往北开，走到这里就打起来了。打得狠啊！哪个说国民党不能打仗？那时节国民党打日本佬，一夜一夜地拼刺刀，不要命啊！死了多少人，没个数。我在尖坑躲着，看得的的确确！熊家垅，多少年了，山上的手榴弹壳壳用撮箕撮！大跃进大炼钢铁，不是号召我们全体社员群众上山捡子弹头吗？还捡手榴弹壳，还有头盔，一收几箩筐，堆在一起像座山。不是大跃进，只怕现在还满山都是那些鬼东西哩！现在的娃们不晓得了，一点形迹都没得了。你来时路过蔡家桥了吧，那桥上堆了几层的死人，日本佬一层，国民党一层，日本佬一层，国民党一层，一层摞一层，往河里掉……

笔者曾站在国民党军和日军激烈争夺过的蔡家桥桥头，向过往行人搜集当年的故事。很奇怪。他们见笔者问他们，反而

很惊奇地向笔者打听这桥上的轶闻趣事。大约，那场大战的“形迹”，只是熊克科这一辈老人了吧……

45　信阳城下胡宗南枉担虚名

大别山北麓冈田资击破张自忠的潢川防线，出罗山直扑信阳的时候，藤田进第3师团主力赶到了潢川。东久迩从空军的侦察报告中得知，国民党军信阳守军有装备先进的机械化部队，有强大的炮兵，便决定将筱冢义男第10师团之冈田资第8旅团及岩仲义治大佐战车第7联队，配属给第3师团，以冈田资旅团沿信（阳）罗（山）公路从正面主攻信阳，以第3师团主力从罗山向北挺进，直取平汉线明港、彭家湾，以第10师团主力出罗山以南，经蟒张、子路等地，攻占平汉线柳林车站。三支劲旅，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合围信阳。

在国民党军序列里，信阳守军的实力确乎大不一般。邱清泉、高吉人的坦克部队横冲直撞，轰鸣蹿突，在信阳附近轧出一行行钢铁的对偶车辙；彭孟缉的炮兵第7旅，辖三个野战炮团，这一时期最大的炮兵编制，给信阳以东的公路染上了现代化的色彩，死神通道的钢管闪烁着雁瓴的蓝光；深藏在丛林里的一座座高炮阵地时隐时现，指向苍穹的炮管像仰首云天的长号，吹奏着喜庆的壮歌。

每一个从信阳开赴罗山前线的国民党军官兵，像一个个饱受压制的中层军官，因为突然有了坚挺的后台，顿感扬眉吐气，前途一片光明。

信阳东郊的一栋祠堂里，第 17 军团军团长胡宗南正襟危坐，疾言厉色地向第45军团以上军官宣布作战命令。

“日军已突破潢川我第 59 军阵地，正向罗山窜犯，我第16、第 1 军正在激战中；着第 45 军迅速驰赴罗山，第 124 师于第 1 军右翼，第 125 师于第 1 军左翼，抗击敌人；军部必须在罗山方面指挥！……”

胡宗南矮把锉锉，塌鼻小眼扫帚眉，其貌甚不扬。衮衮黄埔一期中，他最被蒋、陈青重，除了浙江籍贯沾了大光之外，还有诸多因素是其他同窗所望尘莫及的。年龄最大，口齿特笨，相貌奇丑。这些在俗人眼里全是短处，于官场却是大大的精品。年龄大。他入黄埔时已近而立之年了，当过文科教员竞争校长失败，有过红颜知己婚姻却受挫折，游历江南形胜漂泊世尘艰辛，老陈之心已深谙风舵颜色，那些 20 郎当的毛头小子，当然不是他的对手了；口齿笨。“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讷而近仁。”官场上的腾达快意者，从来不是利牙伶齿之辈；相貌丑。哪个上级喜欢比自己更潇洒漂亮的下级呢？“童仆勿用俊美”，圣贤古训，人之恒情。

在蒋介石的两大得意门人中，“中原王”汤恩伯和“西北王”胡宗南，都是在抗日战争中脱颖升发，红光盖地的，但两人各有秘笈。汤恩伯以深得历代权臣之要道，谄上凌下、重贿中贵、出卖恩师而令人齿冷，胡宗南却以淡于红粉、效命征战，天命之年才了姻缘，传为美谈。

瞧这小矮个，四十多的中年汉子了，还老光棍一条哩。

浙江话颇是难懂的，但从他口里出来，倒也清晰可听。他说得慢，一面说，右手食指一点一点，几乎是一字一顿，戳上他的手印。

他巴不得第 45 军即刻投入战斗。他的第 1、第 16 军已打得很苦了。

地形不好。罗山一带是连绵起伏的丘陵，水稻产区，田埂

交错，阡陌纵横，车炮根本无法离开信罗公路。于是，彭孟缉炮 7 旅整团整营的炮群，只能在公路两侧次第展开，前后重叠，形成一个个巨大的“非”字，如一条被斩成多段的蜈蚣。日军炮远，射程囊括了彭孟缉的整个炮阵地。彭孟缉的后炮近弹倒威胁着前炮。这样的炮阵地，是非常窝囊的，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所以，堂堂的炮兵旅，只在信阳遛了一圈，还没真正显露锋芒，就匆匆撤下阵来。

邱清泉的坦克部队也是如此。在那水网湖沟地带，坦克的机动性能严重受阻，连掉个头也深感困难，更不用说冲锋陷阵了。

坦克大炮是国民党军的骄子，胡宗南怕有个闪失全赔了进去，命令统统靠后边滚蛋。他背了个装备最好的虚名，遭人嫉妒，却只苦了他的前线将士。

当时的炮兵第 15 团营长湛先治，住在浏苔村一步兵团指挥部里协同步炮作战。该步兵团长是个矮矮胖胖的湖南人，督阵与敌厮杀时，屁股被敌炮弹炸掉了一大块，医生给包扎后匍匐在担架上直哼哼，已经三天了。这个团已伤亡过半。他打电话给军长兼师长董钊，请示后撤，起码是让自己回后方医院养伤。这是一个黄埔四期的老团长，说着说着掉下泪来：“军座，我站不能站，坐不能坐，躺不能躺，吃不能吃，拉不能拉，难受极了，让我下去吧……呜——”堂堂男儿失声号啕。

湛先治看着也觉怪可怜的，但那个黄埔一期西北佬董钊，似乎毫无校友情谊。只听他在那头狠狠地训斥道：“你给我扯淡！没有胡总命令，谁退下来格杀勿论！你给我听着，死也要死在阵地上！”

“是。”老团长撂下话筒，冲守在担架边的几个小伙子吼道，“还站着干什么？把老子抬出去！”

第 45 军四川撩杆，抗战决心很大，但身体素质和军事素质是不敢恭维的，武器装备更是窳劣不堪。除了极少数的捷克机枪，步枪全是四川土造和汉阳老枪。第 124 师师长曾苏元在川军内讧中以悍猛称名，这会儿领兵抗战，也心雄万夫。他亲率师部抵近罗山县城南关，在敌火力下开设指挥部。谁知日军不似川军，刚一交手，南关屏障小罗山高地就被日军攻下了。日军将机枪架在小罗山上，鸟瞰曾苏元的师部，将曾苏元活活地封锁在屋子里动弹不得，就等着后续部队上来瓮中捉鳖了。曾苏元一急之下，打破墙壁，钻穴而出。形状虽是不雅，到底得漏网之欢。曾苏元脱险后命令预备营在炮兵支援下发起反攻，夺回了小罗山，并且缴获机枪 1 挺，步枪 15 支，生俘日士兵 3 名。

曾苏元虽然大胜，胆子却小了许多。他想罗山县城敌人肯定志在必得，守在城里太弄险，万一被敌人包了饺子，再破壁是不可能的了。他向军长陈鼎勋请示放弃罗山，陈鼎勋死活不允。川军本来人事关系复杂，曾苏元性子一来，便不理陈的碴儿了，说走就走。据说第二年（1939 年）夏天，在西安召开的军事检讨会上，蒋介石严令追查信阳防御战中罗山失守的责任，曾苏元又像被封锁在屋子里一般，眼看了无生望，还是老川将孙震等鼎力说项，陈鼎勋也没有落井下石，帮他挑了些担子，最后两人各受了一个处分。陈鼎勋被撤职留用，曾苏元记大过两次。

冈田资窝窝囊囊丢罗山高地，糊糊涂涂进罗山县城，颇是不解，以为蒋军在玩什么新花招，特别是听说信阳附近有蒋军强大的机械化和炮兵部队，一路威猛骄狂的冈田资，是否怕落到与松浦一样的窘境吧？倒突然谨小慎微起来。他进城后电告藤田进及东久迩，一面报喜一面陈述自己的猜想。回答是命令他暂停攻击，待柳林、明港两端得手后，再合围信阳。

罗山离信阳不足50公里。罗山一失，信阳便在敌人指呼之间了。陈鼎勋虽亲率督战队反攻，但以汉阳老套筒去攻第1飞行团和第7战车联队包装的冈田旅团，真是以卵击石啊。且谍报传来，日第10师团和第3师团已从信阳南北两翼直趋平汉线。武昌军委会作战室和鄂东大悟县夏店第5战区总部的地图上，日军的进军标志乱箭西射，大别山平汉线防线岌岌可危。

10月4日，就在蒋介石与从延安回来的周恩来会谈的夜里，蒋介石签发了军委会的命令:将胡宗南的第17军团改编为豫南兵团，归第5战区序列，下辖第16、第1、第43、第45等军，防守罗山以西至信阳地区；第5战区新成立第5兵团，下辖第39军、第3集团军、第15军团及胡宗南的豫南兵团，总司令罗卓英，全面负责信阳地区的作战。

顷刻间，国民党军信阳战场的部队已达近10个军共17个师计15万之众。罗卓英临危授命，调兵遣将，星夜率军北伐。但是，日后成为天皇近侍——军事参议官的筱冢义男中将，指挥他的由机械化师团改为驭马师团的第 10 师团，以骑兵为前驱，钻隙迂缝，直扑信阳南段的平汉线。罗卓英的军列10月6日到达顾家寨时，前站柳林站附近已出现日骑兵。先头部队刘和鼎第39军的军列刚通过柳林，后续的孙桐萱第3集团军所乘军列就被隔断了。罗卓英只得下车，坐上担架，被一步一步抬上鸡公山，在一幢原准备蒋介石来消暑的洋人别墅开设指挥部，与胡宗南电令交往，决定南北合击，恢复信阳以南的交通。

此际，离信阳仅30来公里的楠杆铺浉河一线，胡宗南和冈田资打得难解难分。

连绵的秋雨和水网地带以及国民党军对道路的破坏，虽然也使冈田资的战车联队像泥鳅似的蠕动艰难，但从潢川起飞的日机来来去去，对国民党军阵地的轰炸从早到晚没有停过。浉

河及附近一道小湖，水产丰富，被炸死炸昏的鱼浮在水面，白花花的一层。他们投完炸弹后，就开始用机枪扫射。

“打龟儿子的飞机!”第 125 师长师长王仕俊急了，一声命令，阵地上的武器全指向了空中，连团长陈仕俊、营长周子南、邓茂春等，也举起手枪，打飞禽似的向空中瞄准射击。日飞行员也是太骄狂了，飞得只有百十米高，还把头伸出来一边扫射一边做鬼脸哩。

“嗬——”阵地上一片欢呼。一架敌机还真给打中了，摇摇晃晃地落在浉河西岸。

“洪托卡？!”浉河东岸指挥作战的日联队长西大条胖大佐大吃一惊，急令部队冲过河去抢飞机。

王仕俊当然不会同意，命令第 750 团阻击敌人，并派一个班去炸掉飞机。一个班的小伙子们冲了过去，一通燃烧、手榴弹，将那飞机连炸带烧，直到碎尸万段了才罢休。

这天日机也是倒霉。他们来报复，专炸王仕俊的阵地，偏偏又给汉阳造捣下来了一架。这架还算走运，落在浉河东岸，被西大派部队抢回去了。

汉阳造打飞机毕竟像龟兔赛跑的故事一样，不过是寓言而已，当冈田资以强大的地空火力展开攻击的时候，浉河阵地便土崩瓦解了。

北向明港的藤田进第 3 师团 10 月 9 日攻占大洋河，与沈克第 106 师激战两天后，于 11 日占领长台关，平汉铁路至此从北段切断。南线日军筱冢第 10 师团骑兵部队与方靖第 13 师反复争夺柳林车站，第 73 团上校团长田耕之英勇战死。日骑兵部队虽被驱出车站，但仍在铁路沿线构工固守，等着主力的到来。胡宗南信阳守军已三面受敌，而董钊第 16 军又被敌人隔断在大别山中，随时都有不测。胡宗南如不及时撤出，其后果可想而知。

第 5 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严令胡宗南坚守信阳，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意图，后人只能妄加猜测了。

当然，李宗仁的抗战决心是蛮大的。守卫小界岭的孙连仲又一次表现了“孙钢头”的硬功夫，田家镇方向的日军似还没有缓过劲来。蒋介石看薛岳的万家岭文章基本做完，14 日电令第 5、第 9 战区“于一星期内变更现在状态”，准备撤退。但李宗仁坚决要求推迟撤退。蒋介石迭电督促他“如期行动”，他才极不情愿地调整部署。胡宗南轻失信阳，使第 5 战区数十万大军置于日军包围之中，在蒋面前吹了大牛的李司令长官能不生气吗？不过，胡宗南的小哥儿李文手下的第 232 团团长马载文，在冈田资 11 日夜抵达信阳城外后，据说第二天不放一枪，便将信阳礼让给冈田资，大约是黄埔系中的第二个李芳郴了。

掩护撤退的第 125 师第 750 团，其 3 连有两个排被敌人一个大队围困在一个小村里了。敌人围着村子向他们怪叫：“投降的有？”更多的是穷喊：“科桑斯有？”回答的是一颗颗手榴弹。敌人一面向院墙和房子扔燃烧弹，一面继续喊话。回答的仍是一团团手榴弹炸出的烈火雷霆。

房子燃烧起熊熊大火，烈焰中数十官兵歇斯底里地喊着口号，义无反顾的走向死亡。口号声由大到小，由强到弱，最后没有了一点声息。隐藏在不远处山林里的第 750 团团长陈仕俊，向那烈火中的四川儿郎默立良久，忍不住落下泪来。

围站一圈的北陆武士们，两眼失神地望着那仍在燃烧的冲天大火，屏声静气，一个个垂下了头颅……

第十三章　武汉陷落

46　崩　　溃

日第 11 军司令部作战主任参谋宫崎大佐像冈村的一条跟屁虫，和冈村形影不离。但 10 月 11 日冈村过江视察稻叶第 6 师团时，他却没有来，而是派参谋池谷中佐陪同。当时万家岭战场松浦师团虽然立住了阵脚，但还不能说完全脱险。宫崎给第 6 师团参谋长沼田重德大佐写了一封长信，核心意思是敦促第 6 师团早些结束休整，务必于 10 月 17 日前展开对武汉的攻击。马上就是重大节日“时代祭”了，能在那一天，10 月 22 日攻占武汉，对天皇陛下，对“神国”人民，对“靖国”之神……该是多重的厚礼和巨大的鼓舞啊。

以老成持重饮誉军界，日后荣升中将，爬到日本本土防卫师团长高位的沼田大佐，据他自己向朋友说，当时“接到军部的务期排除万难，于 17 日进攻的要求时，我对司令部这样苛刻

的安排，悲愤地流下了眼泪。”

第 6 师团此刻的困境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冈村根本不提进攻武汉的时间问题，这是他的为将之道：“统率切忌干涉细节”。他只与由稻叶点名的基层官兵闲吹瞎扯，说是了解实战经验及部队实际思想现状。参加座谈的 11 名官兵，当然都是统一了口径的屁话，糊弄鬼子的勾当，有什么真“实”可言?

在冈村看来，武汉已近在指呼之间了。一直招摇着“讨蒋爱民”破旗的冈村，倒确实怕重蹈南京覆辙。就在昨天（10 月 10 日），星子兵站司令官友清大佐向他报告，说当地的村长联名提出请愿书，要求如果禁止杀戮、强奸、放火、掠夺耕牛这四件事，他们愿意和皇军合作。宪兵队据此调查，仅强奸暴行就已发生 20 多起，但无人检举。有一个极漂亮的姑娘，因拒绝奸污，竟被扒光衣服，涂上猪油，绑在树上让山蚂蚁活活咬死。宪兵队抓了几个强奸犯，却都被其所属部队长以其有战功强行要走，请示司令官阁下怎么办。

怎么办? 司令官阁下也不知该怎么办。第 6 师团南九州兵员比第 101 东京师团纪律坏得多，其在南京的表现已闻名全世界，进城的官兵绝少没有纵欲轻杀的。此次作战，一路的行为冈村已有所闻，武汉的外国佬自然不少，对国际舆论虽然可以不予理睬，但败坏了军风总不是好事。他把稻叶和下一步主攻武汉的第 36 旅团旅团长牛岛满少将找到一起，向他俩询问进入武汉的防“暴”措施。

“我们也一致在考虑这个问题。”稻叶老老实实地说，“直到现在，我师团的兵，还未能杜绝强奸等犯罪，因此，我和牛岛君反复磋商，已有了初步计划。”

牛岛是南京暴行的直接参与者，那个手握“助广”军刀杀

入南京，以砍下300人头誉满东京震撼全球的田中军吉大尉，就是他牛岛手下最得意的武士。同是南九州部队，在牛岛看来，东海岸和西海岸相比，西海岸熊本、长崎的兵源第45联队，要比东海岸宫崎的兵源第23联队野蛮得多。但打起仗来，东海岸第23联队又远远比不上西海岸第45联队来得凶猛。所以，稻叶和牛岛研究，尽管作战一开始，肯定是第45联队打头阵，但在作战过程中，慢慢地让第23联队逐步接替前卫的第45联队，以便到达汉口之际，第23联队就成为前卫部队了。

其实，第23联队果真是牛岛认为的那样，“军、风纪最好”吗？同一口染缸里捞出来的货色，不知会有多大区别！

身居显位的冈村和基层官兵演“天仙配”的时候，营区外的一座小山丘上，站着一个中年军人，久久地望着西方，一动不动。背衬着夜暗中朦胧的天光，像一座与人相等的翁仲，孤独地立在那里。

第6师团参谋长沼田重德，这几天每晚都独自爬上这座小丘，面对西天发愣。10多公里外，就是东界岭，那里有个龙顶寨，国民党军守以重兵，愈往西，守军阵地无疑更加坚实。从长江水道西进的志摩源吉支队，于黄柏城登陆后，听说遇到了敌人顽强阻击，损失惨重。江边作战尚且如此，陆地攻击会更加困难啊。

长野县人志摩源吉像沼田重德一样，官运也不大亨通，老同学藤堂高英、酒井直次、宝藏寺久雄等，三年前就是联队长一级的高官和大佐军阶了，特别是宝藏，1937年7月15日就挂上了少将金牌，但他老兄直到今年春天，大本营准备夺取武汉而匆忙扩军时，5月15日才干上联队长，6月从大阪登船其喜洋洋地启程投入中国战场，按每年诠叙惯例，7月15日终于爬上了大佐的台阶。

因为比同学们慢几步，老是挤末班车吧，心里总不服气的志摩君总想找机会露它几手。第 6 师团与近藤海战队联手攻下田家镇要塞后，冈村知道那两支部队都要休整，便将守备长江两岸的第 116 师团志摩武装起来，配以野炮兵以及卫生、辎重部队，组成志摩支队，由井上官一准备运兵船，在海军护送下，越过田家镇溯江而上。志摩不等第 119 旅团长石原常太郎少将率领的两个步兵大队到达，就自个“突刺盖克”，杀向蕲春。在他的想像中，“支那秽多”是不堪一击的。第一个进入武汉的“埃拉矣”是多么的诱人啊!

真是人要倒霉，喝口凉水也塞牙呀。志摩偏偏遇上了四川撩杆许绍宗。

川兵川将里，刘湘的传人许绍宗抗战的口号喊得最响，深得蒋介石的嘉许，1938 年三四月间川军出川投入武汉会战时，许绍宗从一个师长一步飞黄，竟登上了第 29 集团军总司令的宝座。但八九月间黄（梅）广（济）会战中，第 29 集团军除广济西山阻击战打得有点声色之外，其他的仗没一点名堂。白崇禧一会儿要他们攻黄梅，一会儿要他们攻梅川，老要他们打攻坚战，可他们的武器相当原始，步枪汉阳造还是时髦货，且少得可怜，野炮、高炮、平射炮等，还没见是啥样儿。整个集团军最强大的火力是 4 门迫击炮，每门只有 10 发炮弹，由老许亲自掌握，没有他的命令不准开火。两座鄂东古县城，没有炮弹是轰不开的，老许又舍不得打掉仅有的十几发，打出去了也未必管用，所以，攻城作战扫除城墙外围劲头十足，一到城下，就望城兴叹了。

志摩从黄柏城登陆，直趋浠水，有切断整个第 5 战区退路的绝招。李宗仁闻报大惊，严令许绍宗第 29 集团军务必击退该敌，与刘汝明第 68 军取得联系，负责浠水、上巴河一线的防御，

掩护第5战区主力安全西撤。许绍宗不敢马虎，一面图上作业，划定各师防御位置,一面命令第44军第149师之第447旅将黄柏城之敌赶下江去。

第447旅刘存厚川东旧部，官兵多有芙蓉癖。有了这个毛病，连身体都作践的人，性命也就无关紧要了。严格地说，这是一群亡命之徒啊！仗打好了就有钱。为了过那个瘾，打起仗来就不要命了。第5战区高参王长勋有一回到川军阵地，见整个阵地上一层淡淡的蓝雾，官兵们全躺在地上，有滋有味地抽鸦片呢。他们的军官在阵地上走动，像在监督检查是不是都在抽似的。那军官说:“兄弟们啊，吃大烟啊，大洋钱有的是嘞!仗要打好，打不好就要你们的脑壳哟！"

过足了瘾，浑身是劲，别起烟枪，扛起步枪，“打龟儿子去啊!”

天擦黑，第447旅与志摩支队一个大队遭遇在黄柏城附近的九狼山下。九狼山是个制高点。抢占山头。日军背着皮包和呢子大衣，哪跑得赢四川獠杆？第839团最先爬到山顶，向日军鸟瞰射击投弹。日军一次次吼叫着冲锋，都没能奏效。激战一夜，日军被压在九狼山腰。天亮后，旅长孙黼命令发起总攻。他怕他的袍哥儿们的瘾发了可就完了。“冲呀!”四川儿郎居高临下，猛冲猛打，手榴弹劈头盖脸，日军实在顶不住了，丢下碍手碍脚的装备，向江边狂奔。孙黼挥兵掩杀，直到敌舰炮拦截射击，才命令停止追击。

这一仗，缴获志摩的武器、军用品500多件，还生俘曹长荒木重知桂等多名日军。荒木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对当战俘已不感到羞辱，主动举手投降，令力主“勿当俘虏”的冈村恼火万分。

从志摩的遭遇不难看出,国民党军的那东防御不可小觑啊!

越接近武汉，敌密度将越大。说不定会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决战哩。

第 6 师团在前一段作战中，因为伤亡严重，亟待补充的 3000 多兵员还在航运中，预计 20 日才能到达。若开始作战，最早也得到 23 日。可是，宫崎以军司令部名义指示，务必于 17 日展开进攻，怎不叫沼田重德忧心如焚呢?

日年轻军官虽发动过“2 · 26”事件，但作为个人，他们基本形同走肉。沼田抹了一把干涩的眼睛，回到师团指挥部，拟定于 10 月 17 日开始向武汉攻击的作战命令。

沼田虚惊一场。当牛岛旅团在坦克开道和飞机掩护下，沿广济至漕河、浠水的公路滚滚西进时，沿途并没有遇到想像中的最后较量，零零星星的遭遇战，尽是一触即溃的蒋军队伍。

就在 10 月 17 日这一天、鄂东麻城宋埠第 5 战区长官部那栋小庙里，军阶灿灿，将星云集。遵照蒋介石 14 日的命令，李宗仁拿着一根檀木小棍，敲打着墙上的地图，语气锵然地说:“我主力将逐次向铁路以西转进，确保鄂西！将以一部留置苏皖边区，及大别山脉，进行游击，以牵制敌之西进！……”

畑俊六日后盛赞牛岛满此次的军事行动为“疾风扫落叶般的迅猛追击”，一点也不夸张。

江北沙洲平原，正是机械化部队大显神通的广阔战场。牛岛以骑兵开路，坦克居中，步兵在后，十里烟尘，从东边天际席卷而来。天上的飞机盘旋呼啸，像猖獗的老鹰追逐着无处藏身的鸡群。沼田高估了国民党军的防守，给牛岛配备了强大的野炮兵。第 67 军是许绍宗的亲兵，宫焱森、张竭诚两位师长还想凭借巴河阵地表现一下，谁知敌人一阵乱炮，沙尘冲天，整个阵地淹没在黄雾之中，有如从天而降的沙暴，对面不见人影。连敌飞机也对地面猛然膨胀起的巨型黄色云团大惊失色，急忙

高爬。

驻节宋埠的李品仙打来电话，听说巴河已在激战，团风没有友军，“知道了!”接电话的第 67 军作战科长许维新就听李品仙丢下这三个字，电话就断了。

最紧张的莫过于许绍宗了。他这个第 29 集团军还辖廖震第 44 军，和第 44 军联络中断已经半日，不知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听说米店发现了日军，本集团军退路已断。许绍宗担心第 44 军被包了饺子，不用说军法无情，也无颜见川东父老啊。他一急之下，自己带着手枪排在夜暗中向西摸去。转了一夜，也没找到廖震的影子，倒使自己落在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但许绍宗觉得很奇怪，四围的日军都无心展开攻势，只要国民党军不去招惹他们，他们并不主动攻击，只一个劲地向西猛跑，像是在进行马拉松比赛。

不错，牛岛此刻要的不是斩获，而是以最快速度进入武汉。

这情景使许绍宗放心了许多。夜里，他带着手枪排从日军燃烧的篝火丛中，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天亮后碰到第 28 军团长刘汝明。人家还牛皮哩，坐在小汽车里优哉游哉地。日机来了，顾不上轰炸步兵，只炸车炮队伍。刘汝明多了个心眼，急忙下车往附近树林里钻。算那小子命大。日机冲他的小轿车猛嗯炸弹，直炸得片甲不留了，才昂首而去。

整个鄂东南，似乎神话传说中的“地不满东南”突然间颠倒过来，向西北倾斜，数十万国民党军洪流乱注，泼豆似的向西滚动。这情景曾叫宫崎周一大愕不已，也庆幸万分。他觉得，当时幸亏命令第 6 师团于 17 日前发起了攻击，要是晚一两天，与国民党军西撤部队同时进行，那就完了。在宫崎看来，自己的数千部队会陷在中国军队数十万队伍里，被裹进去将稀释得无影无踪。

李宗仁的第 5 战区也从鄂东大悟夏店撤过平汉线，来到了花园以西的陈店（村）。这晚，幕僚向他报告，说电台与刘汝明第 68 军失去联络，广西自家亲兵第 84 军已撤到应城。徐州会战敌我犬牙交错,李宗仁始终将本家部队廖磊第 84 军放在长官部身边。现在第 84 军倒在长官部后线，刘汝明第 68 军不知去向，一旦遇敌，可就要算伙食账了。他越想越不对劲，心口跳得慌，绕室彷徨，焦灼不已。已是半夜，仍毫无睡意。

“走!”他拿定主意，披衣坐起，命令长官部速即整装，向西转进。参谋长徐祖贻被从梦中叫醒，很感突然，睡眼惺忪地问:“长官你一向都很镇静的，今晚怎么突然心神不宁了？”

李宗仁对自己的行动也感到怪异，说:“我想可能不安全。”

既然都起床了，就走吧。天亮后抵达安陆境内，刚准备休息，但见东方人群潮涌而至，其中多是陈店乡民。他们比比划划地说，长官部刚离开约一个时辰，鬼子骑兵 1000 多人突然冲进一了陈店……

“×××!”李宗仁心里骂了一声，想：有汉奸吗？！

徐祖贻则把手一拍，叫道:“昨夜要不是长官心血来潮，就糟了!”

牛岛旅团 18 日占领漕河镇，21 日渡过浠水，22 日拦击从小界岭撤下的一支国民党军炮兵部队后，24 日弄兵于汉口市郊刘家庙、戴家山、谌家矶、姑嫂树一带；

小界岭与冯安邦对峙的荻洲第 13 师团 10 月 22 日越过大别山，与田镇南、宋希濂决战的藤江第 16 师团 10 月 24 日翻过小界岭，25 日到达麻城；

武胜关外冈田资第 8 旅团 10 月 12 日占领信阳后，向西越过桐柏山，进入鄂西北，10 月 28 日占领安陆、花园，继续向西南发展；

江南波田台湾旅团10月17日攻占大冶地区石灰窑，19日攻占黄石港，22日进入鄂城，23日，高品彪第60联队迫近武昌东郊葛店；

沿长水道进攻的近藤海战队，此际以其航空兵正与国民党军海军舰队激战于武昌县金口江面……

47　血的句号

“哐！哐！哐！……”

激烈的锣声，在金口镇街上响起。就在这时，从东方远天传来滚雷般的轰鸣。

“嘀嘀嘀嗒嗒嗒……”江上同时响起令人两股战战的军号。

铜锣报警声、飞机临空声、军舰备战声……在这一瞬间猛然暴发，给武昌东郊的江滨重镇金口镇，带来习以为常的惊恐，也激起莫名其妙的亢奋。

6架日机出现在金口镇以及长江上空，编队转着圈，一圈比一圈小。第三圈的时候，长江江面闪出一抹红光，腾起一片硝烟。金口镇的市民明白了，敌机不是炸金口镇的，是冲江上的国民党军军舰来的。像武汉三镇人看空战一样，金口镇万人空巷，“快！看打飞机去哟！”人们赶庙会似的相约着一起向江边涌去。

这是1938年10月24日下午3时50分。

6架日机成“一”字鱼贯轮番俯冲轰炸“中山”舰。

驾驶台上，舰长萨师俊冷面威严，简短有力地发出一道道命令，舰首舰尾高射机关炮喷吐着火舌，舰艇灵巧地蛇行狐走，躲过一枚枚劈头而来的炸弹。

这是一个眉目清俊的中年军人，中国海军耆宿萨镇冰的侄孙，貌似文荏却内心豪强。他担任“顺胜”舰长时，从上海试航到福建，同仁都以为不可。内河炮舰怎经得住海浪风涛？偏他是个特别冒险的角色，居然游刃于浪峰谷底，力挽狂澜，硬是在东南海域，划下了一条彩虹一样无形又如钢轨一样坚实的航迹。

日军飞行员不要性命。每次俯冲下来时，飞机上的红太阳徽记赫然触目，像一朵朵射下来的火球。

全舰将士也不是孬种，机关炮直抵着射击，简直是在拼刺刀啊！

日机重点攻击“中山”舰，是因为它吨位大火力猛性能强吗？

非也。这是一艘老炮舰啊，名副其实的两朝元老。清末宣统二年（1910 年）7 月，萨师俊乃祖海军提督（总司令）萨镇冰陪载洵出访日本，向日本三菱厂订造了这艘炮舰。等到 1913 年竣工交给中国，清廷已寿终正寝，它成了民国海军的宠物，大名“永丰”舰。因为 1922 年 6 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夫人避难“永丰”，使它附骥成名。孙先生驾崩，为纪念那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它才于 1925 年 4 月 23 日被命名为“中山”舰。又因为第二年 3 月 18 日，蒋介石下令扣押了共产党员、时任“中山”舰舰长的李之龙，更使它声名大噪，几乎每一本近代史书，都彪炳着它的赫赫大名。

鉴于日军已从葛店、戴家山兵临武汉，民国政府军委会命令中国军舰一律撤出武汉地区，向洞庭湖及长江上游转进。但日空军已加强了对长江水道封锁，从武昌金口至洞庭湖口城陵矶，每天都有日机往返搜索，试图将中国少得可怜的几艘军舰从长江水面一笔勾销。

“楚同”、“楚谦”、“勇胜”、“湖隼”及“中山”‘舰，奉命从金口起锚，准备溯江而上。

日军本来没把中国海军放在眼里。武汉会战打到现在，不管是畑俊六还是冈次宁次，签署的作战命令没有一条是针对中国海军的。日空军一次次从长江上空飞过，轰炸武汉、重庆，对航行在长江的一艘艘中国舰艇视若无睹，似乎那些钢家伙并不是一支方面军，而是一个个小儿玩具。

进入现代史，任何一个有海岸线国家的国力大小，总是以海军的吨位来判断的。一个自称为东方的大国,不知大在何处?当“小日本”的“出云”、“夕张”、“高雄”等万吨级巡洋舰和“加贺”、“凤翔”、“龙骧”、“神威”、“香久丸”等航空母舰出现在中国海域乃至内河，总吨位达 150 万吨的时候，中国海军才 6 万吨左右，为其 1:25，而战斗力对比，仅只其 1:100。

差别如此之大，当然有“种种原因”。慈禧那个老太婆挪用海军军费，修了个颐和园，让后人诋毁昏庸腐朽，又对那古迹大感自豪，以为那是灿烂的民族文化。再说，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海战”，不就 26 年吗？慈禧早已作古，推翻清帝已经 26 年过去了，还是什么原因呢？总会有的吧。就这样一支海军队伍，倒分什么粤系、东北系、中央系，争权夺利，明斗暗杀，英雄飞扬。

抗战中自戕殉国的故事屡见不鲜，其实，最悲壮的莫过于海军的沉没了。一艘艘军舰被凿穿舱底，突突喷出的江水似奔涌的血清。江阴要塞，马当要塞，著名的“海圻”、“海琛”、“海容”、“海筹”、“自强”、“醒狮”等 63 艘舰船，为保卫武汉次第沉入洪波，据说可封锁长江水道。水兵们举手注目，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伙计痛苦地葬身江底。然而，不管是钢铁长城还是血肉长城，在这里都只昙花一现了精神的狂欢和虚荣的

自慰。

就像那古老的道德一样，在自知不免之际，首先想到的是屠宰妻儿，没人指责那男人的低能和残忍。“中山”舰迟早是要沉没的，因为这座大厦行将易主，被称为“小花瓶”摆设在中国舰队，因携带不便，最后的命运只能是玉碎炎昆。此际它遭到日机群围攻英勇战死，而不是像这会儿侥幸脱身的“楚同”、“楚谦”等舰，日后不得不含恨自尽，实在为幸多矣！

“中山”舰受到 6 架敌机攻击的时候，“楚同”、“勇胜”等 4 艘炮舰也被日机紧紧纠缠着。4 舰卷起 4 朵战云，在长江水面缓缓移动。“楚同”在嘉鱼附近终被炸伤，另三艘冲出重围。但三个月后，当日军将他们的势力范围包揽洞庭的时候，这些军舰无地自容了，各自寻找人迹罕至的地方，一一自沉湖底。

“怎么了？！”萨师俊大喝。舰首高射机关炮停止了射击。

“出故障了！”炮手也万分沮丧，几乎是在哭叫。

一发哑炮卡在炮膛里。就在炮手们排除故障的间隙，6 架敌机省略号般地排列成一行巨大的黑块，向舰首俯冲下来，一枚炸弹在舰首水域爆炸，弹片损坏舰首；第二枚炸弹紧跟下来，在军舰左舷贴近机舱的水域爆炸，副舰长吕叔奋感觉到舰体剧烈地震动了一下。后面的敌机，依次俯冲，向驾驶台疯狂扫射。

机舱已被炸穿，江水涌入。舵工又报告舵机失灵。

“迅速排除故障！”萨师俊向副舰长吕叔奋吼道，“快！”

舰尾的高射机关炮越过舰身，一气不歇地射击，在长空划出一道死亡之线。一架低空的敌机中弹起火，从舰顶呼啸而过，栽进舰后的江中。

吕叔奋返回驾驶台时，发现萨师俊坐在甲板上，身下一汪鲜血。

他双腿已被打断，脸上却无半点戚容，对吕叔奋一笑说：

“你看啊，现在已成这个样了，你看着办吧。”说着叫勤务兵把保险柜的钥匙交给吕，以命令的口气严肃地说：“你要立即处理好军用密码和重要文件，不要出了问题!”

严重受伤进水的舰体已倾斜近 30 度。吕叔奋指示放下舢板，请萨师俊和重伤员离舰。

“不。”萨师俊还是淡淡的一笑，摇摇头。流血太多，使他的脸色苍白，显得眉眼特别黝黑。

“舰长，”航海官魏行健上尉都快哭了，“你快离开吧，你看你身下的血，快流干了……”

“不。”他还是冷冷地摇摇头。乃祖萨镇冰为英国皇家海军学院高材生，据说英军舰长是不弃舰的。崇拜祖父的萨师俊，下定了与“中山”舰合葬大江的决心。

“舰长!”吕叔奋和大伙儿围着他，焦急地劝他赶紧离舰。

“谢谢你们的好意，”萨师俊满眼是泪了，“请扶我起来，给我正正衣冠……”你们中若有生还者，务必努力杀敌，为我‘中山’舰报仇……”他喘息着说到这里，头一歪，昏死过去了。

“快送舰长下去!”吕叔奋命令魏行健等将萨师俊抬下舢板，即速离开。“中山”舰已半浮半沉，逐波而飘。只有舰尾的高射机关炮，仍不停地喷吐着火舌，使试图落井下石的敌机总不敢低飞，但他们发现小艇上有金线袖标的军官，知道不是等闲之辈，狂啸着俯冲下来，向全是重伤员的小艇反复扫射，最后一弹命中，那小艇顿时裂成了碎片，满江殷红……

也就在这时，“中山”舰舰首猛然翘起，直冲云天，像一头巨兽临死前仰天长啸一般，然后訇然沉没。

这一带地名：龙床矶——真的是龙之床吗？为这条饮誉近代史册的钢龙，提供了最理想的安息之所!

金口镇健在的老人们对那场海空之战记忆犹新，但他们眼

看的和见诸于史籍笔谈的相去甚远。

镇上报警锣响时，10 来岁的廖方楠跑到邻居家里，拉起同学邱世才，两个小家伙躲进屋后的一片杨树林里。

“你家说哩，人家是来炸‘中山’舰的。日本鬼子的飞机，6 架哩，先炸了金水小河那里的十多艘大铁驳子。那驳子上装的全是军火武器，炸得响啊，只怕汉口都听得见！忽然，军号响了，停在赤矶山下的‘中山’舰和敌机打起来了沙！我们不怕了，都往那边跑，全镇上的人都跑去了，站在江边看热闹。人多哟，江边站满了，像大体育场哩！我们的‘中山’舰官兵勇敢啊，机关炮打得轰轰地。敌机怎么都打不到它，就在它身边炸出像树林子的水柱子，看它像在水柱子里穿行，这是要本事的沙！‘好啊！’我们一起发喊，一架敌机被揍下来了！‘好啊！’嘿，又一架敌机被揍下来了！军舰上的官兵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看他们面对冲来的敌机，一点也不怕，狠狠地打，好勇敢啊！四架敌机向北面飞走了，我们想不会来了。你家不晓得，它们又从北边来了。我们就听到军舰上又吹很响亮的军号，水兵们全跑到了甲板上，列队向升起的军旗敬军礼，战斗又开始了。江面上火光冲天，烟雾翻滚，越打越激烈啊。这时，一架敌机发疯了，直直地向‘中山’舰俯冲下来，一下子插进了舰中，再也没有起来。爆炸声轰轰地震得我们耳朵发聋，‘中山’舰全船燃烧着大火，浓烟蔽天，沉了下去。我们都不说话，死静一般。突然，有人哭了，‘哇——’我们都哭起来了。沉船的地方什么都没有了，就一个好大好大的漩涡，圆圆地，然后，冲起一条很粗很大的水柱，有几丈高沙……”

或许，那个特大的漩涡，就是武汉会战的一个沉重的句号吧，那攀天水柱，是一个问号呢，还是历史深处的惊叹？！

48　最后的葬礼

武汉外围千里战场国民党军且战且退，战区数以千万计的人民挟裹在战争烟云里，艰难地向西移动——难民潮。每一个经历过武汉大撤退的老人，回忆起那兵荒马乱的岁月，仍然余悸颤颤。

凌芳庭这一年30多岁，当安徽省潜山县梅城镇联保主任已经5年多了。5年下来，盖了房，置了地，讨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从一个浪荡光棍一步跨进入了小康。但基层干部也不是好当的，要心狠手毒，超额完成摊派；狐假虎威，红脸黑脸都来。凌芳庭是国民党的好联保主任，在乡里乡亲中却口碑大不好。可这几天，凌芳庭成了最受乡亲们敬重的人。他负责签发“难民证”呐。

日军占领安庆后，国民政府动员潜山太湖一带的城镇居民向大后方和老山区转移。凌芳庭打着破锣喊：“乡亲们，来领难民证罗！”

所谓的“难民证”，是一块盖了联保大印的三寸见方的小白布片。凌芳庭说，有了这块布，到后方就能得到政府救济。只要不掏钱，老百姓什么都要。“难民证”发光了，自己剪一块小白布，找凌芳庭盖印。凌芳庭盖印，极为认真，每盖之前，都对着那方印呵一口气，似要吹进他的灵气。乡亲们拿了“难民证”，互相比谁的“鲜”，有觉得不“鲜”的，找凌芳庭重盖，凌芳庭也不摆架子，再盖。当时12岁的王为富将这块布缝在胸前，像自己有了护身符，觉得蛮好玩的。

其实，这块白布片屁用没得。

有了“证”，变卖不便携带的家产，不是生产过剩，却物价狂跌，猪肉每元可以买 10 斤。那时银元、铜币、法币通用，平时人们喜欢硬币而不大相信纸币。可这会儿要逃难了，深感硬币太沉重，不便携带，都想着兑换成纸币。纸币又大大的走俏起来。

有钱的腰缠万贯，无钱的一根扁担。潜（山）太（湖）路上，牛车拉着老娘的，箩筐挑着儿女的，滑竿抬着富商的……人流滚滚，如非洲荒原的草食动物，踏着先辈的蹄迹，向那遥远的乐土迁徙而去。

没有乐土。人离乡贱。滚滚黄尘之中，路边常遗下一具具尸体。王为富老人说:“我那时小，还不晓得什么苦，就晓得很热闹，好玩。逃难的人多哟，前前后后看不到头尾。日本鬼子的飞机在顶上飞，飞得可是低，开飞机的领花都看得清楚。开始怕，看飞机来了就躲，后来不怕了，鬼子的飞机不炸老百姓，可是，死的人多啦，从潜山到太湖还好，过了太湖，不能看，一路都是死人，从宿松到黄梅，每两步就有一个死人。我隔壁的张秀兰，生儿子刚满月，我们一起逃难。那儿子过太湖后死了，她就不扔，一直抱着，我老娘，都叫她扔了，她不扔，臭到怀里了……她疯了……都死了。有不想走的，停下了。日本人来’了，哎呀，不能提，妇女可是遭罪了，日本鬼子到处找花姑娘。他们杀人啊像杀畜生一样。我们逃到湖北张才垸，逃不动了，躲在一个山洞里。那些山洞里都是逃难的人。我看到一个日本兵扛着大枪，刺刀上挑着一个东西在晃荡晃荡，像是进山打了猎的，刺刀上挑的一只兔子吧。我过细一看，我的妈呀，是一个岁把的小孩哩！日本人啊，哪是人呢？……”

日本人要来了，星子县朱家港村的人都往庐山上跑。芦善敏等 9 家 38 口人躲在羲之洞里。有一天他们晒衣服，被日军第

101 师团佐枝旅团的兵发现了。他们将这 38 人押到三祖庵前，架起机枪扫射。38 人倒下了。他们在检查尸体时，大吃一惊：打了那么多子弹，芦善敏竟一根汗毛也没断。他们火了，选了 5 根成一圈的大竹子，向一个方向弯下来，将芦善敏的头、双手和双脚各绑在一根竹子上。绑好了，大喊：“约依——得!”竹子一松开，可怜芦善敏，尸分五裂而死。

日第 106 师团占领九江后，来不及撤退的难民都往天主教堂躲。一个小小的教堂，哪容得下成千上万的难民？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霍乱流行。人死了，往教堂门外一扔。教堂的门口堆了一大片死尸，时值盛夏，尸臭弥漫了整个九江市区。松浦自己受不了了，命令在教堂门口挖了一个大塘，将尸体铲了去，浇上煤油烧。有没烧尽的，成了野狗们的美餐。那些天，每当夜色降临，成群的野狗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挤满了尸坑，将烧糊的人体拖得满街都是。松浦又令打狗，扔在塘里与人尸一起烧。冈村要进驻九江了，松浦怕霍乱传染，下令将难民全部关进了监狱……

至于武汉撤退，情景更加悲惨。

在武汉市民看来，武汉是不会丢的。“誓死保卫大武汉!”这个口号太深入人心了。报纸上天天的重要新闻都是前线打了大胜仗，消灭敌人多少万多少万。“小日本”有多少人呢？鄂、豫、皖、赣四省的面积是其两倍，人口也是其两倍，不管怎么说，“小日本”这回是输定了。谁要说前方形势不妙，赶紧往大后方躲，这人会当成汉奸处死的。隔三差五地盛大集会，使武汉三镇市民陶醉在响彻霄汉的歌声和口号声里。陈诚为纪念“双十”节发表的文章，言之凿凿地说已歼敌 27 万，武汉会战取得了“空前之胜利”，家喻户晓，可平汉线柳林车站四天前就被敌人切断，这很危险的信息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所以，当田家镇

失守，日军已窥门户之际，延安的中共中央特致电“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要求将宣传口径逐渐改变过来，不要再过分强调保卫武汉的意义了，而应动员向大后方转移。

大多数老实巴脚的人们不善“紧跟”，在这非常时期便难免不掉队，还可能从最低等的生物链上被彻底淘汰。

武昌徐家棚火车站。本来列车就少，可因为种种原因，一列疏散市民的火车停了整整两天，就是开不出去。人挤得太满了，一个挨一个站着。虽已是秋季，人们全是大汗淋漓。不用说吃点东西，连上厕所也不可能。有人脸色煞白地往下蹲，在身边的同仁大喊大叫中，一股屎臭顿时散布开来。所幸这些人都是一家一族或街坊邻居，能互相谅解。当然，人人都是这样大小便的，不管男女老少。

“人到了这步田地,就和猪狗一个样了,一点也不像人啊!”当时经历过这种环境的胡志祥老人对笔者说,“世界上的苦头我老子都不怕，就怕兵荒马乱！你家不晓得，那个罪受不得沙……”

说来好笑，当时9岁的胡老汉和他的老伴是坐在箩筐里挂在火车上离开武汉的。“老子的老子看火车车厢外有一个桩桩，就把箩筐上的绳子往桩桩上一绑，把老子往箩筐里一塞，叫老子坐在里面了。她（指他老伴王七巧）的老子怕她在车里挤死了，要把她放到老子的箩筐里，哪个还不答应？这样，老子们两个……”他老伴笑着打断了胡老汉的话，说：“你家不晓得，那火车上挂满了筐子，像雀子窝，也有挂的是行李，挂得满满的沙！像老子们那大的伢，都挂在外头……”

火车开动了，“哐当哐当，哐当哐当……”长长的一个黑色怪物，满身都是疙疙瘩瘩的东西，摇摇晃晃。

交通工具太少。

军委会政治部第3厅第6处第1科科长洪深，带着抗敌演出队百十名同志撤退到了长沙。这时，传说敌人正向这里追过来，只有60多里了。为了尽快摆脱险境，洪深特地穿上佩带上校军衔的军服，来到运输司令部，找到运输司令，希望立即派车将演出队送走。

运输司令三四十岁，穿一身便衣，已经发福，挺个圆圆的大肚子，像个小镇上的土财主。看来他知道洪深是个大戏剧家，挺客气地说，请大伙等一会儿，争取联系到车。洪深和青年们坐在行李上，一面唱歌一面等。到下午5点了，所有的歌都唱了一遍了，还不见来通知。洪深又去找那草包司令。司令很认真地说:“你们不要急嘛，今晚一定把你们送走，这是陈（诚）部长的命令，我正在想办法嘛!”

又等了一会儿，洪深实在受不住了，带了七八个小青年，气鼓鼓地走进司令部，和那草包司令吵了起来。

“你一拖再拖，”洪深指着他的鼻子大声质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嗯？！”

青年们跟着指手画脚地起哄:“你为什么不给我们派车？”

那司令更不吃硬的，也怒目相对了，大吼道:“你们嚷嚷什么？这是你们撒野的地方吗？”

“你看到了吗？”洪深把架子一端，大大咧咧地高声说，“我是上校！你得服从我！我现在命令你，今晚12点以前，把列车准备好!”

那司令一听，倒笑眯眯地了，说:“洪上校，对不起，请你们休息一下，我去打一个电话。”说完进里间去了。

紧陪着洪深的钱运铎很觉奇怪:电话就在桌子上，两部哩，他还到哪儿去打电话?

一会儿，那司令穿着军装出来了，两颗中将金星闪闪耀目。

他还是笑眯眯地，对洪深说:“洪上校，是我中将服从你呢？还是你上校服从我？”

洪深连忙给他敬礼，说:“我服从你!”

“好,”中将司令说，“现在实在没有车，你们步行吧!”

没办法，洪深带着钱运铎等青年队伍，背上行李踏上了撤向大后方的山间小路。

这是老艺术家钱运铎讲的一个故事。

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这样幽默。

10 月 25 日凌晨 3 时，武昌方向传来稀疏的枪声，波田支队高品彪联队已迫近东湖了。江兴轮老牛一样地鸣叫了一声，小心地离开江汉关码头，颤颤巍巍地划破黑幽幽的江水，在夜色中向上游驰去。这是开出武汉的最后一艘轮船。

在长江内河，三层舱位的江兴轮算得一条大客船了。但它也只能装 2000 乘客。可这回，它满载 10000 多乘客，还有 6 门高射炮和 500 多箱弹药，成为它航运史上最冒险的旅次。

人太多，高射炮无法下舱，只得安置在船顶。高射炮兵们也进不了舱，在船顶杂处于难民之间。如果从空中鸟瞰，这艘江轮似乎堆了满满的一船人头。

这态势让江兴轮上的船工们大为不安。他们已送走过几批入川的难民或政府官员。从经验中他们预感到这一个航次凶多吉少。

日军的水上飞机总在长江上空盘旋。敌机一般是两架一组，发现船只后，先一顿扫射，以示“皇军”神威。然后以一架凌空监视，一架低飞或干脆落在水面与船并行，打着手势要察看。“你的国军？”“你的武器？”“你的老百姓？”日飞行员会这样问。押运员尽管都是军人，这时都一身便衣，也打着手势，向他说是“老百姓”回乡的，有的船工还连放三声汽笛，以示敬意。敌

人相信了，往往能侥幸过关。船上如果有军人，敌机就会疯狂扫射。23 日开出的新升隆轮，就因日机轰炸，《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 24 位同志不幸牺牲。前一艘为军委会侍从室开出的建武轮，日机看船上人少，怀疑是军人或政府官员，一通扫杀，当场死伤 10 多人。站在锅炉边的陈布雷，给叮当跳火的子弹逼得万分狼狈，老书生贴着舱板直叫“休矣休矣”，猪皮袍子给“叭叭”地穿了好几个窟窿眼，所幸还没挨着玉体。

麻烦事说到就到。船行到新堤江面时，两架日机发现船上有军人，飞行员打着手势，强迫船返回汉口。船上的高炮部队原是设在日租界的，从来就没把日军水上飞机放在眼里。他们瞅准机会猛然开炮，一架日机当即冒烟，朝东南方向落下，另一架急忙爬高，向东遁去。敌机肯定要来报复。随船的船舶运输司令部三位助理员主张立即将船搁浅，大家涉水登陆，以减轻伤亡。但满船的人挤得不透气，根本无法传出意见。高炮部队的官兵听说要搁浅登陆，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以 6 门高射炮，加上 500 箱炮弹，正是大显身手的时候。反正日军水上飞机不多，纵不能揍它几架下来，也比下船后束手挨炸要好。小伙子们说干就干，吆喝着架炮。可是，船上人太多了，根本腾不出架炮的位置。仓促忙乱之中，一门炮还没架好，6 架日机已飞临当空，一颗颗炸弹燃烧弹从天而降。火光中，一簇簇人体成扇形抛入江中。船尾顿时起火下沉。10000 多人的呼喊哭叫中，江兴轮一寸寸沉入江底。显得格外空阔浩渺的江面，漂浮着零星的遗物……

10000 多军民，仅 84 人劫后余生，大约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沉船灾难了，却鲜于文字记载。

49　子夜孤星

黑。放眼看看四周，黑。抬头看看天，也黑。远远近近黑影憧憧。互相看一眼，一朵朵眼波的冷光显得特别明亮。夜风悠悠扬扬，不知来自何处，也不知飘向何方。

不远处，飞机的马达温和地轰响着蜂鸣音，给这黑森森的夜暗搅和着心境的亮色。

1938 年 10 月 24 日晚 7 时，汉口机场。蒋介石在白崇禧的陪同下，后面跟着侍从室的部分幕僚，不紧不慢地向委员长座机走去。

蒋介石要离开武汉了。

他们静静地走，没有语言，没人说话，连一声咳嗽也没有，脚步声沙沙作响，像通过敌人封锁线似的。

蒋介石停下了。他扭过头来，引颈四望。

东、南方向的上空，浸润着一缕缕淡淡的红光，隐隐似有噼剥之声。那里，汉口、汉阳和武昌，熊熊燃烧的大火正席卷着彻底停电停水的几条主要街道。

日军的便衣队已经到了武昌……

历时四五个月的武汉会战，将以自己的撤出画上句号。在要离开的时候，他突然升起一种难舍的怅惘之情。

1937 年 12 月 6 日离开南京时，日军已兵临城郊。南京卫戍总司令唐生智催得急，他一点也不急。前往拜别孙中山先生的陵寝，他不觉流下了眼泪。今天上午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又请他上路，说徐家棚与纸坊之间的军列遭到了日军便衣部队的袭击，不能再拖了。

辞修 5 天前就来电话，说的是敌情严重，但潜台词蒋介石一听就明白：劝自己快些撤离武汉。蔚文也是这个口径。就这样离开吗？蒋介石总不大放心。据他所知，第 5 战区还有大量部队未能安全突围。自己多留一天，或许能给他们多一点信心吧。晋军老将徐永昌出面了。蒋介石知道这是辞修和蔚文请的说客，可见他二人用心之良苦。也是该离开武汉了。广州已于 10 月 21 日沦陷，南方战事吃紧。纵观整个中南战场，再株守武汉，可能陷全局于被动。

南边的天空像放礼花似的冲起一簇火星，“轰！”一声沉重的爆炸响彻长天，让人感觉到地面在微微颇动。

军统武汉站站长朱若愚对三镇的“破坏”工作已进行两天两夜了，日本的同仁会医院、正金银行、日清公司等高层建筑，已炸成一摊废墟。炸、烧、拆，要叫武汉变成一片焦土。

九江失守时，汪精卫、周佛海等鼓吹“焦土抗战”，计划将武汉三镇夷为平地。有“湖北家长”之称的何成濬流着泪坚决反对，陈诚是为了取悦于湖北佬吧，也认为那样作是“等于自杀，是下策的下策”。但是，当日军铁壁合围之际，党政军大脑们对煞是娇憨可爱的武汉将成为日军的战利品，感情上可能实在受不了，与商纣焚鹿台、项羽烧阿房一样，成立了以朱若愚为总指挥的“破坏队”，首先破坏日租界的全部建筑，然后炸毁水厂、电厂。湖北省党部、武汉行营、汉阳兵工厂、汉口机场、大智门车站、各级政府和交通机关及工业区，悉在焚毁之列。“火烧新野”，史家以为仁政啊。

八路军办事处的处所日本大石洋行，当然是要摧毁的。周恩来等刚送走从延安来参加国防会议的朱德，正起草电文，向中央报告国民党军弃守武汉的决定，朱若愚的“破坏队”就进来安放炸药了。现在人们参观的八路军办事处旧址，是 1979 年

以百万巨资重新修建的。

武汉三镇的大火从昨早烧到今晚，还在继续。方圆二三十里的浓烟汇成黑色的云团，在微雨中沉沉地笼罩着三镇。日机群几次飞临武汉上空，对积雨云般的茫茫黑霭大为惊叹，又很不理解。

其实，武汉除了一座座建筑物的空壳，已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从1938年年初，武汉各大工厂就开始向内地搬迁了。

1937年淞沪抗战，国民政府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直到战火已烧红淞浦，才想到工厂搬迁，但为时已晚。大上海1279家工厂，只拆迁了146家，内迁工厂仅占11.4%。而整个华北、华东及沿海城市的工业，包括华商纱厂的77.3%，都落入了敌手，成为日军以战养战的成功范例。

武汉的最大企业汉阳铁厂，从3月1日就开始拆卸搬运。在“坚决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下，连屋顶屋架也给拆了个精光。武汉三镇20家国营工厂，仅在5至7月间，全部搬到了湘鄂西及四川、陕西境内，留下一个个名副其实的“家徒四壁”。

武汉空荡荡的了。车辆绝迹，行人稀少，连满街的黄包车也没有了踪影。只有江上维持交通的小火轮偶尔发出一两声孤独的啼唤，更增加这空城的幽旷凄凉。大街小巷没有营业的商店，关门闭户，许多门口和窗户用石砖封堵得严严实实。深秋的冷风穿街过巷，形成一个个匆匆游走的漩涡风，似因空寂生魔的鬼物，肆无忌惮地遨游尘世。大多数门上贴着封条：“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月某日封”，有的门面上还写着一些伤感的话：“别矣，吾家！”“别了武昌！”“黄鹤此去何时返，白云千载使人愁！”汉口花楼街的一扇门上，用粉笔歪歪斜斜地写着：“汉口我的家呀，我几时才能回来呀！”明显是一个小儿的恋恋之情……而当暮色四合之际，偌大的武汉三镇，一团漆黑，偶尔亮

出的一点点马灯或手灯，像墓地的鬼火幽暗闪烁……

蒋介石长长地舒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我们保卫武汉，打了5个月的仗，消灭了敌人，赢得了时间嘛！武汉不是马德里，不是！"

白崇禧听得清清楚楚。他完全理解委员长此刻的心情。武汉会战以来，报纸上常有将武汉保卫战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保卫战相提并论的文章，说要像西班牙共和党人保卫马德里那样来保卫武汉。马德里失陷，宣布西班牙共和国完蛋。但是，武汉丢了，绝不意味着中华民国亡国！

近5个月的武汉会战，排除粉碎日军取平汉线南下攻夺武汉的豫东战役，从安庆失陷算起，中、日双方在赣、皖、豫、鄂四省千里战场进行决战，凡大小战斗数百次。国民党军投入120多个师，计百万部队，日军参战12个师团。断断续续补充四五次，总兵力达40余万之众。整个会战中，日军死伤近20万，其中，将校以上官佐近700名，15万人病倒，损失舰艇100多艘，飞机100多架，仅武汉三次空战，就被击落46架。日军战报说，俘虏国民党军官兵15万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投入兵力最多、战场地域最大、作战时间最长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大决战。大约，也只有在这片兵力资源最为丰富的土地上，才可能创造出这样恢弘博大的战争奇观。

说的是打了胜仗，武汉却要放弃了。这对曾经与日本东京一样狂热的武汉市民，有一种受了嘲弄的感觉，悲观情绪是不可避免的了。蒋介石在即将发表的《告全国国民书》里，大部分内容是讲弃守武汉与坚持抗战的大道理。他说：

全国同胞们：

敌寇在鲁南会战以前，即已扬言进图武汉，追犯

豫失利，侵皖受阻，乃倾其海陆空军力量，沿江进犯，激战五月，我将士浴血奋斗，视死如归，民众同仇敌忾，踊跃效命，牺牲愈烈，精神益振，使敌军死亡超过前期作战一年以来之总数。敌人计无复之，乃不得不掩饰其失策，以发动华南之侵战，于是粤海告警，羊城遭燹，自兹抗战地区扩及全国，战局形势显有变迁，临此成败胜负转移之关键，特为我国同胞概述抗战经过之事实与将来之目标，特加阐明而申告之。

第一，吾同胞须认识当前战局之变化与武汉得失之关系。我国抗战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而西部诸省，尤为我抗战之策源地。此为长期抗战根本之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终一贯之政策也！武汉之地位，在过去十阅月抗战工作上之重要性，厥在掩护我西部建设之准备与承接南北交通之运输，故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今后武汉虽已被敌人占领，然其消耗时间五阅月，死伤人数数十万，而其所得者若非焦土即为空城。继今以往，而全面抗战到处发展，真正战争从新开始……

第二，吾同胞应深切记取我抗战开始时早已决定之一贯的方针，从而益坚其自信。所谓一贯的方针者，一曰持久抗战，二曰全面战争，三曰争取主动。以上三义，实为我克敌制胜之必要因素……唯望全国军民，共矢持久不屈之决心，执行全面攻击之战略，不馁不挠，努力奋斗，则抗战弥久，精力弥充，战区愈广，敌

> 人愈分，纵不问国际变化如何，而敌人必以久战疲竭而覆败……
>
> 故我全国同胞，当此抗战转入重要关键之时，但须追忆我抗战开始时所定之方略，与我国政府移驻重庆之宣言，则决不因当前局势之变化，而动摇对于抗战之信心。必须认清持久抗战与全面战争之真谛，则必能以更大努力，承接战区扩大后之新局势，而益励其奋斗与决心。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至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

洋洋3500字的文告，横溢着激昂之情，表现他对抗战前途充满信心。他的目光从夜暗中收回来，直直地盯着白崇禧，说："健生，你要好好考虑一下，怎样巩固和健全重庆外围，使重庆行都稳定。重庆是决不能放弃的。我们长沙再见吧!"

"是，委员长!"白崇禧不卑不亢地说。

蒋介石和送行的近僚一一握了手，在侍卫们的搀扶下，登上飞机。白崇禧笔挺地站着，直到飞机在夜空中消失了，才离开机场。

不知是幸与不幸。蒋介石的专机到了湖南衡阳上空，却怎么也找不到机场。子夜的云空，就这么一架军用飞机孤独地飘荡着。凌晨1时半，专机不得不又返回汉口。这会儿，日牛岛旅团佐野虎太大佐的第23联队，已抵达汉口北郊聂口，野炮已能打到汉口机场了。

蒋介石没下飞机，正襟危坐。

凌晨4时，滞留武汉的澳大利亚著名新闻记者端纳被送进蒋介石的座机。他本来是蒋介石的顾问，因和宋美龄发生龃龉，

便自觉疏远了。一看蒋介石在里面，老顾问大吃一惊，张开双臂，竟叫了起来:“天啦——”

远处传来轰响。这不是朱若愚的爆破，是戴家山方向传来的炮声。蒋介石的座机又加好了油，起飞了。5 架战斗机也依次射向夜空，护送着蒋介石翩然南去。

按时间顺序，蒋介石是继江兴轮之后，最末离开武汉的了。

50　武汉的新主人

武汉凄冷，东京暴热。1938 年 10 月 26 日夜，东京庆祝它自江户时代以来的最疯狂的盛大节日。宫城前的“邦在矣”吼叫遏云凌霄，彻夜不息；后乐园球场十万人的庆祝大会，掀起激情的狂涛，一些“国策”文人——吉川英治等慷慨激昂的演讲，刺激着兽类春情般的亢奋，一簇簇焰火在高空飞泻，50 万人的提灯游行，使二重桥前的广场一片灯的海洋。樱田门前和紧挨樱田门西的三板宅陆军省、参谋本部四周，被狂欢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

天皇陛下驾到。雪白的如龙骏马，威严的统帅军容，满脸微笑，大东亚天照大神，鸟瞰尘寰，举起空空如也的右手，将浩荡皇恩撒给无限崇拜的芸芸众生。

舞厅关闭了，那是萎靡斗志的腐败场所；艺妓们穿上了军装，高唱着战歌奔赴前线，以自己的青春美艳在一条条“特慰街”里，每天满足数十个“皇国勇士”的情欲，“为天皇而圣战”。不久，武昌斗级营街，迎来了一批批春风粉面的东瀛女子，长长的一整条街，没有别的营生，全部是灯红酒绿的“安慰所”。

早在10月7日，日本政府就为攻占武汉后的庆祝活动定下了调子，要求在占领的公报发表后，迅即以广播、汽笛、施放宣传气球、张贴标语口号等手段，使民众周知这一日本建国史上之重大事件。

与此同时，日本势力范围内的台湾、朝鲜、东北等地，像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妾，陪着东京大老板载歌载舞，或是强颜欢笑。

有趣的是，当东京为10月25日“皇军攻克东亚第二大都市——武汉三镇”而纵情欢呼的时候，稻叶师团牛岛旅团佐野联队还逶迤于戴家山、谌家矶一带。国民党军炸毁了桥梁，一条条小河虽不足挂齿，但对战车部队来说，依然天堑畏途。明知汉口已是一座空城，却眼巴巴地望着心焦；江南波田支队高品彪联队26日晨才到达武昌城下，中午11时占领武昌，第二天，10月27日占领汉阳。最早进入汉口的是近藤海战队侦察队机动小艇。他们26日天亮前就登上了汉口江岸。下午1时，近藤中将乘坐他的旗舰“安宅”号驰靠江汉关码头。东京的狂欢仅仅是小俣行男等小伙子们为抢新闻，靠飞行员提供的街景，想当然炮制的一则文字游戏导发的结果。

当然，不管怎么说，日军于10月27日全部占领了武汉三镇，东京的欢呼不过预支了两天的时间罢了。

第11军司令部里，吉本贞一、宫崎周一等高级幕僚传阅着来自东京大本营和各地的贺电，像欣赏着自己高升的委任状，真是喜笑颜开啊。军部最权威的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殿下的电文是:

> 庆贺占领要地武汉！转战百里实跃进数百里。其间越过崇山峻岭，渡过大河湖沼，备尝艰辛，顽强战

斗，终克顽敌，遂奏伟功！此诚圣上之威严，然统帅有方，将士勇武，宣扬吾皇军之威武于天下。应继续压倒、歼灭顽敌，愈益扩大战果。值兹向彻底完成本作战目的迈进之秋，遥致庆贺之意，并祝武运长久！

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这时专程来到九江，就在军部，老将军畑俊六操管捉笔，运足底气，一挥而就：

“贵军麾下之精锐部队，以疾风扫落叶之势，一举攻占武汉，深表谢忱及庆贺之意！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签字”

“宫崎君，”吉本说，“司令官的入城仪式安排好了没有啊？”

“先听听司令官的意见吧。”宫崎委婉地说。

全军陶醉在“邦在矣”的喊叫中纵情酒色的时候，冈村驱车来到瑞昌野战医院，和伤员们呆在一起。参拜遗骨，看望伤病员，过问粮秣乃至士兵们的衣食冷暖……冈村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上，他以为这是“统率”（统帅）之要道。

司令官进武汉的入城仪式当然是一个压轴的节目。但宫崎不主张大肆张扬。“我想，”宫崎还是忍不住地说，“不要搞得太隆重吧，国内提灯游行放焰火，那么热闹，但战争还没有结束，这种气氛最易使人精神涣散。”

宫崎将自己的想法报告冈村，冈村大为赞赏，说：“是呀，对占领武汉的宣传，我觉得不必要把声势搞得太大。”

瑞昌野战医院伤病员之多，令冈村大吃一惊。在冈村看来，用那个胜利的旗帜来包扎这些伤口，是差得太远了。

冈村不好意思先入武汉，东久迩宫稔彦亲王殿下来了。11月3日，第2军司令部进驻汉口，26日网罗计国桢、刘汉如等政治流氓，组成武汉“治安维持委员会”，一面面五色旗开始在武汉三镇皇而堂之也羞羞答答地摇摆起来。

1938 年 11 月 30 日，日本东京皇宫东厅，攻占武汉后的又一个御前会议在千篇一律的气氛中走那神圣的过场。裕仁依然高高在上，双目低垂，像在打瞌睡似的；臣僚依然正襟危坐，两手扶膝，低眉俯首，像在挨一个暴君的斥责。

占领了武汉的御前会议应该是兴高采烈的，怎么还是那种向遗体告别的格式？不，只要过细一点就不难看出，他们的神态中波动着压抑的喜色和胜利的骄狂。闲院宫、近卫文麿、杉山元、本庄繁、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像一个个洞房花烛夜的新郎，强按着欢喜在灵堂前向列祖默哀。

还是近卫文麿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拿着一叠稿纸，像在宣读悼词。11 月 3 日，他以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声明，核心意思是从现在开始，“帝国希望中国国民善于理解我国的真意，愿与帝国合作”。“如果国民政府”，“也不拒绝”。他此刻的发言，只不过是按那个曲牌多填了几首词儿罢了。

早在 1 月 16 日，近卫有感于去年力拔上海，轻取南京，以为结束“支那事变”只在指颐之间，便发表了和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七 · 七事变”时，杉山元大将也曾扬言“三个月内解决支那问题。”但从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的实践来看，这个“支那”实在是太大了，即使本土组建 300 万部队，要全部覆盖“支那”，恐怕也会像撒胡椒面似的被稀释得无影无踪。

对冈村宁次来说，部队攻占武汉后，已帅老兵疲，无力再战。10 月 29 日，作战主任参谋宫崎周一起草了一个命令，要求“第 6、第 27、第 9 师团和铃木支队向岳州、崇阳追击”，轮到后方课签字时，后方课主任参谋二宫中佐为难了，直率地说：“运输补给极为困难，我看不行!”

“不行也得行！现在要排除万难，坚决追击!”宫崎冷冷地说，“责任我宫崎来负，务请全力以赴!”

“好吧。”二宫中佐看宫崎如此凶狠，竟委屈地哭了起来，说，“我尽力吧。”

国民党军在武汉地区的抵抗再稍微有一丁点力度，东条英机就不会这么牛皮烘烘地了。11 月 28 日，他在日本军人会馆召开的“陆军管理事业恳谈会”上，高声喊叫道:“为确立皇国天赋使命之东亚永久和平，建设东亚新秩序，不见蒋政权之溃灭，决不收兵!”

掌声足足响了三分钟。

东条没见过第6师团参谋长沼田重德大佐和第11军后方课主任二宫中佐的眼泪，太不自量力了。

日军自己承认在武汉会战中伤亡 5 万余人。国民党军从抓获日军战俘的表现，可以看出日军的战斗力已大大削弱。徐州会战前和会战中，很难抓到日军俘虏。但在武汉会战中，特别是末期，战俘累十上百，大部分是举手投降的。这些战俘基本是学生和教师。日本政府将他们都投入了战场，不是兵力已见枯竭了吗？！

这次会战日军以达到攻占武汉的目的贴上了胜利的标签，但元气大失，此后直到 1944 年像湘桂作战为止，中、日军队一直在湘、赣、鄂、豫等地拉锯对峙，即“相持阶段”从此而始。

最神圣的事情往往最荒唐。一本正经的御前会议根本没有丝毫的新内容。近卫首相将早准备好的文稿气势汹汹地朗诵一遍，要裕仁当众点一点头，——点不点也一样——就算盖上了替天行道的橡皮图章。这个会议作出的决定《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不过是日本政府在军事狩猎已不抱多大希望之后，投下的一钩政治诱饵。

——汪精卫翩翩游来。

——那是后来的故事了。

后记　历史：不必在这里哭泣！

如笔者在前言里写到的，这场为期四个多月的会战就要被人们遗忘了。历史从来是趋炎附势的。《经》、《书》不朽，那是非凡人物的故事；《坟》、《典》失传，恐怕是与圣贤无关的缘故吧。

最近偶翻《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该先生在谈及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时，无半句美言。“匪军游而不击，专门发展组织。”提到举世瞩目的平型关战役，他说：“民国 26 年 9、10 月间，敌第 5 师团及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分向我平型关、茹越口进攻，军委会曾命第 18 集团军朱德归第 2 战区指挥，并令该部进出平型关外，使 2 战区作战容易，该集团军并未遵办。当太原战事吃紧时，该集团军不但未与国军一致杀敌，反而布于正太、同蒲两路之两侧地区，扩张地盘，收缴民枪，纯为其扩大实力着想。……18 集团军反自我宣扬游击成果，以欺骗世人，其居心叵测，路人皆知。”

在国民党里并非总占当路要津的白老先生尚且作如是观，还用说那些久居庙堂之高的显贵吗？笔者采访武汉黄埔同学会

会长、武汉会战时期的湖北省阳新县县长李春初老先生时，书生气颇足地抱怨皖赣豫鄂抗日正面战场不大见经传。老先生笑了，说:“这有什么呢?如果解放战争是国民党打赢了，共产党输了，抗日战争还会有共产党抗日的功劳吗?平型关、百团大战、新四军，根本不会提起……”

有可能。

1945年8月，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结束了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可是，内战又开始了。

武汉会战日军主将冈村宁次，日后爬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极位，无疑是甲级战犯。但在中国法庭向国民党军各部及有关省府收集罪证时，异口同声:“不知道。”公审冈村时，上海吴淞路总商会法庭里，冈村背靠高背椅稳如泰山地坐着，悠悠地品着茶，世纪性罕见的审判啊!他根本不承认有罪，振振有词地说他的一切行动是奉行天皇勅谕，下面的犯罪由下面负责，和他本人无关。中国方面也无人作证。而李宗仁、汤恩伯等都说他为遣返120万日军回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徐永昌一纸命令:“冈村宁次无罪。”给中国人民制造了多少灾难的冈村，就这样“私了”。——他是不是蒋介石的朋友，笔者不敢妄议，但国民党军的重要将领冷欣来南京和冈村商定受降一事时，对冈村的敬仰钦慕之情跃然纸背(见《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冷欣著)。在日军铁蹄下丧生的3000多万中国军民，假如九泉有知，不知作何感慨!

天堂的神仙和地狱的魔鬼本是血缘同道亲家，只有芸芸信徒们在那里爱憎分明!

即便是武汉会战结束不久，日军的攻势稍有松懈，内讧就要开始了。博山惨案，深县惨案，确山惨案……笔者来到“上饶集中营”，那些锈蚀斑斑的铸镣，野蛮残酷的刑具，令人毛骨

悚然。据说史学界仍在争论有没有“反共高潮”的问题。是否有“高潮”并不紧要，但这些惨案不是虚构的吧。

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在地球上所扮演的角色令一切观众瞠目结舌。在中国鸦片战争的同一时期，从 1853 年开始，美、俄、英等国舰炮先后砸开了比中国还要落后、一样闭关锁国的日本国门。与中国不同的是，它以强烈的自卑无视本国国情，只正视自己的落后,敞开大门拼命地吸收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求知于全世界”，连小学教师也请来洋人，据说海军学校的砖瓦也远漂重洋，从英国运来，真是“崇洋媚外”啊。封建幕府政治的结束，资本主义的温床诞生了一个工业化的新日本。

甲午海战一声炮响，震动了清廷的顶戴花翎。本世纪 20 年代，日本已经是世界五大强国之一，50 年的飞跃，完成了西方工业化国 200 年才走完的路程。面对这个“小日本”的成功，当时东方每一个被它甩得老远的国家的统治集团都有自己落后的千万个理由，全是找大自然的毛病和老百姓的岔子，绝对不肯承认自己体制的荒唐和政治的腐败。

50 年，半个世纪，岁月悠悠，红尘滚滚，日月跳丸，驹光过隙。中国政治天翻地覆，蒋介石被轰出了大陆，轰出了联合国；日本经济又跻列强，战败国成了联合国的重要施主，自卫队走向了世界。地球不是圆的，联合国的圆桌也从来不是圆的。一个国家民族在人类历史的地位仅在于它自身的成就。

美国特别好干涉别国的事务，竟充当太平洋战争的主角，“山姆大叔”啊！它打破了日本军国主义地区霸权主义的梦想（大东亚共荣圈），却真正地挽救了日本，倒叫亚洲一些当时的胜利者在此汗颜。东方人“不以成败论英雄”，以什么呢？美国文人埃德温 · 赖肖尔和约翰 · 托兰等，认为日本成功的基本原因是团结。

团结就是力量。东方人也很讲团结，但要看团结在谁的旗帜下，像笔者已写到的二陈（立夫、果夫）鼓吹的“三个一个”（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样，他们自己的那个与民意毫不相干的腐败统治集团，硬当成国家民族的化身，不是令天下人喷饭吗？！

翻开这一部可笑的历史，何必哭泣！

武汉会战对中、日双方来说，都是一场悲剧。但如果双方都忘记了在这次会战中所扮演的角色，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观者 OCR　校对

2007 年 9 月 22 日星期六

5:44:21